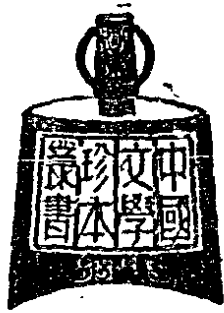


白石樵真稿



846.7
384
3:1



第一輯
第十二種

據眉公十種藏書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白石樵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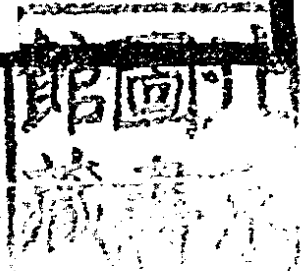
明·陳繼儒撰

上冊



3 0610 5736 4

A 211901 001168



本書封面題簽：盧冀野先生

敘

余與眉公少同學。公小余三歲。性敏心通。多聞而博識。余師畏公。不敢稱兄弟行也。余稍長。干祿于時。浮湛五十年。始獲請老。公閉意榮進。買山下築。比於盧鴻草堂。著書教孫。彌有年載。鈔帙日繁。得觀者如丘。典墳索之書。望東余。又如委宛禹穴。干旄所至。魚鳥皆驚。公謝弗獲。第陳鄉里小民疾苦狀而已。四方使日走公。東西京與南北驛。越嶺嶠而至者。不遠萬里。徵公文。公文出。卽傳四方。所題縑素。或贈寄和倡詩。一傳人口。卽傳海內。夏休樹陰。冬偃簷曝。點筆銓記。紬繹文史。較覈異同。類鄭漁仲馬端臨之有志攷則。傳于通人。閱士。辟諸方經論。初分自龍宮。雖非大部。得流行人間。爲人繙誦。今數種書。公不能自秘。而懸購蒐彙者。轉相秘惜。爲寶笈靈文。愈傳愈廣。鐘鼎之業。乃在山林。孰謂臯夔果賢於箕穎哉。余老矣。無能重公。當再爲公序。以謝玄晏。

丙子暮春禊日。友弟董其昌書。

白石樵真稿目次

卷之一

序

- 詩經類攷序
- 孝經序
- 全史詳要序
- 史記定本序
- 洪武正韻殘補序
-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 文娛序
- 奇女子傳序
-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 來仲樓序

白石樵真稿 目次

卷之二

- 董宗伯容臺集序
- 甲秀園集序
- 棘隱園漫草序
- 古今粹語序
- 甌餘漫錄序
- 妮古錄序
- 香案牘序
- 品菽錄序
- 劉無競程墨選序
- 九峯社草序
- 代嘯序
- 屯雲居瘠言序
- 孫楚惟探珠草敘

序

松江志小序(計五十一條)

沿革
分野
鄉村
戶口
領市
坊表
山
水
物產
風俗
田賦
歲計賦額
賦議利弊
役法
荒政

鹽法
織造
水利
城池
倉廩
驛館
壇壝廟祀
官署
學政
兵防
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名臣宦績
國朝名臣宦績
選舉
封贈
錄蔭
封爵攷

賢達
篤行
文學
隱逸
藝術
賢媛
游寓
方外
第宅園林
古蹟
災異
塚墓
鄧外郡墓附記
兵燹
寺院
著述
詩品
畫苑

白石橋真稿 目次

志餘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註序
本一禪院志序
丘氏壽育序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賀司李毛公內召序（代張君一）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卷之三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海忠介公祠記
陸大宗伯祠記
厲齋方公祠記
德星堂記
寶夢堂記
來章堂記

陸宮保適園記

陸君策崎壁記

逸圃記

綠野池記

醒堤記

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代)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代)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代)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華亭井恩壽侯遺愛祠記

郡博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滄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代)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戶部念劬劉公滄墅樞政碑記

姚太史風樹堂記

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修松江府學記

修志始末記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

重修泖橋澄鑿寺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觀音庵記

華嚴墨海閣記

重建文昌閣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超然圖記

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代)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代)

白石樵真稿 目次

卷之七

壽言

壽大參陽谷王公八十序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壽陳公八十序

壽荆石王公七十敘(代陸平翁)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壽余太公七十序

五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壽殷太公七十序

壽徐太公七十序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壽問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壽奉直大夫楮孟汀六十序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壽張母洪太君序(代)

卷之八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祭孫雪居文

祭方伯張錫之

祭馮烈婦文

祭餓死張烈婦文

再祭張烈婦文

祭橋李丁烈婦文

祭吳江張烈婦(崇禎九年)

祭陸文定公平泉

祭陸平泉宮保(代)

祭董中條

祭朱封公

祭張封公

祭唐抑所宮保(代)

祭唐元徵宮保

祭楊石閻太史

遙祭李思弦太守

祭沈侍御石樓(代撫台)

祭孫漢陽雪居

祭某公

祭潘浙厓

祭袁徵之

祭歸季思

祭吳江沈母

祭常熟趙叔度

祭王元美大司寇

祭徐文貞公

祭韓懷愚給諫

祭顧仲菴司馬

祭王問伯吏部

祭袁非之太學

祭郁伯承太學

祭包儀甫門生

祭楊洪園侍御

祭陳滬海觀察

祭殷方叔

祭包心章

祭何太老師

祭學憲包瑞溪

祭孟澤夫

祭黃貞父學憲

祭徐孟孺

祭王和石(代)

祭王太夫人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祭郁太夫人

祭徐母王孺人

祭王母魏夫人

祭顧太君

祭錢太夫人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祭琅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祭王太安人

祭董宗伯文

卷之九

傳

國文定公傳
孝子高公傳

澄川李公傳

范牧之外傳

張聖清傳

唐李公子傳

楊幽妍別傳

潔潭翁傳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租

佛論(大養濟院)

眞四皓

圖書

十三經註疏

古今大帳簿

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周禮

厝法

樂律

水利

鹽屯

馬政

卷之十二

議

賑荒議(十二條)

踏荒

勘荒

儘荒

禁亂

禁張皇

請改漕折

禁遏糶

糶米

禁抑價

平糶

散賑

田主賑佃戶

救荒煮粥事宜(十七條)

一 早煮不如遲煮

一 城郭不如鄉村

一 委官不如委好義

一 搭廠不如寺院

一 土灶不如磚灶

一 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一 粟粥不如米粥

一 草柴不如木柴

一 吃粥不如帶粥

一 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一 給粥婦人先于男子

一 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一 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一 飢民日登記籍

一 修道路橋梁

一 另籌領粥

一 煮粥須要管粥

田賦八故(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查絲綿折絹之故

查草馬豆料之故

查一條鞭之故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查青山之故

董遇挾經書

三大役議

江祿讀書未竟

布解事宜

劉顯時稱學府

北運白糶事宜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

收兌事宜

黃涪翁云

吳淞江議

蔡君謨嘗替小吳箋云

建州攷

陳子兼云

准兌議

朱紫陽云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

顏之推云

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呂獻可嘗言

倪文節公云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

沈攸之晚好典冊

孫蔚家世積書

東坡與王郎書云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吳孺人墓表

卷之十五

贊銘

釋迦文佛贊

長耳定光佛贊

接引導師贊

觀音贊

達摩贊

布袋和尚贊

十六應真贊

雪山修道贊

文殊菩薩贊

普賢贊

踏蓮渡海觀音贊

兜頭觀音贊

觀音贊

又

達摩贊

踏蕙達摩贊

面壁達摩贊

達摩贊

餓口施食贊

純呂陽像贊

四先生贊(有敘)

范少伯

魯仲連

張子房

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有敘)

三歧禪師像贊

澄源禪師像贊

夜臺禪師贊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老人像贊

癡和尚贊

吳仲虛贊

王文肅公像贊

鳴谷方京兆像贊(有敘)

葛實甫像贊

杜完三像贊

吳伯實像贊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梅顛子像贊

張黃雀像贊

閔康侯小像贊

監二先生像贊

李玄白像贊

房海客像贊

孫濱湖像贊

周希允贊

貞靖周先生像贊

繩武何先生像贊

高超玄像贊

陳隱西先生像贊

王小顛贊

友像贊

華宗贊

張雨懷贊

朱伯登像贊

范侃如像贊

霍太公像贊(并序)

晏懷泉像贊

程聖修像贊

王笠雪遺像贊

鍾伯敬先生像贊

蔡嘿齋先生贊

顧默孫像贊

沈朗倩贊

熊于侯觀察贊

劉斗墟像贊

守溪陸公贊

姚仲陵像贊

自題小像

喬伯方贊

張受所觀察贊

殷十峯像贊

范象先贊

陳少隱贊

周草窗贊

幼醫見垣贊

印空贊

了一子贊

割股孝子贊

木癩爐銘

筆筒銘

玄原墨銘

汪霽之書室銘

郭烈婦練銘

楊亭亭芝桂堂銘

圖書匣銘

龍尾研銘

墨銘

梨匣銘

徐無夢柔銘(有敘)

林洪清淨齋銘(有敘)

書燈銘

許方谷天然硯銘

鐵絙銘

募修甘露亭銘

贈伯玉銘

頑仙廬座右銘

門前山銘

印宗銘

卷之十六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題香山九老圖

跋小李將軍畫卷

題赤壁圖

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題藥草山房圖

題雲林畫

題范寬畫

題洛神

題春門先生畫卷

題仇十洲桃源圖

題畫冊

題鬪茶圖

題趙文度雲山

題孫雪居寫猫奴

題山靜日長圖

題雪居畫冊

題癸卯同年畫冊

題漢陽畫卷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題米仲照石卷

又題董宗伯畫煙江疊障圖

題蘭花

又題董宗伯畫

跋徐光祿南州圖

又

題畫竹

跋玄宰畫冊

題過庭章畫竹

題玄宰畫

又題畫竹

題玄宰畫扇

跋丁南羽畫羅漢

又題玄宰畫

又

題沈子居畫冊

又

題自畫

又

又 題柳

又

又 題梅

又

又 題雲山

又 題自畫

又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又 題顧原之畫雨花台登高

又 題顧原之畫扇

又 題偶萍畫卷

又 題馬妹畫蘭

又 雜題畫

又 題燈下畫扇

又 題文苑瀟湘

卷之十七

跋帖(附書)

跋九成宮帖

跋歐陽皇甫碑帖

題快雪時晴帖

跋柳公權真榻

跋懷素真蹟

題晚香堂蘇帖後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題東坡帖後

題帖

題冊

題溫飛卿卷

題哀冊

又

題帖

題邵復孺書稿

題沈孺休書詩評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又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跋手書金剛經

跋書金剛經

跋趙松雪碎金帖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題莫廷韓書卷

跋王文肅公帖

跋崇蘭館帖

跋李舜卿帖

跋董元宰帖

又

跋朱氏世恩帖

跋馮白水書卷

題沈伯姬書卷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題楊媛書

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跋聯句詩卷

跋周萊峯新婦行

又

題谷響錄

題詩集

題快雪堂歲寒盟

題孫世聲詩稿

題魯生詩後

跋章邑侯德政詩

題花朝唱和詩

跋新柳詩社卷

又

題孟元踏雪草

題遊鴛鴦湖詩卷

題小岷山聽經詩卷後

跋茅孝若輓詩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題扈芷詩

題雷聖肅詩稿

跋徐道充詩後

題顧得之草

跋戒殺文

跋記傳卷集

跋章阜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跋沈簡菴榮賜堂記

跋春柳堂記

跋丹里先生傳

題姚平仲小傳

跋陶德望傳

題真率傳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跋陳無功十友卷

題孫文簡公集後

題樂志論後

題袁石公耕史後

題陳還冲詩卷

題遊黃山卷

題鮑元則拜梅記

跋相鶴經

跋茶錄

題飲茶錄

題吳渾之印宗卷

題張孝媛私諡議

題船窗駢語

題林下盟

跋何元爽遼左六忠述

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題葛將軍像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惜花詞

夢花詞

楊花詞

旅懷曲

情詞

題筆花樓新聲

題李丹記

題徐文長點改岷崙奴雜劇

題壁

題梅墟屋壁

題清微亭

題鮑醒生壁

書范象先壁

書花塲壁

題梵儀臥處壁

書壁

雜題

題贈奇峯上人拾字紙

題孫世聲紫藤

入山題

題張聖清玉章

題王子賢筆

趙氏家乘跋

疏菴隱

偶題(一)

偶題(二)

偶題(三)

偶題(四)

卷之二十

疏文

- 重興毘盧閣疏
慧慶寺緣疏
藏經閣疏
送子觀音閣疏
修馬耆寺疏
沐堂建殿疏
定海招寶山疏
龍華建正殿疏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題宣妙寺疏
小普陀疏
修北禪寺疏
修天竺疏
修華嚴墨海閣疏
吳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 小岷山重建浮屠疏
重修雉兒塔疏
遷三茅真君疏
建佘山三官文武祠疏
東嶽行宮疏
角菴關帝閣疏
建城隍後殿疏
修施相公廟疏
修利濟侯祠疏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修孔宅疏
廓陸宗伯祠堂疏
養老堂疏
修佘山竹院疏
寄緣結茆疏
照公結茆疏
結茆疏
吳無爲結茆疏

寫華嚴經疏

募寫華嚴經疏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化梁皇懺疏

九幽懺疏

龍潭講經攢米疏

烟雨樓鑄疏

建萬絲橋四十八願疏

渡船小疏

施茶小疏

題泊如上人疏

歛賑孟友疏

許逸云助賑疏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修梅花道人墓疏

題吳氏修譜疏

雜書

書上元觀燈

書鱸魚尊菜

書責李邦彥

書崔詩來歷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題聖子

書帶家南北派

書禪本草(附文定公柬)

書藥局

書張賓樵

書周師

書遠僉人

書山中二事

書避暑

書杜詩

書示門生

書朱竹有無攷

卷之二十一

書田舍

書北歸客語

書避客

書雲間詩雋

書服氣

書參睡

書種竹

書掃地

書茗菴菴

書蘇子由語

書酒上戶

書山居

書西蜀鐵菴

書東嶽行宮

書游黃山

書米仲照

書二帛

書王季重

書渡海羅漢

書楊侍御

書界茶別論

書慧慶寺

書夢

書解索草

書改三字偈

書習氣

書酒頤

書書金湯

書修梅道人墓

書坐化菴

卷之二十二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書廣琳疏

書二劉

書虎丘詩引

書天馬山

書風箏

書種竹

書邵康節

書吳興太守

書桃源

書三開士

書杖

書三開士詩

書閩游草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書黃大癡二十幅書冊

書右軍詩

書葛道人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書扈芷小敘

書蒼雪詩敘

書伊尹阜陶

書郭子儀後身

書相

書後漢書

書林雪書

書良嶽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書廬山寶書

書後漢書

雜書

卷之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紀二帛僧

紀卓文君

紀大小鼓

紀酒泉烈女

紀貴嬪左芬

紀大小小山

紀劉隱士

紀徐則靈化

紀宋氏五女

紀南北史

紀馮小憐

紀張愛賓書畫

紀顏氏世系

紀輞川

紀顏魯公得仙道

紀劉軻夢

紀瓦官寺

紀白樂天藏文集

紀太白佚事

紀蘇中郎妻詩

紀竺僧度妻

紀積公辨茶

卷之二十四

辨

辨千寶

辨二氏

辨陶詩

辨湘妃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辨風箏

辨主人公辨

白石樵真稿目次終

白石樵真稿 目次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序

詩經類攷序

仲尼以無言立教。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其多能曰鄙事。而他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詩者。少嘗心疑之。及長而歷覽漢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至困也。古尙經術。天子正坐講詩。自太子諸王小侯。以至大將軍六百石。及匈奴新羅高昌之屬。皆環列檠下。諸儒執詩。辯難鋒起。勝者賞賚無算。高才出等。察舉署吏。其惇師老德。入屏不趨。贊事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質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若武帝之于申公。光武之于包咸。多以詩重也。上行下甚。山澤誦詩之士。非負笈諮請。則開門教授。其生徒往往溢至數千人。各自名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六朝稱二劉。唐稱孔穎達。蕭叔牙。專門別學。前此不相混淆。比後詩賦興。而詩學衰矣。然屬詞連類。繁稱醜引。自不得舍三百篇。而別爲之祖。我朝重經。與前代同。第詩取帖括。得尙而後。旋即吐之。孝廉沈仲容獨否。嘗慨然嘆曰。詩者思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春秋卿大夫交聘隣國。以微言相感。醜酬

之次稱詩喻志。且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鄭伯有子太叔是已。其次章孟玉式。皆以詩諷諫。又不獨爲辯難射名干祿設也。者使必待天子修石渠虎觀。弘文館故事。然後吃吃治詩。小者吏。大者帝師。此於經猶有市心。宋廬陵臨川與眉山兄弟。退閒無事。但以意解詩。而鄭夾漈以爲實學。置而不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草木魚蟲。疏而稱廣之。其意以仲尼多識能言爲宗。吾論詩亦然。吾于三百篇。飲食夢寐。不忘于懷。能解解之。不能解。則寂道於小序。問津於箋疏訓詁。其他經史子集百家二氏。皆悉搜博采。聚而爲竹頭木屑之。用久則屏幙。帙帙。牆壁。甕牖。無非詩者。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趙長君詩細品。成公詩記。方之仲容。未知其孰優也。仲容十年購書。詩成而產若洗。仲容不諱貧。經術精深。又不自名其多識。第嘿相對。如絕不能言人。仲容之得詩深矣。

孝經序

昔者孔子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今古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貞。而鄭玄爲之註。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墳壁。而孔安國爲之註。其後唐玄宗箋今文。其書盡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司馬涑水氏尊重古文。撰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左右翼。重加訂訓。而詞義深奧。讀者輟焉。此吾鄉沈翼之先生曾有旁訓之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鬥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孝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鳥鵲同巢。盜賊弛兵而過。不敢犯孝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神通之書。何至令

佛老弟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孝經乎。若下頌學宮。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朝廷。經
筵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全史詳要序

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言立功。吾亦曰史是也。史法中之有編年也。以春秋爲宗。左
傳爲翼。又其後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爲宗。朱文公綱目爲翼。揭歲月日時以起事。撮列傳志表以繫年。借事
以寓評。借評以寓諫。此羣書之關津也。關津過則萬里不留行矣。綱鑑透則萬卷不留行矣。第二書始於威烈。
而迄於五代。紀載闕如。未稱全史。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原之外紀。追補威烈以前之闕。此有功於綱鑑之過
去者也。陳極之續編。李燾之長編。續補五代以後之闕。此有功於綱鑑之未來者也。吾朝成化間。特命商文毅
諸公重加纂修。頗覺大備。而箋註不確。音切不調。使讀者崎嶇反覆。而不得出。久且昏昏思睡矣。一恨也。王莽
曰安漢公。曹操曰魏公。又曰魏帝。董卓曰太師。馮道秦檜似道之流。書僭書官。於義安取。使讀者眼裂髮指。
繆結憤懣於胸中。一恨也。褒貶予奪。強半出於雜家之小辯。宋人之腐談。後生晚輩。明知其不然。而莫能吐一
平反語。穢欲嘔。悶欲絕。一恨也。自吾鄉王君天古出。學問該通。議論英偉。條例森嚴。斷案簡確。箋釋精明。有識
力以挑剔大治大亂之起伏。有膽力以批判大忠大奸之消長。此搜得過去未來見在之心。而一盤托出者也。
可謂詳矣。要矣。大全而無憾矣。不審惟是。性情蕪桂。滋味鹹梅。少則染指於片鱗。多則快心於五鼎。吾且得史
之舌。書空咄咄。奉詔期期。伐莒而口呿。屏人而足躡。吾且得史之耳。貞臣烈婦。香垞椒蘭。人竊帝祀。莫同飽耶。

吾且得史之鼻。不翼而飛。不經而走。不出戶庭。而穆王八駿之所慢游。始皇六龍之所遠幸。皆縮地而聚之。臚端掌上。而吾且得史之手眼。快哉是史乎。則天古命我矣。天古爲督學洪洲先生孫。濬洲先生子。家富典墳。世耽著述。而天古以孝廉繼其後。慚謁有司。恥交非類。部署全史。十餘載而始出。以行人間。夫紫陽綱目。分討於縹元定。涑水通鑑。屬兩漢於劉貢父。屬三國六朝於劉道原。屬唐於范淳夫。會萃拮据。非朝伊夕。而天古獨買一人之餘勇。收合皇王以來數千百載之精華。上呈獻宸。下便章縫。豈非難之者哉。聖主留心史學。蒿目邊防。若置公于天礫石渠。金戈鐵馬之間。箠渠出買。誼馬周後。而未知文帝前席。文皇驛召。果何時也。讀全史。不覺爲天古三嘆。

史記定本序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舉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野。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櫛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掎掖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用於聖賢。六經仁義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着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子於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不曰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游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於聖賢之仁義也。其他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重勢利而羞仁義。班孟堅語也。多聚舊記。時插新言。劉子玄語也。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蘇子由語也。此三者如術師相破。自古而然。吾嘗考蘇之古文。劉之高宗武后實錄。平平無他奇。而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於子長。自昭至平。全資於買。適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

謂其無益漢史。則鄭氏擬之一豬一龍。非虛語已。班之病。病在襲。史記之妙。妙在創。班之病。病在密。史記之妙。妙在疏。起黃帝。迄天漢。若本紀。若世家。若傳。若表。若書。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何其博也。僅據左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漢事。局脊七八種書中。以雜故實。何其約也。晉書。李淳風授以天文地理圖籍。顏師古。孔穎達。授以紀傳。新唐書。經會公亮。宋祁。歐陽修。范鎮。范祖禹。劉義叟。而後始完。獨史記。勒成一。家之言。出於太史公一人之手。何其勇而任也。宋四朝國史。開院十七年。責以近限。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史記七年而遂成。又何其敏而速也。太史公。胆力筆力精力。空古。今天地無兩人。而儒家與史家。互相瑜瑕。苛責不少貸。太史公。非大叫負屈。則鼓掌大笑於地下而已。寧屑樹三尺喙。置辯哉。今學士大夫。腹笥筆吻。無適而非太史公。而未必諳讀史記之法。太史公于傳外。題贊以補傳之所未足。該諧談笑。在有意無意間。乃文章餘氣中之生氣也。此讀者之一法也。始皇本紀。後有低行數語。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文最善。太史公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之例。今本皆作平頭刻之。自拈出于魏了翁。而後乃大快。亦讀者之一法也。太史公既沒。凡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斬劇列傳。日者龜策傳。及景帝武帝紀。皆博士褚先生。少孫追補。吾友徐益孫。嘗欲刪去。王元美云。漢人之語。幾何而忍去之哉。是宜別集褚先生所撰。附庸於太史公之末。亦讀者之一法也。自來史記之註釋。太繁。評隨太濫。甚則摘史斷論。策而撮其。上少年讀之。欲昧。老輩見之。欲噉。予友黃長吉。以監本式。合吳興評而一之。註取其疏滯義。評取其標遠神。正如張僧繇之點龍睛。躍躍欲舞。李鄴侯之振鎖子骨。珊珊有聲。善本至此。豈獨藝林之金篋寶筏。抑亦龍門氏之

功臣也哉。故樂而爲之序。

洪武正韻牋補序

聲爲律。身爲度。惟神禹則然。雄鳴而陽律應之。雌鳴而陰律應之。惟鳳凰則然。考沈約之四聲。合東冬清青爲一分。虞模麻遮爲二。惟洪武正韻則然。此亘千古神聖莫能及也。垂二百餘年。有大儒楊去奢先生牋補出焉。下士聞之。非怪則笑。曰。沈約四聲韻非乎。楊先生曰。予未悉沈約故耳。昔梁武帝素善音律。詳練舊事。自制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雅爲稱。其詞並沈約所製。鄭樵非之曰。風雅頌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不同禮。約以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宗廟君臣之間。禮亡而樂亦亡。樂亡而天地之元聲亦亡矣。且約有鐘山應教詩。非靈輿城同韻乎。早發定山詩。非仙與山同韻乎。約自定而自恃之。詎能以一隅之音。推之四海而準。又詎能以偏安之文士。而撓我聖君賢相考文之大權。楊先生不屑與沈辨。正與堂堂天朝之學士大夫辨耳。夫沈韻不用之古詩。不用之騷賦。而獨用於近體律何也。正韻用之章奏。用之應制。而獨不用之近體律。又何也。楊先生白頭孤憤。直取而牋註之。采壁孔之遺文。汲冢之斷簡。自經史子集以及本草稗官者流。牋釋無少憾。辨而博。覈而精。而猶未已也。拈提古音以諧於七十六韻中。又拈提逸字以廣於若干萬字外。其援引有本源。其考訂有公據。借韻爲綱。借牋爲目。借洪武以示春秋。大一統之義。實字學之祕書。韻府之類書。而吳棫陳第黃公紹之所未會。總彙者也。得是書而諦讀之。如蔡中郎以豐爲豐。李丞相以東爲宋。許氏有凍水漳水之訛。高誘有高春下春之謬。諸若此類。一覽了然。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其牋補之謂矣。若使楊先生此書成於

國初遇宋文憲劉文成。必將置之著述之林。同事筆札。又若遇劉三吾學士。當如孫吾與韻書故事。上呈進覽。賜名刊行。不幸不遇諸先輩。猶幸而遇申大司馬。捐金助刻。且欲與永樂大典並傳。楊子雲得桓譚於身後。楊去奢得申公於目前。斯文未喪。厥惟艱哉。余少而失學。老而善忘。六書八法。懵懵莫解。所謂但喜有正韻補牋在。既識三代以來之古文奇字。而又得領略中原天地自然之元聲。非楊先生挾洪武而行。乃正韻實仗楊先生以使之必徵必信。必信必從。其羽翼聖朝同文之化。卓哉功不在宋文憲下矣。趙凡夫著說文長箋。意在汲古。奢去楊著正韻補。意在尊王。一時有異人異書。皆出吳中。并記之。時崇禎辛未新秋。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如蘇子瞻長公。子由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黃秦張晁也。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身。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荐乎。卽文潛少公客。非長公客也。少游無咎。游長公門久。皆先文潛歿。其後教人作文。必以理爲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然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奧行卓。不肯遊傳欽之章子厚之門。長公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履常曰。吾此一瓣香。敬上曾南豐。長公亦未之黜也。李方叔三世喪不葬。雖其文有飛砂走石之才。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物色之者。長公不忍以履常之高介。例責方叔之孤貧。贈之上賜玉鼻騂。贈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者。不數年。盡累世之二十餘楛。歸窆華山。及其躁於求薦。則贈言告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慎靜。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蓋長公非獨憐才。又

酷知人情之死生痛癢。非獨酷知人死生痛癢。又能相勉於道而不務相引於利。若稍有伐異之心。則陳履常
假依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不暇。而敢似教似諫。撻健少年之鼻息乎。獨長公不
必履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介如履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礱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
學士。齊名並譽於廣大教化之中。其成就後學。乃如此。此履常之願為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
以授其子。豈特舉哀行服之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兄簡言斷客。而長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
孫莘老。畢公叔。劉貢父兄弟。畏友也。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詩畫友也。張子野。廬明略。詞賦友也。陳伯
修。患難友也。其他如曼秀妙總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誘掖而獎借之。駉駿坂則價增十倍。登龍門則名
附千秋。蘇門六子之外。不知其幾名家矣。惜其集或以避黨禁而毀。或以遇兵燹歲久而亡。胡仲修具擇法眼。
其購訪海內藏書之家而續行之。可乎。則請先質諸牧齋太史氏。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敘。

文娛序

往丁卯前。璫網告密。余謂董思公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驛地噓。鄒超宗聞而笑曰。閉門
謝客。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讀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
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弇州公代興。雷轟霆鞠。後生輩重趺而
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袁氏出。欲以漢轍易趙轍。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
或孤出。或四起。神鷹掣構。而壁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弇州公見之。亦將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以

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杜預辯。柱下之五千言。毗耶之四十九年法。卽至人累世宿劫。不能斷文字緣。吾庶幾大辭之援琴乎哉。余曰。審唯是。開元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書鬼神於東都天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綾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鞠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按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鄒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鑿。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於清譙。玄暉娛於澄江。未足比於文娛之壯觀也。

奇女子傳序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胸胸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絨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壻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穆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於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殉。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於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於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卽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哀而集之。小加評鑿。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

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而得列於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雜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有指摘。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蝕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於妖星黑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不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往思翁爲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授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藝。誦法毗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脈。絳灌輩未之信也。其後笑古文詞淡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悟入懸解。撰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盤矣。范爾孚助之貨斧。游北雍。大司成穎陽許公。一見其試作。拔爲冠軍。王文肅方爲亞相。貽書弇州公曰。董玄宰。貌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而兩魁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毗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荒蕪。滿目皆黃茆白草。獨思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水流而不腐。季苑藏之。而復刻之。意欲持以砥世範俗。何忍復私其枕中之祕哉。季苑好靜坐。句曲不屑以世務經懷。覲親輦下。因試北雍。亦不敢與熱貴人相交關。策蹇南還。丹鉛經史不去手。宛然大宗伯恬澹家風。豈獨得其文印而已乎。

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柳上。甚敷。嗣后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含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綬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績。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余口誦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余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聞。媿媿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真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胸銘心之語。片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卽玄宰亦不自記爲己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巴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之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余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余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向玄宰商略金題玉躐之事。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於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稍得一斑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流離瑣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尙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董宗伯容臺集序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撰也。大宗伯典三禮。敕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尙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豔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

年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藝壇。李本寧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閒獨好參曹洞禪。批開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已丑讀中祕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鵠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臥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袞列卿。臺察郡邑吏。干旄詣門。則公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贖。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宮。則公請子孫稱地上飭。文地下石。則公請藩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雞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寶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斷楮殘煤。至壁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即兪州會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即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緣手散法。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於劈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冢孫庭克意料理。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呈公省視。乃始笑爲己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閒遇二三名流巨集。抽覽即推去。曰：就中無甚祕密。藏不必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手。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鉏治抖擻。不令微細流注於胸次。而發現於毫端。故其高文大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洒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熱漸離。漸離漸近於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恣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即漢唐宋

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尙留十一於千百者。非公柱桂之力哉。往公修神光兩朝實錄。署副總裁。當事擬以少宰。辭擬北魯。又辭。既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於府中。東夷弄兵於輦下。士大夫震雷霆之威。局脊救過不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引。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尙書倪思云。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盡。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千卷。曾經宣付史館。尙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錄竣期。敢忘嚆矢。爾庭梓之。請俟異日焉。

甲秀園集序

余嘗讀竊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歎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矣。自恨爲蠶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蹇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謂天下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缺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慶榮而弔衰。候蟲之晉耳。君綺歲爛公車言。兼綜古今詞。豎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草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遊燕臺。歷翠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十子遺跡。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皆感愴唏噓。秦韓停騎。播之詠歌。與山川相映發。吾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邈至太僕。琅函錦

帙不下幾萬餘。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於三教總持矣。吾愧君，君簡練淘汰，彌采彌練，穴必虎子，珠必龍含。吾愧君，君交遊遍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養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笑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孝友忠信，好爲德於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願。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忻然而笑，哀樂親疏，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願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日盛，未見其止。顧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余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檻鎖冢筆，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臥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棘隱園漫草序

余昔居干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煙雲所埋，閉門高枕，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軒窗營目，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嬉於病而謝舉子，以放於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大約與予調同而暗合。伯度之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緗芸帙，映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

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蒼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滅。鬱林仇池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品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居恆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雁行班席。乃坐令鍊冷篋中。而桐鳴籟下。卽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榘諸王公。而微與其權於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勳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遙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宏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古今粹語序

余遁峯泖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祕典。僅於殘書中。蠹游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頃與張君陳君。論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鈎棘僻澁。標剝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強而不快。喉嚨鬱而不舒。卽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爲。於是拊摯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於文字中。蓋始於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禮也。市獮之嫚罵。非狹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今者。如以徒史書。施之金石碑版。識者矚之。若掇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蟲鳥之篆。胸礪石鼓之文。豈能爲龜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脈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

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第採而集之，何如耳。張陳二君子，皆博雅大儒，而制作尤精鑿，故此選獨殿。所謂寧爲賞鑒家，無爲收藏家者也。余故僭敘之簡端。

甌餘漫錄序

余居白石山，雪夜與衲子一二輩，吹檮柸火，擁曲絳床，煨芋斫朮，適然人表。久之，抽裏帙中書，無可讀者，因出甌餘漫錄覆視之，遞相欣賞。一衲子笑曰：「正如撥爐得拳大黃，獨雋快不可言。」余曰：「否，更有進者。」此鄴侯向唐天子所噉蒸梨耳。甌餘錄者，撰自吳興閔康侯。康侯精公車言，踞跋詞場，於少年無兩。居恆閉關縱讀天下書，檢括洗發，筆舌縱橫，上自六經，旁及九家二氏，以至先民話言，朝家故實，甚而山劊冢刻，牛蛇鬼豕蟲魚之奇，無不反覆推勘，如老吏獄，如網中禪，如戶婚按檢，如軍符尺籍，非博之難，其精覈難也。三吳好佻，香醴有餘，而深遠不足。世家子弟，非格五博六，則斟斗媵觚，卽最號知名之士，排蕩通率，取意於大人游及少年行而止矣。康侯爲宗伯名德之後，才情橫溢，顧能頰首而就千秋，卽甌餘一錄，不能盡康侯名山之副，然而閱辨淹雅，小者可以佐鼓掌，挑解頤，其精者卽裴僕射談名理，張司空談史事，不能以麀尾難也。余山居，薄有撰述，不足傳，而爲他氏竄入，僞書幾大半。讀甌餘錄，彌媿無以當康侯，而康侯固徵余一言弁其首，且訂異日爲百尺樓上語，余何能藏拙，則姑做蘇門子喟然長嘯，數問不對，康侯其柰我何。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琬璧之屬，以爲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於心，每

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癖於古者。發眩篋。椎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僂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至於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絨扇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功臣。賞鑒家批駁其真僞醜好。窮秋毫之遺情。振夏蟲之積贖。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雖托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揚用修云。六書中有妮字。軟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荊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器相餉。余與容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席紅花田。以隱養博山酒槍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腹如瓠。丹砂綉蝕。厚如指甲者數片。斑斑桃花色。而麴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澀。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余與直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恆。時憇磯頭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笋餽予。予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紺碧沁齒。蕉衣竹粉。婆娑北牕。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濳醜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精爲一卷。以資塵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品藝錄序

昔郭林宗裴行儉。雅負人倫之望。品藻臧否。貴賤天壽。毫髮無遁逃。降而至於上官婉兒。手定沈宋之詩。覺筆端有眼。眼中有瞳。今學士手制舉。隨人妍媸。漫不知可否。甲乙豈品藻出兒女子下哉。長興長孺丁先生。文章節義震天下。歸田以來。日向老梅修竹中。膠拳弛口。縱讀天下書。課功之暇。閒屬陳貫之走索四方名士。文縱加品題。曰玄曰逸曰才曰工。大較如書品庾肩吾。李嗣真。張懷瓘。而裁覈過之。昔山谷居涪上。好批駁文字。自笑中州舉子習氣未忘。長孺亦豈爾耶。雖然。假令先生出當啓事。清簡通要。不減裴王。今退而浮沉山澤間。僅僅於故紙堆中作考功令。尋行數墨。以定文品之高下。此僅勝於神仙爛柯。英雄結帳。以自消晷影而已。讀其選。且可觀世焉。余謂長孺此集。部置整齊。如司馬兵法。該笑嘲譽。起俊世東方。而品藻非文中董狐。則越林之裴郭也。陳貫之曰。眉公品外人。當自不妄。請題數語。以質之先生。

劉無競程墨選序

往於鹿城遇劉無侶。片語投歡。已聞其仲子無競。文采氣誼。與無侶頡頏。詞苑中。管委心陳子。而恨不得真之塵尾間。至是丙丁程墨成。乞序陳子。余惟士平居佔俸。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鐵。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鐸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至程墨。如謁帝庭。左鑑右史。如從法駕。前鸞後衡。此豈可以草草與之哉。蓋真精神所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王非精神不接。精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無競苦心此道。又負精

識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隋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言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競兄弟臥而不聽者也

九峰社草序

吾鄉九峯一味頑青鈍碧耳獨就中有十數靜侶讀書噉齧鹽於此客有歸自新安挾黃山驕之余解曰子不讀九峯社草耳其香氣溫潔則朱砂湯泉也傲則雪嶺猿也怪則散花菴平天硤老松也峭拔則光明頂也茵茵輪輪則天都峯五色綵雲也廣大靜深則黃海也九峯不足以當黃山請以文敵之客有聞而笑者曰九峯黃山無之而非吳也卽文亦吳趨也吳不能當天下一可奈何陳子又解之曰非也延陵季札聽樂而知興亡與晏嬰選瑗公子荊言則見微而使免於難非吳之閱覽博物君子與陸達夫詔作催妝詩投筆立就辭甚美宮人宋若蘭姊妹以其吳音才捷作詩嘲之達夫報章六宮大詔別賜宮錦榜伽絳唾盃各一一時海內才子不得望也而吳趨願可忽乎哉

代嘯序

蘇門山人善嘯發響如鸞鳳所居土窟夏編草冬被髮於世無求亦無所觸其不平也彼且視嵇阮輩爲鹿豕又安知不視魏晉朝爲塗炭哉觀其用光用才之說大意在於保羅全年故一概托之乎默然神農處夏之感歷落胸懷眉目覩夫曹篡馬奪諸名士駢肩而爲隸則有獨舒浩氣于北山之北而已盛子集諸同社皆高才生偶不得志于時者以文代嘯早借以鳴其不平乎斯義也蘇門仙人擅之逸羣公子言之矣其言曰

延友生集同好。精性機。研玄奧。挾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則發嘯之本也。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不滂。細不沉。則肖嘯之似也。苒弱柔撓。澎湃奔壯。橫鬱滔洄。繚眇清昶。則條其嘯矣。皋蘭猗靡。修竹嫋娟。吟咏發散。絡繹韻連。滌蕩無累。離俗飄然。則其嘯也歌。將文代嘯乎。嘯代文乎。諸君子有光而能不用其光。有才而能善用其才。其爲蘇門之所與無疑矣。昔宗茂泚善畫。自寫孫阮對嘯圖於行障上。坐臥玩之。後人有得之者。每夜聞嘯聲起壁間。山谷皆應。吾願善讀諸君子文者。於鸞游鳳嘯時。試一傾耳何如。

屯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間挈一二逋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毒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韻人。剪茆椒。築巖戶。絃誦咏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山東家隣乎。孝子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鷲嶺出。鑿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速而至。峯有數點。窳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橋。柚花藥。叢篠。偉簾。四面輔之。堂垂成。而隣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意王屋張公舊遊。而今果俎豆於此。公而有靈。鹿窩鶴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之大喜。迫往視狀。如孝子言。而其奇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襄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於靈運。杜審言之於子美。不聞子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縷烟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於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

色新。今日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會有此素心兩人否。

孫楚惟探珠草序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高陽孫楚。惟探珠草。吾聞楚惟異材博學。爛古文詞。詩歌大噪人口。而又騎雄魁岸。工騎射。善飲酒。飲數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騰暢中情實。雖子建之逢邯鄲。管公明之遇田子春。殆無以過也。楚惟嘗省觀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絞衣。控四馬往來。關吏侯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數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推轂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此見知於人。其居恆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文哉。楚惟苦心於文。正如珠藏於淵。而欲纒數萬丈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滄生。霹靂怒鬪。其不與珠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大月光明陸離。幾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而問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珠熟睡。而又誰探乎。宋獻孺曰。眉道人何從知之。陳子曰。孫思邈與老人語而驚曰。此龍無疑。蓋口涎香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憤憤。膏渠出賈胡老波斯下。將百拜而購君之珠者至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終

白石樵真稿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 計五十一條

沿革

志不可狹竄也。吾松歷禩綿邈。分合靡常。初曰婁。繫婁者則書。已更吳郡。繫吳郡者則書。已更崑山。繫崑山者則書。已更海鹽嘉興。繫海鹽嘉興者則書。若僅考松江之故實。而舍此不復網羅焉。得無有放失於史冊。見聞之外者乎。俞彥直曲引旁搜。首指沿革爲第一義。沿革分明。則綜敘山川。採掇人物。或前略而後詳。或今無而古有。確見案據。非假借而攙入之也。此志之權輿也。

分野

天官家。儒者罕習之。然方野分星。考驗水旱災祥之故。一一皆德穢召之。天道非遠而實邇也。無輕民事。輕厥躬。世故有至人。具觀察智者。書之以待。

鄉村

白石樵真稿

元制。邑領鄉。鄉領里。里領村。逸雅云。鄉者向也。衆所向也。錦衣持節。鄉里歸之。何如朱陳老人村之猶太古也。

戶口

王制。令縣官歷十年一籍其民。上之天府。觀師帥之政焉。膠東僞增。宇文括羨。史氏鄙之。松役繁賦重。力不支。則鳥獸散矣。戶匿而責之佃。主逋而償之客。相牽逃里。避家如仇。國安得不弱也。今土毛如昔。而生齒日繁。管仲曰。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謂乎。

鎮市

民亦所在而聚矣。城可賢乎。古曰聚。唐始曰鎮。朝前市後。斯亦都邑之翼衛也。雖然。贖師祖伯。如肆鮑魚。遠市習易。去市心難。古以朝市並稱。何爲哉。

坊表

坊者表也。表賢如通德。表貴如鳴珂。古者所以表里也。然賢賢少而貴貴多。所謂記姓名而已。有志者宜何取焉。

山

東南龍脈。遇海而止。元氣蟠演。發爲柔中之剛。山不能勝水。而拔地卓起。未肯相牽相連。強爲詭隨附麗。其骨力與龍門砥柱同。人才間生。率多品勝。厥惟肖哉。若禪宮玄館。今昔品題。東坡所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

而行。自然得路。其惟志乎。故併綴其名於山之下。

水

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經水。入於大水及海者。曰枝水。吾郡之水。上源天目。下委海玉。相距數百里。濛澗溯洄。其間承受源水之來者。爲湖爲泖。而導引委水之去者。爲浦爲江。此一郡大脈絡也。若夫涇渠滌瀆。連貫而分洩。其不駛者。圖經所載五百九十有一。日受兩潮之灌注。沮洳澀塞。巨者已失故道。沉細流乎。其亦名存焉爾。錄之以補桑經庾紀之遺。

物產

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珠服玉饌。自昔稱之。然平曠無高山奧區。羽毛天喬。率皆凡材也。亦何足載名山經。鏤形夏鼎。且而鳴吠相聞。芻牧相守。鄰封所共。豈一郡掌故得而私焉。惟是品題獨著。見於古今人之載記者。卽私以爲異可也。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史無臚載者。載之自應劭風俗通始。其後荆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皆昉於劭。而郡國志亦不廢焉。吾松正德辛巳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卽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蓮子。有風俗二十四變。而未敢暢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昔子貢觀蜡。以爲狂。夫子曉之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蓋因民俗而。不嚴爲之禁。如此。第去其太甚而已。

田賦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國計單虛。非特小民枵腹攢眉。卽上官催徵之時。亦且含涕敲朴。而不欲正視之矣。此豈得已而不已哉。余爲是獨詳賦額。而先之以八故。終之兩大害。此賦之大綱骨也。後之吏茲土者。幸詳覽焉。

歲計賦額

頃皇上勤恤民隱。特命司農纂修經賦。臺諫監督之。郡國上臺察。臺察付戶曹。撮總彙凡。釐訂天下會計。出入之數。甚盛典也。若郡志賦額。則異是。徐文貞公曰。吾松田賦浩穰。長吏辱臨於此文者。厭其俗。清者苦其繁。卽經賦一冊。未嘗過而問焉。悉付之左右。飛洒那移。莫可窮詰。甚有因而去其籍者。故復於會計外。詳著賦額於篇。附存志中。以爲神明卓異之助。特在耐煩一磨算耳。非碎也。松困於賦久矣。所謂告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

賦議利弊

吾松一郡之賦。幾當大省之七。古未有也。陸士衡詩云。余固水鄉士。攬轡臨清淵。若江浦湖泖。居地之半。昔人所稱吳之水如荃枰。吳之田如川谷。吳之民如樓者。葦之末。而飄搖無所定薄。地盡力亦盡矣。況可橫加以無名之征。不減之賦乎。亦窮則變。變則通之日也。因集先輩變時。至論著於篇。以俟仁人君子。如周文襄其人者。採而行焉。

役法

三縣役重已極。非獨當役難。卽審役更難。下則身家俱斃。上則心口兩窮。此豈細事哉。昔溫公蜀公與蘇文忠兄弟。反覆專論役法。蓋處置得宜。非獨安小戶。以安大戶。且欲便前官而併便後官也。故十年編審。催徵五年編審。收解凡抱桑梓之愛。獻芻蕘之議者。詳哉乎其言之矣。幸賜覽而講求焉。無聰明射覆。無鹵莽完局。蓋生靈以合縣計。歲月以五年十年計。一不妥而倒懸可知也。

荒政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於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於青州。何嘗不奇乎。又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更盡括於此矣。救荒如救焚。何可不載。故特補前志之闕。

鹽法

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此管仲煮海富齊之法也。吾朝召商種屯。實粟於塞下。而取價於鹽引。則富而兼之以強矣。自葉洪倡折色。而鹽政壞。邊與腹商與丁。皆貧憊莫能支。而姑爲吾松計。恤窮丁。清占產。均攤偏重偏輕之額。而庶乎稍救于萬一也。志鹽法。

織造

王者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尙方天府。歲供法服。禮也。第窮簷絕塞之下。不有杼柚其空。婦嘆於室者乎。又不有臥牛衣之簞士。裹鐵衣之邊士乎。以此思寒。寒可知也。今皇上踐祚初年。首停織造。三縣額設。加編。漸可望減。聖明儉德。普矣哉。

水利

萬曆戊子大水。上特命憲副許公來江南。陸文定公語之曰。治水者。大約以神禹爲法。以孔孟爲衡。濬江導海。孟子之水利也。盡力溝洫。孔子之水利也。許公用違其言。幾耗數萬金錢。而迄無底績。夏周諸公。惓惓以修圩爲第一義。其溝洫之遺意乎。故先列敕諭。次列治策。治績。而乃以治田終焉。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二十五者。城盛也。所以宅民而禦暴也。牆止及肩。水不沒髀。金湯云乎哉。凡郡城邑城。以及沿海要害諸城。版築之。畚鍤之。隣震膚剝。庶幾有扞乎。議者謂城如斗大。創議式擴。似矣。然府庫告單。閭閻稱匱。莫若尋前人之遺緒。而歲加繕治之。堞如飛雉。濠類貫虹。而後徐及於擗城之役。未晚也。是標是本。以俟老成者采而擇焉。

倉廩

人非城何以自衛。城非糧何以堅守。修城即修倉。爲儲粟計也。儲粟即聚有名無實之弊。以飽待饑。以無事待有事。爲守城計也。衣柳苞桑。故即次城守之後。

驛館

松地偏路僻。與輪蹄輻輳者不同。名選運所。不名驛也。鋪卽郵傳之義。年來多事。走文移如鶩。夕不留行矣。厥惟艱哉。

壇壝廟祀

尙巫尊鬼。好禮君子所不道也。然廟宇壇壝。載在秩祀者。實有懿德。以庇我邦人。祈禳報賽。昭答如響。地而壇。屋而廟。豈叢祀中無名之土木耶。頃鄉氓無知。曾不識海忠介。瑞周忠介。順昌爲何如人。而葦航筭輿以迎導之。鼓樂綸旗。所在而是。蓋人心之神卽神也。昔石慶爲齊相。則有石相祠。樂布守燕郡。則有樂公社。今得無類是乎。書之勸忠。非以語怪。

官署

叔孫雖一日。必葺館而後行。第五倫雖一宿。必掃地而後去。諸葛井窺。謝玄履屐。自古大豪傑之作用。正妙在微細處。不滲漏耳。而況官署乎。一人向隅。當有閉閣之思。四郊多壘。不無垂堂之懼。徹戶闢以桑土。敲屋漏於鬼神。皆官署中大人事故也。不敢傳舍官署者。還從不傳舍其官始。

學政

三代以後。人主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字。漢歷高惠文景。而太學未建也。宋歷太祖太宗眞宗。而州郡學未建也。我聖祖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士生斯時。不

侍舍去桑梓。斌斌有鄒魯絃誦之風。故余著學政。并系社學。而義塾兼附焉。志祖宗初制也。

兵防

漢邊郡太守。綰銅虎符。得自興發討擊。名爲守實郡將也。第當事者。治錢穀簿書不暇。而暇理兵事乎。惟名守與郡司馬。共持籌而經略之。訓練世胄材官良家子。而松有爪牙矣。馬似游龍。船如使馬。而松有足矣。多儲糗糧而松有腹矣。瞭望明偵探信。兵無虛伍。糧無虛額。陸路水路之門戶。無所不諧。火戰水戰之器械。無所不具。而松有手眼矣。如是。其能乘釁蹈瑕以撼我。張虛駕爲以媿我乎。況帶江襟渤海。外寇少。內盜多。松非百年無事之國也。未雨而桑。未病而艾。豈總總過計哉。

守令題名

昔楊文貞旣爲三公。恨未曾據郡典邑。何曷願爲劇縣。不願爲臺閣。蓋守令若斯之重也。吾朝令著最級者。下尺一召入臺省。而守若以常調待之。獨不聞永樂間黃公輅守松二十餘年乎。宣德間趙公豫守松十五年乎。賜敕馳驛詣任。賜銅瓜。得專擊殺。賜宴午門。尙書陪席。賚衣鈔皆有差。近皇上出臺省爲郡守。蓋規模祖宗時成憲。而更得兼行久任之法。何憂百姓之不洪永若哉。志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吾松江見禹貢。自神禹疏鑿三江。而震澤洩矣。太伯端委治吳。而被髮文身之俗變矣。康王設衛以鎮海。壽夢築城以畜衆。仲謀造艦以破曹。鏐平王騰。椒置營田。其功德大有造於吾松。歷歷載在掌故。胡可罔也。故

首書王霸治績以志弗諼。

名臣宦績

長吏一報殊尤之擢。相與攀行轡。碑去思。士風近於厚矣。及聞先朝循吏。捍大患。卹大災。砥大節。鑿鑿著人耳目者。至不能舉其姓氏。甚有經百餘年而不登之名宦俎豆之祠。烏在其三代近道也。余故于臺察郡縣。以至一命而上。無微不錄。無隱不搜。大抵後諸公而不亡者。石也。後石而不亡者。文也。石不言。志言之矣。

國朝名臣宦績

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於愛物。雖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州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有先朝已事在。

選舉

呂東萊云。取士科目。不見於經。然攷之魯論。臯陶伊尹。非選舉之始乎。吾松嚴助舉賢良文學。陸康舉孝廉。陸續舉椽。較去弓旌遠甚。及明。仍隋唐進士科。獨稱華選。士以此自好。莫敢跣地敗絮。而前輩亦相與成就愛惜之。以待國家緩急之用。即天意亦若偏私偏重於科第諸賢。而必不旁出於草野屠釣之內。四科三立。何其褒亮相望也。夫明主齋沐焚香。求之於禁中。又錄其名姓。扁藏於天府。焚告於祖陵。此與成周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又加重矣。嘻。是不獨爲松告也。

封贈

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此猶指敵已以下言也。若王者曲體人情。疏恩及於所自出。煌煌綸綍。榮畫錦而曜夜臺。則愛敬孰大於是。至是而君恩彌深。臣報彌重矣。若封君宜何如。大丈夫磊磊落落。起倒自山。中年以前。決不欲憑藉父兄流。而爲橫爲驕。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爲鄙爲俗。斯言也。吾嘗聞於田野有道丈人云。

錄蔭

語云。去官而欲謀之子。此必不得之數也。士大夫晚節。未能拂袖便行。強半牽於一蔭耳。先正有累疏堅辭者。既不敢濫叨朝廷恩澤。亦不願以區區子孫之故。違心易面。而事彈射之新少年也。其職卓矣。雖然。李贊皇。范忠宣。皆當世如雷如霆之偉人也。而以蔭君起家。何詎出科目下哉。松果有若而人乎。請拭目俟之矣。

封爵攷

江東閩閩。推朱張顧陸四望姓。而纓綉棨戟。半出於松。吾明。僅衛宣城一人耳。朝廷恐賞浮於功。故弄印不忍昇。臣子恐禍生於福。故納履不敢遲。如是而名器可榮亦可久也。志封爵。

賢達

初續顧文僖人物。自正德己巳至嘉靖止。而隆萬則姑有待焉。俟論定耳。俞彥直計偕歸。更分析譜科。其列名仕版者。改名臣而稱賢達。仍玉屋張先生上海志之舊也。先生曰。後輩事鄉先達。寧爲春秋調人。無爲公

穀輸墨。正直忠厚。劑而衷之。庶幾善善長之遺意哉。

篤行

邈瑗不變節於昏行。顏淵不改容於夜浴。世尙夸毗。如枯株槁籬。無有心幹。善乎柳玭之言曰。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獨孝友乎哉。不言躬行。中多嚴慎。如莊叟所云。爲善無近名者。斯亦隨隨之君子也。

文學

漢尙經術。別有文學掌故。其次鬪龍虎之章。熠鳳鸞之羽。抽毫拂簡。智思入淵。郡不乏才。彬彬郁郁。於斯爲盛矣。宋景濂曰。文學之事。身任者衆。要以聖人之文爲宗。濫觴無已。軌諸仲尼。其在游夏之徒歟。

隱逸

天地閉。賢人隱。今刈楚求村。採置徧野。空谷幾無人焉。則上有堯舜故也。吾鄉舊多隱跡。無慚箕穎。而姓氏可攷。率皆恬已垢物。懷璞自寶者流。璞見剖爲珪璋。一抵鵲。卽瓦礫耳。可不慎歟。

藝術

琴了無聲。弈了無跡。志士惜陰。見而嘆息。醫決死生。卜斷吉凶。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具載史記。志將無同。松有醫俠。巧奪神功。品超藝外。名在術中。

賢媛

烏有鵜。失偶則不栖。魚有鰈。去一則不游。物尙如此。而況人乎。故郡有節烈婦。志不絕書。以附於古者哭。

市崩城。投淵化石之後。此女中張許也。其次養尊嫡。扶門祚。辛勤數十年。手挈六尺之孤。復還之亡者。此女中李西平郭汾陽也。雖然形管青。編必節烈。乃錄何異。見樹而采其枯。見月而取其缺。可乎。太史公不爲婦人立傳。而政姊以俠。陵母以智。皆得書。則史法可知矣。

游寓

彈丸峯。游者不鄙而辱臨焉。寓公客卿。餽於是。粥於是。聚國族於是。長子孫於是。其否否者。往來熟漸。兒童牽衣而迎之。曰。吾家先生至矣。清風古道。高咏微言。尙在詩筒酒瓢間。寧忍以飄風視之乎。志游寓。

方外

世網如八陣圖。返入輒不能出。波波劫劫。審知蕊宮蕊嶺。別有道人在乎。吾松向稱寂寞之濱。往來雲水。代多蹤跡。若神與之游。際極詣會。不啻嚼萬年冰也。道在世外。夫豈欺我。志二氏。

第宅園林

郡內外第宅園林。雕峻詭壯。力窮而止。有秉燭一覽。肩輿一登。而終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轉眼而易姓。俄百年而易爲蔓草寒烟者。華顛隣叟。慨焉傷懷。而後人廣求方幅。遑遑問舍如故也。今志書所存。鑿之簾前燕泥。雪中鴻爪而已。讀平泉遺誠。乃知巢公巢。壺公壺。未爲無見。范文正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志第宅而園林附之。

古蹟

志以志古也。滄桑雖變。往志可尋。甞家揣摩。圖爲粉本。騷人覽眺。採作詩題。或若亡若存。若承訛。若撫實。吾不得而定之。則付之漁樵閒話。質之弘覽博物之君子而已。志古蹟。

災異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諫。瞽史嗇夫庶人。以姿以馳以走。蓋夙夜實糜廩焉。天之意若曰。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志災異。

塚墓

墓者。暮也。長夜不復旦矣。古今墓碑疊累。非賢子孫世守之。不得跡。而跡之村豎田翁之口。孰若反而求諸志中之志。猶可考也。隋楊俊曰。人生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塚墓所以記之志也。

葬外郡墓附記

昔范忠宣陪葬山陵。後人求之不得。痛哭數日夜。忽大雨淋漓。始得碑碣。墓之不可不志。明矣。今錄郡人卜葬外郡者。以便百世後子孫訪尋焉。舊志無此例也。

兵燹

新安胡司馬曰。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其出。蓋島夷與不逞之徒。皆能窺我國。決我藩也。往自福寇蹂躪吾松。後中倭難。迄今八十餘年。無警。絕不聞兵燹二字。然老人談及寇變。猶惴惴有戒心焉。緩而

養之迫而陷之。幾幾乎爲寇之所乘。若夫料理未來。繆綢善後。而兵燹之始末。戰守之機宜。皆在目中矣。

寺院

浮屠老子之宮。金碧照天。鐘鼓動地。獨吾先師殿則不然。正以淡勝之耳。顧老有猶龍之稱。僧有三代威儀之嘆。卽孔程且許之。人其人而廬其居。昌黎子得無過激乎。神道設教。存而不論可也。志寺觀。

著述

班孟堅創藝文志。列名氏。不錄其文。蓋文不可勝載也。吾郡自漢魏以來。作者代興。豈不家金鑄而戶絲繡哉。惜祕藏于笥。而漏落于誰何手者。未能一一訪求耳。嗟乎。著述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故藝文不勝錄。而錄著述之名氏焉。讀其書。知其人矣。

詩品

志立藝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直從前代以及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著爲詩品。而餘則散見于山水詠歌中。爲先賢張幟在此。爲先賢不敢濫觴亦在此。卽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畫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然。自來善書者必善畫。畫法卽書法也。古之蕭散韻士。以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書。後人朝吮毫而暮素厲。適以澆鑿疥壁而已。東坡曰。退筆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爲畫苑書譜法。

志餘

采書購訪。以資郡乘。不惜輕舟重幣求之。取信不取誕。取常不取怪。取其羽翼名教。而不取曖昧垢穢之詞。庶幾慎言其餘哉。昔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絕者。皆謔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多取舊事。改竄首尾年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龐雜至此也。語云。食梯者不肥。况非梯乎。抑亦稗官家者流。志如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佛說經。初華嚴。次鹿苑。次方等。次般若。次法華。而般若有五時之異。謂大品金剛天王光讚仁王也。金剛一經。而又有五譯之異。謂後秦後魏梁隋唐也。秦鳩摩羅什。創譯一本于長安城。名舍衛國。流支重翻一本于洛陽城。名舍婆提。真諦又翻一本。名祇樹林。佛陀耶舍又翻一本。名祇陀林。玄奘又翻一本。曰誓多林。而流支所翻。則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天親得之無着。無着得十行。偈于日光定中。出定而授之者也。自釋論流通。謝靈運。曇琛。慧淨。俱有註釋。而道義法師參總之。又有集註般若三卷。玄義兩卷。李長者爲之。敘行于唐。而晦于明。今所見者。僅圭峯中峯。與長水刊定。記而已。吾鄉朱仲升。日與張宿甫。博探古往。諸註。汰其煩瑣。剪其重複。凡有玄宗奧旨。悉部署發。皇于分科之下。明白如日月。廣大如江海。現同懸鏡。辨解運環。無論新學。初進。一覽易知。即使與經獅虎。揮麈高談。登壇送難。必能噬狂解。標正見。仆旗靡轍于金剛王寶劍者。未省屬之誰何氏。余觀金剛經果報。火可使返。水可使用。疫可使蘇。厄可使脫。枷杻可使自釋。刀鋸可使自落。冥吏鬼使不敢近。

五道大神太山山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覆之。浮圖貯之。閣雜飾金軸琅函莊嚴之。金鈎龍頭幡。碧字金書懸。闕之。其種種福德。卽書寫誦讀。且不可思議如是。況以宿父仲升。且註且刻。直與天親無着羅什玄奘諸佛之精神血脈。遞相灌輸。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身游人間。名書帝籍。此經所在。常有八百金剛日夜擁護之。使誦者因註解經。因經解無所住。因無所住解離生死。其排衆苦。永福壽。又直細事矣。某何幸得與參較。故歡喜踴躍而敘之。

本一禪院志序

松郡北庵。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僴不屑仕元。托黃冠游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髡髮爲浮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逸。改北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來訪之。因請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開山第一祖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來嗣院事。緇素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廬畢具。有雙松堂。堂之壁。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軒之壁。吳仲圭所畫梅也。有幻住山房。中峯寓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毫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罾溪片石來獻。刻古毫字。而入院鑿井。井水沸發。卽題曰古毫泉。故以名也。故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曾扞禦紅巾者也。有瓜裏佛。纖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被。駙馬太尉藩王贈也。有呂樟。植自回先生。挂瓢辟蚊處也。有古鐸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攘于游枘。或散佚于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豪貴家矣。況能紀姓氏香火于永永乎。月公台之黃岩人。少游謝南齋。歐陽巽齋。劉須溪。

朱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闢江浙。辟孟僊。與之偕。抵吳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僊與吳江尹孟僊稱疾不就。遠遁雲間。後聞文相殉難燕京。撰文遙祭。涕泗橫流。臨終說偈曰。文山之容。千古忠貞。蓋至死不忘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不知其爲趙孟僊。但知建文時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有月麓和尚。余故屬超然。特刻中峯月公松雪三像。以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余嘗考松雪趙府君阡表。出宋藝祖。自秀安僖王。後歷嘉定咸淳。由蔭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沒十二年而宋祚易姓。至元二十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侍郎。入直集賢。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僊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徹。進可爲文丞相。退可爲月公。死生未徹。卽官至學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間。未免尙負慚色。今月公以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峯以大徹大悟。椎錘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聞道。非兩公以松雪借名也。此志外之微旨也。月公著湖山汗漫集。惜不存。容購訪之。

丘氏壽言序

余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余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余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携床卷簾。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娛樂。奇文共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合應舉。不若以清言洵寫之。是秋原禮入試。名在第七。伯畏嘆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復何求。遂選金華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沙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旨。遂辭。

官歸閉門高臥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則謁名公詩。若文隱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寺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君家言太多。何敢當。盍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命。清慎勤。是而家理。縣譜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噭有壽于伯畏者乎。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歲戊甲。廷推應天巡撫周公總河事。一時士民將吏走相告。計所以挽留公者。駢增溢巷。請臺使鄧公。請而公移疾志不可奪。乃爭謀俎豆公。十郡州邑皆有祠。正人君子居恆簡重。不出戶庭者。至是越疆而送之。其他兩岸之哭聲。方千里之謠頌聲。如沸也。公由吳達錢塘。軸輻蔽江。香氣燎天。老者呼稚兒女前視曰。是公嘗以吾曹爲孝順百姓。訴之官家者。錢塘人轉相語曰。是公嘗通江東米數十萬活汝者。又堵立而望公曰。吾非欲讖都御史。要讖所傳周公何如人耳。夫德公之救荒者。遣公之軍政。恠公之軍政者。遣公之吏治。師公之吏治者。遣公之立朝敢言。誦說公之敢言者。遣公之好賢樂善。曩公之按中州也。首上疏。自元儒許衡而後。薦道德之臣二人。自鐵鉉許遠而後。薦節義之臣八人。皆名姓幽潛。子孫微冷。而公表章不遺力。此豈有分毫要結。而然哉。既撫吳中。吳中道德節義。最稱一時之盛。公踊躍不自勝曰。此吾築堂而事蓋公時也。于是正人君子。始曉然洞悉公意。表行事。咨諏獻替。兩無隱情。而四履以內。亦無有盤錯處矣。公既樂與賢者游。又推心置腹。

以待其屬吏。未嘗盡用其苛與察也。第密操之耳目。而微伺其機竅。有睫旋動而鸞舉。檄旋下而霆發者。然而公之心亦太苦且難矣。公謂小亂大亂之積也。內盜外盜之蔓也。初擒薛下父子。再擒劉天緒。或剪伐其根株。或縱舍其餘黨。則甚難。市獍如蔡成。朱大倫。徐有成。恣睢殺人莫敢忤。公縛而磔之。市無脫者。則甚難。假尼未發。而神人先以夢告。則甚難。熱審不已。寒審隨之。而圍扉爲之屢空。則甚難。中涓參錯。織造權征。開與之爭。是非易。而使陰就我調御。則甚難。倭孽屢聞。安之如異燕。燕雀而迫之。且魚。駭。擊。走。矣。申飭防禦。則甚難。海以上江以下。震澤以東。諸險要將吏有逸者。卒有不歸什伍者。公用飛箭法稽之。而給餉必以時。毀最必以實。則甚難。水災請蠲。請賑。請留計。臣束手。非大笑。則大哭。而公竟得請。則甚難。請之而荒熟必核。餓飽必分。則甚難。既哺饑民。又立斃亂民。則甚難。催科之牒。公緩下有司。而有司又不敢以災爲解。前有逋賦。後有平糶。煮糜。饋。巨費。則甚難。麥秋多雨。岐而祝。歲心忤。焉不遑寤。寢也。則甚難。公之難如此。恨不即時釋肩歸。而總河之命下。吳人驚且嘆曰。某等無歲死。歲稔而奪公。某亦死。泣走關下。不得請。又泣走鄧公。而或者乃以公不忍。連去吳。直未覩物情。皇皇與公艱難萬狀耳。當公初下車。神明清炯。內敷而外腴。久之而且精。兩頰垂垂削矣。頭顱瘦不勝冠矣。晚得兒。不暇抱。卽抱。投袂起矣。朝而焚香祝天。暮而篝燈視草。不知掬幾斗淚。潤幾腔心血。而白盡幾莖鬚髮也。公頓身勞苦之中。而獲脫身于譽誹繪弋之外。卽頂踵尺寸。皆幸餘生。一中丞故節。何有哉。公五載以節儉率下。但飲吳水。不曳吳練。有胡威之清。而不願以介名。爭東封。爭建儲。有長沙之通達。而不願以痛哭名。奏讀文移。有陸宣公之筆。而不願以醜藻名。便宜發粟。有汲長孺之敢。而不願以愨名。劇賊銷兵。墨債解。

綬有張乖崖之威稜而不願以搏擊名。辟孝秀禮逸民。有希范文之風而不願以吐握名。名心淡。故交道交。孤道孤。故表暴少。凡公前所爲艱難萬狀者。百姓知其五。將吏知其三。遠方士大夫知其一。而餘則悠悠之口。與蒼蒼之天。遞分其明若昧而已。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難者。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寧見信于正人君子。而不急求信于當路顯人。寧鳳翔千仞。鴻冥九霄。而不區區爭懸門腐鼠之得失。此公之所以堅意必去。而去不復辯也。公行矣。送公者自錢塘而返。胥江之濤。有怒而山立者。其爲吳人士攀留感憤之意也夫。

賀司理毛公內召序（代張君）

郡侯張公以計典入覲。不佞迎勞燕邸中。握手而嘆曰。等松身。往者彌望一沼也。不意遂化爲樂國。穀積不垣矣。器遺不收矣。龔公所散錢而哺糜者。今且式歌且舞。飽嬉里門矣。卽忘歲。寧忍忘公。請酌酒以賀。張侯謝曰。否否。翳惟吾司理毛公之力。初余奉命出守松。松東壯郡。余一人惴惴不克荷。是懼詢之吳士大夫。皆曰。有毛公在。必能坦中以贊公。旣由家渡錢塘。適聞郡大水。粟價翔踊。富者閉庾。饑者掠于市。余念之。寢食不得。怡詢之從吏。則又曰。有毛公在。荒政悉辦。第絜而行之。無難公者。余下車次第叩所以。具如士大夫及從吏言。而毛公亦得余甚懽。恨相見晚。自是傾心同事。余始無大戾以干邦議。余嘗官西曹。頗留心讞牒。公寬慈。多與余意合。每相對嘆曰。刑者殞也。新發之劍。所傷必多。又曰。刑者型也。型一成而不可變矣。慎之哉。公數以那讞奏余。于得情審于刑判核。于參律合于定案確。而于留生路甚寬。熱審之外。復請中丞行寒審法。他十郡皆稱是。民賴以活者甚衆。吳人告凶。公請且劄且賑。且停且留。而又謀之三邑令曰。田有上上有下下。蓋劑又衷之。

審核熟中之荒。無核荒中之熟。寧移餉補饑。無移肥例瘠。于是東南全輸。而西北水鄉。追呼屏跡矣。計所活不下數百萬。余以是信公眞仁人也。公五載攝三邑篆。有贖銀。悉錄爲公家費。一再理鹺。筭到旋掣。不以四季爲斷。有進恆例者。立叱去。又以是信公眞廉吏也。臺使者密屬公偵伺他吏短長。公推澁惟恐後。否則覆澗滌。事寢而諱之。不市德。亦不市權。又以是信公眞篤行長者也。至與吾曹二三大夫。出入諷議。推心置腹。無所不委託。名位可忘。甘苦可共。脫一旦以治行高等徵。不急左右手哉。余聞張侯言而嘆曰。若司理者。非獨吏治難和衷。又難。凡爲理。臺察以耳目寄之。寮屬以翼齒借之。稍有褊心。譏氣。見之盱衡。顧盼間。無論吏若民。不敢平而。卽同事者。且以爲伏斂。爲衷甲。翔視而內疑。其何協恭之與有。甚者以此瞽議。中考功法。而公獨才誠兩合。身名俱全。進無忤色。退無後言。執此以往。卽指南臺省可矣。方今天子之待諫臣。似急而若緩。似重而若輕。非故輕之。緩之也。爭殿之虎。戰野之龍。得無有猜色也歟哉。公坦衷直腸。旣見信于同官。而事日繁。瞻目小。以長者之行。又輔之以英雄豪傑之戰兢。有不言。言必破的。有不諫。諫必轉圜。能使臺省重。而前理官亦重。當自公始。張侯曰善。余還郡。度在春夏交。不久。毛公必以循良召。子爲我屬詞。與徵書同來。余得藉手以賀。不佞某。于是草一通。授急足郵而致之。且趣燕市酒。候司理于金馬門云。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往顧公爲清苑令。著有聲實。以直道許人。不樂請補文學官。至則棠邑許公爲松郡守。許公風裁峻整。好言其鄉李文人。則濟上于鱗先生也。時綜核政事。不欲以詞翰與文墨士爭長。獨與顧公上下古今。及朝野掌

故意甚合。而清標孤曠亦相等。許公自喜得願公晚。公忽念父母春秋高。投檄請去。許公持之急。屬諸生堅留。有泣下者。公勿顧。許公高其義。祖于郊。再拜而送之。握手叮嚀曰。吾不祝公官。祝公子以娛老人。公終養起官。國子。以司農郎監漕江南。復至松。肅衣冠拜廟畢。則召故子弟談論經義。如司教時。因訪漕綱利弊。繫之軍民。其他一切供帳燕饗。浮文不經者。悉汰去。鄉父老走相告曰。是嘗爲松博士。孝不有其官。廉不有其名。來若槁葉。去若飄風者。非願公也哉。去松數年。而簡儉猶若是。天何以報公。唯有舉丈夫子耳。余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世之責備廉吏者。彼且謂敝車羸馬。藜藿布被而外。無復有聖賢豪傑。寒士叩之不應。親故迫之不勸。國家以艱大投之不受。非矯而亢已。則劓而傷物。譬如寒泉瘠石。理不能潤草木。而又加以秋風之勁挺。霜殺之蕭颯。碩果不食。其餘幾何。余獨謂此言似是而實非。大抵清者必任。則扣馬而諫是也。清者必和。則不念舊惡是也。清者必有後。則叔敖寢丘之子是也。而又何疑于願公。公與弟子語及名節學問。斷然必本于不屑不潔。至于慷慨任事。和氣與人。胸中浩浩。隱若東風至。而萬物怒生者。吾且以不朽之業。無涯之年卜之。而豈難一丈夫子哉。故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公笑曰。有是哉。某幸今三月舉一子。果如祝者言。爲我謝多士。并謝松諸父老。雖然。吾曩時挂冠歸。兩親嘗以子爲念。今抱兒。恨不令見之。且許棠邑握別時。亦豈知有子眉目如畫。宛轉啼笑膝上耶。盍寄語許公。賦詩以贈我。某某等曰。諾。請先授簡于隨子以賀之。因灑酒而送之江滸。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三

紀

漢陳太尉廟記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太尉挾忠賢之轂。滌腐餘之腥。計死炎鼎。而不免于難。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夫天下叢祠野廟。雜出于山崖水澗之間。刑羊豕。酌酒漿。土籥田鼓。歲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庀一楹。荐一菽者。鄉氓不足責。責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因以采風弔古。而有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涑水氏謂其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宗國。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旌漢炎。仲舉得行其志。大猾橫瑤。豈敢與趙夫人十女尙書塗面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瓚成瑨陽球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膺不考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不徒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戮族滅。于刑餘細人之手。何慘也。此其間似有機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陰

陽反覆殺機者天也。猶且懼之。而况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發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自此分而爲三國。裂而爲六朝。四五百年間。靡歲不干戈。靡土不介冑。縮縮乾坤。沸同鼎鑊。而操懿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薪之火矣。曹節王甫特爲之聚薪揚灰。而仲舉不幸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乎。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機。賢者不亢則戰。仲舉荷桓靈發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荐。后爲羣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惕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玄黃之熱血哉。語曰。大真若曲。余曰。不曲乃直。又曰。太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七日不汗亦死。死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后。故人朱震哭葬仲舉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毒楚終不言。逸后與裴楷會于玉冀州座上。欲乘帝巡幸河間。劫誅諸常侍以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哉。請刻震逸主配享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懸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肅廟朝。直言極諫者。無如忠愍椒山楊公。忠介剛峯海公。楊公死東市。而海公久繫理。賴穆皇帝奉遺詔出之。已賜節江南。先聲所至。墨吏望風解綬去。特疏請潛吳淞江。興工之中。兼行賑饑之法。于是高鄉亢旱田。悉成腴壤。所救溝中瘠。且百萬計。其後拂衣歸。復召爲南總憲。橐綱嚴肅。馭所屬御史如子弟。無假借毫髮。劾于官。不能斂。六卿以下。紀綱其喪事。始得還。御史郝杰嘗建椒山祠于保定。賜額曰旌忠。而海公未有祠。公薨

三十年餘。吳淞四面皆塑公像。僅尺許。置之筓輿中。牧笛漁鼓。裂緝爲旗。而前導之。所至捧土築祠。幃于公。禍福如響。而青浦南郭外不百步。亦有海公祠。其像稍偉。然儉止一塵耳。前令某改作河梁館。以迎客。撤像倚壁間。塵土掬面。幾不及盡。冢野廟。眞異事。亦異胆也。獲嘉賀公令青浦。嗟嘆良久。卽日更新之。且同王博士伯滔。率諸生饋食。惟謹。春秋列祀典。莫敢廢墜。公謂陳子曰。區區荐瀕酌水。未能爲海公重輕。第獲人毀之。而獲人修之。亦足爲同鄉懺悔耳。嗟乎。楊忠愍論墨相故死。海忠介諫聖主故生。海忠介遇俗吏故祠毀。遇廉吏故祠得復全。此天意勸忠。假手賀使君。以延一綫之廟貌。以永數百世之烝嘗。公雖亡不亡。後雖絕不絕。前爲父老慰。後爲令君勸。豈獨以名巡撫尸祝于江南哉。賀公名仲軾。中庚戌榜。河南獲嘉人。

陸大宗伯祠堂記

古吏于茲土而遺法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御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眞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某歲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衷其值。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治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黜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語尺牘而不可得。則邦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於其門而嘯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游。

游者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冽。樂之。山人遂名六一泉。復競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墨滯素練。到輒留跡。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記之。

勵齋方公祠堂記

蓋聞新安有方孝子。親亡廬居。猛虎嗥其墓。不動。聞孝子哭甚哀。徙而去。山中自是絕虎跡。則勵齋方公是也。公物于萬歷己亥歲。有孤太學明性明恆。祠公于母龍山之麓。制度宏敞。后十年所。而公配吳孺人謝世。兩孤奉柩。與公並厝祠寢。其先后祀禮一轍云。公少受書。產挫舍儒而賈。裹橐走數千里。所至以信義傾其名。豪決策排難。得片言立解。貨浸饒。所潤姻戚故人無算。梅秉家政。整而有法。閭師鄉三老至今誦說之。既返里門。以病歿。兩孤袒而號。念無可以報公者。于是立祠祀焉。祠負崇崗峻壁。山脈壘壘。其前則平原如砥。繼爲明堂。三台拱于戶外。衆流繞于堦下。左右諸峯。錯列如繡。以厝駮輻。則有寢室。以肅遺像。則有屏樓。以率子姓饋食。則有正堂三楹。以讀書。則有左腋小軒。以童子洒掃庖廬。則有隙地耳房數椽。以儲祭典。則有祀田若干畝。其餘則偉木千章。修竹萬竿。名花奇石。不可名狀。每當佳果初熟。則饗甘荐新。風日清妍。則鈎籠啓闕。拂署焚香。春秋上食。菱除堦草。願盼庭柯。真有來如慕。去如疑。卽跬步不忍離祠之側者。孝哉兩孤乎。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祠者。廟之遺也。江南士大夫多修宮室而略于祠。其最不急者。又莫若園囿。千金斲石。縹城破垣而入之。不再傳。而付之不可知之子孫。與誰何之豪客。跡其墓。童如也。祠宇數弓。塵土匝地。湫如也。蓋縉紳之忘本廢禮如是。而吳爲甚。觀于方氏之祠。而人子可以赧然頽泚矣。大抵世家之尊尊而親親者。其鉅典有四。建

祠以祀先。修譜以統宗。置義田以贍族。立家塾以教同姓之子孫。四者缺一不可。而惟名家之孝且賢者能舉之。今方公既有祠。則其他次第舉行。何難哉。余故書之。以爲兩孤重。且以望吳士大夫之風聞而起者。

德星堂記

養心程公。汝川之隱君子也。乙卯六十有一。其從子釋東錦內壘。壽公于德星之堂。公引觴加酌。眉舞海。舉而顏甚醜。旁睨者謂得無歲星游人間乎。陳子曰。公德星也。往者九峯先生得七丈夫子。公居季。以孝弟調昆弟間。四世同居。食指累五百。不聞有譏讓鬪鬪聲。莊事伯兄。無衡命。無違言。寒暑易險。惟力是視。稍涉膏潤。輒遠避。惟恐垢。蓋虞虞萬石之風。百忍之訓。卽近世故家甲族。殆不敢望公焉。公年盛氣壯。其精神能鼓舞萬人。不經而走千里。不睫而營四海。而公故退然其若下也。與之處。和氣可沁人。與之談。肺腑可揭諸日月。與之告緩急。可倉卒踐諾。釜不待洗。驂不待脫也。遇宗長鄉三老。恂恂左讓。甚則歲饋不絕。遇少年子弟。輯顏好語。相勸勉。惟恐其傷之也。委巷鄙語。或非意相呵者。掩耳如不聞。卽聞。返而杜門。不與之較也。歌妓舞優。不入于室也。格六博五不延于室也。鮮衣怒馬。竹肉嘈嘈。相與爲游冶。佻蕩者。惟懼其形影之及也。結豪客。掉文罔。其氣盱盱揚揚者。非獨性不樂。且不近也。縣大夫施公臨鄉。社長舉公以聞。則大獎賞。曰。一鄉管人。延賓飲。却不御。至六十。始應張令君之請。識者皆謂公不愧鄉祭酒云。夫宴行不階。珪組而貴。成名不藉甲乙。而顯。木實自根。橐累自基。故名家所不足者。非財也。雖在德耳。有如養心。公撫養孤侄。不啻家兒。而釋嘔心報公。亦不啻慈父。其他百里誦義。千里誦學者。迄六十如一日。公真隱德之君子哉。昔陳太丘請荀朗陵。荀使叔慈應門。叔明

行酒。餘六龍下食。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內德星聚。公之堂得無類是乎。今二子則叔慈叔明也。其六孫皆龍也。公德星也。余曷日將車持杖訪于汶水之濱。度公子孫皆成名。公亦龐眉皓然。稱百歲老翁矣。公背勅應門下食。以俟眉道人東行否。故董太史題曰德星堂。而余爲之記。

寶夢堂記

吾友程尙市。清襟素抱。去鄉卜築。殆同客卿。每念烏戍者。沈休文讀書處也。乃從四溪建一草堂。綰以短垣。蔭以高梧。修竹。紙窗。繩榻。琴尊。劍塵。三教之書具在焉。嗒然臥。邈然覺。寢不數夢。夢輒隱。卽千里以外。數十年以後。其吉凶皆懸合。甚則讀人聞未見之書。拈意表未探之句。忘者半。省者半。或旋脫于口。而隨屬于筆。其詩篇不勝記。然至今了了也。尙甫曰。請以寶夢顏其堂。可乎。陳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尙甫之謂也。願以夢驗子則可。以子執夢則不可。豈惟子夢。自古治亂之相尋。賢愚之同盡。譽誹苑枯之更相羨。更相笑。亦夢也。獨就夢之中。有短長。有清濁。然而亦夢也。夫夢則又奚擇也。周太卜之官。以三法掌夢。黃帝以十二盛十五不足之法醫夢。浮屠氏以四法判夢。列禦寇以八徵六候占夢。彼以爲盡夢之變矣。而假令執愚人至人而告之。則未有不掩口而却走者。何也。彼皆無夢者也。又使遇西極古莽之國。其民不辨寒暑晝夜衣食。多眠好睡。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爲者真。覺之所見者妄。則又將誰徵而誰驗之。而至此夢覺真妄皆窮矣。故得相者不必皆夢說。得將者不必皆夢望。得子者不必皆夢熊。仲尼周公始而夢。既而衰。非真衰也。正仲尼華胥之境界也。而尙甫能進於是乎。適與尙甫談。而忽有奇客突來山中。余詰謂尙甫曰。命子矣。客爲誰。乃武林徐無夢也。

來章堂記

程氏自晉元譚守新安。唐澤御史中丞家。漢口遂爲休寧甲閭。凡數十傳。而某代孫紫川公玠。建來章堂於紫雲溪上。其堂負乾向巽。岐山九龍諸峯。蜿蜒飛翔。若拱若衛。鳳林亭界於空青翠微之間。二水縈迴。合流檻下。是曰汶川。卽端明學士產時紫雲生處也。環望古木蒼藤。修竹怪石。雲霞之所渲染。日月之所虧蔽。撥奇織秀。莫可名狀。而此堂如居畫圖中。其它樓閣亭榭。館庫庭廡。聯絡于堂之左右前後者。皆稱是。蓋紫川公之言曰。是堂也。吾將祀先像。課子孫。屈指六十。且與羣從觴咏於此。堂未成而公捐館舍。公之子復初君。且莫趣竟之。迨壽公六十于堂中。次第饋餼如上觴禮。陳子聞之曰。孝哉程君子也。夫蜂有房。蟻有室。巢公有巢。壺公有壺。細而蟲介。幻而神仙。猶戀戀不忘其居。况厥考作室。厥子弗堂。構可乎。甚矣復初君之知禮也。公以癸卯經始之。復初以庚戌落成之。其繼述孰大於是。雖然。願更有進焉。詩曰。莫念爾祖。聿修厥德。保障州里。則請師中丞公。深博學好古。則請師吏部尙書公。大昌才華無敵。則請師端明公。瑛累主師席。則請師勿齋公。若庸忠節捐軀。則請師忠愍公。國勝子孫有一於是。卽使不墉不茨。不斲不剪。君子入其門。如卽留馭之樂。登其堂。如游鄒魯之鄉。而況此堂聿然一新。映帶之以山水。陶寫之以圖史。鍊習之以孝友忠信。來章有慶。有勿信然者乎。復初君試倚櫺而望之。紫雲且冉冉復起于溪上矣。

陸宮保適園記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問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與足

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攜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離婁之謎。則園於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在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手目。韋馱之日遠。四部洲而行不止。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於樹杪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篋輿造之日。偕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瑯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撮土卷石。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之婆娑偃仰。于是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葉莖草。而惟一公之荒坡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陸君策畸墅記

園居當山中。巉厓複洞。于地較奇。然簞燈捫索。與猿鳥爭道而進。則太疲。返而就市城。瑯石疏池。于游人較便。然市儉田墾。皆得狎而跡之。則太溷。吾其季孟之間。是在九峯左右乎。去郡北二十五里。爲廬山。與鍾買山並峙。長川貫之。石梁跼山趾。據其上。遶石梁而東。溪澗磬折。與村塢田塍。回互榆柳中。渡橋叩扉。曰畸墅。則吾友陸君策所卜築也。君策初考室。曰鐵樹山房。梅花梧竹。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爲廬山草堂。小廊四折。曲室糝几。僂入雪洞。偉木數章。交蔭洞口。巨石當門。不見行路。脫石得坡。則青桂繽紛。正負廬

山草堂之後。一亭竄之。藤架桃溪。荷香柳浪。錯繡于巢青閣前矣。余嘗與君策登巢青。轉竹樓。比時花氣鬱蒸。玉蘭亭亭。如素霓罷曲。海棠二樹。如飛燕合德。倚醉爭妍。天桃如數百紅綉。排筵當隊。與海棠作婢。藤花修竹。如粉面綠衣。護侍四十里。紫絲步幘。覺金谷銅雀中諸人。尙帶酸餽耳。君策笑曰。海棠奇醜。未若梅花老帶風骨。請爲圃地種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閣外。又益以竹數畝。竹外又益以池數畝。建蔚映堂臨之。而堂左則瑣列紅白梅數百樹。清流怪石。約束逋亭之下。逋亭吟賞。如白衣宰相。坐絳霞丹嶂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塵土氣。由逋亭渡板橋。小屋一潔。栽竹限之。通片玉居。其前以太湖石撐柱爲壁。壁竄礧牙。昏黑陰森。疑雨疑暮。行二十武。疏冥窅暗。豁然踞讀書台。台畔循級而上。則取徑巢青竹樓。循級而下。則小溪叢篠。高梧矮垣。直達空諸室。其徑多名種古梅。梅點時花藥。幽草弄妍。和風轉梵。蓋清韵澹蕩處也。空諸室穴而西。爲醴香亭。層臺牡丹。擦出垣上。享西橋柚離。庖廡肩而客履不得跡矣。吾郡九峯。蕪皆付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屬。次第爲精舍。余山寮凡四。于將白石。幸與畸墅隣近。昔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驢情自接。泛舟襄裳。率爾休暢。吾兩人庶幾近之。獨君策與余行游之暇。每念次君君羽。低徊泫然。乃結一室于池右。題曰夢池。余哀吟春草之句以招之。月寒夜靜。如聞花有嘆聲。爲置歌罷爵而去。君策家貧。秣田不能供餼。杖頭錢不能買花。獨性好泉石。巧心雋腸。又足以輔之。無郭橐種樹書。而移徙大木輒活。無薛翁聚鳥法。而珍禽來巢。生數無算。無鄰嘉賓贈山貲百萬。而亭樹橋島。書閣酒庫。儉于輞川。而侈于樂天之池上。登者不疲。游者不涸。余且老寄此中。願爲吾家灌園生。耐睡花底足矣。

逸圖記

荆溪玉女潭。自溧陽史太僕玉陽先生。疏土剔石。映帶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州足。然率與遊客。梁狷共之。終非籬落閒物。于是創滄嶼於溧陽縣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啄妨高臥。有史修之者。俠而文。骨相眉宇。古之烟客也。家居下莊。不三里。營地四十畝。芟翳刺奧。波穢驅礫。徵偉木于他山。移美箭于別墅。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剖畦。以種蔬蕪。而逸圃遂成。其俛仰向背。聚散晦明。悉修之所部署也。甫窺圃。有石界道。有竹款門。蒼翠嫩陰。步步近清涼國中矣。東啓雙扉。花屏菊田。縮繡錯綺。徑盡得擷芳亭。枕古槐老。擗之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鬱鬱。其清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以布席。亭后聳石壘岡。延袤詰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崒嶸。樹偃花欹。曰谷口。穿洞而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貌獐龍。髯甲飛動。攫于連林之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極軒敞。瞰空波。睇梅嶺。散策芙蓉堤畔。翠羽素鷗。雨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逶迤逗靜深堂。濠梁魚。孤山鶴。彷彿如在衣帶間。更山水閣。過赤欄橋。安坐寂照庵。又過飲光渡。桂叢繒紛。黃雪冉冉。墮芙蓉裘上。覺淮南八公鷄犬。去人非遠。初當穀雨牡丹時。花光四照。妍態百出。其中爲陽春堂。堂前穆木鬱盤。多碧荔青蘿。上縈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糊。似有香纓寶網。曳風捎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舩。甃頰曰陶嘉。敞戶軸簾。以吞水月。却勝張思光。牽船岸上。住尋緣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夭矯。蝕霜拒雪。構龕以事薄梵伽。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篤老。貌肖古尊宿。登臺供養。肅爲羣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嶺東隅。誅茆縛亭曰最勝幢。罨嵐潑黛。歸鳥飛帆。往往與細流平楚相繡織。亭雖小。吐納頗大。其趾跛陀。

石。憇而投竿。藻荇可數。日釣月灘。從最勝轅東折而南。復折而西。土阜回互。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瓦瓦。橫石梁亘之。曰霞標。其下卽谷口。窮岡轉徑。芊眠葱蒨。卓庵三楹。曰悟言室。滌游氛。栖灑氣。遊者疑入深山密林焉。大抵逸圃。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磯岸。卽是圃門。分門直入。卽居竹堂。堂後卽凝香寢。寢西循修廊。達俠老齋。庭戶靚潔。皆叢植上藥。濃花綠醉紅迷。與園亭隔絕。迥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后。削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攢匝睫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回。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遁形者。主人擁蜩蚪書。拂獾狔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擲浮名如墮甌。拋俗累如棄瓢。此亦可以逸而忘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複洞祕穴。非揭水跣行。欲仄僂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目。滄嶼栖閣閣中。市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獨逸圃疎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既無腰纏萬萬之勞。又無俗子唐突。與魚鳥溷。昔李太白孔巢父輩。高隱徂徠。有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是乎。第邇來建氣甚惡。下尺一徵師四方。數開介馬刀契聲。戛戛摩道上。豪傑憤歎。不中夜蹶起。慨然有橫鞭遼左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逸圃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修之其何以復我。

綠野池記

李翱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章。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啖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地而後勝者。堯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園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三水交匯。決而爲渠。于是緣渠鑿池。緣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蔽其陰。翠竹淇柑。

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紫光。有北窗垂雲之木三章。可以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悽絃哀玉。可以洗俗塵。至於香風微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嘍噉。鼈蟹與荇絲花枝。離縱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名其堂如此。昔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鬢談兵。至于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烏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無憂讒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日之適。而况李翺葉少蘊之所難於諸名山者。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與。余五岳人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愆生。又不能辦山裝十萬之具。則幸堯山綠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我將叩叔圖而訪焉。故先草記一通以訂之。他日支筇綠野堂前。庶不爲生客也。

醒堤記

休寧之世家。商山吳氏爲最。商山之勝。醒堤爲最。堤介郡邑之中。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水。流會而出于北山之麓。每當潦。輒水駛。故堤狎弱。不能與悍湍旋渦敵。旋築旋圯。行者愕。涉者懼。風雨晦冥。則有馬及腹。有狐濡尾而已。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其勢坎而險。度貨費不萬計不可。徒衆不億計不可。工不歲計不可。于是捐重貲。購旁壤。鑿壤土。登長堤。堤延亘里者五。防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六。分堤而蔭

者有花木千行。夾堤而繞者有藕花數百畝。堤八面有亭。曰長春。曰無他。曰眺遠。曰帶流。曰印月。曰天語。曰香雪。曰飛虹。曰觀濤。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里中節行曰烈節祠。三元曰三元祠。祀關將軍曰漢壽亭祠。有菴以祀大士。曰冠松。有居曰樹下。有齋曰仰止。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華秀。有廣池曰天鏡。有山曰靈山。有閣曰達觀閣。閣後有臺。曰屬引清遠之臺。凭閣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嶽。赤水紫陽。皆飛現隱躍。爭奇獻秀于衣帶眉睫之間。前還望香雪亭。梅如晴雪。冠松亭。松如潑黛。觀濤亭。瀑如拖練。或紫沙分界。或碧樹斜連。或明月生岑。或涼風度水。或菱蘋帖岸。或桃李成蹊。或紅亭出沒于翠微之中。或素壁隱映于朱霞之表。名藍芳沼。朝烟夕霏。無一而非堤上容矣。是堤也。一舉而數善具焉。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此有司事也。而季君代之。善一。不藉官帑。不括民鑿。善二。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善三。進不虧資。因高爲堤。山不讓壤。因深爲池。善四。行旅無病涉。郵傳無稽程。晴無礮确之煩。雨無塗潦之苦。善五。獨任不辭費。獨勞不告疲。始取諸大壯。終取諸既濟。善六。六善具而此堤足與白公蘇公鼎足矣。即名曰吳公堤可也。雖然。今海內素封之家。沉夢金山銅穴中何限。若使一游堤上。亦知世間有節俠奇男子。如吳季君者。是不可一喚而使之覺乎。倘終于不醒。雖黃金如北斗。究竟與撮土何異。雖終日堤上。尙未開眼也。衆人皆醉而吳君獨醒。異日君老。當更稱醒翁。爲季君作醒翁亭記。以刻於靈山之頂。君名懷貞。字復季。號知白。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剛正好義。有父風。醒堤特其一事云。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終

白石橋真稿

五八

白石樵真稿 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武塘敬字丁公。以中丞節鎮南都。資最深。望最重。初晉南少司空。未幾而北大司空之命又下矣。命下之日。文武將吏以及氓庶商賈。無不額手爲公道慶。而傾城送公。攀轅留公者。不得已其去後之思。於是翁某等。涓義盪繪公像。特廟穹碑。門敞而堦滌。祭愬而醴莊。猗歟盛矣。公起家縣令。邑中稱真父母。旣治行高等。擢北臺。出入侃侃。稱真御史。堅臥敷載。始由寺卿。特簡留都。留都負江抱海。中控震澤。凡五陵六軍三吳。數千里之喉領寄焉。當事者非自托於坐嘯畫諾。不輕見其短長。則相與口侈鬻張。緣飾威稜。刻日遷公卿以去。獨公則不然。公謂文武將吏。吾子弟也。歲當京察。公爲政。汰斥其不肯。而護持其賢者。祕不使之聞。而且騰劄當路。使得以真才品見效於時。其愛惜人才有如此者。謂江海吾藩籬也。裁儆帥。汰糜軍。繕樓船。訓組練。士卒無虛伍。餽餉無後時。其振刷軍政有如此者。謂三吳方千里。皆吾一家也。當戊申大潦。市粟翔踊。公發帑金。佐以歲俸。遣強幹吏出糴境外。境外有厲禁者。移文告之。又爲禱于神。疏于朝。祈請蠲賑甚厚。其他昂布價以救飢。立條

鞭以顧役。通溝道以瀉水。而鼓舞更生者。浹遠邇矣。其周恤民隱。有如此者。謂商賈輻輳。至亦我比鄰也。恐其傷於盜。而莫可窮詰也。則船數有號。以便稽查。又恐其傷于風波。而收帆駐楫之無所也。則浚龍江關。上通於江。以便輾泊。靜風有旗。以定舟值。舟尾有環。以備援救。收浮尸。掩道殣。去苛額。除羨征。其惠愛遠人有如此者。當公在事時。南中亦多故矣。大潦稽天。稅監旁出。飢民與亂民。睥睨相伺而動。公以一人當六曹晨星之時。冒路水火之際。非特主議難。卽協議亦難。非特用法難。卽用恩亦難。非特我喻愚夫愚婦難。卽使賢士大夫喻我亦難。公相與以坦中。相剛以古道。相可否以一時之長便。及百世之堅久。始而信。旣而悅。旣而感。且泣下。無間識不識。皆曰。公父我師我。如來普濟我。說者謂公清似胡威。儉似晏嬰。竹頭木屑似陶侃。救荒似富鄉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光。余則一言以蔽之曰。其子游之所謂學道愛人者乎。公素負學一體之學。家世積善。當戊子己丑水旱。所發義倉米幾萬石。解衣推襦亦無算。及戊申皆然。他人家於官。而公獨官於家。他人傳舍其官。而公獨傳舍其家。故所至一絲一粟。未嘗取諸民間。而一切公家之費。愛惜節省。凡可以爲民把搔痛癢。調劑甘苦者。皆閔閔焉無所不至。否則食不怡。寢不甘也。此真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千秋而後。卽置公孔庭廊廡間。度無愧色。而豈區區藉一詞爲重輕。某所以特爲之記者。夫亦見吳人輿論之公。風俗之厚。而後有學道君子。推公愛人之意而引申。可不待頌而具。而公之澤爛長矣。公名賓。號改亭。辛未科進士。浙江嘉善人。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代)

萬曆間。白陽畢公理於松。垂六年。擢爲司寇郎。松人不忍公去。爲攀車繫馬以留之。不得。則父老子弟。以

迨與臺婦女皆執香前導。擁數萬人以送之。又不已。則摹畫公像。及送者號泣之狀。付諸梓以傳之。又不已。則伐石記去思以志之。又不已。則相率構祠塑像以祀之。余老矣。自辛丑入仕。以迄今庚子。凡有六十年矣。後先所睹良吏非一。而質之人情所口許而心服者誰。則皆應曰。惟畢公。蒞官兢兢。以清慎勤爲主者誰。則又應曰。惟畢公。余曰。公何以。則又縷指而條對曰。公門無筐篚。鄉無追呼。出納無耗贈。讞獄無贖銀。可不謂清乎。稽覈必綜以精。訊駁必詳以緩。出入取與。以至言色聲笑。非特不輕假于胥隸。卽士大夫罕得而親疎公也。可不謂慎乎。寅而入。酉而退。案牘不留行。訟庭不冤繫。而公忍飢忘櫛如故。夙興夜寐如故。可不謂勤乎。余曰。清慎勤。父老子弟所知也。若公之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則惟余老人獨悉之。公理於松者歲凡六。行部鉤校治牒者郡凡四。攝府篆者一。攝縣篆者三。其治狀著白於吏民。數而稱之。不足以盡公。臚記之。不足以盡石。大較仁心質行。以慈和輔三尺而行。不顯顯以威稜峻刻。博刑官名者。恂恂然恭慎如書生。檢押如處子。綜覈如老吏。而博大凝重。則綽然如名世大臣。余嘗操文送公。以本朝嘉魚李康惠。武林胡端敏。望公。而今日士大夫。謳歌思慕。相與埒土樂祠。以尸祝公于永永。則又非二公所敢望矣。祠在某方之某隅。有門翌然。有堂顯然。有碑穹然。有像肅然。凡父老子弟入公像祠下者。某以爲瘠。某以爲肥。某以爲惟肖。其擁肩而觀。搏袖而退。欲行及顧而拭淚以出者。無異於送公去郡時也。嘻。異哉。公勞心郡理。僅擢司寇郎。一時公論。屈于主爵者。而終付於那人。六年飲冰茹蘗。不索民間片楮。不噉揖署時一粒一果。養食於六年。而血食於百世。蓋其理不可誣。其精神亦有不得而強者。此真足以證去思矣。是役也。郡邑縉紳士民踴躍捐助。而光祿顧君。諸生陶君。實克襄

之以觀厥成。公名自嚴。號白陽。壬辰進士。山東淄川人。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代）

是爲萬曆間。松江名守師弦李公去思之碑。余九十矣。自從仕以來。五十年餘。請謝歸。又二十年餘。所見後先郡守。邈有賢聲。若蒞官淺而得民深者。則惟師弦李公。公之左遷也。士民乞留於兩臺。不獲請。則擁公於明倫堂。請肖像以祀之。傾城之內外。家列牌位。焚香楮以送之。龐眉老翁捧明鏡。酌清水。送公車於郭門。以獻之。香烟繚天。泣聲振地。是時天大雨。郡人淖行泥濘中。率萬計。且甚有追隨數百里外。不忍別者。去之日。行囊如精葉。二三童僕短衣繭帽。蕭然有自得之色。士民見之。益爲感動。曰。此吾松二百年。未見賢守若李公者也。公奉母孝。檢身潔。其秉心以誠。其教俗以禮。其御左右。不肅而嚴。其愛士民。不言而信。故三月之政。未嘗有纖毫違道干譽之念。而士民之攀挽而願爲公死者。乃皆公平日所未嘗識面之人。嘻。可異也。郡人之於公。請留不得。請祠不敢。其氣鬱勃于五年。而去思益甚。然間有一二忌者之心。終不勝千萬思者之口。垂今日而公道大明。穹石斯揭。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公之父弦所先生。爲長樂縣令。有却金亭。故公所至。動有家法。由吏部忤冢宰。出爲參政。以致松守。然三黜而直節如故。二千石而清貧如故。則公之蒞官淺而得民深。固有本也。余嘗嘆三代以降。斯民之直道而行。凡不可再覩。而史載拔轅臥轍之事。或出於一時描繪傳寫。乃今觀吾松之於公。則今人去古非遠。而苟有古道如師弦李公者。雖三代不難復也。余九十矣。未嘗以泚筆許人。公名守也。且幸身親見之。故樂而爲之記。公名多見。號師弦。甲戌進士。福建甯浦人。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代）

繩齋許公守松郡五載餘。以治狀高等。擢河南兵憲。溯行之日。郡人攀車繫馬不可得。居者市列公神位。燃燭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卽風雨載途。靡有一人忍散去者。公之得人心如此。公解郡半載。父老欲生祠。公束功令不敢請。則請伐石以志去思。乃持玉學憲章工部請公書。走都下。屬余爲記。公初下車。卽以文誓神。祠甚危悚。已而徵其行事。無片語不歸者。而大要廉爲倡。周禮小宰一聽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曰廉能。二曰廉善。三曰廉法。四曰廉辨。五曰廉敬。六曰廉正。夫彼六德者。殊用矣。而皆傳於廉以言者。豈非以天下之善。皆生於無私。而廉固諸德之根柢歟。如許公者。眞足以當之矣。吾松以名郡。當三巖邑。兵獄錢穀之事。千里輻輳。實成於長吏。而公精綜博大。能取辦於談笑指顧間。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手再舉。輒署之。無屢臆也。濬城河。建水閘。抑漕卒。歸遠夷。調榷稅。公選舉。其他一切水旱興罷利病。不待三邑請命。而飛符騰牒先之矣。是曰廉能。下里孤嫠。攀案與公爭。公一一頷首而聽。無所忤。馭吏甚嚴。顧未嘗以明喝罵督掇束之。左右皆廩廩自好。而鮮犯法。是曰廉善。分別服色。剪鋤惡少。豈不聞博塞聲。夜不聞城柝亭鼓。與羣飲游狎之跡。是曰廉法。鋪戶有所指取。輒與平市。不抑直。公家之具。悉出羨金。次第需置之。無尺縑問質庫。無片札下亭長。是曰廉辨。風裁峻整。議論和雅。端坐郡朝。竟夕口無惰容。無滯令。眞所謂履屐得任。羣笑必愛者。是曰廉敬。與士大夫交。不喜重茵累豆之接。軒車過從。杯茗荒率。相與咨討吏事。商確騷雅。而語不及私。卽閒欲私請。亦往往噤不得發。爲內愧而止。是曰廉正。夫世之所謂廉者。却餽遺。謝贖銀。莖莖自飾。排取時譽而已。才與德

不足以輔之。非世諦相牴牾。則吏事或不免於枘鑿。公以六善調其廉潔。故五年來。將吏憚公爲神明。諸監司憲長仗公爲畏友。百姓望公爲慈母。察父閭師三老。蓋旣去而謳吟思慕。不減痛哭聲留時也。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居鄉。齊魯間以聖人目之。詩文高簡。與于鱗抗衡後先。退食之暇。不廢咏歌。其風格皆出時吏上。乃知公之政。緣以道德經術。其廉又有所本也。并書之石。以告來者。公名維新。號繩齋。已升進士。山東棠邑人。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今國家築庫。仰給東南。而吾松。漕粟百萬所自出。故高皇帝特遣信國樂海塘以固局鑰。又環列兵衛以控鎮之。至重地也。郡邑之吏。得將吏以爲喉領。而將吏則倚海防郡丞以爲腹心。聖天子威德暢於重譯。島夷梯航獻琛者。惟恐後。於是縉紳大人。浸言禮樂。而武備稍詘焉。燕公甫下車。卽慨然以軍旅自任。曰。無以安而忘戰。無以文而左武。無以內寧而弛外憂。於是請諸兩臺。取一切更始之。住者兵餉不繼。至得腹而怒目矣。公讜收附海之糧。悉輸軍儲。而以春秋四時。如約給之。無敢後。往者將權不重。士卒輒挾口語。以弁髦其上。公爲縛刁橫陰鷲者。悉置之法。無敢縱。往者參游而上。或得以承其嬉笑喜怒之節。其下則襟裾喘息。不相通矣。公御下廉明而有禮。羽翼之。淘洗之。輒見輒嘔肝胆。而人亦以至誠待公。無敢欺。至於稽軍籍。汰占役。修墩堡。以嚴斥堠。選壯勇。以扼要衝。陸營則益練土著二千。水營則益餘艦五十餘艘。以遙援於馬蹟。陳錢諸島嶼之間。而東南隱然一金湯矣。夫海上之武事。綢繆整擗於無事之前。而寇警適來。至於旌旗變色。士氣飽騰。寇無敢以隻矢半鏃相加遺。而公又適去。蓋諸將士莫不驚號洒涕爲兩臺請命。而天子遂以姑蘇鎮鎗授之。方今島

夷稽首款貢。大司馬閉關謝絕。卽議撤朝鮮之師。而識者猶以蜂蠶狼尾爲憂。今公在。可以遙折海內之謀。卽禹一鼓鬻相向。公出其胸中之甲兵。而殲之於談笑樽俎之下。豈惟姑蘇之人士藉以長城。公又將褰裳而以餘波及我。詩不云乎。方叔顯允。鬻荊來威。公之謂也。又曰。魴魚頰尾。父母孔邇。諸將士思公之謂也。余以諸君郵書相請。敬題之崇碑。以志去思。且以見三軍不忘公投醪挾纊之恩。則平居不遺君父可知矣。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留。旣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朱公。大行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郡大吏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焉。直道謂何。於是詣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馬郭宜人之銘。不他徵而徵之。于謀野則獲。非司馬意與。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我。儲責司農。我責司馬。司農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海防。卽台察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囂訟囂。游民白徒。闕於晝。不遑於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辭且立起。稍用械。則巧矚者輒以械進。而弊吏滋多。尤公下車。嘆曰。吾無事弔奇。第禔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租。自裨帥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鑄其恆例。給饌必及額。而饌亦無後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需。必厚與之值。贖鍰必贖。爲公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於其間。僚屬致啓於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澣洗之。必不欲以一眚錮人。百姓有訴於公。如訴於家。必使之盡嘔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悍若神明。久且以爲察。

父慈母矣。同寅昵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奪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奪盡無夜。凡罪奪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寧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於實。無靡於名。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防志。志草祕不示人。容歲郡大潦。公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嘗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瘳。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志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兵師將吏。以及士民。啣膺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辭以去。久之。又釐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第。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峯。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子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士大夫譽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腴而中枯。無本計。大要與俗病輕。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巖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脚躡四顧。省括持衡而后發。蓋三邑之虜理脈絡。隱隱躍躍。全具於胸中矣。台使者委驟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揣旨。務使情與法兩劑而后已。否則百牘爭不懼也。否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於芻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於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逋賦往往無后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健微之爪牙。與游宦之頰舌。其權兩

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閭里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
謬。與夫勾校澳穢之出沒。靡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密操先覺於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
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寮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笑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
而人亦無敢以私溷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於學憲衆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后別。凡所以護植
方氏之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也。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無旁援。節
索俸餼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餼者。溯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恆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橐若洗
也。是曰廉重。有慎重而后可以剗劇。有安重而后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后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后可以辟邪。有
厚重而后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后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謳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后思。頃者三邑水災。
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至探丸揭竿。嘯林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
元氣在也。公解郡之日。秋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潘吳恣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力豐稔。
人才充牣之時。未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后賢。以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亦
何忍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氣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
之一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上治民也。不得而親。不得而疏。公之所以推誠御
物也。以此思公。公意可知矣。即他日出處係安危。頓笑司袞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
始。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異等擢解郡之日。父老子弟擁車下執香前導而送之。送者自吳門達京口。舳舻相脚。它亦不能行。又未能釋然於公之行也。築祠郡東隅。繪垣堊宇。貌公生像以志去思。而謁余文爲記。余惟司理。秋官也。多嚴而少慈。其出刷旁郡以月計。還視本郡以日計。故士民親不勝踈。愛不勝畏。而譽不勝誹。若矯焉自旌異。挾臺察之耳目。而復假吏胥之爪牙。擊斷健武。察見秋毫。非不驟立威名。而元氣則稿然矣。毛公理郡日久。而於事又最練習。案無留積。獄無滯囚。此士大夫皆能言之。獨公含蓄其神明。抑持其威勢。下以其身爲乳爲保爲吏師。而不欲皦皦然刻深爲名府。其苦心隱行。非特出於先后部章之外。卽公手條讞略十萬言。亦有未足以盡公者。公嘗曰。吳人鑿空好訟。吾則以實心求之。旣得情實。吾則又以虛心衷之。不設鉅賂。不膠成案。不諂爲詞色。加於孤嫠。使得循膝攀案。嘔所言而止。終公之世。郡中之家無殘破者。又請憲審法行之。十郡。公不市恩也。公御左右。嚴局矯。慎挈笑。吏無所窺闚。而訟者亦無所事吏短長。有事召署。則洗手奉行文書而已。公不市威也。公出則旁郡就之質成。入則所部倚之聽直。如山之臍。與流水之轍。旁午車下。而公委蛇曲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恢恢乎綽有餘地。公不市才也。吳大潦。郡邑踟躕方削。以請。而公飛牒先之。且面陳災狀。凡賜獨賜賑。賜停賜留。以至煮糜散粟。酌盈濟虛。皆出公條議中。亂民不譁。荒民不卒。其伊誰賜哉。而乃曰。某局外人耳。公不市功也。臺使者屬公察吏。公推殿賢者。卽寸長尺能。皆採擇以聞。否則滄洗之。覆露之。故僚屬俱有聲稱。無挂考功議者。其它巨室寒士。捍庇實多。公不市德也。公攝縣篆。議總書倉吏運兌。及無名之

供虛報之額。皆甚悉。邑有贖銀。付之公費。鹽有恆例。歸之諸賈。瀕行不能治裝。僅稿藁耳。而公不市廉也。公剛入棘園。所拔多知名士。延見子弟。談論經藝而外。皆以忠孝節義爲主。捐俸刻文。正忠宣公集。正學先生旌。隲爲張許二烈婦立祠。其意表出俗吏上。而公不市名也。大抵行法者。一有好名之心。非伺候上旨。則刻轢豪姓。爲小吏必凌其長。上爲人上。必操下。急如束濕。太史公蓋嘗嘆之。所謂與勢家爲游。聲治敢往。無蘊藉而已。公惟名心淡。故酌情審而用法平。不惟使人忘公。而且使人忘公爲法吏。不惟不欲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而桃李無言。藜藿不採。下信爲神君。上信爲畏友。久而不勝去後之思。則公之苦心隱行。真有萬分不可磨滅者在矣。漢于公高其門閭。子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卒如其言。第不過曰治獄多陰德耳。若公於治獄之外。其苦心隱行。尤不勝記。非勒之穹碑。則父老之輿頌。臺察之計牒。何足盡公六年之治狀哉。因語祠者曰。高大門閭。公他日且以中丞建牙至。又自慶曰。公以忠厚行。聰明正直間。爰書如此。諫書可知。吾曹皆有指南矣。於是勒付文學范君。碑之祠左。且以上之悼史氏。公名一驚。號孺初。嚴州遂安人。甲辰進士。以治行第一拜廣東道御史。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高等徵。且暮需次爲諫議。士紳父老欲維繫不得。則捧土建祠。肖公像而祠之。而內商某某又走相告曰。公嘗一揖理巖筵。有大惠於吾曹。敢忘尸祝。於是鳩工聚材。擇地於郡之巽隅。繚垣築堂。刻日而就。請伐石以繫去思。余惟司理法吏也。其氣嚴肅而高亢。上與臺察之耳目近。而下與士民之肺腑遠。

若鹽政特傳舍身。使公有傳舍離買之心。彼亦且如事逆旅貴人。足趨踰而昏稽隔。面咫尺即釋然忘之。詎肯捐一鑽半菽。禮瓣香於去後之祠哉。蓋鹽買之言曰。兩浙年額鹽引四十四萬有奇。而松居其一。蓋九大餉備胥在焉。邊買輸糧料於邊。而支庫價於浙。邊引之疏通。藉於內買。而內引之疏通。又藉於當事之掣法何如耳。往歲松郡鹽額屬分司。其後兼屬之司理。第司理出刷他郡務。動淹旬月。一季既爾。後季復然。諸買人欲守不能。欲去不可。欲訴則垂隔不通。引日墜。利日削。惟有鴛視鵠立。相對飲泣耳。毛公既受事。不復以四季爲斷。隨投隨報。隨報隨掣。商無耽延守候之勞。而引有導滯決淤之利。即使文牒堆案。車轍踵門。憲察檄召公。迫如星火。公必掣銷而後及之。不他奪也。於是諸買人皆大悅服。而公又清嚴廉介。確然有不可賦者。嘗曰。大丈夫曲木不息。盜泉不飲。焚玉投金。此其時矣。蓋終公去日。不敢以銖黍恆例溷公。而從吏之供億指索。亦因此剗剔都盡。或疑公矯矯。不無束濕心。非較量權度。則峻立城府。諸買人惴惴。或屏息逆喙而不得言。或重足捩眼而不敢近階前尺寸地者。非必至之勢哉。公曰。墨而市利。與刻而市名。是兩途者。去買無幾耳。故買有隘於三尺者。如法。法之可矜者。平亭之。祓除之事。不拘方。善不執局。務使其勞苦有所必申。弊利有所必悉。其他恤丁清課。刷豪禁奸。且不遺餘力。曰。今御史奉璽書督鹽。非鹽臣。實邊臣也。余孜孜惟惠商是務。商策行而大司農邊儲無窘。非獨爲邊臣地。而又實爲計臣地也。鹽御史上便宜。公從中贊畫居多。皆祕不示人。即鹽策一事。諸買人知公十之五。而不盡知公者。尙十之九。譬如俎豆祀公者。能肖公之貌。豈能肖公之心哉。公苦心隱德。拮据於五六載甚多。非獨鹽策爾爾也。其稍能爲公暢言者。則又有頌有歌有論。有合郡三邑士大夫之德政碑在。

華亭井愚翁侯遺愛祠記

往華亭。聶侯以治行高等召。溯行治裝。不取民間一絲一粟。老稚度不能借公。爲執香魚貫而送之。還者及常鎮而後返。久且思公不置。則考室塑像以俎豆。公於永永。歲戊申。公下車。東南一望彌州。富者閉廄。飢者殍於市。公請賑。請粥。請停。請設粥局。有尼而止之者。曰。煮糜多斃人。且聚盜。公曰。民餓而死。與飽而死。孰善。民以飢盜乎。以飽盜乎。於是召義民。畀之薪與粟。而擇士大夫之赴義者爲監督。公親管旨否。至麥熟始罷。公暇凡兩度。雖村落必入。雖風雨必赴。雖痿弱寒暑。必次第面唱給。務使人活實飽。餽無漏籍。而後已。其勘荒。寧核熟中荒。無核荒中熟。其均荒。以半折與半熟。以全折與全荒。已又省訟清獄。禁奢汰。法亂民。如是凡七年。而穀價不翔。踴菜色不溝壑矣。荒政甫畢。適當編審十年。里役之期。里役甫畢。又當編審五年。大役之期。公下調。縉紳上調。大中丞。而中實以休養小民爲主。往年役田僅十萬餘。公清花詭。以七十萬計。上戶出則下戶甦。新役前則舊役後。蓋於法最平。於巨室亦最便。而於酌劑亦最苦。公勞且病。幾蹙蹙有歸志。賴臺使者交換之。眷贖旁午。遂以卓異第一聞。若使當路程煩簡。辨甘苦。則聶公一年。可以當他邑之十年。聶公一考。可以當京朝官之九考。而又恩不責人報。清不使人知。不苛碎凝滯。不含蓄摘發。不挺險而走。不捷徑而趨。至今士大夫與鄉秀之子弟。想望公之丰采。真所謂中行之君子。而愷弟之父母也。在禮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大災疇有過於荒。大患疇有過於役者乎。自今以往。飢者公所哺。富者公所留。是皆聶父之子若孫也。尸祝而社稷之人。無後言。公無怍色。雖百世不遷可矣。公名紹昌。號井愚。丁未進士。四川合江縣人。

郡博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古郡邑長吏有功德於民。則攀轅臥轍以留之。不得。則伐石以志去思。志去思無及郡博士者。有之自懷槎沈公始。夫士最難調。其口多誹而少譽。進有唯諾。而退不無後言。喜附和。非類。而責備於賢者。靡不至。松人。士獨於公。心口俱服。既擢北京國子監助教。溯行。拜別於兩涯之間者。若而人。尾舟送者。若而人。不再宿而視公於家者。若而人。及今伐石贊文以志國士之感者。又若而人。公文章名家。博綜經術。掌故而又家武塘。去松一水。便習其士風。曰。博士清曹耳。誠無庸論守。然官貧則守輕。守輕則文章筐篋銷進。而士品雜。請首謝贊儀。更請謝童子之問奇者。於是月課諸生之文藝。因以陰察其賢否。而并詢其疾苦。死喪不給。捐學廩賑之。又不給。則捐俸。又不給。則家橐繼之矣。居恆相戒。無得入公庭。走要路。弱長吏短長。有之。面詰無少貸。而當路以不肖徵。則又不忍應也。賢者雖至貧。書其實登進之。則又不忍祕也。公爲樂安令。有聲。治狀甫成。而以水土病。謝官歸。歸數年而始拜郡博士。度且望宮牆。猶傳舍耳。乃謁長吏。則步趨必恪。待僚友則肺腑必折。殿局鑰。檢簿。書。愛。嗔笑。其他修宮修河。一切以公私緩急之。公大約以簡靜樸重爲主。毫髮不敢自輕其官。故士無輕心。而有司長養教訓。其待士之體亦日益重。乃知士無賢不肖。願名師之去留何如耳。古之名師。莫如范文正。胡安定。兩先生。文正掌南京郡學。其後以文學有聲於場屋朝廷者。多出其門。安定教授吳中。以侍講入太學。其徒益衆。禮部所得士。十居其四。隨才高下。喜自飭。衣服容止相類。雖不識。皆知爲安定弟子也。公曉習國家大策。細論古今成敗隱微。如指掌。有文正之風。以經義及時務。器局通敏。酷類湖學。異日諸君子出而應世。共成之。

公卿之業。吾不知轉思沈公。又當何如矣。諸君子曰善。某不敏。敢忘大教。以負沈公。請列名碑陰。以志去思。并爲異日報公左券。

滄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此係改本與晚香堂刻不同）

陳子耕白石山中有容稽首以碑請。余釋耒而問曰。何碑。曰。以碑錢公。余曰。錢公權滄墅。有廉名。舉石而志之。固宜。東吳三校之士。五方之民。而琢碑無異詞。何也。答曰。昔之關使者。通商惠民。公爲關使者。通商救荒。雖司權實司命也。甲子。公以司徒郎入滄墅。時方仲夏。霖雨徹旬。月米粟翔踊。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局廩以規數倍息。饑者僵於途。悍者掠於市。聲聞遠近。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吳越且蠢蠢思動。公曰。吳越腹也。滄墅咽喉也。喉一梗。雖有粟。腹得而飽。請於是刻木張諭。懸於蕪湖京口之間。遠商有販粟入境者。錫料一尺以招徠之。土商有買粟出疆者。給郵符以護持之。法無譏訶。來無盤驗。粟舟不待召而集。粟價不待壓而平。而公猶未已也。飛章以控朝貴。洒涕以勸兩臺。請賑請粥。請改折。請設粥糜。又請官游度關者。連下湘楚豫章之粟。而公猶未已也。捐七白金以賑飢民。又捐三百金以濟寒士。且欲與守土諸賢。盡裁關稅。共濟時艱。而籲天無從。唯有仰屋歎耳。至於征商免量料。免耗羨。免回空之檢詰。免牙儉之供應。免冗役之詐冒。窮索。不攝訟牒。不抑市價。不縱大賄。惡少年。善政種種。視前使者則加密。視曩歲則加寬。關政荒政。遞相灌輸於其間。公之言曰。救荒非權責也。然司徒事也。在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散財。次薄征。舍禁去譏。遂居其二。今日擊非常之重災。而忍以局外委之。膜外置之。與其耨苗樵髮。剝商以自肥。毋寧通商以起溝中之瘠。與其

筐篚餼率。媚貴人游客。毋寧以此活餓殍而杜亂萌。公識甚卓。公心甚慈。而亦甚苦。行且驅車往矣。今年自春徂夏。雨霖淫復不休。菜麥糜爛。士民牽衣而啼。如兒索乳。如母顧兒。公一朝挈付後人懷抱中。度飢飽何如哉。公少年高第。脂膏不染。能早透義利關。米粟流行。又能度億萬姓於人鬼關。關吏如此。事事皆可措模。雖司檣。實司命。雖司命。實導師。余故許之碑。揭石五達之衢。亭其上。以告繼公而來者。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順山王公之守吾州也。最稱神明。而忽以內艱聞。士大夫與父老走相告曰。神明如公。恨不借久任。長庇於茲土。今且跣而行。此非若入覲赴召時。可以攀轅臥轍留也。無已。則請糜娉一片石。以志去思可乎。於是太學楊君謁余屬爲記。余惟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縉紳雅自好。不敢操州邑士大夫權。民間游冶。或猾吏市獍。不使聞於上。聽其自潰而後已。公私之役。急公惟恐後。而罕異同。其皎皎者。慎許可。卽師保之語。不能面從。而有當於心。則誦述其言行吏事。至傳之口碑。以爲後事師。蓋讀先司寇集。所載州守之賢者。不恆見。及今順山王公。指僅再屈而已。公初令夏津。懲惡旌善。不五年。幾至刑措。考最擢太倉。其治狀類夏津。而精明神采。則更過之。州邊儲最急。向爲老胥漁食。至三千餘金。根堅穴深。公摘發其奸。置之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公擒治其最有聲者。不悛。則并其比鄰父兄。法無貸。白徒惡少年。拳勇好鬥。所至不逞。公捕治其首惡。重懲之。民始大恐。二三游冶兒。鮮衣怒馬。捍罔破義。三老莫敢訶。宗黨莫能禁。此不可令良家子見也。公械而榜之市。悍僧募施不如意。則以死要挾。公手示之。徙出之境外。乃曰。穠莠去。嘉禾生。大慙去。良民活。於是

與縫掖約曰。若有直。吾代爲若理。無得闌入庭。與縉紳約曰。有不逮。子大夫其忠告我。無以蝕牘及我門。故限田之役。悉絜於令。而鮮有規脫者。漕軍之粟。悉及於期。而鮮有誤兌者。自公下車以來。士大夫進無私交。退無私讎。百姓弱者安。強者輯。以共成公勁挺正直之風。則公之以也。州人濱海。多植木綿。客歲颶風大作。花無孑遺。公調停新舊逋。最爲苦心。而不以告人。太原王相公之喪。遠近弔唁者輻輳至。賓客委積。費百倍恆時。公毫_不見詞色。而護其遺孤。獨至。是皆有古人風。此豈俗情可得而窺其涯涘哉。假令公得竟其神明之政。案無留牘。類穆之市。無醉人類。孔明。獲無一錢。類劉寵。惜乎其以艱奪也。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父老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頌而具。而公之澤彌深。吾鄉之俗彌近於古矣。公名萬。號順山。北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人。中戊子科。其父某。嘗爲州牧。有吏弊。蓋州人士世飲其德。法得並書。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周侯。金壇人。以春秋中鄉試第一。成乙未進士。文聲馳兩都。度必且虛館局待公。而公竟謁崇德令以出。曰。士之入官。猶金之入冶。鑿鋤鑄。錫惟所命。金躍冶則不祥。士擇官則不恪。於是識者翕然知公爲國器。公爲令十月。奔喪還里。父老傾國留公。至絕幃棘。轍不能奪。乃退而捧土聚祠。肖公像以祀之。志思也。祠成。伐豐碑。書其事。而徵余爲之記。余史官。凡文苑循吏。例得書。且習公治狀甚悉。公邑緝孔道。使軺絡繹。什九治客。什一治簿書。卽才謂者。低迷抑騷。迫日夜不暇休沐。而公至。獨臥治之。公之治崇也。損供億自身始。清廚傳自行部始。謝筮籥自賓旅始。希謁見自邦大夫始。酌虛實自鄉賦長始。掃宿蠹自隸胥始。讓早潦自露隲始。敦詩書自

隨生逢掖始。蓋行之期年。而部使者以下。無不恨得公晚也。既去而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恨釋公早也。世言文人不習吏事。公下車以千里追鋒之才。奏期年脫穎之治。至使人咏歌謳思。私憶公之短長肥瘠。以告像者。務期於如見公而止。藉令積期年而至久任。轉其宰一邑者而宰天下。吾不知又何如尸祝公也。學則肉食。仕則血食。大丈夫鬚眉之事畢矣。古文苑循吏未有合傳。請爲公書之祠下。爲文人一吐氣焉。且使後事者知一年可以樹政。一令可以自樹。政不必久。惟其官。官不必擇。惟其人。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游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參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雨霖。慰留數四不得。則輒車繫馬。冀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屬施君某函書幣而請曰。吾曹欲頌而短於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嫻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短儒。操空言以東豪傑。豪傑頽首裹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翺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平面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闔盱郡。再闔眞州。既拜劉河游擊將軍。河當婁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觚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於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迫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往隸尺籍者。大概紙上空名。遇按視。情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幾。或遠齎於私橐。或影射於要室。伍幾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虛糜。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無吮髓。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

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痛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慄則殲縛之。如獅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予其僚屬。其過誤者。覆露之。煎洗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它卽步卒舟師皆與之同醪共纊。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廉威能令債帥落胆。小兒禁啼。至於赤心白意。使人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忮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山谷中。民侗寇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巖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上檢部使。請薦牘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赳赳桓桓。以竟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鏑。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愾愾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諸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來者。公名可大號扶輿。世官南京羽林衛萬戶侯。中辛丑科進士。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邑城中之南。新建丁司空四賑亭。司空嘉善籍。而亭青浦者何。曰司空四荒四賑。捐金錢米粟以萬計。遠近流亡。聞而爭趨之。吳江青浦。地勢窪下。與公泖居相接壤。其食公之德爲尤甚。往萬曆戊子大水。庚申大旱。戊申甲子又大水。而粟價翔踴極矣。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局廩以規數倍息。飢者價於途。悍者掠於市。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民且餒殍思動。此吳越何等時也。公謝絕諸事。閔閔以救荒爲第一義。搜括先世之遺貲積粟。先煮糜。次給米。乞米者擠擁不得前。則令泊舟於數里外。公載米唱發之。又爲其風雨計。則施以葦席。爲其寒慄計。則施以木棉布襦。不問浙直。不問男女老幼。計口關支。務使人人各饜其果然。

之腹而後已。其他齋購於神明。上書於朝貴。請折請闕。祕不使人知。亦不望人報。公豈有分毫市恩要譽之念哉。公每賑捐米二萬石。再賑捐一萬五千石。三賑一萬石。四賑六千石。其全活人不可勝數。浙直請碑公。公辭。請祠公。公又辭。竟不意爲吳江所先。青人俛而嘆曰。屈指戊子以來。吾儕之死而生骨而肉者。其誰非丁公所賜也。子而子。孫而孫。復得享有一鍾半菽之飽者。其誰非丁公所再造也。今不祠。將無爲吳江父老所笑。上狀於郡侯方公孫大夫鄭公朱公。皆曰。後矣。至是釀金召工。斲材陶甃。而亭不半歲告成。第官師士民。僅悉公之救荒一端耳。公筮仕句容令。廉明精密。理縣如理家。愛民如愛子。七年不謝荐舉。兩覲不餽京儀。力止胡中丞會題吳士期。而其後胡得免於清議。人稱公爲真縣令。已擢北台。張江陵修堯所。劉公之怨。屬公按遼。鍛鍊其職事。公辭以疾。江陵怒。抵其揭於地。公歸而江陵敗。然未嘗翹故相之過。以博名高。以希速化。家食二十餘年。寂寂也。人稱公爲真御史。已荐起南廷尉。陞奉常操臺。甦排門。更願役。定妖寇。治橋道。濬河渠。疏錢法。凡爲民節省。爲民諄諄。排解勸諭。則家庭爾汝。布帛菽粟也。人稱公爲真中丞。而義倉救荒。則天若以此擔專授公。皆歷歷有奇兆焉。公二十時。晚宿書樓。夢見程明道先生。遂行四拜禮。及宰句容。入上元縣。後署東偏。則明道先生神像在焉。故上元簿也。公肅衣冠而拜之。儼如夢中。遂有志於聖賢萬物一體之學。此公學問之所自始也。又在縣夢義倉二字。覺而異之。後經滁州鎮。忽見太僕寺懸義倉扁。卽心動。遣僕建倉於宅右。以應其兆。尋夢纍纍蓬跣而號者若而人。公嘆曰。吾此生得無有賑飢之責乎。此公義倉救荒之所自始也。往歲兩臺上疏。請詔表揚。特加公子太保。賜扁建坊。以示風厲。而公辭愈堅。奉旨。卿捐貲賑飢。原非博名。加銜建坊。義當示勸。乃

懇辭至再。准成克讓。以昭無所爲而爲之盛心。該部知道。青人走相告曰。詔書以義許公。以誠亮公。而未嘗遏抑吾儕之俎豆公也。大恩不報。計莫若建祠。祠不許。計莫若改爲四賑亭。公將何辭以拒我。陳子曰。爾曹何知。我將告汝。公辭宮保。正當魏瑤爵賞濫觴之時。辭建祠。又正當魏瑤稱功誦德之日。迫海內瑤祠盡毀。而后始服公之讓。再讓三。且愧且懼。穆然其有深思。卓識高風。先幾定力。挽回士大夫廉恥名節於人間。其功不在救荒下。是亭也。豈獨碑四賑而已哉。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韓侯以戊申春蒞青溪。歲潦。力捍大災。民復故業。庚戌。駕朝車。青人請而獲免。至是擢長洲令。上書挽留者踵相齧。而長洲吏民逆境上曰。此吾侯也。汝何有焉。青人則又曰。吾韓父也。汝何奪之。於是爭請之。臺使者臺使者笑曰。是安得百億化身。使兩邑家置一侯哉。青不得請。乃謁予文。記公德政。樹之道左。蓋青建邑僅三十餘年。華上割田。多瘠而少腴。其鄉賦長上上者。不能當中小豪。而兩邑官籍田復居半。徵稅則額誦。逮讞則岐而匿之。他所臺察郡大夫。朝傳至而夕不能應。如坐村落蕭寺中。所謂大要俱無耳。尙堪無歲哉。地本澤國。吳淞久溼。上流不洩。震澤澱湖之水。合流東北。民且立沼矣。侯齋宿露禱。徒步風雨泥淖中。捐俸首倡。遠近赴義。旋即請賑。請獨。請平糶。請設粥糜。而侯且曰。飢民非特用威難。卽用恩亦難。救荒如用兵。要在分敷。明法令。信簡而不苛。整而不亂。乃克有濟。其散粟也。侯入鄉。令民坐田塍間。隨舟散給之。民入城。侯令民列城上。隨車唱給之。粥設八局。侯至親臨焉。視糶汲。管旨否。撤局之日。復散錢以助耕者。而民自是始得贖耒耜。播穀種矣。

侯曰未也。吳民所恃耕織耳。猾買乘災射利。布價不登。侯潛伺其贗鑄金者。而又召諭使少昂布值。青以外皆受賜。侯又曰未也。乃繕橋梁。繕廨宇。繕學宮。而市人有藉手以飽者。侯又曰未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爲捕治最有聲者。榜其門。徙出境而後已。又擒白徒惡少年。立斃之。民始震恐。侯又曰未也。大盜雖除。大役未定。於是手書條令。裁公正。均荒絕。開津貼。甦塘夫。概邑視荒熟爲重輕。而荒區又視消長爲重輕。有居間者。張其書通衢。而不數日皆悅服。侯又曰未也。吳最苦軍免。而青爲甚。因與漕弁約曰。粟不良。責在令。約束不嚴。責在弁。軍無得擇民。民無得擇軍。探策派之。公平而止。其旗軍橫者。請之當事。械常平前。弁唯唯無敢譁。而漕耗減過半。其他征科有法。餼士有恩。決訟無三思。無再宿。倅吏膠拳裹足。而不敢奸。侯之一掣一笑。又非部章荐版所能盡。侯也。侯博學。精詞翰。旁游百藝。彎弓飛騎。燕趙客所不如。以侯挾文武異才。近可列障乘陣。遠可備國家非常緩急。而侯落落穆穆。未嘗少露鋒穎。亦不以疾言遽色加人。舞滑挑之不應。強禦迫之不動。懸鏡而肝膽照。迎刃而理節解。其批決類穆之要路。而能勤勞民事。又類公家韓忠獻。故借侯青溪。青不加簡。借侯長洲。長不加煩。譬如陽春。花有高下。而春無短長。又如獅狔。搏象有全威。而擒兔無偷力。侯何擇於兩邑間哉。先是青荒甚。當路欲移侯劇邑。侯堅謝曰。赤子臨危而樂之。不忍。遺艱後人。不祥。爲拮据視事如故。一城斗大。官署蒸濕。日坐積霧浮水中。出無佳山水與游。居無士大夫。弦誦觴咏以爲樂。而侯安之。若一日。晏然三時。藿食不謂苦。簡騶從入窮鄉。不謂陋。會計廩庾。出入毫髮經手。不謂煩。余嘆侯非學爲令。乃學爲苦行道人也。解邑之日。青復大潦。侯奏牒如前。至長洲。又以改折青賦。請之徐中丞。其夢寐精神。無一日不與青人俱。今

一旦迎侯以去。兒方乳而奪之母。病方起而奪之醫。駕輕車。就熟路。而奪之王良。造父。青人其忍。釋然於公哉。余故代父老言以志去思。且告後之守土者。侯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北直隸人。

徐公碩菴德政碑記(代)

碩庵徐公之理廬州也。靖變有奇功。觸奸有勁節。雖褫削東還。朝野震之。已公論重明。推轂銓諫。無虛歲。而公了無速化心。但補理松郡而已。公不先不後。適當漕運之艱難。不進不退。又當功令之參劾。拮据奔走。抑首而莫敢伸。重趼而莫敢息。屏氣於喉嚨之間。而莫敢控。太夫人垂八十而未沾一命榮。役入見公狀。爲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而終無以報公焦勞之萬一。於是塑像伐石。俎豆而尸祝之。即今上海倉內之新祠是也。公起家壬戌進士。官廬州。乙丑春。悍軍飢民。豎旗聚衆。焚劫於含巢和無四州之間。公未經憲委。矯節登車。縛渠帥。散脅從。立消焚林燎原之勢。布置精詳。善後而返。此郡理所未始有也。汪大夫心淵。徐賢守也。崔呈秀掩其扞。圍却賊之功。而橫以十九萬贓坐之。公奮不顧身。反覆辨難。決不肯殺人以媚人。甘與汪大夫同褫職。然後已。夫爲人辨賄。而得受賄之名。爲朝廷守法。而罹枉法之報。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公以天啓乙丑削藉。崇禎戊辰。賜環。其台臣荐者。龍公萃庸。宋公禎漢。袁公弘勳。科臣荐者。鍾公炯。陳公獻策。部臣周公京。或推起廢。或推減俸考選。而公循資平進。爲松理。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往郡理。但署官評。以制漕弁之橫。而今且協催漕粟。以刑獄而兼錢穀。以刑官而代縣官。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華上青漕額三十五萬。上海居十一萬餘。地不產米。民且告饑。公與方郡伯設法賑之。力拒兌七折三之說。以補足三千六百石之糧。乃大河弁李師靖以折兌瀕呈。而

漕使者以公遲誤罰級。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參劄以後。合郡之公呈公揭。傾城涸野而出。上兩臺。上開部當路。又爲之會疏題留。此郡理所未始有也。題留雖堅。候旨未下。委之轉舊事。辭。委之揖華筵。又辭。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舊漕甫完。新漕又接。經營兌局者。歲尾歲首。幾匝四年。僅開兩級。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去年風雨彌旬。棉花如掃。漕粟半有半無。漕賦長且日欺。日玩。賴縣大夫以輯顏好語。慰且勞之。公以嚴聲厲色。趣督之。跡若異同。心期共濟。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今東南無官不難。而獨難於理官。無地不難。而獨難於上海。甫當及瓜之期。仍負積薪之恨。凡父老之爲公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者。嘖嘖蟠屈而無所之。則請付之七尺代言之石。倉漕所貯也。倉之舊縣署。公所憩也。公甘棠在此。則俎豆而尸祝之。亦應在此。父老某某等請碑之宿意也。亦二百年以來郡理所未始有也。若夫公之清如水。明如鏡。直如矢。四郡誦之如慈父。僚友信之如胞兄弟。當道倚之如左右手。其見於口碑。眷牘。縷指不勝書。而書兌漕之始末。獨祥。蓋漕雖累公。而松之士大夫父老。終不忍負公也。卽日開俸復級。以銓諫特徵。亦還公應得故物。而公年來遭逢之不振。俯仰屈伸之不如意。此碑其左驗矣。故感慨而爲之記。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我黃公仲石。所至人愛。所去人思。蜀楚之政。播在朝聽。主爵氏推擢。松郡司馬。專轄海防。蓋人與地交重也。公起閩中世家。與伯氏太史。自少砥礪相師友。博綜朝家掌故。及三教方聞之書。顧盼慷慨。留心當世。已而俯就一郡。出其土宜緒餘。直可刃游穎脫。而不足辨者。公下車。分別將吏之勤惰。蒐討阨塞之險易。稽核軍伍。

之虛實。酌調糧餉之後。先移樞樞理。總離離治。舉無餘便。棄無餘私。自千石以上。兩縣以下。皆交手受成。以服公之才。誠兩合。而公亦廓落大度。益發舒其所長。或擊毬於數言。或取裁於俄頃。不吐不茹。不懔不悚。沛如也。會當路檄公。揖郡篆。一署華亭。再署上海。華上老稚交奪於境上。惟恐公後之。上海最苦役。役最苦花詭。大中丞曰。均役莫若均田。公曰。均田莫若均貼。因計田以論貼之多寡。又計役以論貼之重輕。使小民無無田之役。而巨室無不貼之田。中丞之法。伸而縉紳之體重。此公之功也。故事漕免者。左軍輒抑民。左民輒抑軍。自徐侯中漕簡。後事者惴惴有戒心。公與弁約曰。粟不良。責在我軍。不馴。責在汝。請各嚴約束。遵漕規。相與平亭。盡一而後止。軍無噪譁。倉有餘粟。此又公之功也。邑令之出入。臺察之送迎。勢不能不具舟楫以從。臨時責辦。此曹非倚豪家。則竄而匿矣。於是編及大戶。而多金營脫者有之。累歲賠償者有之。名雖埠頭。實稱劇役。公募以官帑。不煩民間。而城野始得安枕。此又公之功也。上海城三面襟黃浦。前許侯築堤護之。水啗堤圯。公見曰。無堤是無城。無城是無民也。及今不修。後費滋巨。乃捐俸召工。畚鍤雲集。甃石鋼鐵。屹如金湯。其長以百丈計。此又公之功也。其他汰債帥。擒博徒。鋤治游手惡少年。暴酷賜禱。疫民賜藥。羈囚賜葺。若其冥德種種不一。而公明不市察。清不市名。恩不市德。勞不市功。不惟自處無事。而且欲使人無事。不惟不使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桃李無言。藜藿罷採。士民信爲神君。臺察諸大夫信如左右手。亦由公長馭遠略。繫東南半壁之重。若使朝宁超格用公。授之麾幢節鉞。卽周文襄海忠介何難。鴈行哉。輿有頌。口有碑。士大夫別有記。他日採風聽諭者。自當與伯氏文苑吏績並傳。碑而屋之。以代俎豆。

戶部念劬劉公濟墅權政碑記

楚念劬劉公宰永邑。實政有錄。去思有碑。條畫便宜。皆可令當世法。擢戶曹尙書郎。司權濟墅。公難之。大司空曰。金銀百鍊而彌堅。玉炊三日而不變。非劉君潔士。疇能當此者乎。公下車。咨問疾苦。謂竭澤則病商。漏網則病國。而稍以已與之。則商與國交病。計無若倡之以廉。廉則胥史膠拳。駟贖斂手。莫敢挾使者威。指名宜索。而長年賈客亦且安於故常。而無所恫喝搖撼。蓋權政本源之地清矣。於是議釐革。若鋪家供應。若行戶。若加耗。若小港委官。若白役。若白攔。是也。議蠲免。若船之丈尺五寸以下。若回空。若農庄。若鬻蔬販豕。是也。故例。一日啓關者再。公一日啓關者三。不壅不滯。不爭不諱。遠近聞之。皆踴躍稱快。恨不朝發而暮集關下。而公遭時不辰。其艱難有十倍於曩時者。當癸亥秋冬之間。火星入斗。斗故吳越分野處也。土燥水涸。芥舟爲膠。有司檄疏鑿。檄築壩。賈客長年收帆駐楫數百里外。則道塗之艱一也。妖言煽亂。無風而搖。而吳越爲最甚。恐怖疑惑。惴惴然搖手相戒。莫敢前。則道塗之艱二也。當此二艱。額且大誦。若更威之如夏日。斂之如秋荼。人實有心。其肯熙熙穰穰而來乎。幸春間稍雨。水程始通。而妖言不逞之徒。擒雞強半。故商旅稍來集。公又去秦去菽。多方以招徠之。不旁聽詞訟。不苛罰片紙。宴會出自官帑。市物與之時值。加意節縮。修官塘二千六百餘丈。修吳太伯張太傅沈烈女祠三所。期滿戒塗。而公之橐若掃矣。關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今水衡則佐將作。舟車則佐度支。甚則必欲取盈以佐軍興巨費。非付之廉吏仁人。鮮克濟者。公搜剔宿蠹。如拯湯火。綏惠商民。如護頭目。避遠金錢。如畏垢膩。此商之所以攀帷臥轡。不忍一日釋公之行。去而思。思而碑。實出於感激涕零。而非可以

聲音笑貌得也。公前宰永時，當福藩之國，力抗權璫，當鑿寶之變，計散賊黨，定亂以不殺爲威，權闕以不貪爲寶。有人如此，使之善算國用，則張蒼、巧計軍儲，則馮勒、執奏宣索，則柳約、投之銅山金穴中，則伯夷也。一關使豈能盡公之才品哉！世有物色廉吏仁人者，請質公代言之石，公名應遇，號念劬，湖廣孝感人。

姚太史風樹堂記

往乙丑秋，操一葉，弔孟長節母於婁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入村，太孺人與櫛猶在舟次，肅衣稽首，退而愴然賦詩以贈之。時夜分矣，猶聞丁丁椽木聲，余問何以，曰：先慈嘗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龕奉父母主，兩旁供如來，置苦塊，出入謁於斯，春秋禴於斯，食於斯，寢於斯，生於斯，死於斯。題曰風樹堂，志悲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雜花繽紛，翠羽翕集，隄兒絕巢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柵，冠蓋闕希，瓢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爲孟長太史公蛩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園解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故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但恨不早構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或爲介子推之母子，遯綿上而耕，或爲袁夏甫之母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母且病而物於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聞嚴譴，母且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遺銀璫四出，窮捕鈞黨人，吳兒蜂擁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箕風斗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於木，嘯於梁，盼而祝曰：尚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昔劉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牆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何人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屬，吁喘不相聞，俄裂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一似飲重恨，茹積哀。

絕未見競競震驚。有索死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復壁而穀。弗應也。丁卯見母畢。會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衆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卯不及瑕。巢不及覆。孟長行且告慕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年霸吳。老氏胎於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世。今某褫整於乙丑。賜環於戊辰。繼之離母也。學道修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長。鐵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良醫成於折肱。神仙成於息踵。名相成於憂患。出山非早。請爲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於是爲記。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大中丞徐公鎮江南。甫下車。檄四郡長吏曰。今天下賦煩役重。吳爲最。吳中民苦田。士苦無田。坐是日益貧。惟四郡爲最。此皆我司土者責也。甦百姓之困。無若清役田。欲贖多士之貧。無若置學田。於是嚴查四郡花詭。奉旨永著爲令。勒石成誓矣。適蘇郡丞許君攝關務。得滸墅羨金六千一百有奇。驟聞大中丞。大中丞質之。直指房公薛公曰。以此贖士可乎。松郡郡守張公受命。銀必親發。田必躬勘。刻畫圖說。使售田者不敢借瘠爲腴。佃田者不敢隱多爲寡。至是而大中丞愛民養士之心。始兩快而無遺憾矣。古者士有熟。熟有田。今高才生餽於官者。循故額止矣。而士之蛙窻不黔。螢案不膏。鶉衣不結。鰥居不伉。馬鬣不封者。得大中丞而始克有濟。善一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塞奸詭隱射之門。杜豪強兼井之竅。善二。非贖鍰。非沒產。非強富人。之樂輸者。取諸樞羨而自足。善三。以樞羨聞之朝。則恐開增額之漸。置之公家。則又恐那移飛借。或化爲烏有子虛。今不惟貧士沾恩。抑且大中丞見節。善四。松學田。創自宋泰寧間。又再創於郡守黃公潤。歲久籍亡。

不聞有給自大中丞者。有之自徐公始。善五大中丞起家。松司理人疑其義切并州。而推之徧及於旁郡邑子弟。無公門桃李之私。而有萬物一體之量。善六一舉而六善具。大中丞足以記矣。說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然。嗟乎。士當以此自責。上不當以此責士。顏氏之貧也。而簞瓢。曾子之貧也。而肘見。子路之貧也。而負米。聖門且然。而况後世之寒書生。獨望其以苦節固窮見。夫乃非人情乎。然則大中丞之學田。其關係於士風士氣。亦甚弘且鉅矣。雖然。易之頤有云。觀頤吉。觀其所養也。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夫士能養正。而後始不負大中丞置田養士之德意。請以爲記。并以爲松士勸焉。

修松江府學記

晉江蔡侯守松郡。安重廉明。吏畏而民懷之。政既成。則與郡博士沈君等。謀所以維新學宮者。工竣。諸生訪余請一言記之。昔者宋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世。歷六十餘年。而海內之庠序。十不興一。真宗初卽位。好飾太平。猶曰州縣士滿二百。始得立學。其不及額者。許立孔子廟而已。故宋之名士大夫。廟有記。建學有記。而修學之記。無聞焉。我朝廟爲主而學輔之。其制度視宋加等。而人才猶少。遜於昔者。何哉。高孝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劉邵云。觀人者必先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夫器識不足。則聰明皆爲浮氣所驅使。於是內澁而外躁。寡守而多營。日盼盼長吏之庭。以非分相假。以不急相干。有司望見。引避惟恐後。或謁廟而不登堂。登堂而不橫講席。排列嘍呵。疾趨以出。况肯徘徊嘆息於廊廡闕廟之間者乎。卽有好文長吏。聞欲修舉。而監司不督責。簿書不期會。一切以迂闊視之。相與刻日待遷。如郵亭敗壁。掉臂而去耳。其銳意學校者。老師宿儒。挑之以堪

與不可知之事。叢之以更張紛擾不可竟之功。始而懼。既而疑。不得不姑且議罷。以俟後之人。而後之來者。又若是。學其能久支耶。蔡侯爲松守。有經術。待士寬嚴折衷。皆有恩禮。郡諸生以修學請。侯即日移牒兩縣。限日度材。計時。凡若干日。計貨。凡若干兩。其左右前後河工。稱是。是役也。財以俸倡。故其用給。人以悅使。故其工倍。不撤他舍。不鑿旁河。故好議者服。好動者止。此皆侯之嘿寓不爭。而教士以淡者也。昔蜀文翁爲太守。重學校。蜀人用殿旁石室以像翁。王沂公守青。興學於齊。守鄆。興學於魯。齊魯之學者。祀之不廢。今蔡侯有文翁沂公之心。未知郡學生酒掃一席地。當置誰左。請伐石記之。以徵信於永永。沈君經行潔修。淡然德素。雅與侯同心。紀綱學事。多得其力。法得並書。

修志始末記

郡伯禹修方公。下車以來。一塵不染。百廢具興。歲穰人和。惟焚香披閱圖史而已。展及顧文僖公舊志。屈指百二十年。人文漸覺凋落。有感於大方伯七澤張公之勤請也。申之臺察。謀之寮屬。諏吉告文於方正學先生。而薦紳孝秀咸集焉。約十日一赴求忠書院。分曹議之。久則或至或否。又久之。凡郡中零星故實。亦無復有投牒掌記者矣。於是郡伯敦趨不佞。儒更亟。儒遂巡避如前。俞彥直曰。我將助子。先大夫私錄志事。祕笥中。竊管欲稟承先志。以成一郡之書。鳩異聞。蒐佚籍。移舟不憚千里。挑燈每及五更。今且傾笥授子矣。儒大喜。乃由山入郡。不佞住東頭。彥直住西頭。繪圖雕篆。始肇厥工。而郡伯又聘章吉甫。以匡儒之不逮。儒謂吉甫曰。自來修志者。比擬於修史。吾獨謂史易而志難。史有起居註。有編管章奏。事繁歲歲。月繁日。先後班班。可考。

鏡而志有是乎。一難也。史不得求之譜。今故家子姓如郊子之能言其祖。王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者。誰乎。堂構雖仍。譜系不熟。一難也。先聖陸澄有地里書。顧野王有輿地志。非那史材乎。目前了無可尋。卽楊潛。徐碩。張之翰。孫鼎。諸舊本亦類龜毛兔角矣。一難也。倭奴躪內地。轉餉徵師。闕未書。城上海。邑青浦。闕未書。鄒。兪。憲。均田。林。侍。御。均。預。徐。中。丞。均。役。闕。未。書。張。江。陵。下。履。畝。之。令。縮。弓。溢。額。闕。未。書。海。忠。介。潛。吳。淞。闕。未。書。嘉。靖。辛。酉。萬。曆。戊。子。戊。申。大。災。大。賑。闕。未。書。十。年。編。里。甲。五。年。編。收。解。闕。未。書。諸。如。此。類。書。之。則。其。詞。不。雅。馴。雅。馴。矣。而。情。形。不。必。其。精。核。洞。達。一。難。也。史。臣。祕。在。禁。廷。監。以。勳。威。總。以。公。孤。雖。外。僚。不。敢。妄。覲。著。作。尺。寸。之。地。今。圖。史。縱。橫。於。蓬。牖。賓。朋。剝。啄。於。衡。門。一。難。也。儒。以。七。十。四。老。人。荷。擔。一。百。二。十。年。曠。典。狹。書。細。字。複。界。重。行。贖。贖。行。霧。露。中。耳。且。才。者。遜。之。而。拙。者。任。之。上。袞。遜。之。而。布。衣。任。之。又。一。難。也。志。之。難。如。此。可。奈。何。吉。甫。曰。是。不。難。頃。奉。郡。檄。人。物。如。史。例。生。不。立。傳。矣。郡。伯。留。觀。得。從。容。設。處。以。觀。厥。成。干。旌。不。時。至。矣。虞。餼。不。時。餽。矣。舊。志。徵。引。書。籍。寥寥。無。幾。今。采。輯。至。三。四。千。卷。餘。如。累。朝。之。實。錄。及。省。直。郡。縣。之。通。志。拈。出。無。遺。儲。蓄。多。則。排。攢。便。矣。同。事。者。或。工。於。考。古。或。敏。於。濡。削。或。嚴。於。訂。訛。或。密。於。收。納。部。署。少。者。助。若。老。健。者。助。若。鈍。同。事。踰。年。俱。銷。歸。於。太。和。燼。冶。中。矣。志。何。甚。難。之。有。陳。子。曰。善。乃。與。諸。君。子。尅。期。竣。事。稿。甫。脫。而。剗。劒。隨。之。視。願。志。卷。帙。既。多。歲。月。頗。速。而。整。齊。精。簡。以。補。隆。萬。之。遺。則。俟。彥。直。歸。而。謀。之。而。余。志。始。無。憾。余。力。已。止。此。汲。深。窵。於。短。綆。道。遠。躓。於。疾。行。志。雖。不。工。不。愈。於。今。人。而。姑。待。後。人。今。歲。而。復。待。他。歲。者。乎。若。其。中。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民。命。所。關。不。惜。僂。舌。盡。言。之。而。小。敘。之。似。諷。似。諫。則。區。區。微。寓。芻。蕘。倘。亦。司。牧。者。間。織。問。耕。師。蟻。師。馬。之。少。助。

哉。此崇禎庚午辛未修志之始末也。是爲記。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城中市民龐雜。苴礫雜投。而豪家大族。漁閭井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爲固然。子大夫有議疏者。顧盼不敢動。輒議輒止。故市民旱則涓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厲。火則延燼。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卽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比城外咽喉之大害也。呂公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司土者泄泄然略不經懷。父母忍乎哉。非無良父母。直無醫師耳。請爲父老疏城中河。河旁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址而止。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溼十八里。城北虬江達嘉定。溼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冬曠。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泊縣門矣。汲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疫厲不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爲梗矣。赤田高壤。耕者有溉灌矣。舟可夜行。捕盜無所掠矣。脫有急。水泉足。輪輓便。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目前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商賈。利豪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其初創議。常人難與慮始。今里曰呂公。街曰呂公。泉一二悠悠之言。終不勝億萬姓塗歌巷舞之口。禹鑿龍門而聚礫。西門豹鑿十二渠。而曰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視呂公。果然矣。海上洋洋大國。邇來百歲。廢弛。幾如郵傳。莫知稅駕。公修費序。修城槽。以及衢路屬境。囿圍。

亭長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闢東南一精采巖邑。而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腰無媚骨。故不懼。心無嗜好。故不染。目無塵翳。故用人得盡其所長。而不敢欺。而總之皆行所無事也。公嘗曰。易卦鼎之後。繼以震。震之後。繼以艮。凡勢不得已。乃鼎革。革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始。今與民休息。其惟艮乎。疏河以後。諸父老子弟。可以長無事矣。博士王公某。沙公某曰。公言善。請記之。并記疏河之始末。以碑之石。

重修泖橋澄鑿寺記

澄鑿寺與洙涇楓涇。東西相望。前後皆空水。而有甫田居其中。溝洫環匝於四旁。泖橋橫攔之於巽上。今橋圯岸斷不可行。獨僧寮佛閣露於菰蒲竹樹之間。景幽地僻。游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寺建於唐天寶六年者。爲隆禪師燬而重建者。爲宋本一淨慧禪師。入吾明至嘉靖。因倭困役。寺頽僧孤。自筠所果林二公至。畚土礫。薙草萊。募修四殿。而後敢葺靜室。栽蔬種竹。稍稍有一枝之安。自是招集法侶。爲慧燈。梵唄。空外。梵儀。紹初。了微。廬岳。一音。經營拮据。殫厥心力。日諷誦水聲中。絕不與世緣相附麗。余聞其鐘鼓分明。又見其僧儀嚴肅。就之談。無秋毫塵土。粥飯氣。嘆曰。此浮屠中避世隱君子也。因信信宿。朝朝暮暮。或泛月放棹。或聽雨聯床。慨然想墓白牛居士之高風。船子夾山之古德。而不及見。猶幸有寺中本色道人。可與聚頭。磕膝。作無生話耳。因相與商略指點。按休咎。顧向背。漸次部署。整頓之。由榆陰透迤而入。爲山門。額曰泖上第一山。由門而入。兩天王踞於左右。額曰澄鑿禪寺。又入。額曰大雄寶殿。供如來應尊。由殿東南竄一門。額曰小補陀。其內曰大參同。曰觀音殿。由西北竄一門。曰收綸禪。又竄一門。曰清音堂。清音堂之後。曰竹君堂。竹君堂之左。曰香印齋。香印

齋之左。曰竹篠東偏頭。其他靜照軒。挂笠軒。庖場圃之屬。不勝紀。東南竹扉。濱水而居。舍筏登者。自此始。曰渡錫。渡錫而外。無橋可接。無市城村。聚落人往來。其地以水勝。以月勝。以竹勝。其僧以戒律勝。以詩畫勝。以幽淡枯寂勝。其內外榜書。以剛峯海中丞。元美王司寇。荊石王文肅。思白董宗伯。凡夫趙徵君。署題勝。此皆緣主僧上慈而下孝。前恭而後儉。好莊嚴聖像。門庭而不好私藏。好文好潔。而不好求人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願其地。綠淨不敢入。吐其室。如見草衣木食之高流。動色相敬。周旋徙倚。而不忍遽舍去也。今筠所梵儀果林。已供影堂。而諸弟子念其權輿之所自始。如燕壘。如蠶宮。瓣泥撮土。一一從口血啣掇中來。巖刹中興。厥惟艱哉。後之繼者。辛勤善守之。大檀度。宰官長者。悲憫而擁護之。此寺世世金湯不朽矣。故陳子諾照白之勤請而爲之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古者佛法付國王大臣。故唐有裴休之與黃蘗。宋有蘇子瞻之與了源辯才。張無垢之與兜率悅。其名位勳德。如雷如霆。皆當世號稱巨公偉人。而獨好方外奇衲之游。擁護叢林。如衛頭目。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王之宮。置於人天。摩霄戛雲。駢星麗日。末法教衰。無復大總持出。而羽翼之。而里胥狡獪者。耽耽睨於其中。巧咬橫索。甚則困之踐更。鉢貲不繼。則悉鬻長住物應之。又不繼。相率鳥獸散。屋殘窳隕。如村落。逃亡者往往而是。嗚呼。彼獨非王民也歟哉。嘉興東塔寺。漢會稽太守朱買臣之墓在焉。肇於蕭梁。而盛於唐宋。爲華嚴五山之一。唐中宗文宗之御贊。宋孝宗之奇跡。以至名公卿高僧之題咏。不勝紀。頃者陸冢宰五臺。馮祭酒具區。包舉

憲瑞溪。孝廉心弦。捐貲創助。凡多寶塔。普光明殿。毘盧寶閣。禪堂。悉次第修舉。頓復舊觀。真浙中第一名勝地也。寺址僅一十六畝餘。里猶以僧籍潤報。坐坊廂之役者十之六。奔走疲命。衣鉢如掃。其欲控而無從者久矣。婁江陸侯令嘉禾。號稱神明。編審寺中。平直如砥。已願寺僧而嘆曰。僧佛弟子也。披緇髡髮。而與編民肩摩訟堂中。一宜免。地額不滿二十畝。二宜免。導春東郊自此始。三宜免。爲先賢漢臣塚。四宜免。漏澤會龍城隍鬱秀。有故例。五宜免。吾且以手勅印帖給汝。凡以後一切無名之征。不急之賦。悉與蠲除。此非及我而止也。且以告後之賢者。寺僧稽首臚拜。雨泣而謝曰。侯豈惟再造我。實再造漢冢梁刹。及諸賢聖像也。念無以報侯。請勒石爲記。舊禪堂之東爲廊廡。其西址可十丈許。今議創屋三楹。曰金湯。別室中以祀侯。而陸馮二公。及包公父子。侑食其間。世世且晚荐一瓣香。一杯水可乎。余曰善哉。若陸侯者。乘慧力作宰官。乘願力爲嘉禾福星。又以餘力爲汝寺之金湯大護法。此裴行儉。蘇子瞻。張无垢之流。復生人間。蓋東塔寺一奇遘也。觀於東塔。而士民之謠歌思慕侯。又可知矣。是不可無記。請記者爲明道玄。手書華嚴經一部。凡塔殿堂閣。經營拮据爲多。心精戒潔。故能冥感陸侯如此。侯名猷。明丁未進士。蘇州太倉人。

觀音菴記

南方衆生。目不能記。舌不能憶者。耳能納之。久而靡忘。六根之中。耳根最利。大士以圓真實。進於聞思修。故觀音大士獨與南方震且有緣。而南方稱揚佛號者。亦惟於觀音大士頂禮不去口。雖然。音聲生滅。皆從耳起。耳若情聽。聲亦無權。如無心者。耳亦物等。乃知聲不托於物。而托於耳。耳不托於聽。而托於心。心之變化。周

流六虛。恢張萬有。觸目成觀。在耳成聽。以一精明。分兩和合。觀卽是聽。則目卽是耳。耳目可併。則音聲可觀。此心體之祕藏。而大士三鉢磨之第一義也。願公子方爲德於鄉。修梁建祠。種種殊勝。而又爲大士崇祀香火。相與祝帝。祈穰歲年。豈非仁人長者之心乎。余謂大士所在爲烈。緇白膜拜以求福。曰大士感之。如燈取影。如水取月。彌响彌應。而無有說觀音二字法者。故撮楞嚴之餘。以記於此。并以記子方功德云。

華嚴墨海關記

華嚴閣者。烏戍密印寺之子院也。梁昭明蕭統讀書烏戍。創密印寺。后宋崇寧間。有晉水法師。講華嚴寺中。天花飛下。花瓣結成晉水二字。遂建此閣。西去密印寺不百步。然環匝市廛中。莫爲拔除者久矣。有僧祖與程居士尙甫。結人外之契。往來閣下。慨然久之。居士曰。先子貞靖先生。授經孺子。燈光熒熒東壁間。自辛亥捐杯椽后。已三周矣。願謀所以薦冥福者。祖芳曰。不慧有私誓。願乞當代名流。書寫華嚴一部。永鎮此閣。居士亦有意乎。居士欣然。捐施經紙三部。并助往來資糧。自壬子至戊午。歷六載始竣。居士精延戒淄。轉經禮懺。以資貞靜先生冥福。經三部。合二百四十三卷。寫經者。宰官十一人。白衣道士十五人。比丘三十三人。名媛四人。董玄宰顏其開曰。華嚴墨海。昔人云。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夫華嚴豈侈言富貴。妙在四種無碍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此經。實又難陀以入世間智力譯此經。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釋此經。晉水法師以夙淨願堅固力講此經。祖公程居士。晦無師智。自然智。專用衆智。募名筆書此經。夫攝龍勝。又難陀。清涼。晉水之法。力。諸善信之筆力。祖公之願力。羣力輻輳。運轉程居士孝輪。如鷗鷗乘風。蛟龍挾雨。何幽不照。何脆不堅。貞靖

先生從此解脫。八十地。四無碍。直一彈指開耳。古今翰墨家甚多。而以筆墨作佛事者甚少。自有祖公程居士。纂書此經。使一切名人賢媛。洗濯從前文字綺語之習。五色筆花。盡散而爲晉水法師之天花。其利益豈特爲漑程氏父子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文昌閣記

嘉靖初。秦州如臯縣。剏有文昌閣。直學宮之巽隅。歲久垂剝。縣大夫高安李公。旣修學廟。復念是閣圯甚。議撤而新之。博士呂君謀。諸士紳及形家。僉謂乾當天門。奎壁二宿。纏於乾亥。此天上圖書府也。法當徙巽向。乾吉。乃經始於萬曆乙卯仲夏。竣工孟秋八月。余君大美遂登魁選。諸縫衣騰踴躍。始有蓬蓬天蚩之意。是舉也。材中度。甃中陶。工中程。陰陽向背中禮。費貲八百金。有奇。率取給邑中俸。及縉紳協贊。未嘗損民間半菽一縷。而此閣儼然。遂翬雲霄之表。猗歟偉矣。按文昌星。載在天官書。其靈異之跡。又載在常璩華陽志。而詳見於蜀。曰張亞。曰仲子者。其姓名與字也。曰生於越。雋戰歿於晉武帝朝者。其生卒之自也。曰修。隆準醜顏。體肥碩。目大而露。口方而朱。額廣而方。耳大而朝口者。其相也。曰葬梓潼縣東之二十里者。其墓也。神在六朝。嘗授如意於姚萇。在唐。迎玄宗於萬里橋。在宋。吳曦僭號。則裂其祝板於几下。旋就誅夷。累朝親賜御讚。及玉冊加秩。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特以其司祿判桂籍。故文昌帝君封號最著。我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國初。命禮官刊定百神祀典。文昌祠獨不芻廢。肅皇帝又賜神像於二三閣臣。使得崇奉香火。此非神道設教。實欲明示右文之德意耳。蓋文昌大指。首重忠孝。視六經約。視二氏精。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

管虐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容人之過。如此聽命於天。必降之福。信若神言。真可揭爲多士法。又曰。世事日非。數不可挽。無地可居。有天可依。信若神言。又可揭爲多士戒。法戒具備。思子必孝。思臣必忠。落筆必緯地經天。救世必移星易宿。文昌不在天上。其游行人間乎。若謂文昌能司祿判桂籍。以此款動多士。而士以此禮一瓣香。則上與下猶市心焉。非建閣本念也。棟強能支。人強能任。吾朝劉玉兩文成。有如此閣矣。文人云乎哉。呂公曰。君言大。請著其關繫始末。以爲之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今天下推江東望族。首吳門徐氏。徐之先。山南昌徙虞川。自永始。其亢宗自尋樂公始。公自少工書。負儀軌。鄉三老目屬之。比長不能婚。抱伏雛。出贅里中。投筆寄游梁。轉入楚。拓業於三泖。卜居於金閶。生平犯風濤。格盜賊。出必經年。動必數千里。其且仆且起。且死且生。以幾一日之安者。亦良苦矣。垂老倦還。乃履周東村。寫圖。都南濠先生撰記。記中第侈公勝。而未及其往來行役拮据之狀。於是太僕景文公。復倩名手吳宜遠重摹五圖。張之堂中。使後人觀者。習知祖父之艱難云耳。昔劉裕嘗以葛燈繩拂及耕耨之具。盡藏深宮。文帝見之。有慚色。孝武見之曰。田舍翁得此足矣。大抵由貧而富者。恥名其先。自賤而貴者。不錄其祖。而庸詎知晏安爲疚毒。美好爲不祥。勞筋骨。餓體膚。乃聖賢之所由躍冶者乎。是故寧戚不諱牛。梁鴻不諱豕。百里奚不諱庖。尊樂公亦不諱伏雌。公是時特筑一孤童贅壻耳。不三十年而擁上貲。又不再傳而一門九列。兩世重綸。子孫衣冠而朝於墓者。且以百數。譬若泰山有雲。俄而瀾川滿谷。俄而鞭風走電。而其初特自腐寸起。夫尋樂公

腐寸之雲。乃徐氏之子孫所爲霖雨天下者也。若之何其弗思也。太僕公居安思危。在未謀始。瞿然有剝復振益之感焉。是畫豈直與王令箱魏公笏並傳。卽謂徐氏一卷幽風圖可也。故樂而爲之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宋之先。分派徽國。其後有宋工部侍郎晞顏公。封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諭葬楓林之野。族冢附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家人鄉父老問狀。爲彷彿言。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每行游楓林。躬巡丘壠。薙草香葉。未嘗不凄然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裝卷自隨。曰。庶幾如朝夕起居吾父云。夫感風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勅陸王昇平公主及大臣行訪天下。而高力士女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嘗受百妾。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有至有不至耳。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卽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今人居喪。草草。素冠紅袖。哻笑錯出。始則僕妾睨且嘆。久則禮法正人。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嘉尊焉。嗚。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於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超然圖記

超然圖者。秀州名士孫弘範圖其父儀蜚先生讀書處也。先生爲簡肅公仲子。頤而長。美髯。神觀。玉立。自綺歲博綜羣籍。願得一高第。以佐兩尊人。愷已卯。簡肅公七十。恭人六十。賓戚綦履錯堂下。而先生正以南都。孝報至。羔羊斗酒傾閭巷。簡肅公謝不納。第願恭人斟酒一再行而已。里人慕其榮壽而醜傳之。比後屢上春官。以數奇罷免。而簡肅公亦以壽薨。先生遂不樂仕進。營一廬曰超然。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鼎彝圖史。具體而微。暇則與昆弟故人。拂拭酒罍。以自快。客去。則召諸子授書其旁。曰。恭儉溫文。無忘先公之遺訓。弘範。隱而受教。至今凜凜紳帶間也。先生既捐館。弘範哀思不置。既繪超然圖。復請余題數言以記之。夫世之親死而遂忘者多矣。或外直杖而內錦綺。或哭踊未絕而歌舞旋作。或藏書付之蠹魚。酒鴟。或斬丘木。捐田宅。不易世而轉輟於子虛。亡是公者何限。是皆弘範之罪人耳。夫先生才高不售。手撰家譜。有良史之風。而弘範孝謹。尚拔其才能。繩簡肅以補先生未竟之志。是何孫氏之多善人君子也。故樂而爲之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終

白石橋真稿

白石樵真稿 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新都汪叔圖孝廉君。以明經登壬午籍。癸巳調吾鄉邑博。甲午江右憲使者徵君入棘。所得知名士。極一時之選。而君又嘗奏余以公車牘。詔辨雄爽。似其爲人。余子輩亦得飲君懸河之潤。以自飽。叔圖豈匏繫一官者哉。余退而疑。以質君。君曰。翁春秋高矣。昔人負米捧檄。凡以爲親。屈也。親老敢擇仕耶。余聞而心奇之。而叔圖又爲予言翁狀甚悉。公新都兌山之名家子也。今以九十稱鄉祭酒。少時嘗三致千金。悉散去。振其族黨。故人之貧者。性嗜俠。不耐苛碎。以氣誼然。諾折里中。老而裘馬休休。丹輔碧隴。飲噉步趨。往往猶能踞健。少年上。卽古者修羊公與祝雞老人。無以過也。翁有二丈夫子。伯氏買而才。仲氏以文行昌於時。諸孫玉樹珠玕。映帶左右。而翁若長庚太白。灼然獨耀於衆星之間。由今大養以遞期頤。直煩十屈指耳。况叔圖君次第榮顯。進冠服以壽翁。首宿之饌。易而大官。廣文之饌。易而畫錦。郡國守相。且將賜几授杖。式翁廬而請焉。豈特爲一鄉一國之瑞哉。夫箕範以九宮。隸算以九章。少室之面壁。神仙之大還。皆九也。造化之數。陽老於九。而返於一。自一

而變以至三百六十有四之不可勝窮。翁正九十而更一矣。雖有巧曆。誰能窮之。新都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號爲東越。與區黟川。如龍蜿蜒欲前。而黃山紫陽諸峯。南北締結。又若翔鸞。後先挾霞霧而起。故其中多隱君子異人。翁之老而游於斯也。倘亦一遇之。則必有琅函蕊笈之祕。能却老而長視者。余敢因叔圖而請焉。翁其有以許我否。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代）

往先生八十時。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官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輸琛散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豔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加八有二。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於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孌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已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懽。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屬青溪使君司執觶之役。諸君則灑酒再拜。遙廣南山之詩以頌。古禮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諸君率又彬彬以賢能起家。則今日彷彿古鄉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賦生晚。幸爲先生之邦人。蓋嘗妄覲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與及金谿兩兄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游衍于竺乾之書。與裴相國白香山揖讓同堂。故其神情獨曠。曠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橫。詔三起而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是亦足以仰覲先生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睹先生之神者也。嘗聞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

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友。所以提獎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發中心。得所欲而去。嘗譬之。其立朝如泰岱峨眉。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而遊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係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卽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入遙制。惟恐宗伯陸先生知。媿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弟也。記曰。式黃髮下鄉位三百。瞻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做先生以之。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代）

大司馬楊公以萬歷庚子躋大憲。邦大夫與憲使者。以公宿齒耆德。授雲間官保。隨公例。特疏以請。上深居法宮。卽他請或不得俞旨。而獨于國家憲老故典。欲有所崇重。以風示海內。且暮度且下尺一。命守臣勸公于家。三吳父老。豈以爲勝事。而不佞某宜有一言以壽。當嘉靖初。公由進士授司空郎。出歷藩省。典名城。著有勞績。所在俎豆咏歌之。方伯入覲。加資金綺。于是建節江右。陪佐邦土。聲實燁然于朝野間。余在內閣。嘗孳孳向意公。而公亦以言官疏荐。起爲南京御史大夫。一時清聲峻格。不在公家震縮后。余解政還山。公亦挂冠以去。天子累召公爲大司馬。不赴。公春秋高。或不可強起。乃今八十。矯步健。聰明精采如壯時。則其請老。蓋有所托。非淺夫躁士所可測識也。自頃朝習一變。豪者插眉樹領。鑽骨置羽。以譏嘲凌侮。務得罪爲高。其次則陰

陽委蛇。修繞指帖膝之態。以希合當世。上不成狂。下不成惡。是二者皆非迂褻吉祥之齒。而獨楊公不悠悠而和。不噉噉而介。立朝居鄉。一以坦心直道衡之。而天下無不稱其爲寬然大臣長者。此不獨可憐薄敦鄙。爲國家陰釀和平之福。要之。不茹不吐。不虧不崩。則斷然大臣相也。公與雲間陸公同籍登朝。陸公九十有二。公亦八十矣。其名位相埒。子孫賢孝亦相等。天子之恩敷加禮於二老者。亦且后先相映耀。有如集會名園。圖形僧舍。則公非香山洛社之冠哉。昔潞公以耆英招司馬君實。君實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后。而王宣徽則貽書願入會中。今申公與余皆未七十。亦不敢肩隨事公。但其知齒乞閒。幸不爲少年所描畫。抑或勇退如公者所樂許而與游也。若否否者。請無援君實而援王宣徽例。斟百歲觴。從公而後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代）

吳門少保楊公。以萬歷庚子爲公攬揆之辰。凡里黨賓客無遠近。謀所以斟酒上壽于公。近者布武。遠者傳祝。蓋履錯珠而人鳴玉矣。公委蛇謝客。戒謁者無得內庭實。而願謂孫僮徐子。子爲我乞言于華亭陸公。以贈我。陸公我老友也。壽九十有二。其言信而有徵。余惟肅皇帝辛丑。與公綰綬登朝。皆在綺歲。公由司空郎歷踐藩省。所在祠石可紀。既而方伯內覲。帝資金綺以旌其能。出鎮江右。入佐邦土。特進宗伯。再掌司馬。今予已過髦。公亦髮種種且八十矣。天下士君子咸幸公再起。以竟維持世道之志。而因亦幸公永錫難老。以助天子億萬年無疆之祚。乃以謙著循牆。功成納履。雖名賢推轂。聖主賜環。而乞假凡數十章。家食者凡二十載。趨馬可旋。門雀可羅。驟謁之。不知公三事九列也。屏城府揭肝膽。不飲醇而醉。不挾轡而暖。久習之。亦不知公剛正。

練達侃侃名世老臣也。其少知公者，以爲公勇退類疏傳，知足類香山，獨樂標園，投閒洛社，類君實，而余獨以爲公家二楊先生近之。楊震清白，却暮夜金，楊綰入相，聞者滅廟從，輟聲樂，墨吏望風解綬而去，則庶幾公之清標峻格乎哉。然而事亦不能盡公者。當肅皇帝三殿災，公于郎署經營拮据，日夜不交睫，所省資甚鉅，有中貴人意欲染指，增金至八萬餘，大司空不能奪，公爭之，詞色俱厲，中貴人踧踖謝罪而止。此余所目擊，而今縉紳尙能道其事。頃者兩宮三殿，舉大工，天子遣中舍人鑿山截河，礦稅四出，當事者疏上不報，莫敢誰何。假令有強項如公，則此曹豈能盜旋鑿之明，竭山川之髓。一至于此，乃知老成耆德，退而在野，則獎恬抑競，砥柱回波，進而在朝，批逆鱗，落奸膽，其功真有出于少年流俗之上者。故公之嘖笑飲噉，海內聞之，以下公之盛衰，公之盛衰海內聞之，更卜世教之輕重。然則公今日之壽而且康也，豈特一家瑞，一國瑞，其天下之瑞與。太史占星者言，壽星照牛斗分野間，吳越人多得壽。予長公十有二年，兩勳聖問，今臺使者援余例，走牒長安，覆書駢繁，行復自天而下。予與公一唱一和，並歌帝力于永永矣。况公孝廉君善養能文章，所謂楊氏累世爲三公者，將在于是。余雖老，尙能攜杖酌酒相賀，公能進我于九老堂否。特書一通，付徐子曾孫，書之屏以質之。

壽大參陽谷王公八十序

往癸巳，余有天台游，因訪公于永嘉。公下榻客余者一月餘，出則窮披諸勝，入則臥名園，飽聲樂，往往漏至四十刻，猶相與高談抵掌不少倦。公如太白長庚，獨殿衆星之末，而余亦如孤竹之當長松，請得白首侍公，爲烟霄物外人，卽百年可期也。計甲午，公春秋八十矣。余過公，荐千秋觴，且復問津于天台桃花，以一言爲祝。

公永嘉之名閥也。以才識見賞于張文忠。文忠不敢待以甥禮而嚴事之。在師友之間。東崖公事無大小。悉調其峭岸憤壯者。以寬大佐之。其苦心隱行。不可勝數。而嗣后一舉西華公。再舉暘谷公。伯仲先后以進士起家。而公尤侷儻闊大。樂善好施。立族約。拓義田。建鄉塾。嚴家訓。又爲設粥糜以賑飢。築城堡以禦寇。此數者。公皆與西華公推東崖未竟之緒。以垂數世樂利之澤。而永嘉父老所爲稽首以願公長世者也。公出入郡縣。孝歷藩臬。所至以恩威著稱。江陵操切時。公絕不喜爲煩絃急羽之政。陰以希援當路。惟務從寬貸。至有與兩淮面折而不顧者。吳中以是絕不聞桴鼓聲。而公又精青鳥家言。凡一經指畫。科第溢他額。士民至今無不追而思之。其所爲稽首願公長世者。猶永嘉也。公負百鍊不回之才。萬人必往之氣。胸中落落。僅一再試其奇。旋出而旋收之。乃飄然投劾。托陽湖之濱。以自老。其囊中之穎。斂而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籜以爲冠。衣之綉。更以鱉。皂之囊。更以麈。其經世之略。姑試之以部署于家園。山水花竹。烹榭之間。其名位不大。驪公志。而子姓玉樹琅玕。秀映左右。皆能揚家聲而嗣國寶。藉令公資適逢年。以黃髮服宮闕下。雖能談笑而操鼎食鍾銘之業。然烏能如今日碧墮丹輔。卽八十猶灼然童孺之色乎。夫八者。數之始也。天道以八節成歲。功地道以八方正疆域。晉以從律。風以宣氣。咸八也。伏羲作易。始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演之爲四千九百六十。過此以往。雖有巧曆。誰能窮之。公今正壽域之始也。公所居刺天之峯。其巔有吹臺。相傳爲子晉吹笙處。子晉故王氏飛仙之祖。而公又吸神仙和。畜其用世之具。以從事于逍遙遊。其東海諸山。又多異人隱君子。公之老而翔于斯也。倘亦一遇之與。遇則必有琅函蕊笈之祕。可以却老而長視者。願因壽公之日而請焉。且烟霞

物外之盟。公業已許余得從杖履間矣。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余謂星翁歷師之旨。浮誇而少驗。意竊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勸墮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尤矯健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勳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二年矣。當徐文貞柄政。一時郭尖李錐之徒。繞指炙面。揣形附聲。惟恐盼眦吐涕不及。既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李化爲蒺藜。衷甲起于入幕。閃倏變遷。莫可摹狀。而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同。后不爲求異。能使仇文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詔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譖。豈非公之推誠任素。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怨恩。醜好嗔笑。不辨而晰。不習而忘。巖然如定僧高士。渙然如春冰釋。而秋籜解也。貌日以閑。而望日以重。后生晚進。禮之爲庚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敦社飲則社往。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爲觀察張公。卽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獄獄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回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挫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處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適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踐棋數

局所在休休。又無子瞻儻耳。遷謫之苦。至于八十大耋。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峯泐。黃髮宿齒。資相望于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映帶宗伯。若瞻月之輔長庚。真是侈東南一時盛事。何必羨耆英于畫圖史冊之上哉。余往矣。不及登堂爲公斟酒佐觴。乃授言于猶子維鯤。獻之。而遙望壽星在牛斗間。則請爲之灑酒三祝。

壽鍾封公而溪先生八十序

丁未小春。爲而溪鍾封公攬揆之辰。蓋八十矣。余獲與公游。而又與繼甫最嫻。公以小友遇之。嘗陰識公生平。類大儒。類俠。類尊官。類處士。類禪。類仙。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少習經生。言不售。眩其書。盡授之子黃門公。黃門爲名臣。授之孫。孫爲名士。間談古今成敗。援據經史。卽通人耆舊。不能難也。類大儒。解紛排難。片言立決。里中不之官府而之公。又好爲德于鄉。所振給甚衆。而公略不介一毫顏色。類俠。車騎冠劍。雍雍甚都。監司而下。爭虛左。引重公爲嚴容。類尊官。退則閉戶吟誦。從里社長老。娵娵市中。類處士。名僧古剎。所至留連。解脫自在。獨往獨來。類禪。性好游名山。行必千里。出必經年。卽猿鳥漁樵。不能迹公。而公彌老彌健。讀其詩若紀。皆以爲楊許碧落中語。類仙。坦中直腸。遇人無貴賤。面折無少遜。所撰雲間史。有董狐孫盛之風。此真直道而行者。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其龍乎。吾不得而相矣。吾松風俗日薄。封公憑藉子弟。衣馬駟奴。赫奕道上。或關說長吏。以爲里閭雄。一旦移苑爲枯。翟公客散。輒閉門自絕。出則罄折僂僂。不能向人吐一語。是皆公所羞也。公遇變無窘容。處盈無泰色。公不假黃門自重。而人亦不敢以黃門有無輕重公。今已八十。飲噉聰明如故。被服淡素。

議論慷慨如故。吾松得公。而炎涼之俗一變。布衣之權始尊。豈不大快人意哉。繼甫有道君子也。請以余言質公。公卽拍客。能不爲我一引滿加酌否。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龍江董公以甲寅季冬壽八十矣。遠近東錦蓋暨者。濶里巷。而公堅謝曰。無以鐘鼓駭我。往者七十。眉公有壽言。實稱知己。至今度之。笥中不敢忘。垂十年而奉天竺古先生之教。于學道更有得。子盍爲我更徵之。于是孝廉次公再拜而請之。陳子返其幣而告之曰。余與公游。凡三世矣。公曩者隱委巷陋室中。炊烟如縷。門槿不閉。里父老過戶外。輒閱讀書。醫不絕。識者曰。此中故有人。毋輕睨之。而公亦以此解嘲。曰。吾二孺子非久貧者。蓋一謂長公。一謂次公云。公坦中直腸。淡面鈍口。與人交。魚魚雅雅。自王公大人以至草褐下賤。悉以平等視之。胸中不識有涼煖。目中亦不記有苑枯得喪之變。一獲而得長公。中甲午榜。再獲而次公。繼之。中丙午榜。公無泰色。長公夭。次公貧。公無窘容。公嘗曰。吾由吳閩入松。每見貴者。十輪九戟。接轡傳圭。而今門可張雀矣。富者左朱右頰。田園甲一郡。法書名畫走四方。而今皆化爲飄風冷雲矣。其少年場之歌舞。傀儡場之啼笑。千迴百變。日化日新。而總之。博不得北窗一夢。是故月之魄有盈昃。潮之期有往還。花之候有開謝。天地不能逃晝夜之運。聖賢不能逃寒暑之數。而蚩蚩者。迺欲挺險走捷。角而留之。是皆爲學道人所笑也。次公潔瀟庭訓。故所居僅庇風雨。童子犢衣繭帽。僅供掃除。負郭無二頃。秫田無十石。進能以狷潔見重于長吏。而退亦孝悌能見信于公。薦公酒則飲。薦公山殺溪葦則飽。荐公輿。則舍輿而塗。大布短筇。逡巡僧舍田叟之間。不知

其子爲孝廉。卽公亦不自謂孝廉父也。齋居謝客。賢子孫滿前。而公顧日稱佛號。喃喃以萬計。無論門外事。卽一切兒女之情緣。閭史之臧否。多付之垂簾塞兌中。宛然一龐居士王龍舒矣。余嘗嘆雲棲老人。與吳門中少師皆八十。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而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及今較算。而增減之味。不言可知。此公之學道所以度越世人。而壽不可量也。夫公方無意於我相壽者相。而以此勤祝于達人之前。將無爲公所笑。雖然。文行如孝廉。公雖欲却世福。而亦有不得辭者矣。請無引古先生戒。而姑爲我一醉大斗何如。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往丙午秋。遇光祿中祕黃公于武林。光祿邀余。出示古法書名畫。及金石鼎彝。相與評賞。而中祕愛駿馬。調試西湖柳堤上。奔軼絕塵。一時兩兄弟皆岸偉有錦衣玉食之氣。而平居斌斌德素。不輕爲然諾。余識而心奇之。已徵予詩壽其尊人。得次公風格甚詳。乃知三君蓋有門行焉。至是。吳伯恭過請余曰。黃次公又八十矣。余與公諸子累世姻婭。又結昆弟交。請子一言以佐百歲觴。余喜曰。余諸詩三載。不及奏。徵君請。且當屬辭獻次公。次公偉人也。亦真人也。當七歲少孤。里中不逞者。將卵而覆之。次公深墨自如。彊直檢衛。豪傑目屬公。卒與伯兄拓上庠。退而折節爲恭儉。所以緩急賑貸于鄉者。惟力是視。閩史書上善。賓筵肅上客。公之淳心實行。皎然信于賢士大夫及鄉三老之口矣。其最異者。母孺人不戒于火。次公從夢中驚起。冒烈燄。負之而出。鬚眉幾盡。子母兩全。見者嘖嘖難之。而次公逡巡退避。自若曰。是人子事。何忍以此市孝名。夫要譽鄉黨。卽恆人無意於孺子。而公豈有心于母哉。特其仁孝迫切之極。蓋天蓋地。所見止有一母。心目刹那。實無有火。亦無有身。

卽此一念卽至人入火不焦之境界也。公于此非惟得母且得道矣。得道以後視一切苑枯譽誹得失榮辱之途。凡氣燥而心熱者皆附光之蛾。而何足以辱公一晒哉。冷不措于俗情。炎不入于胸次。氣靜神清。大年無涯。而八十又何足云。且吾聞羣真列仙。其登名于絳簡丹籙者。太上惟忠臣孝子。其次節義。其次積累功德澹泊之士。孝行如次公。又輔之以任俠。百里頌義。千里頌德。卽置身仙行中。度無愧色。故曰。次公偉人亦真人也。伯恭請持余言。屬光祿中祕三君子。率諸孫隄而進觴。次公能無爲余掇樽加酌否。

壽陳公八十序

我朝二百餘年。民間富庶。頗類漢之文景。然每讀文景詔書。孜孜以孝弟力田三老爲鄉縣師。卽武帝雄才大略。狹小前代制作。然養老之典。往往歲下民間。賜牛酒。賜黍粟。賜淳醴。其八十以外者。則遣長吏閱視。丞尉致其家。蓋猶有古意焉。今世俗務末黜本。大賈操計倪之書。入則牙籌嘈嘈。出則裘馬休休。志傲意得。莫可誰何。而里中白首孝悌力田者。顧反出其下。坐以不急之征。無名之費。脊脊焉竭蹶重繭而不得怡。是周之幽風。不如漢之鹽鐵論也。余與子大夫語次。富家巨室。休養而生息之。可以點綴太平。支吾緩急。而乃使之化爲子虛而後已。竊爲扼腕者久之。而鑑川翁獨不然。翁之言曰。奉公故樂天而不倦。守分故退讓而不爭。惟謙乃益。惟敬乃老。惟儉乃長。天之道也。翁自少精敏。善心計。不喜伎求。亦不專爲積蓄。能以拮据擁上質。田廬日益增。陂塘水堰日益拓。家僮以千指計。紅腐之粟以百庾計。遠近鄉父老。拱手遜爲素封矣。乃翁無重采。無樂肉。無園亭歌舞。無闌少年場。無逐大人游。每晨起。單複親視麥壩稻場。與漁師農丈人。卜水旱。話風雨。不知翁爲

鄉賦長也。郡縣召之役，則身詣郡縣。檄之督賦都門，則身詣都門。短褐蹇屣，蹙躑往來，亦不知翁爲鄉賦長之祭酒也。當戊子大旱，公捐粟數百石以賑飢民。戊申大潦亦如之，所活生靈無算。郡守南昌喻公、四明張公、昌令西蜀聶公，兵使者俞公，先後旌廬，特奏冠服以章其善。督學楊侍御、建正學方先生祠，翁又捐金鳩工，崇祀廟貌，最爲弘厥。其他增城堞，刻蘇集，總縣額會計，無大小皆駢實于翁。如浮萍之散而復合，落葉之掃而復下，翁旋責旋辦，又幸而施賴無事，其飢不及餐，臥不甘枕，行不安步，漚盡數斗，汗血枯盡，數莖白髮者，又不知幾矣。迄今日而健武善噉，尙得稱八十老翁，嘻，厥惟艱哉！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翁之所以勞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翁之所以能壽也。朝臣八十致政，翁有子如吉生，個儻嫻文，多賢豪之交，是不可以弛担而樂乎。而翁故爲彼不爲此者，吾以是知翁之識過人遠矣。昔會稽五雲鄉陳氏，惟力耕給足，凡兼井之事，抵質買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蔬食布襦，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隨放翁曰：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本魯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聞陳氏事，未嘗不太息傷懷也。吉生誠念翁積累艱難，收斂元氣，恭儉恬素，耕讀並傳，豈特豪買人挺險逐末者不敢望，卽士大夫求田問舍，汲汲皇皇，進無銖黍以急公家，退無尺寸以庇桑梓，視翁父子得失何如哉！翁少年會却奔女，其美德甚多。天之報翁大年，以祚其子孫者，未有艾。漢法徵孝悌力田三老，翁其人也。徵賢良文學，吉生其人也。公九十且近，長吏丞尉行至家，又不徒如放翁之嘆羨于五雲陳氏而已，請以壽翁，并以爲父子好善者之勸。

壽荆石王公七十序（代陸平翁）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瑨琛輿璧。登樂獻歌於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卿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天子憙老而不敢乞言。無以冒溷陸公。余曰。吾雖髦。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佐勳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又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卽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嘗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逡巡。士大夫間。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獲啜不合而出。江陵恣情。公正言面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祖以趨公。公嶄然如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劾其一。二借事。故釁者。相繼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詔禁侈。禁貪禁殘。禁撫按無饋贖。鑿禁河工。無擬閣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剪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夔金壽公者。門人故吏。劾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河南水旱。畫圖鴈蕩。直達御前。上爲之親降宸翰。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儲議未定。皇上且疑挾制。疑樹功。疑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絨。同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贖于藥玉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四

夫負氣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乎延篤之言曰。東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莊周云。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阻。是二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召對時。親承皇上面獎忠孝。退而質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即公亦未嘗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爲小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藏。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后止。譬之雷霆。無還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會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博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入告出而焚草。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蔭。而不欲以讓名。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而不欲以長者名。孝行若曾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宰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氏可以豨。豫且可以困。則以尙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氣。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於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道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靈泉許太公七十時。遠近祝者布堂下。琅函寶軸。組繡而進之。太公謝曰。此以加老。不駭則走。惟有折枯松。塞圭竇耳。客前觴如初。公堅不得辭。則大集賓客者數日夜。始得罷。太公笑曰。吾行遊。每見鄉父老七八十時。南面坐場圃。蒸飯瓠肉。子婦捧盃而進祝曰。願兒長有貧賤。歲得上壽如此日。嚙決未竟。而曾孫男以束縛

擁頂領上。至口不及受。噴案相視笑。蓋嘈嘈歌舞。萌茨間也。今所善客壽我。多卮辭。盍皮之高閣。爲我徵傳史氏。釋則進曰。謀野則獲。無若陳子。于是介張宿甫而命陳子言。陳子聞蠶泉許太公者。廬山谷中。其居多偉木。古藤。清泉奇石。最爲蔚映。太公隨時單複。行不拄杖。日與農師宗老。修詩書耒耜之業。有市言挑者。掩耳走。遂翔粥。退讓有道君子也。前是求吾翁少食貧。太公從祝孺人居于祝。已太公娶董惠文女。則又從董孺人居于董。既補諸生。戰藝三北。左次陋巷。祝孺人歿。結一椽以奉求吾翁。而后獲有寧宇。公嘗夢龍出懷。得子爲釋。則使君。君初令上饒。又令無錫。皆西南壯邑。迎太公官邸。至則聞多異政。號稱神明。爲解頤久之。已竊嘆曰。將無妬者目攝何。既中讒歸。太公迎慰曰。兒來乎。泣民大飢。得汝歲無害。其鄉多賢者。有延陵季札之風。皆以孺子爲可教。不汝瑕也。而汝橐又槁然。吾何以求多孺子哉。且千金壽。何如廉吏一杯羹。河陽花。何如柴桑柳。折腰令。何如強項兒。兒誠善事我。公引滿大酌。又分漚以勞釋。則皆盡醉。蓋父子間自爲知己。乃如此。假令太公少達人之觀。或對案不食。或蒙袂而嘆。釋則雖一日三朝。袒而百拜以謝無狀。太公能洒然樂此大年否。釋則生平磊落。意甚豪。視一官如蟬翼。視名宿重人如海鷗鳥。不知者疑爲傲吏。釋則知太公實不願以俗吏望我也。客曰。太公卽賢達。獨不爲冠劍車騎地耶。太公則大笑曰。曩癸卯見舉于鄉。督學檄衣冠授我。不受。還進吾父以佐九十觴。今吾年視吾父尙遠。燈下能讀書。飛步山坡。攀藤葛。逐麋兔。甚健亦甚樂也。章服非所急。若九十捧綸。以娛老人。爲孺子一再御行。當揮鋤松菊間。不復問塞上得失矣。陳子聞太公言而善之。命副墨勒之野史。而且以覈許氏之月旦云。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萬曆庚寅八月海上鳳樓先生壽七袞。凡鳴玉大夫。逢衣先生。咸捧卮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加酌。已子若孫及從孫。進士國士。雁行庭下。復手斟酒者三。公又引滿。神益爲王。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棲海上。逍遙而從飛仙者游。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于司命之手。而常制於人。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爲之誦信張弛。則所謂出土直以治天下。歛精實以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雖造化莫得與焉。余持此以徵鳳樓先生。而知公之善爲壽也。公以進士爲名御史。所上封事。天子赫然改容。出而按部。則紛紛出聲樂。解印綬去者。若風之偃草。公以百鍊之才。挾之以百折不回之氣。故其手采獨露。而亦終與吏議左。飄然挂其冠歸。公乃掀髯自謂主爵實知我。是將置我於春申之濱而逸我以老也。於是選勝築菟裘其中。召故人爲香山洛下之社。署其園曰鷗適。以揚揚栩栩。示止足也。皂之囊。白之簡。還之囊中。而塵尾羽扇。日不去手。鍊豸聽馬。放而之乎。無何有之鄉。而身與玄鶴白鵲。影相隨。性相安也。故公七十矣。方腫丹輔。鬣鬚甚鬢。嬌如童孺。望見者以爲神仙。藉令公資適逢年。雖能談笑而探鼎食。鍾銘之業。若契然。烏龍如今日。坐不憑几。行不杖策者乎。造化欲畜公之遇。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畜其神。欲公拙于衛時。而不能黜公之巧于自衛。進爲名臣。退爲鄉先生。公之爲公亦得矣。豈特杖于國已哉。公濱於海上。海上之客。多長生羽衣者流。秋月如璧。天高露涼。剝安期之棗。而啖金母之桃。其佐公紫霞觴。白雲醕者。當接武于公席矣。公其許我以執擘之役。予請騎青雀而過。爲公歌明月之章。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吾師何公已未登七袞。遠近祝者疊疊。以戊午歲先期至。三邑孝廉計偕南宮。則詣堂酌大斗而後別。此盛典。曩時所未有也。某束髮受經吾師。今已六十老書生。鬚眉垂雪。而吾師碧瞳丹輔。灼然有童子之容。蓋嘗思其故而不得。已而悟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吾師養生主乎。先儒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夫金經百鍊而愈剛。玉炊三日而不變。此非炊與鍊之力。乃金玉之精神。本如是耳。吾師自少工文章。試必冠軍。六館之士。盼望羣衆中。不知以爲何如人。壬午魁捷北京兆。中外額手稱慶。而師又匹馬南還。省覲兩尊人于家。不謂難。已拜紹興理人。疑大相鄉。逆之則易吐。順之則易茹。師笑曰。太尉之祖無左右。吾行所無事止矣。不謂難。師居官批檄。嬰洗冤獄。胥僚嚴之如神君。士民愛之如慈母。臺察倚之如諍友。流水之轍。如山之牘。談笑而應之。不謂難。既中議。猶可量移至通顯。豈能遂擲雞肋。師飄然挂冠不復出。不謂難。歸則依鳳凰之麓。行營高敞。卜壤坎親。而餘乘老梧修竹之隙。位置欄戶岩居。刻期而就。不謂難。十一詣山。十九居園。花竹水石。擬於輞川平章。又時時壘而疏之。月異而歲不同。不謂難。園成而客躡屐者至。士問奇者至。輟軒使者于旄至。師新樽折俎。取餽咄咄。既旨且嘉。甚整而暇。不謂難。良宵十五。上客三千。華屋張燈。星懸斗燦。使人如度中秋月。如入不夜城。主客勸酬。申且不寐。不謂難。里有曲直。非特親知。卽當道率取平於師。甚則大疑不釋。累結不解者。出片言。立決以去。不謂難。與人無町畦。無城府。無老稚貴賤恩怨。待之如砥。不解人間有反覆事。亦不解人情有操戈衷甲事。稍一忤理。輒頽面戟手。呵詈無所隱。久之而權如平生。不謂難。緩急借力。推轂游揚。借舌借筆。自五屬以及四

方自門弟故氓。以及浮屠老子之屬。雖非時請。雖不識面請。人人應之如響。不謂難。師集業已。藏名山。府羣玉。頃又著何氏類錄。手不暇停。日不暇給。書成數十萬言。如珠淵玉海。不謂難。吾師之精神。幾近于聖矣。精神等耳。特他人分於牙籌握算。而師獨否。分於嬰童季女。而師獨否。分於宦途之走捷。時局之挺險。而師獨否。分于賢愚心太察。恩仇心太明。而師獨否。年雖七十。實赤子心。位不滿二千石。實大人相。投之百鍊。而渾金如故也。試之三炊。而璞玉如故也。出則以循吏騰荐牒。處則以鄉祭酒重賓筵。保元吉。享上壽。不亦宜乎。夫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吾師于諸生。受知于鄉。衰徐文貞。已受知於許。新安張新建。又受知于朱山陰。申茂苑。王婁江。皆一時宗工偉人。目師館局之器。師出諸公門。未嘗以登龍祈點額。亦未嘗以羅雀懷二心。一經守心。三尺守法。雖科名稍遜同社。而風節無愧古人。今者天報之以長公元翰。孜孜好學。廩廩好修。宛然吾師家法也。吾師之精神廣大。如雷雨滿盈。元翰之精神約束。如霜月澄澈。如是而後家法可長。德澤可久。晚景可移。大年可永。父子張弛之間。天若巧爲調劑。以報吾師之冥德者。一門之富貴壽考。將有涯量哉。師精神不雜應世。豈難。今日賓客。幸浮大叵羅無讓。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陳子與赤雉先生游。蓋心異之。先生力修古學。以明經魁辛丑。非讀中祕書。且得拜劇曹郎。願退而就吾郡博士。鏤戶讀書。晏如也。既補南雍。擢司空。怯于獻酬。而勇于求同心之賢者。不務爲盛章。又不樂刻急峻削。以鋒穎射天下。第與古人黯黯相師友而已。余蓋聞而心異之。及是。得習太公之風格甚詳。而後知先生蓋有隱行焉。太公綺歲稱博學大儒。既壯。謝學使者。與終養。盡肱故書授先生。成進士。封如其官。服被淡素。儀止。厭樸。童隸膠拳奉教勅。寂無言聲。屏機械。遠爵競。自圖史山澤而外。城市跡可月數也。公府跡可歲數也。余嘗嘆晚世衰薄。子弟垂纓帶綬。父兄不相裁量。日擁舍人兒。膏沐鮮怒。呵殿坊陌。旁獵他事。則旅進旅退。蹲候于郡邑馬廐。折腰重趺。而不知疲者。余嘗見一二老翁矣。子弟不敢諫。托之賓客。賓客不敢諫。諷之以省事寡欲。積德畜神。而彌老彌贖。以至于六鑿相攘。百年須臾者。又嘗見一二老翁矣。是皆太公所笑也。有司迫太公見。邀之賓飲。曰。觴酒豆肉。有老母在。先生除舍迎之。官曰。祝饌。搔疥癢。有汝祖母在。今年已酉元旦之春。王太公

壽以習母洪安人壽以壻合子母春秋共百有六十矣。赤雉先生官司空以課行得觴里門親知近者頌遠者
購。太公謝不納。先生遺書謀之。陳子曰。吾太公居恆視甘言。扈辭如爰居之駭鐘鼓。何敢以通人之姓名奏。則
請徵子言以勸。陳子曰。吾聞之。親在不稱老。太公逡巡三讓而不受觴。夫乃爲洪安人地乎。若然。觴無踰太公。
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母沈后。迄無影响。今洪
安人安坐善噉。左右流盼視。不知爲九十母。太公贍甘。百拜而進之。雛戲堂上。又不知此爲七十歲小兒。以此
視德宗。苦樂奚啻天壤。且孫會繞前。衣冠烏弈。司空郎掬卮斟酒。鳴玉垂魚。鏗然委地。朱壽昌母子有此孫否。
太公卽不忍稱老。獨不爲母子百有六十一加酌也。先生曰善。請持子言以報太公。暨余玉母。陳子曰。樂哉。此
非余創之。莊生有云。可以事親。可以盡年。蓋本之而家南華老仙云。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杜太公有伯子。以給諫持節益籓還。視太公于里第。壬子當杖國之辰。出而介圭。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
然委地。遠近聞而豔之。于是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雁。太公謝不納。曰。無以扈辭諛我。文繡組我。無已。姑賜之。
一言。傳示世世。庶幾杜氏之天球河圖哉。開陽施君乃以屬陳子。陳子曰。不佞閭史也。習太公隱德甚。哲太公
初舉時。其父夢黃衣公抱而送之。五歲篤行有孝童之目。以博士弟子。上公車。罷免。會伯子仲子後先以第
顯。遂謝去鉛槧。一以孝友爲政。而大約本於收斂元氣爲主。伯子初令楚。再令浙。太公曰。爾無以刑書累百姓。
既以卓異拜給諫。則又曰。爾無以諫書累賢士大夫。伯子謹奉教。歸而檢其橐。橐如洗。讀其所條上封事。在官

賢官。無若請停刑。請釋詔獄諸臣爲大。在鄉言鄉。無若請賑請蠲。救東南水災爲大。太公聞之曰。是兒不走名。不樹黨。不叛師友。不誑君父。其庶幾獨復哉。吾杜氏元氣尙在此。真吾子矣。杜氏自東黃公以名宦聞。而夷浚與給諫繼之。仲孝廉季茂才。又雅負競爽之譽。太公俯仰泰然。兩膺綸綍。略怨恩。置寵辱。過里門必趨。遇故時父老。偃偃却步而後敢進。所居多場圃。所談皆先世艱難。與詩書耒耜之業。兄弟雍睦。諸子皆樸重。猶謹。望而知其爲古人。亦望而知其爲杜氏之子弟也。非太公世德世教。曷克臻此。自古國家之興敗。視元氣之盛衰。門戶煊赫。則祖父勤儉之意無幾矣。權勢薰灼。則國家忠厚之意無幾矣。兩者無如今。臺省爲甚。而給諫君獨不然。吾以知仁人之言其利溥。哲父之教其澤深也。元氣所在。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漢。在人爲鳳麟。着于楛木。蒸而爲芝。含於美石。輒而爲璧。而况父子君臣之際乎。父以此教子。可以保家。以此事君。可以保國。可以保身。太公之元氣具矣。豈惟百歲無有害。卽世德世教。日引而月長之。安知杜衍如晦。不出諸子間哉。太公直端委俟之而已。施君曰善。請以此奏之太公。酌春酒介壽而退。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歲己未。一水程翁登七十。凡鄉衮宗長。巨儒豪姓。率饌酒簇樂。實相望于堂。新安人澗巷來觀。體爲盛事。而啓明兄弟子姓。獨徵陳子一言以佐觴。啓明入山中。余出近所撰俠林序示之。啓明鬚眉開張。輒指某某曰。是類吾父。已又指某某曰。是又類吾父。時晚酌甫罷。啓明揮蚊剪燭。具顛末千餘言。明發踞而進。余則皆一水翁生平義氣男子事。余竦然受之。此異日俠林中張本也。翁少習制舉。博綜典墳。蟠言微動。悉軌于孝弟。而時

時俠輔之。客齊魯燕冀荆襄吳越間。五載始歸。爲諸友弟娶婦。又極無方之養。以怡兩尊人。其族梅軒公心偉之。咨買策。翁舉吳興對。梅軒公乃剏雁里湖北二質庫。屬翁爲總持。不數年。拓貨數倍。梅軒公大喜。置酒寶晉堂。歎血矢誓曰。愿我父子世世無相忘。安樂患難共之。翁唯唯。惟力是視。不私秋毫。梅軒公以此遂甲紫封。某歲鹽稅起。上遣大壩陳增來。而新安人程守訓爲增幕客。情勢噉食人。垂及程氏。曰。程以三千金壽我。禍立解。時梅軒長公少軒君。強項不肯賂。翁請再三。昇如數。旋悔之。翁手書貽守訓。守訓不敢匿。悉與歸。少軒君見之。且喜且怖。不一月。增上疏。得嚴旨。以欽罰坐名矣。少軒君走金陵。與故所善貴人謀。悉搖手莫敢應。第曰。而家一水翁。曉練杖信義。度足辦此。少軒君負疾歸。增瑤業已遣游徼索少軒君急。少軒君邀翁密語。翁至。則正門扃久矣。翁問何也。曰。恐緹騎至也。翁笑曰。緹騎至。甯堅籓可拒乎。是召之侮也。翁挺立。必洞開重門。乃入。入則舉家迎拜。翁笑曰。無恐。某在斯。因與少軒君定計。挈慶金。及其子某俱。陰求所以紓禍者。即增望甚奢。又聞增且飛疏中之不法。翁追至河四務。遮邀歸。進見增。言詞慷慨。無所屈撓。增意折。削其五之四。納金竣。增厚贖金帛贈翁。翁倍加金帛。亟還之。增感愧交集。且私詫曰。程氏有人。不可動也。已矣。自是守訓莫敢復披猖。鋒刃屏息。程氏安。而新安之巨室舉安。故曰俠也。若夫護祖墓。撫孤甥。割股以起親疾。置妾以廣弟嗣。捐百金以贖某之縲絏。焚血券以完某之夫婦。走京都以全某之兄弟。其潛德隱行。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寧天知有餘。人知不足。然而義塾有瑞蓮。新居有巢鵲。拜日則日爲重暉。拜風則風爲反火。蕙四蒂。麥兩歧。種種吉祥。一似通天地而格鬼神者。今春秋七十。猶闕步勇。噉與士大夫抵掌三教之書。旁及青鳥養生主。哀哀不少衰。客歲跨驢

朝太山。夜半觀日出。與七十二代封禪處。近爲遼左畫策。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才識軒雲霄。精神透金石。雄談如古劍客。飛行如古列仙。日月而往。大年何可量哉。翁嘗與黃無心張邁湯游。興象寥廓。了無一物挂胸懷。牙頰開。卽縣大夫以賓禮旌廬。引爲鴻臚丞。重非翁之志也。而况數十年一切快腸熱血。更從何處暴乎。羞稱其能。不伐其德。有翁之道。義在無言不測。無德不報。有程氏之盟約在。今二子孝謹辨博。嶽嶽有父風。天之囑報翁多矣。無爲問往事矣。

壽余太公七十序

新安山磊砢而水百折。皆外朝。故其人好游。游者或以買。或以舌。買游則修卓鄉計白之策。而舌游則結駟聯轡。隱然如魯仲連劇孟者流。其游不同。其好義重然諾任俠一也。余于新安善履康汪君。因善從謙。從謙爲余言余太公七十矣。其人慷慨喜爲德于鄉。而退然不傲爲聲章。引繩而趨。豷地而陷。遂遂粥粥。蓋古之吉德君子也。太公事後王母如母。撫後王母之子稚而孤者如子。伯有寡妻在。三十年吉凶倚辦。無悻容。舅氏諸兒。則卯而翼之。迨長爲之婚。且授之資斧。其他建石梁葺宗祠。卜親壤。動費數千計。太公捐槩惟恐後。拮据蹙蹙寒暑中不顧也。太公初爲中下賈。已後跳身南北。涉江踰河。經數年而拓貲與上賈埒。節腹約口。克意爲恭儉。凡一切光車駿馬。鳴琴粘履。貌爲豪舉者。皆恥不爲。亦不樂與機事人同級處。質行仁心。與物無競而已。太公春秋高。碧瞳丹輔。疾走健嗽。不類七十翁。其約謹亦不類新安故習。今有一二名豪。以舌爲市。所至都邑。盡傾能使宰相施床。上公倒屣。度其氣誼才識。原足以雄蓋一時。而士大夫亦以爲魯仲連劇孟之徒復出。欣然

委心頽首而樂爲之用。若他人百做而一不似。不如退而廩廩修閭巷處士之節。千里誦義。百里誦德。借卓犖之資。以修萬石太丘之鄉行。其規摹尺幅。不至與古人復絕。而精神亦易辦。才謂鋒鏘亦易斂。豈惟涉世。卽長世亦不出此矣。太公非其人哉。余一桂曰。甚矣。先生之知我父也。請徵詞隱壽一觴。并因太公之言以告閭史。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金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之時。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孥童僕。各秉異尚。往往笑薛荔而回車。噴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隱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公名家子。幼有至性。孝友聞于閭黨。弱冠謝舉子。以句讀爲里中兒師。所成名士甚衆。與人交。無少長。悉御以誠。平生不知有城府岸峭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傲公。以機數籠公。坦中直腸。微言溫笑。自挾書課子而外。入閉門。出循墻。視一切角小慧而游大人者。直秋葉之墮前耳。憶余爲兒時。與長公約爲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肯肯綖綖。卽草蔬豆觴。必相與斐靡。終日以爲快。雜卉滿庭。殘葑一局。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余。余中年以逍遙廢書。而長公猶躑躅青氈間。居恆得子弟。稍以佐公。儲諸孫大者。已婉孌能文章。皆楚楚繞公膝下。故公雖家稱貧。而樂彌甚。其年七十。彌老而貌彌澤。噫。此豈有所祕受。借鑿於歲星之助乎哉。有榮啓期之健。而謝其行歌拾穗之勞。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乘飄之癖。處不遠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余侍公二十年餘。雅以隱操自處。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做公意。以授經他里。而終不能自固其匹夫硜硜之節。俟公百歲。醜顏童頂。如君家游龍老。

柱史。余請援文如先生故事。向公乞五千言。公共有以許我乎。某也鄙。請從青牛而後也。

壽殷太公七十序

余鮮知交。而交有忘年者。爲隱君方叔。故余于方叔父。必稱太公云。辛丑始冬十一日。爲太公七十攬揆之辰。余步往壽之。時南面坐一繡床。案列鮭菜三四器。方叔持擘。孫志伊捧盤。相率跪進。太公曰。願兒常有貧賤。歲得奉觴如此日。太公喜。爲受飲。飲未滿。而曾孫男女以束脯擁項上。爭佐太公酒。余遂以次入拜。且問太公所由致七十者。太公曰。老人有田一隅。屋一楹。不解耕。處棄之他人。直以無用。生活七十年耳。余乃嘆曰。眼前四世。已是真樂。而無用一語。復是真壽。壽何真。質之有。亦在有用無用之間。余卽此一朝暮頃。所稱富貴人。七十如太公。有子若孫。稱壽如太公。不知凡幾。要不過藥肉流飲。唱竹吟絲。四座親賓。以喬松獻徽而已。至其所以取貴擢富。必有七十年不能自解于中者在。凡以有用故也。是雖齒登大耋。終屬質年。孰若太公。生管人負我。未嘗我負人。其心閒。不爲用擾。真有日作足以當人。旬夜息足以當人。晝不趨子瞻所謂百四十者。况復後七十而爲年者乎。此余真壽之說也。且無用之壽。不獨太公。方叔以賣藥讀書。豈取貴擢富有用之徒哉。然當今不易有太公而有之。有太公。則不可無方叔。既有方叔。不得復望志伊。而更生志伊。未若詩書一門三窟。其素風高。獨惟潯陽翟氏足與千載方鶴。而真壽一語。又不足爲太公重矣。

壽徐太公七十序

吾友徐思贖綺歲時。目鬚開張。欲躡而上。邇杜門如伏鶴枯蟬。每相見。嘿嘿不能吐一語。卽吐輒逆嚔而

止。一似腹臆間有介介者。曰念太公老且善病耳。太公由經生入國子。性簡淡寡交。居恆匡坐莊語。或挑以機事。輒笑不解。謂何與人處。無腹背。而好行其德于鄉。今年七十。患心氣。飢飽倚思曠手。索啖梨棗餅餌。如嬰兒然。說者以爲壽徵。而思曠獨不解于懷。入則委蛇侍言笑。出則對賓客頽而嘆。或擲書不竟讀。曰余孺子。豈獨太公飲啄所仗。蓋一書生雄飛雌伏之日。太公之小年大年繫焉。往太公聞余試不入後。輒津津喜動眉睫。否則食不怡。曰唉。孺子何以報許太守。某聞之。恨不能穴地入也。晚也。孺子一朝策賢良書。太公卽老藁罷曳。偃仰在床。當厥然投枕而起。如猛獸驚鳥之發其腋。而受觴非太公旨也。陳子曰。思曠不讀易之困乎。困之未遇也。曰有言不信。曰三歲不覲。既而君子以致命遂志。則曰來徐徐。困金車。困赤紱。昔溫子昇博覽百家。廣陽王深賤之。困辱馬廐中。其後梁武使張臯傳其文于海外。夏陽守傅生使吐谷渾。見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士之遇不遇。乃如此。思曠言語妙天下。不減子昇。直須致命遂志。以俟之耳。思曠曰。孺子數窮百六。敢不坐而待歲。奈太公何。陳子曰。昔趙嘉篤疾。勅子立碑道左。而壽至九十餘。丙吉臨封博陽侯。疾甚。宣帝以爲憂。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吉未獲報。無恙也。後果愈。由此觀之。太公不爲嘉。則爲吉。卽臥疾。尙當食思曠之報。且伯子醇謹。諸孫環侍。姑進一斗慰之。曰公且起。金車赤紱行。且至。易所謂來徐徐者。意者思曠徐子當之云。

壽願涇陽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藝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

受與藝之云。聞命于先生矣。他箇箇庭實不敢內。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既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后書問遞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先生與南臯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鎮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后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嘖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自助。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擯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藉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臯公與先生尙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賢。不得先生印可。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蔑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多。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子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卽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早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潛。爲見。爲飛。爲躍。爲亢。總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武公年髦。箴警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之致微末路如此。而龍谿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實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辨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卽爲禮。絜之卽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規矩中。卽使夫

子。毫。髮。而。望。期。願。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之。文。章。皆。正。脈。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得。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筭。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戊午孟秋十七日。九霞洪公登六袞矣。賀者函書馳觴諸公間。公逡巡辭者再四。生平門不入庭實。身不納諛詞。無已。則屬故人陳子侑一言。此野中惇史也。且實知我。余惟公嶽崎磊落人也。少孤。事母孝。事兄友。撫二妹。悉具裝遣。與朋友處。坦直無他腸。爲諸生。試輒高等。不屑與曹耦乘熱噉名。既進士起家。領壯邑。岩郡長。所至臥轍立祠。終不通京洛書。走要津路。官南司馬。去淮去梁溪。僅一衣帶水。不屑爲附和。已局稍更。又不屑爲異同。居家庫屋瘠田。不屑治家人產。其貧如故也。落落穆穆如故也。獨往獨來如故也。公管情風俗如蟬。人情如蟬翼。是非如蟬蟻。啾啾迄無定論。故杜門半。讀書半。而時駕一漁刀。訪余于山舍。余把酒問之曰。吾老矣。已癩煙霞。公才大。非檜山澤者。今日暇。請爲縷而問公。聞公在歸化。案牘閒暇。每魚服入村墟。慰勞諸父老。且率村先生引子弟見。與謀文藝。論孝弟。聚而聽者堵立如家人。垂髫兒摘蔬獻公。公倍與之直。然乎。公唯唯。在台。俗生女不收視。公殿爲保結。民間一女生。輒報公。公給月廩。溺者罪。厚嫁而破產者罪。而俗爲之一變。然乎。公唯唯。台濱海。倭漂至不能擊。往往擒商船。指爲倭。掠奪之。又論死。公廉得實。力控諸當路。釋還鄉。活者以

百計。然乎。公唯唯。公于台。捐俸置津度。鑿石通渠。造大浮艦以濟。陸者不病涉。然乎。公唯唯。正學先生之裔。竄於松。自洪園楊侍御搜其後。得忠枝忠奕。由松至台。筑筑無依也。公爲之買田娶婦。築室給章服。又請助於臺。察而忠臣血胤。始獲有寧宇。然乎。公唯唯。聞歸化有妖狐。台有羣虎。公齋戒操文告之神。狐雷擊死。黑虎黃彪去。渡河。又有自斃死者。然乎。公唯唯。公職方南曹。汰老弱。不懼謗。當戊申歲。飢。南御史疏請預借來歲餼以餉軍。得旨而大司農持不發。且噪而脫巾。公星馳諭散。得無事。然乎。公唯唯。公恨南軍積弱。別募浙江三千人。曰陸兵標營。擇名將訓練之。親爲操閱。其年稱勁矣。無何。中讒歸。竟未有明。公苦心者。然乎。公唯唯。語至此。公且浩嘆罷飲。而余亦爲公踟躕數四。而不能問也。頃者奴酋荐食遼左。覆軍殺將。督撫與經略倉皇四顧。動以千里徵師爲萬全之策。廷議南都。陸營兵尙可用。移咨調發。第不知當時誰創之。誰募之。而又誰練之。同事者已去。後事者又罔知。追求其所自始。積薪不謂下。徙薪不謂功。勞薪不謂苦。蓋志士之心灰。而國家求奇材異能之網。亦已疎矣。假令得公三四人。樽俎羽書之間。居則握兵如老種。出則持節宣使如公家洪忠宣。何遽出兩公下。而惜乎冉冉且老。有鳳雛驥櫪之嘆。則天生豪傑初意。竟何爲乎。雖然。公爲老種。且未免據鞍示蹏躒。若爲洪忠宣使塞外。則十九年冰山雪窖。固不如今日岩居川觀之爲適也。公笑曰。是乃浮大白醉陳子。爲長嘯而出。

壽岡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己未仲春。岡卿玄渚申公春秋六十。尙寶王遜之貽書陳子曰。先文肅與申文定。同籍同詞垣同政府。其

歸而蒙賜存問又同。每憶文定過婁東。丹顏素髮。望之如神仙。問卿曠然侍其后。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也。今問卿已周甲。髭鬚垂雪矣。問卿護視我。教誨我。某事之若父師焉。敢徵子一言以爲壽。余惟中公自少嫻家學。擢第歸。卽有志經世大略。上則列聖累朝之故實。下則官府六曹九大鎮之情形。皆一一網羅胸中。指視掌上。官司馬郎。居職方最久。時邊陲多故。羽書無虛日。公居中調度。或猝裁片語。或立草封事。數十通。能使債帥革心。名王稽顙。皇上且下特旨以大中丞擬公矣。積資晉太僕。疏兩廣制府。賞格太濫。疏折馬價十萬餘。時雖諱之。識者已知公實心報國。非優游養望以覲換節者。公門地如此。才地如彼。願乃粥粥類寒酸。恂恂弱書生。其意色常下。其中常怏怏不自怡。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爲相公子。豈不得外交。又明經起進士。不得閉門如寒蟬。噤不發一語。公置身出處。潛見聞則甚難。文定清如水。介如石。求者不能。往往假津梁于公。公吐之則何辭。以復友。茹之則何辭。以對父。則甚難。言事譴者。逐者。詔杖者。文定百計經營。始得回蕘高之聽。而人且責文定曰。曷不焚詔裂麻爲諍臣。責公曰。曷不痛哭流涕爲諍子。則甚難。文定旣歸。門戶曹起。操戈而衷甲者。非起于親知。則出于二三名公不得志之君子。公獄獄中立。鮮所詭隨。寧忤朋友。不忍誤君父。寧左時名。不忍右時局。則甚難。凡公所謂數難者。有一于此。皆能使人心膽俱碎。鬚眉爲白。而公茹荼食蓼六十年。非惟無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并不知有田夫野老嬉戲胸臥之安。里中緩急告者。非時至。戶外造請投謁者。不讎而至。公隨叩隨應。日不暇給。而比爲文定乞卹典。建特祠。徵文于四方宗人巨公。事事皆整暇而辦。又蒿目遠左。上書南北樞。謂容兵不可調。海運必當復。搖筆數千言。反覆論利害甚哲。才勝人。識勝人。精審神用。又勝

人豈非難之難哉。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也。初文定嘗晉楚鼎革之會。大約以避事權收物情爲主。公夾袋貯正人。推轂引後進。苦心密計。調護居多。已文定雲臥方酣。遣簪絕響。鄉里惡少年無端塗面而彈射之。一時門生故吏。多飲恨莫可誰何。公發憤上疏。判白功狀。唾罵讒夫。某某氏且進且却。且悔且慚。俄化爲異物。而公父子之心跡光明洞達如故。余以此難公。亦以此服公之孝而俠。有百鍊不折之剛。仁而勇。有萬人必往之氣。孔子得顏淵而門人益親。得子路而惡言不入于耳。其公侍文定之謂乎。遜之曰。問卿前所難。先文肅父子所同也。後所難。問卿所獨也。請以是轉而壽公。公感慨往事。往人。可以洒然而進一觴矣。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六朝重門第。其江左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垂千年而無若陸氏爲最顯。當湖之陸。接笏連圭。排綸比戟。不獨甲越。實甲天下。而無若司空大夫澹園爲最賢。大夫者。太宰莊簡公仲子也。自少博學能文章。爲聞人。鉅公所賞識。而以莊簡當要路。遂巡公車不獲售。退而考論朝野掌故。及二氏九家言。儼然以李贊皇韓稚圭自許。曰。爲人子而不負家聲。爲人臣而不負國恩。斯亦足以老矣。公倜儻伉直。最得莊簡公心。莊簡收采人物。吐握名雋。公置夾袋。書姓名以進。而不使人知。莊簡好爲德于鄉。公荒施糜。疾施餅。吉凶施助。紛雜施解。浮屠老子之宮。施護。義廩以外。善事非一。能使人歸德莊簡。而又不使莊簡公知。莊簡薨后。抵燕上疏。特給全典。歸與諸伯仲。拮据大事。而后卽安。蓋公之不負家聲者如此。參軍後府。有勾媚實伍者。公請之司馬。成絕則削其籍。既補水衡郎。督理通惠河政。議城隍。治河道。建橋梁。發義井。修學校。賑貧生。而最鉅者。搜獲先朝大木于潞村泥

沙之中以千計。所省鏹金以二百萬計。所縮隨蜀樵採之煩。水陸舟輶之費。其道里又不知數千計。生靈又不知數萬億計。蓋公之不負國恩者又如此。自古賢達之論。莫歸于世家。莫危于世澤。故王氏之慨。魏公之笏。世不以爲榮。而瓜蔓而枯。桂老而蠶。有識者竊竊然憂之。不得不傳火于薪盡之初。疏泉于井涸之后。然後元氣日益培。引年日益永。子姓絃誦而處。衣冠而朝者。日益昌以大。則今日司空陸公是已。以陸公之忠孝世家。與才識經濟。豈宜老之丘園山澤中。第世方以資格困人。以閱閱窺人。以巧妬中人。卽稚圭贊皇復生。度不能度。越超拜。以爲我所欲爲。而孰若公左拍兄弟肩。右引子孫膝。讀先世萬卷之書。守之百照訓。樂善好義。爲里中庚桑。爲陸氏鄉魯。豈不大愉快哉。昔張栻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張釋之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官僅大夫。免歸。而識者反多釋之有後。上君子豈以爵位通顯輕重人。願視其承家報國若何耳。項太史孟璜曰。君曾嘗請傳而獻之婦翁。以庀一觴。且以告賢人君子之能世其家者。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昔兩漢重行誼。廷舉孝弟力田者。詔禮官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或遣長吏致羊酒詣家。其優勞異等。加明經上。唐宋去漢遠甚。僅賜粟帛棹楔。其齒隱者不獲登之史書。吾朝非賢子姓微言于當路作者。則老而泯泯山澤中。故壽言非獨佐百歲觴。卽不朽亦繫之矣。海上奉直大夫孟汀楮公。少倜儻。以儀軌自居。豪杰三老目屬之。性孝友。割股療父。夢神人益算二十年。家中落。遂裹千里裝。游燕趙韓晉間。盡傾其名豪。拮据三十載。以此起上貲。歸與諸昆弟均分。絕不潤私橐。此皆古人所難。假令引漢廷故事。公且應明詔不次需。擢爵爲上。

卿大吏。乃僅仕廣東鹽課司提舉。署市舶司事。居官敏練。著有聲績。臺使者下檄交旌公。公飄然解綬東歸。杜門課子。斟酒召客。其爲德于鄉日益甚。說者謂公孝友如姜肱薛苞。善策善聚如計然白圭。善急公家如御史式。而余獨喜公善散如范大夫。夫天下惟能用物者。不爲多寡有無所制。不爲多寡有無所制者。非謂其以無爲有。以寡爲多也。能盡物之用也。能盡物之用。則淮陰之飯。桑下之食。蓋中人之益。與子敬二困。全琮千斛。其高義無以異。苟不能盡物之用。銅山易崩。金穴可破。雖牙籌百萬計。一憂羹嫂耳。公性慷慨。不侵然諾。又多緩急人。其他賜藥施藥。以至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慮。藉公而振者何限。公真以散爲聚。不爲有無多寡所制者也。余嘗謂范大夫爲千古任俠之祖。置之貨殖傳中。大是負屈。然太史公非以三致千金重。以三散千金重也。若使公寸鐵尺楮。剗腐不忍予出。而有市心。退而有雜色。豈能好行其德。豈施遠近若此哉。甚哉公之似范大夫也。公聞之笑曰。孝友是人子事。爲人脫緩急禍。樂施不倦。是男子事。何足以侈君言。第諸兒孝謹能文章。余無所他慮。但今六十後。冥心收魂。日與山農野衲。翻蓮諷貝。修乾竺出世法。以爲快。覺范大夫霸越之后。拈拈千金。乃公未免多事。余則請拊髀雀躍遊矣。余曰。公且謙。批陶朱。而余乃引漢孝弟力田。以爲公重。無乃爲達人所笑。雖然。以此佐百歲。傷何如。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往予讀書瑯琊太原所。因得與司詔游。諸兄弟雁行而隨之。凡竹林蓮社。詩壇觴政。坐無司詔不盡歡。司詔僦屋在西城闔。資園澹圃左右列。修竹名花。參差墻垣籬落間。諸兄弟過從。司詔甚數。司詔見必留。留必醉。

往往月白霜清。歌嘯振林木。宿鳥驚飛以去。司韶未聽客歸。傾釀割炙復如初。余笑曰。吾與子皆貧士。投轄猶可。而乃欲效石季倫咄嗟辦乎。司韶曰。子無慮。此吾母氏所受餐也。我雖貧。奉母甚謹。朝而叩門以詩文徵者。即不當古人一字一絹。然時時有所潤。市豐甘而進之。吾母食之輒解頤。既而撤案笑曰。分其半佐孫讀書。貯其半以佐客。庶不至釜憂而齷恥耳。余曰。老人不耐齒決。喜啜糜。子以客故而戀母供。奈母何。司韶曰。否否。吾母蓋性安之。往先君子鳴遠公。喜客。而最又喜擇名士教兒。凡境內外以孝秀者。吾母悉出其橐藏。至簪珥劍佩衫襦之類。皆以饌先生酒食。至今沙谿市。雅知有詩書師友之力者。則母氏以也。鳴遠公中道背。母氏泣撫藐孤。外支門戶。產雖落。所以侍白首翁者。宛轉萬狀。每呼不肖曰。大父在。無爲老故廢禮。貧故廢甘。不肖唯唯。卽一菜一鮭。手掬上食。春秋八十餘。爲州司察。舉飲于鄉。鄉三老過翁。翁命具斗酒。宛然道故。吾母未嘗不應。而至。故曰母氏性安之。子無慮。余大笑無以應。司韶性鯁直。與賢士大夫交。意有所不樂。如含瓦石。必吐而斥已。少子垂髻。裹逢掖。負雋聲。伯子雖未遇。才穎翰墨。照映婁東。父子皆以文行重。遠方名士輻湊歸之。雖童僕。犢衣繭帽。欣欣皆有好客之色。余每嘗以貧孟嘗。目司韶。司韶笑曰。子無慮。余孺子能爲茅容。而吾母不欲以草蔬飯客。不能爲陶士行。而吾母必欲以截髮銚薦供客。予之得與二三兄弟匪朝伊夕。而毫無間言者。其母氏之賜哉。余曰。審若是。吾曹安所報母。母春秋正七十。請酌大斗。屬一辭。授司韶。隄進堂下。而還報千金。則請俟異日何如。

壽張母洪太君序(代)

往明州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興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慈。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得公。幼童中，馮夫人旣爲婦，每食必念姑。蓋公之孝刑于家如此。已酉，公蒞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健，駁翔視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飢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爲俟歲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與否。客冬，洪太君渡江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蚤，馮夫人沃盥上食，太君食之甘，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后，斗粟至千錢，兒偏調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儲痔，通市驛，爲賑飢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貧食糜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飢，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飢盜乎？比時躬走窮鄉，視饑汲，管旨否？又繼之散錢給粟，而民始無大恐。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二，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自好，間有以歲時筐篚相屬者，兒一切謝罷之。相安于簡靜，而于造請送迎，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黷牒，其聽訟寤速，無緩寧晝無夜，卽大吏顯人，不得置重輕出入于其間。太君曰：善。民不汝讎矣。松士子嫺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所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譴矣。里中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血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配享于燕寢之后。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興乎？太君曰：善。人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且與壽辰會，母無樂孺子，其尙有

令乎。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雨。幾有旱徵。有如循故事。露降。民心騷然。粟且翔踊。其姑靜鎮之。盡無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征。而消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此太君所以有吾公也。昔張醜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以此爲歎。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嘉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絡繹。今有公如此。洪太君何患無此日。請以此慰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

白石樵真稿 卷之八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謬謬。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尙薄。時與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於再戰。而余則決意乎蓬壺。丙戌。辰玉別余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楊許於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鶴。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余遁自若。既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寄書戲余爲李文靖。而公亦歎余之不爲名縛。辛丑。辰玉上第。馳昭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有託。何期冢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忽散爲冰綫。而春花之竟隕爲秋籟。晚而司馬再相。召命入洛。人以爲慶。予以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不解之語。遂彌天而大作。昔者登龍。今者羅雀。余再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魑魅之饑嚼。然而心本無他。豪傑所覺。積霧浮陰。漸解漸散。而公已騎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於帝心。羽翼定於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鄰。不人才。不名譽。雕琢殘花。澉畦枯棋。數着。公自諒機。

心機事之盡忘。人亦訝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蔽錫。老而強飯。病而不藥。及今蓋棺。而果信公邯鄲之夢。絕不及於平津之閣。嗚呼。冤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譎譎。門祚凋謝。子孫單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碩必剝。晷不共笑。齒不並角。即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古今。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闕茫茫。坐視爲虐。鬼神憤憤。似復相譖。物情三變。劫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壑。

祭孫雪居文

惟公起自世家。出爲循吏。早歲掛冠。退有餘地。季鷹達生。仲長樂志。豪舉沒身。實強人意。東臯之上。花樹月臺。曲折回互。妙有化裁。輞川清祕。老而不埃。錦纏綺席。塗冊捲白。擊鼓考鐘。卜晷及夕。舞袖歌喉。老而不歇。好客之癖。聞於江東。履綦如雲。談笑生風。坐上酒尊。老而不空。爾橐則虛。爾腸則熱。飢寒借色。交游借舌。緩急稱施。老而不絕。名畫法書。遠近購求。寸縑是寶。片紙千秋。硯田長稔。老而不愁。習舊共推。風流自命。中無俗情。戲有律令。坦化翛然。老而不病。爲火神仙。爲貧孟嘗。享福則清。得壽則康。物情不妬。上帝不殃。與角缺齒。伯道何妨。况公高名。無脛而走。彼青紫者。反落公後。誰彭誰殤。誰傳誰朽。快哉公乎。醉我一缶。

祭方伯張錫之

公性溫良。氣容與。畏葸途。憚苛禮。削廉隅。鋤營壘。與人交。揭心膂。與人談。呼爾汝。我醉欲眠。類淵明之風。

率日出科頭似管寧之晏起。五載東陽。九年郎署。與吳淳夫同寅。而袖手不掌職方。與崔呈秀同門。而絕足不阿權貴。大節皎然。小心自喜。何羨蠅頭。何蹈虎尾。看火焰之亂投。笑冰山之徒倚。觀察則清淨絕塵。方伯則滌泊如水。或賦詩。或隱几。解羽鱗。釋囚繫。栽野蔬。灌庭卉。衣三澗。食單簋。且嘯且歌。爲湖山之蘇白。方內方外。爲衣冠之巢許。既用物之不安。庶遐齡之可擬。何爲乎絕其伯道之兒。并絕其中郎之女。五日病危。七尺已矣。丹旛素旌。返於故里。空山蕭蕭。空齋僂僂。哭泣無人。我淚如雨。

祭馮烈婦文

余拜橋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憩。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恆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恆者何也。咸爲艮兌。少男少女。夫婦之卦也。故恆之六二。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婦。最爲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忍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恆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蔑有。烈婦不幸而得恆之正身。烈婦嫁裔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於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於六月辛丑。從一而終。非恆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爲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衮孝秀。爭爲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咸感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恆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恆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於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對面引鏡。或滌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迫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朔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殉夫爲重。等死耳。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灌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卽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既不覲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泖若娥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敬奠一觴。非止爲閨閫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蔑百代之綱常也。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於薇也。仲也。猶寄命於李也。武也。猶寄命於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纒。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孑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

祭橋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歎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委巷窶人婦。或閭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燭者三。父母拔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強嫁之。烈婦伏刀自剄。不死。傅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屍。鄰里父母繫其髮屍上。椎骨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天暑。烈婦不得斂。吾友賀伯闇聞而義焉。身詣巷中間其事。事核。爲解諭。呼翁姑來。釋小姑去。凡紀綱。歡樽幕旒。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釀金卜壤葬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橋李自二百年來。節婦湮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輓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真有幸不幸哉。語云。無言不歸。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愚婦之死生。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歿爲神明。則轉爲男子。將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知。將無再世更生。爲孝子忠臣。湯火唯命。不可知。將無生他方。吏於故鄉。爲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災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貴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閭吏。橋李至今。羞稱之。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報橋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尙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縷縷追述其年歲日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宛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報橋李又多矣。豈必徵驗於烈婦之身後哉。嗚呼。

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下玷丹書。上汗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

祭吳江張烈婦（崇禎九年）

天王聖明。責重司牧。日照覆盆。春回黍谷。無使民間。含冤夜哭。吳江張子。才高運促。陳媛孤嫠。抱嬰飢粥。何物鷲鷹。飛而攫肉。輸貲羣兇。百方罔局。中宵擗歸。義不受辱。詭託禁樹。會許疥禿。巧計難施。送返父族。邦君誤聽。速歸於獄。孤憤填膺。訶罵詆觸。甫出獄門。遽訴請鞠。佩刀斷喉。頃刻鬼錄。直指捐金。含殮良木。拷掠朋謀。稽顙蒲伏。一息游魂。萬姓踏蹴。祭食如雲。香烟滿屋。行且疏聞。入告輦轂。表墓旌廬。特祠尸祝。或爲明神。冥司禍福。不旱不潦。豐年雨穀。或化厲鬼。提兵水陸。奴酋可殲。流寇可逐。何恨百年。何愁萬斛。白骨馨香。青史瞻矚。噫耶。噫耶。安施面目。

祭陸文定公平泉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輿磅礴。百福悠萃。德位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爲士冠冕。煌煌人文。弈弈天選。後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享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現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既遠釣餌。寧挂網罟。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弦爲君。玄酒爲母。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生致卿位。虛而實用。功在不言。啓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能官。人謂太早。置而善藏。不喪厥寶。六十生子。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于耄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小心。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冠裳巍峨。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膺以趨。半面

爲師片語作謨。開演三車。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羣狎鷗鳥。比聞監筭。時出近城。子孫祁祁。觀者圍圍。以公神旺。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儵然。乘化以歸。神輿尻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齋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匯澤。霖雨之膏。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駐斗旁。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嘖然者。藐予後進。是誨是攜。密印先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奉典型。

祭陸平泉宮保（代）

人擬吾公。鍾靈峯泖。愚謂不然。斯言太小。五岳之光。含爲大老。非國非鄉。天下之寶。麟經魁士。鶴髮如童。年躋百歲。位列三公。立德立言。朝野所宗。廉頑起懦。執尸其功。出處相時。進難退易。心迹雙清。身名無累。一子晚成。諸孫繞聚。天不忌盈。人亦稱瑞。大瀛海中。真如遊戲。釋曰吉祥。道曰蟬蛻。儒曰沒寧。三者何愧。觀公之化。易哭而歌。所不忍公。有女匪他。如攀高松。而附女蘿。松旣萎矣。蘿可奈何。邈公遺命。不考鐘鼓。飯僧千衆。以代東楚。瑤草仙都。蓮花淨土。惟意所如。爰得其所。

祭董中條

嗚呼。洛陽年少。賦弔湘纍。長吉嘔心。錦囊夜搗。古來文人。動罹茲禍。抉祕抽玄。真宰亦妬。區區一第。過眼浮名。君家故物。何至忌盈。厄丁陽九。年在龍蛇。天實爲之。君其何嗟。勿謂無年。名在天祿。勿謂客死。魂依鞞轂。大隧融融。見爾祖考。或壽而康。或文而夭。玉石俱燔。蕭闌同擣。曷問彭殤。總歸幻杳。二三兄弟。燕市悲歌。白衣送榼。遠涉滹沱。不爲楚詞。而爲齊諧。冀君聞之。長嘯夜臺。

祭朱封公

天錫名山。乃挺人豪。若鱗聚趾。若鳳吐苞。揆厥所自。惟嶽降神。原原本本。端繇先生。耐漱典墳。葦組雅道。引繩而趨。畫地而陷。辨折鹿角。名播雞林。黃流玉瓊。竹箭南金。牘滿公車。抱瑟而竿。郢曲寡和。豈數則奇。數奇且厄。難以券得。勉就一官。聊爾雞肋。絳帳春風。青氈夜雪。古有吏隱。何妨宦拙。高標獨行。本以逃名。有子令望。譽歸先生。簪笏峨峨。恩綸弈弈。旋畜而躬。俄報而德。床頭一卷。花前一觴。鄉之祭酒。魯之靈光。既臻五福。胡靳百齡。載乘黃鶴。載游太清。南國上公。東方歲星。千古不復。白雲亭亭。太常之政。脫穎練川。潔已養民。折節下賢。某辱字下。以施則先。遂附末光。道誼惓惓。數年以來。跡雖異地。肝胆可合。手足奚啻。格外相期。國士見遇。豈直通家。實列子弟。未及登堂。陡聞報訃。若翁卽翁。胸臆摧挫。爰摘溪毛。爰潔絮漿。臨風遡食。雪涕沾裳。

祭張封公

落落宇宙。心膽罕同。唯都諫公。事予猶兄。爾壘爾篋。爾商爾宮。嗟哉先生。若翁吾翁。敦禮蹈義。金精斂錫。蟬蛻塵氛。鴻冥丘壑。金之在壙。璧之在璞。能令少年。立回淳篤。能挽頽波。立返淳朴。至德未耀。厥後克昌。人倫麟鳳。名世珪璋。直言勁節。青瑣名揚。天生聖明。推恩自出。綸誥煌煌。錦堂鳥弈。身被異寵。得之若驚。巾車蒸服。恬若平生。有鶴者髮。有鳩者杖。清醑長盈。名花相向。萬石家風。義皇以上。壽登八袞。捧觴侍養。黃竹紫芝。舞而庶唱。何期春風。遂掩蕙帳。嗚呼哀哉。先生家食。貌澤而吁。予以子弟。時從起居。都諫首旋。顧我則笑。躬親斂食。天感純孝。某因先生。追痛先君。匍匐闈里。莫展寸心。負罪曷贖。予將匪人。注食一觴。不知所云。

祭唐抑所宮保（代）

追維閣茂之歲。公曾是對。自茲而後。東壁文章。闕藁著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旃廈疇咨。承華啓沃。且領宮寮。且貳宗伯。既殫厥躬。且以人事。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開大治。而造士。蓋極人間之榮貴。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咨咨。惜公操不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符其契。所尤恨者。三年東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不予假。淑問峨峨。社稷有藉。如海浴日。若星從月。日升海沉。月出星沒。將來歌龍蛇。而莫報。求岩樂。而無憑。有鼎不實。有梅未羹。則公二十年席榮履盛。不過虹光蜃彩。而何足以慰公於九原也耶。當公始進。予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日。第見公爲諸生時。响响讓言。循循讓步。好不旁錯。交不外務。則以爲處子之守。面似削瓜。行類瘦鶴。時備筆硯。長避觴酌。則以爲山澤之癯。迨公之登仕也。而朝譽日新。全歸十年。耳之所聞。十倍於前。有謂公雅志經時。於一切朝典世務。如亦遊大卻。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深居養晦。而苞苴遂屏於萬里之外者。有謂公綢繆親切。竟日笑熙。而自不敢干以私者。此其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焉。殆智員而行方。形弱而神旺者耶。今物望孚矣。夢卜夕下。乃一旦藏雷畜雨於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願以無用之身。久留於天地。未補之過。轉望於後人。此余之所以感然而長嘔也。

祭唐元徵宮保

嗚呼。人生何常。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枕黃粱。總憶曩昔。隨兄雁行。兄傲城南。桑戶葭牆。闌入束薪。誰知國香。貧有秦色。咀宮嚼商。寒氈濁酒。語必昏黃。相視而笑。富貴無忘。剖玉三獸。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鳳凰。

錦衣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愈灼。賓親滿堂。觥籌笑語。爭道吉祥。顧而事我。兄色獨莊。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官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抵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紳以跋。旁及片語。錄付奚囊。兄之重我。豈爲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正氣。如三秋霜。兄有堅守。如百鍊鋼。兄有冷面。惡員喜方。兄有熱腸。植羽鋤強。兄照常空。魑魅潛藏。兄魄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寧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量。爲范仲淹。爲司馬光。天胡不仁。殲此棟梁。

祭楊石閻太史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膠漆。內實沙搏。和合之士。終必破丸。唯我與兄。終始金蘭。當兄未遇。蠶死螢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低迷。仰屋而嘆。紛幣疊恥。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爾歲寒。代兄教子。漿菴共餐。涕笑錯沓。往往夜闌。逮兄鼎貴。視草金鑾。故人千里。峨及羽翰。匡以道義。毋受世彈。兄謙謝教。書紳及盤。吏議鄉評。罕索垢癢。兩人名龍。或飛或蟠。兄無我驕。我無兄干。鐘鼎山林。彼此俱安。病捐之際。彌覺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殫。猶冀神明。相予衰殘。何期別後。竟戢一棺。新堂未登。素幃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洑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遙祭李思弦太守

惟侯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臥轍攀車。以義得禍。借寇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絮漿糝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甘雨。

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祭沈侍御石樓（代撫憲）

憶昔先朝。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天龍駢錫。人得片楮。貴居拱璧。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繩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沒齒。卒以名儒。脫穎通籍。拜官大行。飲冰嚙檠。駘駘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調。六月偶息。氣恬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爲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驄馬避跡。出視玉關。風行電掣。墨吏膽寒。債帥股栗。帝難厥任。廷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辟易。衣赭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見迫。法星麗天。隕而爲石。風雪殘燈。凄其古驛。嗚呼。官至侍御。退若逋客。仕宦念載。家徒四壁。兒衿半青。親顏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董宗伯文

嗚呼。兄長不佞。儒四歲。少而執手。長而隨肩。函蓋相合。磁石相連。八十餘歲。毫無間言。山林鐘鼎。並時人間。昔也吾兄。未登賢能之籍。儒已脫屣於青山白雲之巖。兄不我迂。我不兄羶。戊子己丑。科第蟬聯。屢進屢退。游書畫禪。神考拔之中祕。光考列之講筵。今皇帝播容燾。以備顧問。掌詹事而寓優閒。上書告老。腰玉歸田。正席八座之上。疏恩三代之間。兄之祿位備矣。赤心耿耿在臆。黃髮皤皤滿頭。馳驛三千里。郡邑拜迎於車下。介觴千百歲。親朋填溢於道邊。兄之壽榮矣。揮毫拂素。筆大如椽。曄曄夏電。簇簇春蠶。四方借質。筆以衣食者。養妻子。鬻金錢。傳播於外夷絕域。流通于廣廈細旃。而藩王中貴。曾不得其數行之墨。與半幅之箋。兄之名光矣。

大矣。寺上公而進退不愆。享上譽而福履不錫。躋上壽而香山洛社。直與不佞平分清風明月之權。所未至者宰相耳。宰相如小兒緊鞋襪。外雖可觀。內實不快。十九壁碎。十一瓦全。而兄不然。枚卜命下。追鋒召之。前席問之。錦而入。縞而完。素旌丹旆而旋。笑別於春明門外者。纍纍滿長塗大川。而兄不然。瑞祠穢天下。狼狽入冰山之案。虜騎薄都城。倉皇辟烽火之烟。而兄不然。古之遺命。或分寶香履於銅雀。或垂戒木石於平泉。爲達者嫺笑。爲識者痛憐。而兄不然。兄亦何戀。兄亦何牽。祖京年穉未婚。而婦翁如玉太常者。夙聞其家範之端嚴。雖子衿未青。而名師教之。名兄輔之。豈難一博士弟子員。賜卹賜諡。諒朝廷必有耆舊。矜履之惓惓。而奚俟子孫陳乞。與束帛之斐斐。道裝入木。道貌如仙。朝上帝於九閭。謁祖宗於九原。其生也順。其歸也全。老友一杯。攀告几筵。高山流水。琴斷無弦。嗚呼痛哉。

祭某公

客歲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發神樹。占史狐疑。予嘆且喟。邦人當之。其應先萃。俄報訃音。翁騎箕去。綺年獵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若冲若虛。憶昔高堂。子夜清輝。花筵步障。香印氎氈。燈光破玉。客履連珠。公俯而笑。光映鬚眉。退賦百詠。以序屬余。公之憐才。舉世無兩。氣韻彌敦。遂成世講。嶼嶼鶴冠。驚蕭鶴警。樂哉東山。抑何軒爽。拂尾節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踔立人上。龍媒長嘶。獅弦絕響。草蟲之鳴。亦復見賞。嗣予授經。越水吳寧。公亦高臥。門掩蒼苔。雞犬相聞。不相往來。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遠。跡踈心密。尙擬龍門。載瞻鳳德。何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抱城。風褰素幃。淡無春色。先慈棄予。公更捐客。生我

知我。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憂刺骨。公有哲嗣。干霄六翮。願予山壙。酌水何日。洒酒公前。揮淚欲碧。

祭潘浙厓

浩滔東溟。淑灑停泓。四公以生。於皇嘉隆。登明顯公。四公以庸。隆萬之間。貂珥蟬聯。四公以還。廊廟休休。碩畫弘猷。公讓一簪。禋躬廉慎。有忠必盡。公無少遜。越石楚金。不言躬行。無限厥聲。乳酪酥醜。並爲世珠。亦佩華瑤。鐘鳴鼎食。孝友雍穆。是謂萬石。拓落一官。半老湖山。是謂考槃。坐而履豐。沒而哀榮。是謂考終。以祀于鄉。以範於邦。以歸於藏。泉臺之上。三光無恙。想見揖讓。落日晶晶。悲風冥冥。公共居歆。

祭袁微之

嗟哉。世不識兄。沒而激嘲。我同知心。反哭爲謠。兄本丈夫。氣誼甚豪。明神竹素。矚目雲霄。旣綜經術。旁擅風騷。笑掇一第。如劍吹毛。胡期敷奇。造物汝驕。感情用壯。破其寂寥。脫身俠游。紅樓素綃。更走塞下。控馬射鷗。千金垂盡。寸膽難消。肯視妻孥。米鹽細瑣。肯向市兒。足起眉嫵。肯握牙籌。賤同土賈。肯挾蟲編。敗如降虜。日月朝三。乾坤格五。誰蛇誰龍。誰鼠誰虎。孺子彭錢。等於破釜。正癡旅魂。終歸客土。兄本達人。且醉清醕。未了之事。有兒能補。

祭歸季思

嗚呼季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煩憂以湔。挹君之度。鄙吝盡捐。如空中雲。如潭底泉。雲歸無痕。旣妍以靜。水流無聲。旣甘且冷。依依若親。黯黯若避。不衣自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

寶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葬母以還。遂與世絕。木榻一匡。蕘絮百結。紙窗呼風。圭鬢捲雪。囊無剩錢。壤無遺說。案無退筆。皮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鬚裹頭。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君行油油。所資既廉。致用弗酬。斯人斯命。天也曷仇。念此人世。顛倒五濁。犬豕喙骨。螻蛄競肉。誰策龜靈。寶槁蟬腹。迎風而蛻。永謝世福。清虛之府。別有綿遊。

祭吳江沈母

百川東折。匯爲太湖。誕生邦媛。女而丈夫。曰嬪德門。令儀孔多。聞雞薦蘋。繫馬刈芻。鬼神維歆。賓客則那。闈門之內。履爻蹈矩。嘻嘻不聞。穆穆風軌。澤及衿裾。物勤筐篚。敬爾司箴。用對女史。國香入夢。文胤代昌。丹穴哺雛。鳳鳴鏘鏘。伯也主爵。啓事有章。仲也秉鐔。士罕留良。叔也執爨。衛我封疆。文武畫繡。雁序一堂。珈冕琉珠。帝寵未央。望雲陟屺。相繼懸車。花明石暗。二子扶輿。飛絲奏肉。駐爾春輝。彼居巷者。寤無煎而。方夢詠麟。俄驚賦鵬。宗媪隣嫗。走而聚哭。我遡徽音。曩母不復。鱸炙孔甘。尊酒初綠。酬酒吳江。殘楓漠漠。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我。信信宿宿。何以留連。虞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書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今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感觸。嗚呼痛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館。寄迹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遐。我實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歎靡已。深造之旨。心精詞綺。嚼徵含商。飲羽沒矢。吐涕笑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洞徹骨髓。屈指交游。推見清穢。奇岸磊珂。偉哉男子。

久而論心。幾忘爾汝。爲人急難。磨礪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則布諾。懸於片語。吳閩客歲。夜談扁舟。錦錢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實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讒帝所。忠憤填胸。百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區。篋有藏書。清白家風。豈惟舊畚。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勳業荷珠。古來賢聖。誰其久居。况此末世。對面九疑。煎若鼎沸。戰若劫棋。皤皤黃髮。蒿目攢眉。矚如兄哉。神馬尻輿。

祭王元美大司寇

我明攘夷。頓還二曜。獨於文章。殘氣未掃。奈何崛起。全力芟夷。暨之勝廣。斬木揭旗。以待龍準。非公其誰。公與于鱗。焚舟而濟。初爲敵國。既難兄弟。公之虛左。亦有深意。以大事小。菜羹必祭。侍玉皇案。遂稱黃冠。公不黃冠。胡笳不仙。遊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胡笳不朽。出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至人之迹。孰得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彌縫其間。兀然一醉。香山子瞻。差足聯類。香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家庭。玉樹參差。子瞻半生。頭白窮海。公擁傘州。得大自在。斯文行世。大不可量。地峙五岳。天揭三光。施及重譯。以暨梯航。家傳戶誦。公亡不亡。采蘋采藻。稽首中堂。公乎歸來。來自帝鄉。

祭徐文貞公

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策霆。前翼後衛。下離天門。相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遜溫。未琢者璞。不雕者金。相公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洙泗之境。濂洛之庭。相公之文。吐納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函洞經。相公

之功。心繫九廟。德食三靈。龍袞補闕。麟閣繪形。相公之子。鳴鸞佩玉。綰紱垂纓。三槐奕葉。五桂繽紛。相公之孫。卷舒白雪。翺翔青雲。繩祖武。世其家聲。相公之歸。鄴架圖書。洛社琴樽。巍矣國寶。卓然鄉評。相公之壽。豹文愈變。鶴算彌尊。黃封紫誥。飛錫玉京。何不昊天。億萬其齡。爰揮羽翰。爰曳霓旌。躬返赤霄。神遊紫清。天地震悼。神人涕零。林木若號。禽鳥欲鳴。某也宮牆私淑。几杖親承。摳衣梓邑。憑軾棠陰。覩乃聖短。矧其德音。揭日而示。莫喻其明。懸河而流。孰究其深。拜謝公教。敬以書紳。玉山既倒。冰谷無春。感深國士。淚洒諸人。潤毛匪茹。江寧可飲。酌此清酒。食於歲星。

祭韓懷愬給諫

古人定交。厥多古道。得一端人。告於禰廟。余與求仲。誼亦非淺。拜父登堂。未敘斯典。癸翁八十。容徵壽嗣。余言不腆。以佐酒卮。公醉點首。是實知我。隱德苦心。得子而吐。知公何如。爲吏而循。有三不忍。格於鬼神。不忍屈法。以戍罪人。不忍曲筆。以汙正人。不忍黷武。以殲豸人。善積慶餘。聲聞帝座。求仲兩元。職斯之故。賀者在門。公遜不驕。妬者入朝。公笑不哂。時駕鹿車。時撥魚舠。花香月白。水滌山凹。事久天定。公論洞燭。青蠅之矢。乘玷拱玉。玉有定價。玦化爲環。環賜在邇。翁去何過。吳興素封。謂翁也甲。檢點遺賫。竟橐稿葉。生長人知。歿乃見廉。凡百君子。無信人言。我是酌翁。莫敢筐篋。清白比德。一杯茗水。

祭顧仲菴司馬

嗚呼。將相公侯。草腐葉零。伊誰七尺。繫國重輕。於鑠顧公。實惟干城。九重昇倚。四夷知名。目若閃爍。貌若

天神高談雄辯。能驚四隣。沉謀英概。能奪萬人。聲色不動。嘿殲浙軍。公曰。肯甫。有張中丞。七子詞場。跳跖縱橫。公曰。弇州。有王先生。建節遼陽。談笑胡塵。半臂不動。斗極長尊。經略朝鮮。肅清海氛。後事之師。以付諸君。鼓刀而藏。口不言兵。帝則咨汝。無踰老臣。爲馬端肅。爲王文成。天何奪之。失此巨星。某本布衣。恥謁公卿。公乃先施。手札相聞。生死一面。終負幽冥。嗚呼哀哉。誰能如公。應敵設變。指揮若神。誰能如公。胡雛異種。斷養家庭。誰能如公。財帛糞土。分賑親朋。誰能如公。位登制府。產謝中人。功德則偉。食報未盈。以嗣以續。端藉二卿。

祭王罔伯吏部

今海內屈指世家曰。琅琊文苑曰。弇州。而前未有擢解額者。自兄始。未有官吏部者。自兄始。兄非特不愧科名。而抑亦不愧司馬公之孫。與司寇公之子。節俠填胸。交情透髓。片言懸合。則頸可刎。肺可揭。傾蓋而遂稱知己。若其不然。則露饑戟指。不能少忍。如下坂之丸。脫弦之矢。蓋習兄者。信其無他。而驟接者。疑其一意孤行。而無侶。故甫登要津。遂放黜於田里。人望益歸。三召尙璽。若幸而咫尺之命下。兄必拔茅連茹。進羣龍而驅狐鼠。胡天不造。遽奪之紀。朝野皆嘆。兄惜兄。而不知兄之溺於死者。歟。昔在儀部。爲東朝爭冠婚。爭冊立。幾欲濺血闕下。以成希世之舉。兄激欲死。妖書之禍。斷螳腕而履虎尾。兄怖欲死。恩遺爲民。短衣繡帽。策蹇驢而同窮旅。一飯數驚。一夕數徙。兄愁欲死。同心諸賢。連鷄不飛。寒蟬不鳴。而皆圍圍馬蟄。伏於蓬蓽。兄憤欲死。欲死不死。而今且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幡腹益背。帶腰不移。聲洪而狀偉。可以不死。經營乎花木。臺榭。旁及於鼎彝圖史。心敞而志得。可以不死。小物克勤。壯心未已。高談生風。落筆散綺。神王而氣揚。可以不死。可以不

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魏夫人未入土。兄不當死。李安人未下壤。兄不當死。弱女未嫁。託孤之子未婚。兄不當死。性負剛氣。多皎皎而錚錚。腰無媚骨。恥諸諾而唯唯。天下想望兄之出。以扶正類。以定國是。兄不當死。不當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嗚呼。豈所謂慶弔相伏。盛衰相依。豐其枝者弱其幹。與其角者缺其齒者乎。幸而有子丈夫。直腸快語。以赤手治喪。以苦心事母。交廣則金湯有人。族大則鼎鑪有耳。舍飴則家有芝蘭。典棘則門多桃李。何目不瞑。何事不理。兄亦宜長嘯於九原。而追隨乎二美。况長安如弈棋。人生如傀儡。何愁何怨。何嗔何喜。何彭何殤。何仙何鬼。又何必紛紛於是非之蕉鹿。戀戀於功名之槐蟻。請浮白大笑而隱几。生平之交。盡於一誅。

祭袁非之太學

維我非之。可友可師。生若故常。歿乃絜思。少紓父難。饋斯棗斯。羊腸虎口。奉全以歸。晚錄父集。朝斯夕斯。蛛絲蠹腹。卒全以遺。新安新建。爲公祭酒。方拜三公。嘗不一走。元徵開之。爲公社友。既歸九原。時挂其口。公節而俠。公正而厚。公狷而狂。公孝而友。才高不售。數奇不偶。十上公車。人涉叩否。乃課舊畬。乃投山藪。較雨量晴。占河望斗。凡君所至。無聞鄉城。老稚攢匝。側耳以聽。望而知之。必袁先生。以公之雄。入對九重。借箸提笏。必移聖聰。以公之餘。出使虜幃。口折舌擊。必申國威。公時則非。公人則是。州郡之職。未獲少試。公不問天。天則公恥。其生也奇。爲天下士。其夢也奇。爲閭老子。客歲之言。今猶在耳。不遇何悲。不永何畏。公乎有靈。許我一醉。

祭郁伯承太學

四月巖棹石湖樹杪得君衆中喜出意表揮手別去各自山行明發遇君支硎太平君鬢着霜我髮如雪感歎踟躕向晚難別誰料此時遂成永訣嗚呼痛哉世孰如君變遷事親藥肉掩豆製采重裯世孰如君友于兄弟去必分甘來必設醴世孰如君性癖異書抄寫護藏若寶璠璣世孰如君好客不倦投轄傾醴挫產嚙怨世孰如君赴義如歸柳鼎魯矢人賴解圍世孰如君多聞直諫片語遠心眼裂樽向初受君者似亦難堪久而有味若蔗回甘勁而靡他若松耐寒時露風流中多檢押高談善噉無一死法胡疾而逝星飛電掣曾不待寶劉不待婦嗚呼痛哉浮生若寄修短何常君本達人長嘯帝鄉吾不釋者知己難忘誰護我短誰容我狂誰定我文誰聯我床久要之語竟委道旁靈兮歸來歎此盈觴酸風弄笛腸斷山陽

祭包儀甫門生

吾於病中陸聞子訃浪傳得真推床幾破痛絕心肝酸淚無數瘡疾轉篤三月僵臥哭子遲遲職此之故吾昔與子蓋有三願願子元魁子取如券願子廉吏子甘蔬飯願子名臣子宜鐵漢循良之譽自楚遠來意子考選非省則烹子視功名如風中埃子視權貴如灶下孩豈惜正言閭闔可排豈惜任怨車輪可埋進能致身退能乞骸用物甚約天不子裁與世磨競衆不子猜何期中道摧天下才客魂旅櫬朝野擗哀嗚呼痛哉昔與子別握手虎丘三湘一去僅托書郵子祝我隱齒剛舌柔我祝子出寧絃無鈞愛惜景光爲千秋謀反竊性命爲二氏游笑指青山相期白頭白頭未終黃粱已熟笑乃轉涕老反少哭九閻安知百身莫贖子弟實佳子當瞑目包氏有人堪繼孝肅

祭楊淇園侍御

我公居鄉則淡泊寧靜。立朝則忠厚正直。臺中呼爲真御史。吳下推爲真導師。急流勇退於瑤轍之先。講學談道於湖山之下。出處無玷。心跡雙清。吾無間然矣。頃者聖主乘乾。明時開泰。識者方將推文章之宿老。禮樂之明卿。以展八面之經綸。以備九重之顧問。而不意耽屣辭世。騎箕上天。寧獨鄉邦之不幸。亦朝野士林之不幸也。若某之痛心。則有更進是者。某本小人。未聞大道。公於巡方之日。特疏荐揚。願甘連坐。幸而留章不下。某亦得道餘生。不然。且將披髮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自來天道忌盈。人情責備。忽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儒。衆目駸駸。胡可掩也。衆口嗷嗷。胡可扞也。無過之獲。謂之禍。無實之名。謂之盜。公推轂過情。某獨不慚。欲死。懼欲死乎。數年以來。公與某踪跡甚疏。而洞察本懷甚悉。嘗謂董思老云。今而後。知眉公絕意進取。無所緣飾。白駒不可繫。黃鶴不可馴也。至是公稱真知己。而某亦不屑以感恩待公矣。昔者徐孺子嘗謝太尉黃瓊之辟。瓊卒。孺子負糧徒步走江南。炙雞絮酒。設薄祭而去。崔司徒欲屈陸夸。投詔書於夸懷中。夸不顧。崔卒。夸素服受鄉人弔唁。此非古人報知己之已事乎。某今者開門受弔。雖未能遠同陸叟。而炙雞絮酒。亦庶幾不愧南州。自今以始。惟有被濯餘生。保全末路。無以國士負公。無以知人累公。此某之終日若惕。永矢勿諼者也。公如有靈。其式鑒之。

祭陳滬海觀察

往公春秋七十八。余操文而祝之曰。如元城不通政府之書。澹臺不溷子游之室。公以竹素堂集徵敍。

余操文而敍之曰。公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鬥尤力。老筆紛披。如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之劉夢。得公笑以余爲知言。而余亦自附於通家知己之籍。其未盡公者。公能散千金。活溝中瘠。公能掉三寸。解里中厄。公能急窮交。解衣推食。公能引後進。倒屣設席。公能傾北海尊。公能延南州客。門停米家之船。園臥到公之石。載詠載觴。匪朝伊夕。其氣則萬人必往。其介則三公不易。雖是非太分明。賢愚太揀擇。口不諱雌黃。眼不移青白。而實則皎皎錚錚。使纖鄙爲之汗顏。脂韋因之有骨。其抑古之鐵漢。而邦之司直乎。公之存也。可以砥末路之風波。公之沒也。反以叢不情之鋒鏑。更何怪乎毀巢之梟。與同舟之敵。孝子孤孀。憂心戚戚。尙其相之。以保元吉。天定勝人。終成完璧。

祭殷方叔

古者六十不越疆弔。我來哭公。厥惟同調。憶昔丁酉。授經秀州。如蘭之交。泐焉寡儔。側聞高賢。曰殷方叔。栖寄西郊。揭裘草屋。杖策訪之。讀靈光賦。爛然天真。居然德素。既得其父。復得其子。父子挑燈。丹鉛經史。隱德升聞。多長者車。生皆立傳。登邑志書。遠近男女。延以視疾。窮巷陋居。僞僕以入。沉疴立起。清譽益章。肅之賓筵。祭酒於鄉。溫溫恭士。謙謙吉人。身名俱泰。洽比其隣。友愛諸季。孝養太公。諏日卜壤。窆之玄宮。是咨是謀。則惟我卽。公醉我山。我醉公室。折俎仆尊。累日及夜。忽別三年。公作逝者。嗚呼哀哉。伯承郁子。號貧孟嘗。二三兄弟。畢集草堂。郁旣蚤世。子復繼之。落落辰星。元雅舫師。叔祥懿親。南北各半。協咏之會。幾不可盼。我亦老矣。齒豁頭童。袖手炙背。爲圃爲農。死非不朽。生亦何適。得全全昌。公實罕匹。亦已焉哉。歆此一滴。

祭包心章

我之交兄。繇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兒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菰蘆。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笑而莫逆。兩無愧心。亦無愧色。歲寒之盟。庶幾無斁。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考鐘鳴鼓。叩神露禱。不獲所請。中道而夭。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於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床。所可念者。兄有遺胤。影弔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爭。誰如兄者。爲俗干城。性喜好施。賑孤恤寡。誰如兄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鏘。千金未售。神銷光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樽枯纓斷。容羨仲秋。落羽南旋。我來慰兄。手跡一編。歎息不遇。壯士無顏。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剗劇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哉。兄既先逝。長隔復歿。朋好幾何。零落殆絕。譬彼中天。墜雲殘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祭何太老師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以灌以漑。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孰開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件稟鄰魯。畫地而陷。循牆而行。吾師得之。溫溫恭人。早擅一經。晚酣六籍。吾師得之。鵠起鶴立。誼敦老友。澤急窮親。吾師得之。熱腸如焚。無妄笑言。無輕臧否。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昌世澤。世澤方滋。草木始芽。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爰及名孫。五色鳳彩。千里龍文。花照金盞。月籠玉樹。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爲魯靈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崦嵫。匪賜攻骨。哀絕吾師。凡吾及門。淵源道重。後時

舉。忍觸師痛。荒日淡淡。寒風綏綏。酸涕入地。鑿兮來歸。載翕載張。彷彿舉帷。紙錢不散。通信葭灰。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恃耶。憶昨客冬。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馭。燈以爲期。十三之日。猶勤手書。何知訃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促膝。知公如此。恨不在坐。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歡。朱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遙。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笑談。清燈燭夕。嗚呼。德無全福。仁無全壽。賓黨驚疑。余哀獨疚。孰如吾公。忘年而友。孰如吾公。忘形而久。孰如吾公。知余不苟。孰如吾公。望余不朽。家人國士。知己感恩。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絕調。鮑叔孤墳。一腔血熱。千行淚零。何以報之。曠日寸心。實聞斯言。賢子若孫。其以微忱。告諸恭人。

祭孟澤夫

嗚呼。藏舟於壑。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何。澤夫分手。訣絕以來。日四十九。憶昔好古。縱討二酉。憶昔酒後。烏烏擊缶。憶昔操觚。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五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猶龍叟。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要必白首。請事斯語。昔者吾友。何期今日。柳生於肘。賦作子虛。化爲烏有。以貧以泣。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忍舉之。君而無知。卽此一觴。酬亦何爲。我將求君。於延益堂。素帷朱旒。空爾翕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悲鳴。不見其迹。我將求君。谷水西園。野鳥哀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哀哉。君竟何去。上下求之。黯然天地。徒有遺書。蠹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

嗚呼澤夫而今已矣。

祭黃貞父學憲

六橋三竺。辟若園池。不有主人。孰領略之。平泉輞川。非粉則脂。公於湖山。狎若縞綦。一壺濁酒。三百枯棋。風花雪月。日日有期。客來公出。公去客隨。名僧揮麈。名士執筆。琴簫畫船。閒擁皋比。生斯長斯。歌哭於斯。宦路難平。夸者自陷。炎炎易冰。切切易縵。雖有濃醴。不如簡淡。幸公當時。不爲豪諫。南曹建禮。西北秉憲。徐步周行。自收竹箭。桃李不言。蹊成自見。良玉耐焚。純金耐鍊。長嘯歸來。烟雲滿面。福者洞天。靜者得占。饒虎文昂。換羊書賺。弘獎風流。在其月旦。紛紛世局。屢戰玄黃。公也旁觀。獨濯滄浪。不知田竇。曷問金張。鷗閒鶴懶。鶴峙鴻翔。憂時有泪。江湖忍忘。勿弔張讓。何損和光。勿記南園。始遂清強。歛還正氣。歸之浩蒼。荏苒改歲。公在蓮鄉。有劍未挂。有絮未將。素交之誼。老泪千行。其泪伊何。凍爲雪霜。孤山梅畔。欣我一觴。

祭徐孟孺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勝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棟梁。乃不構乎明堂。世有隱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偉長。合二子以並駕。斐清名於四方。如鵲之起於菝蕒。如鳳之鳴於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鶴之蹻翔。何期黃絹。竟祕青箱。少有志於金馬。晚聞然而豹霧。黛眉如月。入室見妬。操琴吹竽。數奇蹇步。畏風塵若含沙。不敢厝足於當路。慨雞豚之不逮。甘結廬以永錮。泌水衡門。焚香高枕。偶寄興於蠶繭。終下鍵而燕寢。方聞龍臥。忽驚蟬蛻。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策轡。何二豎之不逞。榻

三尺之永崇。通德之門。雪消蘭蕙。高隱之廬。雨埋蓬蔚。瞻仰清風。孰之可繼。方干旌之在郊。乃溘焉而仙去。用君家法。生芻陳祭。眷言哲人。臨風結涕。

祭王和石（代）

震澤之脈。蜿蜒而東。匯爲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生蛟龍。蟠結人文。聿生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文章。千秋無偶。金溪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徒。立幟麟經。聯鱗雁翼。蕙吐蘭芬。金相玉質。含香饑部。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旦靡逃。視學中州。清標外著。桃李無言。菁莪有譽。忽思初服。遽爾懸車。載壇載箴。其樂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食。堅臥如前。雙枝玉樹。旖旎當筵。甫抱神駒。遽殤國寶。公亦隨殞。德音俱杳。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女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早蒿。封樹鬱然。而癩孔碩。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如雲。幸舉一觴。

祭王太夫人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明人主。若賈黃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頌賚頻仍。若張齊顏。母亦八十。手詔存問。帝歎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子相公。真社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減榮。暮餽却金。無令養名。而各借名。務渙小羣。而成大羣。婉調衆心。曲回睿聽。陰鱓忽開。斗柄期正。飄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煖。使者屢宣。首柄國枋。召對御前。天光下霽。喜動聖顏。扶母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恩寵爲極。賈張二母。瞠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羽翼帝儲。旋乾夾日。言路肅清。邊海寧一。功成脫屣。謙著

循牆板輿東旋爲樂未央。何期婺宿中夜無光。公廩糶慕。槌拊欲傷。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顏。辰玉名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而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計長安。素帷丹旆。山霧江濤。凌競雜沓。千里間關。惟太夫人而寢孔甘。又若潤州。忽遘百憂。熾炎下灼。石折金流。如聞水濱。而駕膠舟。惟太夫人樂哉。首丘。某等世忝通家。國士見齒。聞母之喪。哀不能已。祭酒家風。有徐孺子。梅花一枝。以代湘芷。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兩宮弼教。南國化覃。夫人叶運。德耦太原。慈聖上賓。驂侍列仙。夫人攀馭。溘然人閒。婦以夫貴。則惟相君。寵以綸音。火藻龍文。母以子賢。則惟辰玉。天半朱霞。雲中白鶴。母以女親。則惟疊真。環佩珊珊。躍於家庭。事廢專制。或贊或規。誕彌吉祥。爲仙爲儒。五疇萃止。四德攸宜。生榮死哀。夫亦何悲。余所悲者。辰玉至性。三婦早亡。未展溫清。棄捐諸孫。勞母動定。若蜂繕甘。若燕哺雛。恩斯勤斯。髮心孔多。上相之家。菽水非孝。辰玉北征。泗淚就道。言念病母。心動肉跳。秣馬脂車。以慰倚閭。跪而問母。支枕月餘。朝掖暮撫。計出糜所。願謁上帝。爲厲殺我。請代不從。奄爾下土。嗚呼痛哉。辰玉寡交。久而曠余。十年之間。蛩蛩距虛。子之所愛。母亦愛之。遺言如在。餘德可思。昔與辰玉。細語夜央。燭花欲燼。筐果頻將。夫人傳命。言多舌枯。雞旣鳴矣。早寢則那。昔與辰玉。讀書支硎。仰臥松影。俯漱泉聲。夫人傳命。山風易寒。尙慎旃哉。重衿加餐。聞余至門。醴酒盈尊。聞余還里。夙戒行李。拜別非久。騎箕西歸。今來堂上。風戰空幃。痛我先慈。忽先朝露。辰玉繼之。亦遭大故。兩人同心。命亦同度。生何不辰。並此摧挫。辰玉賢者。永耀九泉。維余孺子。報母何年。泣奠一卮。闕默無言。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簦千里。拜母登堂。維太夫人。若母猶母。不及捧觴。竟陳翠酒。嗚呼哀哉。吾哭夫人。微獨闔德。有厥孫子。爲余金石。氣誼節俠。干五色雲。才鋒韜略。空千里羣。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旣披腹素。習母陰教。聞鳩治績。雞鳴荐類。相彼君子。循吏儒林。秉禮蹈義。肅如朝典。有穀貽孫。瓜瓞斯衍。燕謀弈弈。鶴髮蕭蕭。安期之棗。金母之桃。何不百歲。或歌或醉。鸞鶴未來。虬車忽御。白雲譙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慘淡孤燈。嗚呼哀哉。齒踰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不爲不久。玉樹琅玕。參差戶牖。况其長子。尤稱不朽。母目已瞑。母寢已甘。桂花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清香滿天。

祭徐母王孺人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請視子賢。伊子云何。經明行修。衡門泌水。恥干諸侯。有雀在糴。有駒在谷。孺人曰足。生子不辱。有羞匪鼎。有衣匪班。孺人曰安。食旨且甘。嗟彼縉紳。鬚眉楚楚。與貧賤仇。如撼猛虎。豈意孺人。而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雪霜燈火。髮若飛蓬。心無荼苦。方將令儀。指不再數。黔婁之妻。和靖之母。採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僅堪一斗。跪而進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生於肘。青鳥西歸。白雲東走。在南岳頭。在瑤池口。某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母登堂。乃從計後。竟食空觴。唱蕪葉歌。蕪柏子香。靈輿可招。來格洋洋。

祭王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不易得。一言千秋。比於金石。拜母登堂。起居而息。某於諸君。誼亦匪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然聞徽音。母實賢媛。惟莊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爲其女孫。惟琅琊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爲其元匹。能以鵲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穆木。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鬻鬻。惟筐及筥。庶人之婦。賢不出里。而德升聞。綸書至止。剗薦給容。挑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鴛部長君。上辭請告。非擬冥鴻。志在烏鳥。婆娑綵服。逍遙板輿。爲樂未央。遽爾言歸。嗚呼痛哉。某昔仲春。先慈見背。鷄骨半枯。鵲啼盡淚。今聞訃音。感動五內。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寒掠窗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祭顧太君

余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嘒嘒終吉。夫閭閻無事他奇。一殿重足以盡之。而後世明粧袿服。好爲豔。翔視嫖語。好爲佻。寶車書船。好爲冶游。以一輕而失百重。勢不可復反。始則識者嘆。繼則笑。已則里婦習爲故常。甚且慕而效之矣。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觀也。太君繇吳江鄒氏。曰嬪清。字公清。字方以素。封叢江東。而太君節衣約食。彬彬以恭儉德素先之。自少及老。不聽家樂。不覩家園。不御樓船。不登山入廟。爲結隊隋堤之游。卽里有懷璧賣珠。師尼巫覡。及見鬼人等。直扞之戶外而已。青衣侍女。直課之札札弄機杼而已。此其難。難在正風俗。弘關雎之德。以逮諸副。而後嗣昌。普鵬鳩之恩。以撫子孫。而恩禮一。此其難。難在齊家庭。清字公捐數千粟賑饑。捐十萬金之義田贍役。而太君慷慨無吝色。從更無後言。此其難。難在救桑梓。昔故曰如

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觀也。昔潔母進一飯於韓王孫。其後王齊而贈之以千金。章澤老母進一豚於劉道真。其後爲吏部郎而超用其子至富貴。今太君清字公。相交爲德。豈直飯豚而已哉。而飲德者何以報也。松人莫能報。而某敢代報之。以斗酒杯奠。太君其笑而來格來臨乎。

祭錢太夫人

龜母七十。客徵壽詞。擬俟明歲。八十爲期。不腆之旨。請佐酒卮。轉賀爲弔。忽以訃馳。嗚呼哀哉。武塘名家。綬最烏奔。爰求良耦。母實世德。卜云其臧。納以雙璧。來嬪君子。且讀且積。豈無執綺。身曳大帛。豈無梁肉。口饜蔬食。折節恭儉。嫻於內則。程督文孫。遂振六翮。次公先登。熊軾隼輿。治兵督餉。節塞尾閭。長公廷對。卯雲爛如。玉皇香案。金馬祕書。紆青拖紫。車丹轂朱。穀子食子。原本慈闈。靈萱畫永。寸草春暉。帝謂母賢。雖隆肅肅。清類懸魚。介同蹇鹿。錫之恩綸。以介景福。有赫龍章。有儀象服。德矩教家。素風善族。人外華胥。閨中名宿。女憲母師。日月未央。何不百歲。溘然云亡。停飲罷杵。遠近夷傷。矧余世好。涕泗難忘。斧冰作醴。袞絮漬漿。白雲去遠。青鳥來翔。西池南嶽。縹緲微茫。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三吳之族。范最烏奔。文正忠宣。難乎其匹。學憲繼之。發皇義澤。爰求良配。曰徐世德。有女君子。納以雙璧。少共齏鹽。如貧縫掖。挑燈下帷。遂蜚六翮。爲司馬郎。老將執戟。爲滇中師。諸生膝席。所至冷然。飲冰茹檗。則惟安人。曷以清白。大祭大賓。寸田寸宅。米鹽酒漿。筐篋刀尺。外無耗資。內鮮佚籍。檢括婢童。廩廩受職。時分餘曷。

遊於子墨。妙解文章。尤工詩律。桃李無顏。芙蓉奪色。晚工書法。晉唐入室。其秀可餐。其翠欲滴。亦有家山。插如萬笏。乃搆仙居。重開複壁。古松流泉。盤礴其側。白玉鏡臺。朱砂筆格。冰繭新箋。綵鸞妙迹。字值千金。花蒙九錫。逍遙人間。霄賓煙客。去歲己未。春秋六十。祝者奏詞。鏗金戛石。何期靈馭。遽返真宅。道韞龍詠。茂漪擲筆。風咽紫簫。塵絨寶瑟。瓊花絕種。蟠桃留核。絡緯遺音。一誦一泣。

祭瑯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瑯琊二王。主盟當代。兄弟之國。龍門所在。勝流如雲。連軫接蓋。余非賢者。頗識其大。家風之美。安人是賴。憶昔司馬。爲相所鵠。孝子叫號。聲聞於天。義不反顧。遑問舍田。安人拮据。百貴攸肩。澳洗殿姑。餘納橐饋。朝論日中。公起郎署。督學奉常。俱強人意。安人相之。永有終譽。爲文苑宗。爲清白吏。公之好客。不減弇州。崎嶇別墅。酒政詩籌。安人相之。傾釀具羞。取辦咄嗟。無愆乾餼。亦有貧士。亦有單族。恃公舉火。不一而足。安人相之。解榻推粟。旁施二氏。以望其腹。有丈夫子。鳳毛陸離。嚙問已出。鴈鳩視之。先教後食。先莊後慈。母也而父。母也而師。豈惟徽音。見於帝書。寬大顯信。庇及里閭。安人云亡。停春罷飲。余視猶母。禮豈後趨。聞訃之日。病臥枕席。百日支吾。搢床捫壁。迫此窮冬。酒淚一滴。斧冰作糜。靈兮來格。

祭王太安人

太安人自入太原以來。蒿目撥眉者。幾半世。尙寶公辛勤報母。惟是五通之綸。而太安人。不加榮。惟是三釜之養。而太安人。不加旨。翟冠象服。不加華。甲第名園。不加喜。則何以娛太安人。但盼脣六十初度之期。身父

老具牛酒。邦君具羔雁。上自王侯將相。六曹九列之長。函綵刺繡。賁相望於里門。鐘鼓沸天。五孫羅拜而前。爲傳講上壽。然而訃者已及途矣。哀哉。太安人處富貴而若窶貧。當康樂而若撻拾。刀尺筐篋。米鹽糲粳。必躬必親。詔尙寶無敢佚也。機杼扎扎。牙籌嘈嘈。母錢子錢。不貸銖黍。詔尙寶無敢侈也。不知者以太安人爲過儉。過勤。余獨以太安人爲養德養福。昔公父文伯之母。積文伯隱而諫之。其母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味斯言也。太安人其文伯之母乎。太安人以勤儉檢括其身。故尙寶不妄取。亦不妄與。不妄交。亦不妄動。口吻無雌黃之評。朝野有清白之譽。皆太安人從禮而靜。以成子之有令德也。往尙寶京都歸。如鳥脫籠。如魚脫鈎。將乞身侍母。不復出矣。余曰。今新天子御乾闥泰。朝士莫不結綬彈冠。盍不脂車首途。請差還里。尙寶謝曰。舍病母而就一官。與吳起齧臂而盟。溫嶠絕裾而行者何異。吾甯奔走羣望。以微倖母氏萬一耳。而詎意其終不起也。稍可幸者。猶及親湯藥。視含斂。母子握手訣別。此天憐太安人未享人間之福。賜之孝兒。又賜之考終之報。使其母子無憾而後卽安也。尙寶亦何必觸頭搶地。叩胸呼天。不爲生孝而爲死孝乎。棘人粲粲。太安人其式鑒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終

白石樵真稿

一六八

白石樵真稿 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既而耕。釐刺入足。跣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爲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懇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嫻笑之久。乃懼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篋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尙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寮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賜諡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雖視士大夫。如鞴鷹棧。縑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

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書。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託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答歲幣。公力主罷之。溯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曠權門。不通釐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卽臧獲皆廢。廩真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賙以鍍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旣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糲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值庇子孫而已。公豐頰。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眄。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穆廟登極。久趨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機務煩公。第欲主上一見。半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旨。宴朝鮮陪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隨公也耶。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於辭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叢。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註書。擗鬢開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且臥。起。飲。噉。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袒跣。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跛倚之色。御子弟。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容。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原本理學。尤邃於易。談笑題詠。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氏。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

乎。假公三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意求退。齒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尙未老。追隨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攜子孫出游。卽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牆。凡田窻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開耕問俗。咨便宜疾苦。聞遇水旱。必移書議捐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營議。或少年驕捷喜凌侮。資備先達。至語公。皆斂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于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強仕。爲文誓慕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

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稱賀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寘私人上第。公掌卷。故混之。分宜猝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甫。不少假尺寸。江陵餞公。公偃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恬勢奪情。不用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視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宜爲孺子恩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壺。隅。援筆講易。圖

寫交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常手書示余。願締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餅粟之窮。耆老宿德。似高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羲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言哉。

孝子高公傳

余里有兩孝子。垂四十年而始知之。其人爲誰。則孝卿高公子宏祚是也。先生沒。其子號慟幾殞。不入內。不肉食。凡三載如初喪時。是皆人情所難。而居恆又皆處處篤行君子也。余幸從君游。益習公。又得其銘狀于王侍御。及雪峯太史。詢之鄉父老。皆合。乃作孝卿高公傳。公諱承順。始字於理。自少開敏。大父峇庵公奇愛之。爲摩頂志曰。是兒吾家玉樹也。亢吾閭者。其在斯乎。無何。峇菴及張孺人捐館。先生未笄。哀泣動道路。少長與伯氏同受經。伯氏以病廢。公父南坡翁憂然止公曰。休矣孺子。雞骨不堪與蠶魚爭飽。漢科有孝弟力田者。吾家法也。公唯唯謝去。課督臧獲。墾蕪土。成上腴。所入悉以致修澳。澹於兩尊人。又旁斥餘畝。列名花。修竹。實之。南坡翁山冠田衣。時行游圃中。每聞機杼。枵腹出籬落間。坦腹而笑。何如兩書生。伊吾下帷。作寒蠶語哉。南坡翁於是始大樂。凡取辦於公。皆咄嗟立應。而翁亦居恆謂客曰。吾憂歲產中落。賴兒開關拮据。以有今日。而

使我忘貧。卽歲稔。調甘而進之。使我忘無歲。嘗視余長安。所紀綱漕事。省十之三。而使我忘役。客泖困疾。兒爲露禱于神。恍若大士授以刀圭。霍然起。歸舟幾覆。又叩舷籲天得免。而使我忘多難。嗟乎。兒如此。可老矣。客於是起壽翁。翁復泫然泣曰。吾老人安能至有今日。不聞曩余壬子事乎。至今魂夢皆戰也。壬子歲者。時島倭隔海上。先生踉蹌奉南坡翁走入城。猝與倭遇。南坡翁幾剗項矣。先生延頸請代。羣倭相顧。更爲勸解。南坡翁股栗不能前。先生負而渡河。至滅頂。倭更引手援之。竟釋以去。旣歸。父子且驚且泣。高氏聚族而觀之。更其字曰孝卿云。公執喪。皆柴毀不欲生。所析箸。遜其肥者。而一切治丘塚祭葬。慨然獨身任之。歲時饋食。雖斑白猶泣伏几下。起而覆視。地無乾土矣。南坡翁有侍兒。矢節自守。公禮而養之。伯兄貧。四時餽給不絕。從子失父。懼公力爲排解。繼之以泣。父子感動。懽如初。唐氏姊嫠居無所倚。待公終身以老。塾師病且殆。醫禱舍楸。悉出公手。又收恤其孤。舅氏尹。疫旅中。左右莫敢近。公日候床第間。手爲調藥。竟藉以無恙。公事諸父甚莊。卽小燕集。手爲斟酒袒割。不敢以齒齊也。有緩急告公。不敢以難謝也。當南汀公沒。其子尙在襁褓。不任漕。公請以身代。南石公能任漕矣。迫戶內不能發。公董其事而歸。歸之日。橐無私裝。人莫不義之。公笑曰。吾昔脫徐生曹生於獄。又脫衛生於漕。茲三人交臂友耳。吾不難捐貲以急他姓。而難同室之人乎。且。不省余便漕錄何爲者。公性質淳。無鮮怒之好。家居篋不貳。裘不重也。至於慷慨赴人之困。雖傾廩無所憚。遇人拘拘馴謹。一旦豐畫大事。卽武健不如。視世俛仰以帖熟。取好者。蔑如也。余生晚。不及侍公言笑。其子引繩蹈矩。歷歷可師法。嘗聞公喜鼓琴彈碁。比其子出。就外傳。輒屏不御。曰。此王謝家物。非而子孫事也。嗚呼。此足以觀公教矣。野史氏曰。士風

之日薄也。其高者溺聲文詞。其次徵逐于俠游裘馬之集。以爲快。孰有不言而躬行。如高氏兩孝子者乎。公與余同里。閉垂四十年。知公乃自今日始。殆類于老氏所謂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者。然余實心覈公父子有隱德。每引以教子弟。且恨未遇有力者聞之於朝。如南宋旌潘綜父子故事。表其家爲純孝里。則余世世無所事卜隣矣。

澄川李公傳

公諱益亨。號澄川。其先洛陽人。宋南轅徙武林。再徙上海。王渡。至五世晟。家華亭。晟生枰。枰生義。烏訓導。憲。憲生五子。長日宣。曰春樓公。仲日章。曰海樓公。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使。春樓公與徐文貞才名頡頏。游成均。年六十有一而舉公。恣愛之。異于常兒。公捧手斂容。絕無少年之過。既就塾。博綜六籍。百家言。歲治制舉文。以百數。會父沒。伯兄冉冉垂暮。公私交隨。輟鉛槧應之。公笑曰。火傳薪。燈傳火。李氏書種。獨不有兒在乎。家無藏書。手抄課之。讀不丙夜不休。文不中尺度不休。甚則奇寒酷暑。老雨甚風。以至出入荆溪白門之間。無跬步喘息必俱。卽慈姆察師不是過也。伯子素我公。嫻經術。甲辰成進士。令諸城。已擢北臺。已拜大理丞。封公如其官。而公遂巡善下。與田庚野老游。粥粥如也。與薦紳先生飲於社。與郡邑長吏飲於賓筵。隸隸如也。性恭儉。不喜噉名市德。然能量力緩急人。買人買米。遺數金而去。召還之。佃戶租稍溢額。給與之。有冤而麗法者。公代爲贖。緩其編城旦。公助之資斧。始得歸。其他掩河津之餒。瘞僧寮道廬久暴之樽。修東嶽祠。登橫涇石梁。凡所捐施。秋毫皆從節縮中來也。居恆庭訓。近情而不苛。大較以去泰去甚。知足知止爲第一義。素我公初令。公詔之。

曰。行濟人利物事。加省身克己功。此我座右銘。亦而今日理縣譜。御史按閩三年。不獲代。公曰。人臣義不顧家。若數數以家報遣聞。安知一紙書。不執三尺法乎。尋聞兩浙之命。素我公以地近疏辭。公大喜。比通政請告。公迎門笑曰。兒歸乎。此正合我意。是時。朝局已更張。漸露芽甲矣。一時冢宰御史大夫。落察之長。皆海內名宿偉人。搏擊異類。不遺餘力。公竊竊爲世道憂之。已大瑯從中起。盡收太阿之柄。彪虎飛而食人矣。建祠媚灶。腥聞于天。至使父不願以此名其子。子不願以此名其父。獨素我公超然脫繯弋而去之。不以且晚節。鉞之榮。換晨昏舞綵之樂。拭目捋鬚眉。父子故吾無恙也。人以此嘖嘖歎服公之先見云。公長身玉立。神明炯然。兩頰丹如童。敏步健。噉衣冠整潔。無倨侮草野之色。慶弔不失禮。出納取予不過度。削臧否。置恩怨。輯言溫語。惟恐傷人。望而知爲吉德之君子也。庚申。公與配金宜人。齊眉耦齒。羔鴈牛酒。資相望。公痛念二帝賓天。謝不納。卽家。庶亦不復舉觴。識者謂其謹而有禮。壽七十有六。考終于家。

陳子曰。往公嘗與余夜談于將歲寒齋。曰。僕與適庵蔣公。少莫逆。指腹爲姻。蔣公以女妻吾兒。今爲御史婦。青衣紡木綿如故也。吾歲入田租。均分兒曹。卽御史兒亦如之。稔知其夫婦清苦。雖官。僅空囊耳。吾不欲以此累寒書生與廉吏也。素我公晚年得子。郡中歡聲如雷。某相國欲以女字之。謝曰。先君有言。婚娶勿求高門。况公甫拜相乎。此事細。然公家父子之德。素可紀也。亦可風也。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宜作牧之。

傳。范生牧之名尤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頤廣額頤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癸。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媿肉動。毛孔翳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恆單衫白衿。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頡頏而游。游遇豪賈人。牧之欠抑唯諾。陽嗛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志。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命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閭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氣射爲長虹。羞作滄溟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鸞鶴。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鏞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章。筆之隄。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撞觸。措掖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寤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

身左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剛賣杜爲買婦。牧之伴諾。陰使人贖爲山。西買得之以藏於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死。牧之既死。杜生勅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聞雜吟笑。如無意。價范者。至江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視。右手提碁。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中。已復颺起紫衣。褌半摺。復轉睫開。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姬。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鋒淬人。眼不能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戚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偏強。老卒。龍準公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歟。定盟且誓。永焉勿緩。沉恨幽疑。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蠡首倡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佻達。半臥粉黛中。以老君於牧之。則諱姓。於蠡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宜遊。生駒俊鷗。抑何其似牧之也。必宜入國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共車。市有倚門而挑者。恥若而黷。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宜少孤。心不能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牧哉。夫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張聖清傳

白石樵真稿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令君。洪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鷺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疇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張如良友。巧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爲囑護。涕泣引諫。密祈改絃。七澤公廉於官。君鮮餘鑿。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憫。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短澁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聞以雌黃堅白鳴。至於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飛逐走於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輒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搆竹安齋。又搆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閒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做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規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疊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余訪余。揚檢典墳。討論桂朮。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墮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賞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澗。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樂室三楹。嚴事梅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困肺疾。嗽噓喘。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於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婚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賊勿

太遲家產半贖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觴。則以遺眉道人爲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藁恥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謫跋名場。三戰三北。雖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岸幘絞衣。彎弧學射於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蛻同蝸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踰聲律類。戲願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柷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爲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板前牘。乃載拜三爵酒。洒泣而後行。

唐李公子傳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淘汰之。心猛氣深。強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有鄴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韻。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爲鄴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勅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會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

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法。其鄧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王雖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嘖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鶯翻。曰春英。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英善鑿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鶯翻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其他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間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飲。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

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坐。執酒卮。瞻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揭大冒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繻列食器。酒鬻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陷酌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

箕中粉廊紅榭。高濤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遠以梅花五六十里。深秋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備。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浮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開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即向時辟續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侍汝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住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體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閨。習吳語。遂善吳歛。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禍死此雛手。陳歿。撫於楊媼。媼奇。設課書課。綉課。彈琴。

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媼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於詠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翠帟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床。旁無轉矚。掠鬢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攜入竹嶼花溪。遞作新弄。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鬚頭奴大腹長鬣。買相徵逐。豈容邪靡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于時溽暑。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撓別渚。踈簾清簟。縈繞茶烟。翠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韻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媿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囊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鞵奔飛。今昵君串珠。纏臂持戒。精嚴同心如闕。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宿羽流瑩。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盼捷音。屈指歸信。竝爾杳然。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屢減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徵謂余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郎不願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遺急足往視。幽妍開絨捧藥。涕泗洩瀾。媼兇怒。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挑葉渡閩老。作字以達意焉。局鑄斗室。不見一人。卽主孫貴游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媼下怒竝甚。搥骨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

偵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姪。無得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姪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遂遂如女士。且覲宜男。勿詰實也。比入室。病甚。猶強起薰香。滌衣。勞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略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偃大人新宅不祥。豈移就那醫療之。歲偈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悒悒。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捶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延僧修懺。撤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衾櫛間。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綉之。倩畫師寫照百回而未肯也。何如徵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影。颯如有人。畫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於此乎。古有盧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錢娼。糾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於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者。少判在鳳窠。羣鴛鴦牒中。豈死於情哉。死於數也。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通之。死乎不死矣。

潔潭翁傳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鑒鬚眉。公常游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

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諸勅。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纍纍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死。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痼疾。輒棄去。游廣陵。年弱冠。素裝糜蕪。不任質。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籌貴賤。贏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狙買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貽藉翁。久之訟稍挺。質漸拓。翁乃捐百餘緡。封墳先塋。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母翁氏之胤。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于我乎婚。津遺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髻鬢以逮胎背。臥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買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箴金與腹笥孰多。卓鄭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授餐。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遑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族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贖一貨郎於獄。不責償。後以他事過其門。貨郎夫婦望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蚊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返入陸隩中。電光翕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貨郎奔訪。獲見翁。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吳德耶。翁之父良鐸。歲暮

拾遺金數乘于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第曰遇雪擁。不復前身。翁曾藏典衣一
疋。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噓。僵且死。公急出其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焚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
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天道佑善。其脫於鬻客。免於陽侯。豈曰倖哉。
晚年不聞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卽聚雪燃燈。香花鬪草。以及紙鳶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偕汪孺人誦竺
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眞
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陳子曰。吾往輯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痛
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于雲間。上之督學洪園楊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率俎
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歛長齡鄭氏爲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錢。能
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終絕居貞之忠胄。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
枋于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尙其有徵于斯文。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纍纍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於周官者。日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卽。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田井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窮。所謂合之則變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

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嘗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救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悉置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於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祕法。悉藏焉。公何迂闊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旂。以爲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旂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禮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與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姦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

馮第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假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縱。獻豳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豳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於室。而不容不拔髮於鬪隣。或搆仇於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於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令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譜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况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盜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籽。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虜餽。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埃。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登。規疆理爲營陣。揭鋤槌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於郎。兵於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敗。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

哉。子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况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卽當時但稱師尙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於藏兵。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佛論（大養濟院）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守墨也。馬鈞陽欲駁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廩。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誦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糲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戾。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善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旣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

大夫闢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於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學校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緯。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闡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聲音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揖。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

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愛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遂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眞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噉噉流涕。醉歌鴻鵠。數闕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輒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隼鷙鷹。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讎。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斃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汜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眞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樵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矚睨。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雜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讎。天下豪

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且志行歸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歸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歸在君。歸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曾園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園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繡書。園公角里先生姓字。園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帝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圖書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遇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授君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歷井地之法興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楊雄鄭玄。孔定國劉向之父子也。左於宋者。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圓。則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讖書古文。則徵據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

異同也。象之爲中爲左右，爲戴爲履爲肩爲足也。非天地之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爲過客，象數爲逆旅耳。不聞殊方之卜乎？或實應於草木，或取數於瓦石，或以雞占，或以兔卦，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著龜。蓋著者尋數之主，數得而著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表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券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天后天，可以子母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爲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爲異。不必泥其九爲圖，十爲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篇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乎青城隱君也。不必遡其受之希夷種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太極之理，碎而爲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爲四象八卦。衍之爲大衍，範之爲洪範。以至俯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圖。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鳶飛，呈我以鱣龜龍馬。夢寐尙友，接我以大禹密義。卷之而促爻象于一瞬之間，放之而轉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鑪冶，細之而瓦礫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故曰：刪后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曉曉焉終日爭之。彼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爲月繫于天，一人以爲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又以爲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全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爲角，三

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喙一。而諸子之喙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譚笑。衆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黃冠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縞衣以無生劫之。卽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欲。乃二氏又以清虛寡營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往往操戈而裹甲焉。功不明。論不定。三不敵也。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日北。日傳日負。而經幾于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于今而附以公穀三禮。又附以語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熟爾雅。王莽之僭周書。安石之腐春秋也。然則經何以亡。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蓋已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瑟而忘絃。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壁典謨不在。壁筆削不在。麟爻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于蟲。蠹簡之中。一辨十難於牛毛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舍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卽金溪新安之間。目紛紛矣。夫必關洛洙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拘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於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身。仲尼而在。可以鑄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漢儒爲哉。大抵諸氏二子。譽之驟布信越。來則爲帝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法主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備濊洛之數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服也。

古今大帳簿（史論）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齷齪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胆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闕。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卽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卽一部通鑑。乃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編修。簡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櫃檯。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於循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卽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團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阻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意史學。今子弟不讀史。史官不編史。

舊帳簿。新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之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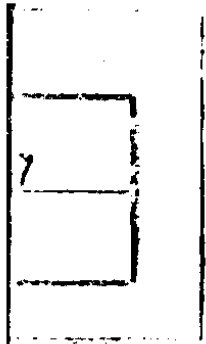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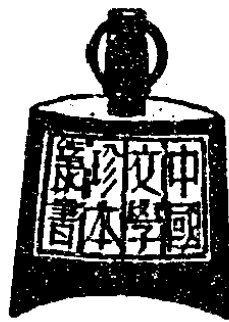
白石樵真稿

白石橋真積

一九八

來
冊 195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拾貳日收



白石樵具稿



100

白石樵真稿

下冊

明·陳繼儒撰



第一輯
第十二種

據眉公十種藏書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3 0610 5740 6

本書封面題簽：盧翼野先生

846.7
384
2:2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古今之宗藩。厚自周始也。秦鑿之。而弱其枝。薄自秦始也。漢鑿之。而掉其尾。唐之降疏屬之王。而夷於公也。降其父。疏且遠者。而夷于民也。所爲薄。秦之亞也。宋之聚而養之京師也。散而處之都邑也。所爲厚。漢之亞也。國朝稽古定制。廣樹懿親。參酌調劑。以處於不厚不薄之間。爲萬世準。祿萬石。冠九旒。位諸王上。法漢。而不得置吏握兵。郡王以次議裁。法唐。而未嘗不食饌冠帶。大旆少帛。磐石錯繡。拱手以衛神京。法宋。而曾不敢喚屯于闕庭。輦轂之下。郡縣以防蜂螫。法秦。而終不廢周。封建以樹麟趾。法周。而終不得不節取於秦。煌煌聖蹟。似無容進一籌矣。第愚所憂者。不憂天潢之不長。而憂在於窮地之毛。罄地之產。不憂朱門之里第。而憂在于白屋之王孫。不憂遠而燕吳。近而甯煦。而憂在於百姓之罄懸。有司之卮漏。夫天下之法。惟其兩利之爲便也。今上見費而下不見恩。宗子弟不盡肥而民日躄其瘠。欲更制則以爲生亂。欲坐視又以爲養亂。欲加恩則以爲游說。而不當言。欲斷恩。又以爲離間。而不忍言。然則奈何。語曰。親盡則遷。服盡則祧。義也。親疎無間。內外均



勞仁也。親親賢賢。仁義並用。其惟今日乎。故請于奉國校尉而下。裁其歲祿可也。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停其分典可也。又不然。而輟其肩禁。寬其兵衛。使不肖者得衣食於技農。賈者得以玉驟之親。而隸名於金闕之籍。若周若召若蒼若向若絳若勉若汝愚可也。嗟乎。良家子負矢裹糧。翺翔八極。抱關不呵。津吏不問。而神明貴胄。反不免坐畫地而泣。向隅。弓旌輪車。日下名山。搜討兔豈鴻遠之彥。而同姓子孫。使之匣鋒而不試。藁穎而不出。盼盼然望長安如天上。而竟不能稽首于天子闕闕尺寸之間。可嘆哉。

周禮

昔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始未嘗不驚怖其言。已讀周禮而後知言之常也。秦舉先王之六籍。束而投之烈焰之中。此時周禮亡矣。垂漢二百年。河間獻王。猶能搜諸李氏之家。藏而上之祕府。則書固無恙也。自後杜子春及鄭康成父子。專門特業。遞沿於唐宋以後之諸人。凡四十有六家。而愈不可詰矣。雖謂周禮之絕於諸儒之手可也。禹鑄九鼎。紀山川殊怪之類。用以鎮不祥而告成功。如使治水者負鼎而趨。以遡河而窮源。人未有不笑其狂且愚者矣。周禮雖公。太平之書也。豈其所以公哉。周禮之家聚而戶訟者。以冬官缺也。然五官固具在。其倣而行者誰也。卽五官互見。而冬官未缺。缺而尋以考工補之。其倣而行者又誰也。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我明田不井。刑不肉。子孫不封建。秋多不獮狩。而天下熙熙如矣。大抵周禮之一句一字。鳳之毛而麟之甲也。然必句句而比之。字字而櫛之。則魚之筌而兔之蹄也。求筏於渡河之後。索經於煨燼糟粕之餘。反覆辨難。既不足以爲公忠臣。而傳會牽合。又不足以

爲公孝子。是古之亂周禮者。漢儒而今之亂周禮者。又附之以宋儒。古之逸者。官之一。而今之逸者。又無故而并削其官之六也。然則周禮何以辨哉。說者以莽之托名於井田。歆之托名於泉府。安石之托名於國服。也以爲周禮罪。而不知此非周禮之罪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牆。燧人火政。以利天下。而始皇乃以爲烹儒焚書。燧人孔子。亦何過乎。竊周禮者。亦若是而已矣。

曆法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乖次而莫識。孟隴失記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蠶蟲之不藏也。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訊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尙體。以綜數尙文。以考類尙象。以作事尙時。以占往尙源。以知來尙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璿璣玉衡。六合三辰四遊。公輸子所儷指而不敢進也。其法則土圭正影。律管葭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其人則夔龍稷契。伯夷臯陶之所比肩而友也。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而班也。甚矣曆之重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也。以理取數。以常取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二十二家。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大衍之根於著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夫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主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我明之所因而爲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矣。第恐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杪忽以迄毫釐。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日月若斷壁。五星若走珠。四

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嗚呼。豈細故哉。略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爲太史。而今者顧門之裔安在。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亟釐秦舊。而今者明經之儒安在。太初始作。星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於是唐都洛下。闕出焉。而今者精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撓握箭。隸首執籌。獨步三代之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跼影天路。飛奔日月。而不知石室懸臺之上。所爲神而明之者。誰其人哉。昔者高皇帝嘗徵黽教諸臣。分掌曆時。置爲四輔。且升告太廟。以重其選。嗚呼。蓋早見至矣。

樂律

古人有言。議禮家如聚訟。嗟乎。審獨禮云乎哉。施於今而論樂者。禁如矣。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恣其流洩。往而不歸。是以聖人作樂。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大夫不撤懸。士不輟琴瑟。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樂之所極。天地氤氳。雷雨滿盈。是以聖人作樂。見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先。無伐和後。移風易俗。象德告功。皆舉之矣。而世俗之儒。奈何其禁。禁也。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后夔之所不能齊也。聚而議黃鍾。則清濁多寡。進退奇耦。季札之所不能察也。聚而議候氣。則築室布灰。籥石和黍。子雲之所不能占也。夫匏巴善歌。能令馬仰秣。魚出淵。劍瑯一噓。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而非以器用也。今之精於聲氣者多矣。目窮於秋毫之末。而耳竭於絲粟之細。然而鳳不翔於庭。麟不遊於郊。異類莫以從。鬼神莫以格者何也。將以爲無專門。而樂鍾隨生。能執籥具秉翟矣。以爲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具矣。以爲無專籍。而上至於六經。下至於蔡子之

新書。朱子之通解。已汗牛而飽蠹矣。上古之世。搏土鼓。削葦管。考菁桴。擊野壤。可以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而中古以來。聰明伎倆。自謂目空古人。卒之甲乙。雖黃若蠅。若蟻。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若使君子樂得其樂。小人樂得其欲。則金土不鳴。絲肉不奏。鵠弦不張。鼙鼓不伐。可也。君政荒而矯。人心鬱而苦。雖農之瑟。虞之琴。垂之鍾。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被不祥。而留亂亡之轍哉。昔者南郭子綦隱几而聽天籟。葛天氏操牛尾而歌八闕之風。無煩均節。不廢比。排而至樂出焉。故易之有象。雷出地中。迅動流暢。先王以豫爲易中之樂。而太史之爲律書。不旨律而旨兵。不旨兵而旨兵之偃。於文帝寢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水利

今天下盡大江而談水利。江以南。腹心也。淮。咽喉也。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不給不達。邊吏士不足以戰。則水利者。又天子邊事之要領也。今御史中丞慕淮泗上矣。憲大夫董三吳矣。而臨河報水。激之人。旱潦相囑也。則何故哉。治河之難也。其難有三。若東南不得與河較也。齊魯伊洛之間。亭障相錯。一欲漕關。則王孫勳。腕諸貴人中撓之。禹之空而授諸水者。悉爲我所實。吾無以容水。則水無以容我。勢也。難一。轉而清濟。轉而徐州。則虞漕。轉而汴省。則虞宗室。轉而鳳淞。則虞帝陵。左支右吾。前顧後盼。難二。河之徙。決有鬼神。不可以力敵。築堤塞口。與蛟龍爭。又不可以金與帛敵。功未成而主心動。功垂成而廷臣以樂羊之書尾之。又不可以百口敵。難三。故新河之役。議者紛紛。欲疏月河以分水。洩蘇伯河以導水。遷城以避水。修閘以防水。

上亦日下奏牘與大司空議。以望河工之告成。而匏子之歌。禾黍之頌。尤寥寥也。至江以南。則百倍易之矣。江南之流。輸於震澤。震澤輸於吳淞。吳淞輸於海。特其支河之不治。若有母而無子。有腸胃而無脈絡。旱則鮮蓄。而田爲之龜坼。潦則鮮洩。而禾爲之鳧沒。此其故易講也。不必接溧陽之五堰。疏荆溪之百瀆。以殺其來勢也。不必於江陰驅而泄之江也。不必於夾苧興塘。驅而洩之於運河也。余以爲視田之高者。其流可滂也。視田之卑者。其岸可築也。戶上者可粟也。戶下者可力也。不上不下而中處者。可相督也。水衡所捐數十萬之金錢。流移可募。而賑施可寓也。此吾所謂百倍而易於治河者也。

鹽屯

昔者姬公寓兵於農。制爲井田。而其後管子修內政。以寄軍令。卒以勁齊。吾明之兵與農分矣。然借鹽以屯邊。不至盡驅東南之農。而養西北之兵者。則鹽屯爲之灌輸也。今天下策鹽者曰。苦課重。苦守支。苦私鬻。苦攤派存積也。策屯田者曰。苦牛具。苦溝洫。苦課稅子粒也。二者大司農與徵算郎。相與日夜借箸而籌。而繡衣使者亦乘車出。退而削牘。奏利害者。日上。迺左顧問鹽政。民貧不能辦課。而商之子孫老死不見度支。右顧問屯政。武臣不能營葺。而士卒不倚耒耜。蓋天子以米鹽爲羞。大臣以富強爲諱。於是一蔑於縣官。再奪於貂褚戚屬。再持於鄉卓之徒。佃漁其間。此無他。以鹽屯之未合。而祖制之未復也。往高皇帝召商賈粟邊下。商爲之募衆。舉士。以鹽而狙集商。以商而蟻集屯。有兵農均輸之遺意焉。自葉洪倡議。而商所輸者。更粟而金矣。金不之奉。而之鹽局矣。大江中畫。而東南挽芻。西北坐食矣。余以爲非復祖制。而令鹽與屯相爲表裏。未可以國也。

夫鹽與屯合。斥鹵千里。化爲桑田。一利也。農不輸餉。兵不輸餉。二利也。商且受粟。夕受饘。券交於左。筐盈於右。三利也。邊實虜虛。卽淮揚有梗。而咽喉自在。四利也。且耕且守。人自爲戰。里田戍行。敵氣自寢。五利也。生齒繁。烟爨集。戍卒無鄉國之悲。而流移有土著之樂。六利也。商以邊爲陸海。虜以田爲地網。七利也。嗚乎。七利舉而。卽使劉大夫握管。趙先零繪圖。何以讓哉。不然。江以北寤言兵。江以南寤言農。盼盼然枵腹相望。而兵則虜且薄之。農則水旱薄之。惟鮮衣大賈。洗手堅坐。以享獵天下之利。何不召而爲鹽屯。委輸。且買者半燕趙。走客地如鶩。蓋其性然。而又引輕而鹽倍。賦輕而粟倍。客四面方駕出矣。

馬政

甚矣。今天下馬政之不講也。凡有三蠹。而大耗不與焉。太僕馬。歲無慮十餘萬。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予金粟。半以輸債帥。自啖不暇。而何暇以其餘飽馬。馬不任勞苦。遇戰則悲鳴却走矣。蠹一。漢初天子不能具淳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今衛士得馬。以便鞭乘而已。蠹二。縣官割其芻。中涓外家割其地。馬所從產。則責駒。所從秣。則責肥。甚則家破而人繼之。蠹三。今天下幸媿安耳。有如海內多故。無敢望八陵十二閑。及數千如雲之錦。卽大將軍何以驅使監問。僕寺何以數馬而對。嗟乎。此所謂名存而實亡者也。夫名存而實亡者。猶未若害存而利亡者之足以懼也。如咸寧繼爲政。驕且畏。議通馬市。以中虜欲。自庚戌以迄今。四十年矣。國初之市馬。雖稍倣宋制。然特創於關蜀。未聞以九邊爲市也。以茶縑爲餌。未聞犒金而出也。以爲獲良馬。而虜且以下馬獲上直矣。以爲馬衆可與虜敵。而既市當無事戰矣。以爲羈縻之。而陰修戎備。而將相以市便高枕。

矣。以爲虜無他狡。而慮且邀賞。往歲東西之鎮。叵測矣。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上。不在下。而在夷狄。財往如逝波。敵至如風雨。有如圖窮而匕見。皮盡而毛落。進不能管犬羊溪壑之心。而退不能懼熊羆將士之氣。陽以托長沙表餌之智。而陰以伏熙寧和好之憂。嗚呼。如是而欲奮天駟。叩虜屋。供御飽餼。司馬巡邊。其何益于國。故大耗之不去。而區區於振刷三蠹。雖有龍牡。無以御之矣。李克用以馬上立國。不過七千。猗頓窮士耳。陶朱教以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息無算。而況以天下息乎。請罷馬市。以歲市數十萬之金。帛轉而付之秦。非毛仲其人。必使官與民兩利。以坐實天廡之種。生且爲天子歌。在坰駟鐵以獻也。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二

議

賑荒議（計二十條）

踏荒

縣公踏荒。東踏則西怨。西踏則東怨。舟車所至。攀擁叫號。里排總甲。有伺候之費。有送迎之費。有造冊之費。有愚民買荒之費。不如一概以全荒具申上司。舊規奏報夏災。例在五月。今已過期。似難復緩。直待兩歲題請。朝廷旨下。戶部覆行。然后輕輿寡從。踏勘未遲。今不必沿鄉履畝也。

勘荒

得錢做荒。出錢買荒。其弊種種不一。須令該圖里排。開報得分明。圖書造冊得分明。如一保之中。某區爲熟區。某區爲荒區。一區之中。某圖爲熟圖。某圖爲荒圖。一圖之中。某圩爲熟圩。某圩爲荒圩。俱用印鈐記訖。然后行抽勘之法。勘圩則刻。勘區勘圖則寬。又然后行抽問之法。或問事。或比較。問過去前甲之里排則公。問現在挨甲之里排則私。大抵糧田全荒者。卽是上貧之飢民也。種田半荒者。卽是次貧之飢民也。得一圩之真荒。

田若干。眞飢民若干。而衆圖不敢欺矣。得一圖之眞荒田若干。眞飢民若干。而衆區不敢欺矣。勘荒在此。賑飢亦在此。本之以惻隱不忍之念頭。參之以神明不測之作用。寧過仁。無過義。寧使得便宜在百姓。無使得便宜在朝廷。此勘荒之大指也。

儘荒

勘荒固難。而派荒尤難。說者曰。縣大夫不能千百其化身。而方圓于一手。何如一概攤荒。使荒熟皆霑恩典。此爲熟鄉作說客而設也。夫東南與西北。非特地勢之高下不同。抑且有災無災之截然迥別。若幸而有恩。應儘數派與荒區。惟荒區有改折。惟荒區有停徵帶徵。惟荒區有粥賑米賑。而高鄉不得望焉。夫荒區。菜麥不及收矣。秧苗不及栽矣。卽栽。腐爛矣。卽間有可救者。皆數十百人共踏大朋水車。男罷耕。女罷織。甚則皮穿脚腫矣。今高鄉有是乎。富戶見田荒。誰肯借貸債米。業主見田荒。誰肯接濟工本米。啼飢號寒。賣男鬻女。今高鄉有是乎。租米旣不能還。錢糧安所從出。佃戶苦。業戶苦。里排苦。縣官苦。今高鄉有是乎。蓋當道之請命。爲荒不爲熟也。朝廷之特恩。爲荒不爲熟也。父老之拖泥帶水。匍匐攀號。正恐以荒作熟也。縣官之曝日衝風。親行踏勘。正恐以熟作荒也。若不問苦樂高低。概行攤荒之法。似於官吏覺便。而于救災則甚不均。甚不服。夫低鄉涕泣而求之。高鄉談笑而得之。膏粱而欲坐享餓殍之漁。孟獲而欲分奪嬰兒之乳。此豈鬼神之望。吾良吏者乎。士大夫無以此曲勸上聽可也。

禁亂

夏秋之交。舊水未消。新水復橫。正如舊錢糧未足。新錢糧復徵。三吳百姓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且大暑而徹夜極寒。大雨而決日不止。天時可怪。歲事可疑。自古水旱必相仍。兵荒必相繼。即極盛太平之世。且不能免。而況以好奢之世界。常易動之物情。可不爲寒心哉。昔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若令有五母雞。二母鹿。床上有百錢。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矣。古來亂民常挾飢民而起。如玉仙芝黃巢之類。不能枚舉。必須當路者先服飢民之心。捫亂民之阻。而後可以永保於無事。何謂服飢民之心。如菲衣惡食。教民節儉。緩征停訟。與民休息。任怨任勞。怕因怕果。如切自家痛癢。如救自家骨肉。披髮纓冠。廢寢忘食。所謂賑飢民之心者也。何謂捫亂民之阻。只今大水彌天。姦人借事生釁。或有裝駕決船。以割稻爲利者。或有搶奪簞糧貨物。以增築圩岸爲名者。或有聚衆鼓噪。以借米糴米爲名者。此皆亂法之民。若有此等倡禍。卽刻往前擒拏首惡。輕則繫獄。重則捆打。此所謂捫亂民之阻者也。蓋救災恤患之中。專寓防微杜漸之意。飢民必救。亂民必斬。舍此八字。別無荒政矣。

禁張皇

夫上人要有救荒之心。而不當有救荒之狀。如銀賑米賑粥賑。此爲無田者而設也。而目前庫中之銀幾何。倉中之穀米幾何。此不可遽言賑也。如蠲免。如改折。如停徵帶徵。此爲有田者而設也。而目前之荒疏未上。朝廷之恩例下未。此不可以遽言蠲也。大抵飢民如小兒。不忍用威。又不敢遽用恩。挨得一刻不啼哭。則一刻

之餅餌且止。揆得一日不啼哭。則一日之餅餌且止。留前貯後。相時而行。屈指七月至十月終。有一百二十日之期。幸而高鄉成熟。則新米可接濟矣。又屈指十一月至明春四月終。有一百八十日之期。幸而春熟有望。則豆麥又可接濟矣。獨二熟未至。接濟何人。萬姓嗷嗷。命在呼吸。前則以設法預備爲主。後則以分頭急救爲主。中間則在閒時忙做。忙時閒做。勿促之告急。勿挑之使動。如遏糶抑價之類是也。

請改漕折

改折一事。近雖奉有明旨。但時事多艱。拘礙當破。議賑則倉庫空虛。議蠲則金花難免。獨有漕糧一項。漕糧每石。輕齋席板過江水脚折耗等項。計費銀二兩。若得幾分請折。每石止徵銀五錢。則餘米存留地方。有田者明沾實惠。無田者暗受恩波。計無便於此矣。查得改折事例。被災十分九分以上者。改折七分。又查得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免。每石折銀五錢。此定制也。今三縣災傷。正當十分九分之數。則改折漕糧。正當每石折銀五錢之時。前有萬歷十六年及三十七年水災。奏准文卷。歷歷可查。申請道院。援例乞恩。亦寬中之寬。慰外之恩。而未知可得否也。若復請今歲停徵太過。則來歲帶徵益多。姑息於目前。而籛楚於日後。不惟難爲百姓。抑且難爲縣官。且看部覆何如耳。

禁遏糶

以官救民。不若以民濟民。以民濟民。不若以商濟民。我旣遏糶。鄰亦效尤。寸寸節節。皆是死路。當聽其自相灌輸。較是兩便。蓋本方之米有限。日用則米日消。四方之米無窮。日來則價日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

云米在外者則欲招來。米出境者則欲嚴禁。非惟用情之不恕。抑亦立法之難行。此猶士大夫半明半暗之說也。

糶米

救荒之法。無如設處糧食爲第一義。揀選大戶。領銀轉販。給付印批。勒限回縣。似矣。目今庫藏空虛。官銀何處撮借。愚謂使大戶糶米。不如使大戶積米。如不願遠糶而願積米者。即將本家之米。自貯本家之倉。積米若干。時價若干。但取結狀印信登冊訖。後日價踴。原照前價平糶。幸而價不甚昂。米還大戶。而官無與焉。在官府許境內之米。留之境內。不必慮糶米之銀。在大戶。以留之在家者。聽之在官。不必增遠販之費。此不遏之遏。不糶之糶也。揀選積米大家。只將屯戶查明。量田之多寡。酌米之重輕。如千畝五百畝之家。或有餘蓄。下此則不能矣。若開報殷實。徒生詐端。請託營求。易生煩擾。其不便者一。領銀糶米。銀一到手。豈無花費之子弟。侵剋之家人。其不便者二。我遏我糶。彼遏彼糶。口語鬪爭。關津阻隔。其不便者三。遠涉江湖。擔延歲月。其不便者四。遠方價高。回鄉價減。查驗推委。多所支離。其不便者五。華亭八十餘區。試選區中大戶。召而問之。願積米乎。願糶米乎。其情實可以立見矣。

禁抑價

抑價之說。行於官糶則可。行於民糶則不可。蓋官府設法銀兩。遣官遠方。販得糧食。略有頭緒矣。然後發與良善大戶。平價糶與飢民。但奸徒或以低銀至者。以低錢至者。以短價至者。受之則大戶虧本。拒之則喧嘩。

相加。甚則詐告小升小斗。詐告插穀插粟。而添出詞訟無已時矣。况抑勒減價。則積米之家。閉廩不出。販米之商。聞風不來。本欲抑價。而價愈增。此立斃之道也。

平糶

官糶官糶。其名甚美。而往年奉行臺諭。幾至大亂。蓋強梁者得之。軟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衙門之狡猾。賊獲之親厚者得之。而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不得也。詭名詭姓。假爲藍縷之服者得之。而真正飢貧者不得也。或擁軋。或叫號。或困陪。或鬪爭。或聲言以滅竊告。以拌和告。以小斗斛告。本家不勝其煩。但求糊塗苟且了事。而止有平糶之名。無平糶之實。若不體貼設行。則區處錢糧之艱難。遠販糧食之辛苦。俱付之兒戲一擲耳。可惜可惜。慎之慎之。直待舖行十分踴貴之候。始付好義大戶。平糶饑民。但許升計。不許斗計。自城及鄉。然亦可暫而不可久也。

散賑

夫用衆。宜在狹處。不宜在廣闊處。如在廣闊處。唱名叫一人。而千萬人俱擁案前。本人不到。而他人冒應。冒領者有之。應去復來。領去復應。其誰能一一而稽察哉。大抵散賑。不散米而散票。此常法也。散票之法。莫如晴明上城。安排布置。每圖分作十甲。第一甲以至十甲。每甲將水牌開寫饑民姓名。挨甲編定。有一城壕。轟立饑民一名。縣公乘轎。門子執票。有一名。即將一票付之。得票者從轎後陸續過去。未領票者從轎前挨次前來。散過一圖。又是一圖。散過十甲。又是十甲。饑民執票就倉。倉吏認票發米。先後亦以此爲次第。兵法云。用衆如

用寡分數明也。此卽散賑之法也。

田主賑佃戶

查得華亭田一百九十五萬畝。若田主各自接救佃戶。種田一畝者。付米二升。種田十畝者。付米二斗。共計米三萬九千石。卽省出官米三萬九千石矣。卽使官賑。有如此之直捷乎。卽使官糶。有如此之均勻乎。人自爲給。無強梁擠軋之弊。家自爲賑。無遊手冒名之弊。平時借作工本米。凶年借作性命米。工本米至冬月補償。性命米至豐月補償。各立券爲準。不還者告官究追。此官府不賑之中。而民間暗寓賑濟之法。比之報名分賑。孰票平糶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其孰便孰不便也乎。且賑飢之事。官府旣不能遍及鄉村。又不能確定災傷之重輕。與饑戶之真僞。惟田主與租戶痛癢相關。情形又實。凡田之果荒與否。家之果貧與否。不待踏勘。而彼此灼然。莫可掩飾者。今能照依前議。旣報其平日胼手胝足之勞。又救其目前逃亡餓殍之苦。此安插佃戶第一義。而當事者。又且賑之以濟其窮。庶不立精矣。况士農工商。惟農最苦。比之游手閑民。及素不識姓名者。休戚萬萬也。田主置之度外。彼且相率而去其故居。拋棄屋廬。誰人看守。明年菜麥。誰人下種。田主勞費。豈不多於今日哉。是說也。無田者。田少者。皆欣然以爲可行。而轉展阻撓。倡言不便者。必出於多田富戶之僕輩。獨不思田多則易於轉移。人饑又易於爲德。決不分外多求。亦決不因求生事。仁人首倡。轉相勸諭。山城而鎮。山鎮而鄉。山吳而越。山吳越而推之他方。彼荒之處。豈非根本簡便之良法哉。

救荒煮粥事宜（十七條）

一 早煮不如遲煮

煮粥最宜慎始慮終。須計量倉穀多寡。可食若干人。可支幾時。然後起手。若驟然輕舉。一時穀盡。又驟而已之。令老弱者轉死。強梁者且生他心。不可不慎。

一 城郭不如鄉村

設粥於城郭。則游手之人多。設粥於鄉村。則力耕之農衆。聚則疫痢易染。分則道里適中。設粥城郭十之一。鄉村十之九。則較得其平矣。

一 委官不如委好義

大戶一心以奉委官。又一心以救饑民。精神既分。事事苟且。惟敦請賢士大夫爲地方素所信服者。監督煮粥。朝夕無供應之煩。左右無需索之苦。柴米不能湊手。可以猝請。猝應于當事者。又無扞格不通之虞。肯非愚聶公嘗行之而效矣。

一 搭廠不如寺院

搭廠費竹木。費柴薪。費工食。既防火燭。又虞風雨。又少遮攔。惟尋訪地方寺院。一便水漿。一便造隘。一便寓房。一便貯柴積米。一便容民畜衆。

一 土窳不如磚窳

土窳齷齪易敗。磚窳潔淨可久。其大鍋鍋蓋水缸等項。即從地方鎮上店家借之。編號登記。訖。若火鉗擔

桶淘籬簸扁諸小物類。大戶領價置之。

一 執事不知選用饑民

選用饑民。須衣服洗淨。精力健旺者。每人給米二升。許令執事煮粥。如有不好潔。不聽命。因而偷盜米糧物件者。逐出更換。

一 糶粥不如米粥

往時糶粥。多有半生半熟者。間有拌和石膏者。飢不擇食。往往食後致病而死。若米粥則無此弊。故煮粥決以白米爲主。

一 草柴不如木柴

官既發米。隨將買柴銀兩。同時給發。每日用柴百束。先買二三千束備用。坐柴可以代炭。餘炭可以煮茶。逐日劈柴。最爲煩苦。飢民待粥。空閑者即以劈柴委之。劈完加粥一碗。

一 吃粥不如帶粥

凡煮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奔走道途。倘遇風雨。尤覺艱難。若願吃粥者。許令自帶碗箸。以便就食。若願帶粥者。許令自家帶鉢。并給二次。以便攜歸。昔嘗行此法。願吃者少。願帶者多。蓋吃則止于一人。帶則歸分老幼。不妨生理。不失碗筋。不成羣混擾。不竟日奔馳。饑民既得安閒。而執事者亦少休息矣。

一 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前鍋粥熟。卽貯缸中。遇老卽發。蓋老者尪羸。不能久待。童壯尙可待也。

一給粥婦人先于男子

婦人領粥。出自萬不得已。來卽發之。蓋婦人廉恥最重。不能久待。男子猶可待也。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凡童子頑狡。溷入粥場。最難馴伏。須擇一人管攝。或吃或帶。擊鑼引旗。五童一隊。挨次散之。凡壯男。須俟煮粥有餘。末後給散。擊鑼引旗亦如之。大約以己午爲期。馴良生理者。不必先來久候。強暴梗事者。不致屯聚後留。亦分別調馭之一法。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丐流溷入饑民。非特不潔。亦且不甘。另遣乞丐頭領。置之粥場遠處。別設粥賑之。

一饑民日登記籍

錢糧出自官府。苦心區處得來。一粒一毫。俱要着落。拋撒者上干天刑。侵漁者難逃憲網。凡每日男女領粥若干。每日煮過米若干。執事工食米若干。一一登記簿籍。以呈查考。

一修道路橋梁

大水之後。岸有低窪者。補平之。橋有橋板橋欄腐壞者。修好之。無令飢病之人。因傾跌致斃。先宜周密預爲之。

一另籌領粥

凡遠近有體面之人。如學究。如里排。如醫生等類。以領粥爲備。而實以絕粒爲苦。另置竹簪。烙鐵記色。分籌領粥。不必到廠。

一煮粥須要嘗粥

凡粥之生熟厚薄。有插和。無插和。須要監督與大戶親看親嘗。則執事自然用心。而饑民亦且心服。昔鄒侯張曙海公祖。親臨天馬山粥場。散粥之時。予進饑民粥三碗。小菜八碟。欣然浚罷而去。萬民合掌頂禮。歡呼送之。如此光景。歷歷尙在目前。甚有寫圖以贈張公者。此萬歷三十七年間事也。

祝染南。劍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果其子爲特科狀元。慶歷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

田賦八故（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昔井田之稅。此之謂民田。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土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

十五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千八百畝。官田有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遷徙拋荒。乃復轉賣官田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鄉之別。而總之賦極重。不可及矣。松郡糧重。始於此。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隸。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遺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打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僱役。力差變爲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徧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蠶。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聚爲勸。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

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間照田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北平等處衛所官軍自採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即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查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名色不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尙鵬按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於納戶。而縣官派之於各色。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會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漕撫按會減而猶增如故。其算數在縣總。挪移亦在縣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丈之。吏部題原任

本府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丈田均牽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概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遼餉亦宜準此俟遼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糧額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况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厘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於丘山而算之甚昧于心目惛惛悶悶得無爲驪龍之睡乎龍睡而盜者攫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山先開田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令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山之所自始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查得細布之役。起于正統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賦役煩重。奏將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一斗二升。布每長四丈二尺五寸。舊例每疋重三斤。率以紗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亭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一分。內改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尺加贈銀二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加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會搭派北邕。一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布。即有光棍串同保結。充作大商。銀一入手。視爲已物。浪費不經。化爲烏有。有此改簽大戶。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批廻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總而推委舊總之錢糧。或以前甲而強求新甲之價補。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干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知。此向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若賃房。聽驗。印解。布袱。油紙。包索。舟車。關開。掛號。銷批。到京。門單。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識。庫夫。長隨。府役。見面。後手。擺飯。茶果。土儀。磕頭。復求。雇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鋪盤外。賠銀四錢二分。稍不遂願。任意揀退。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即使盡發現銀。尙多賠補。而况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一年即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公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染秋毫。先要調停細布。

此周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本官既不請物價。又不能賠償。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昔年簡較段金。郭殿邦典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死京中。至今痛惜。况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干係。誰則任之。蓋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則無包攬侵欺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復踵前弊也。頃鄭父母勅令解戶設櫃給串。先收布價銀。隨收鋪墊打解銀。驗印起批。信爲良法。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甦矣。別有刁棍條陳。用標布客解布者。商非土著。既難托銀。又無田土。勢難簽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鄉鎮之布莊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脈。非細故也。夫三線細布。勢不容折。闕白粗布。濫惡稀粗。北人最所厭棄。若照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既利于得銀。銀又可以轉買商布。比之二線既堅。且有餘利可落。省墊貼銀四千二百兩。減去會計微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打墊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尙要商量。惟細布卽發現銀。粗布將銀改折。其不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責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初自南京取給五府。其勢甚便。自成祖定鼎北京。而白糧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不知五府之偏累。在一府。不知董漕者之獨勞。今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苦。不獨在軍強民弱。不獨在軍先民後。不獨在過洪過關。不獨在過關過鈔。不獨在備船備車。不獨在帶辦帶磚。不獨在稽查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頓留勞。而尤苦愆期守凍。出于意料之外。白糧守凍。

一年而兼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兼兩年水手之工食。千瘡萬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以收米之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既足。又卽付之水脚價。船戶水手。應時湊集。正月開幫。豈有愆期濡滯之患哉。今鄭父母設法。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以收白糧。置櫃給串。以收脚價。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倒懸乎。白糧中。又抽出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北運順帶。猶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豈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廣田畝。上合許。九牛一毛。似不爲過。以楚中千石。卽解楚中二王。何如。更不然。將千石改折。并同脚價銀齊解。以便自糴自辦。豈必從下流而逆遡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豈必舍賤米而運貴米。多交納往來之煩乎。此項。幸舊撫李公在漕。一時也。機山相公在揆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役重之疏。一時也。方公祖正當修志。士大夫講求在此。修救亦在此。一時也。明君智心民隱。可與深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收兌事宜

收兌者。糴糧也。謂糧長收于倉而兌之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十石。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邊。京糧由內河六閘盤剝。然後到京。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邊糧入泓船。剝至鞏華城密雲。然後到邊。爲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于每百石正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濕潤。以補沿途

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准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一。某衛所糧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運軍撐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糧八斗。一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于華上青無干。如松江府官軍派運別處。則于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于彼處無干。一查得准撫議單一款。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歷四十年。又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即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准撫印給薦票一張。或獎票一張。統候糧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州府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劄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措耗贈。遂至耽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廠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觸怒各臺。希脫已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某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兌完。當報也。某船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譖。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一濕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套名。蓋收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撥接爲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船開完。乃始釋放。昔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往年收兌。稱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葺席楞木。有費。雇募斛手。有費。雇募倉書。

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戶尙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暗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錫斛淋尖。陰講綱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兌米又如此其難也。至于大保小區。借改折之名。倩貧人代收。延挨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搶收。有先除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除者。名曰除申。若不搶不除。且并其搶收除申之銀米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踊。賠償日多。米不能賠。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圖收本圖。行圖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于收。米又不至。隔區。寫保頑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觀望搶收除申。此亦清弊寶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擣同揀擇。用賄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氣勢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程。則官弁反多遠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附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擣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宣歙蒼雪諸大水。皆西注震澤。東達於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闈也。一曰婁江。即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即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

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備成。故影譬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一爻。譬之人身。但有大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于是吳江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水勢漫延。無不受其殘滅者。屋廬塌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扑不停。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浸故耳。頃今上登極。召對時。出禮部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否。豈非東南第一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循官分督不可。非大戶催儻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蓋廠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如海忠介公布袍草蔬。帶屋出入。面給錢糧。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役。不橫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后事可舉也。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渾濁。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簞。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十簞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既無潮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湧洶。請牌開壩。衆鍾如雲。里許不日可濬。水洩復塞。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飢貧。其利大。其功速。派撥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甬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嘗此以待救時之君子。（時崇禎二年）

建州攷

頃遼左之役。覆軍殺將。撫順清河。業已斃而去矣。皇上赫然震怒。褫罪臣。召宿將。捐內帑。徵客兵。賜劍綬。

略。凡偏將軍而下不用命者誅。今草澤中豈無秣馬厲韃誓不與賊俱生者乎。某書生頗習遼事。遼左建酋曰奴兒哈赤。卽女真種也。女真古肅慎之地。居混同江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附謂之黑水靺鞨。靺鞨強盛。號渤海。渤海寢弱。臣于遼。遼興宗諱更。女真曰女直。至阿骨打始大。國號曰金。金亡歸元。元改萬戶府五。以總攝之。永樂初。遣邢樞張斌宣諭。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悉境來附。詔選其酋長授官爵。任其耕獵如故。朝貢以時。征調惟命。永樂末。建夷數入毛憐。但攻殺。宣宗遣使招降。遂以老營地居之。名爲東建州。此建夷之所自始矣。建酋土極寒。或穴居而處。或採樵葉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或穴屋脊。梯級出入。或掘溷厠。四面環繞之。是其居處也。冬塗豕膏禦寒。夏裸袒。裂尺布障體。婦人帽垂珠絡。衣綴銅鈴。衣豕衣。犬衣。熊衣。魚皮。是其服也。噉生肉。嚼米爲酒。醉則溺而盥面。席地歛食以爲樂。是其飲食也。男少女多。女始生十歲卽嫁。父母春夏死。立埋之。秋冬死。投尸餌貂。又有剝腸胃。曝日中負之。飲食必祭。三年而後棄之。是其子姓父母也。無市井城郭。逐水草山谷。射獵爲生。自推豪傑爲酋渠。是其君長也。俗不識五穀。狗解耕田。解曳車。解繫木馬行。可及奔馬。是其制作也。弓長四尺。矢用楛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是其器械也。獻馬獻貂參。獻殊角獸兔鶻黃鷹海東青。是其貢物也。春草未青。馬骨立不能來。五月青蠶起。八九月雨水溢。冬月河冰堅。不能住。是其出沒時候也。已後酋奴數數盜邊。掠生口。漢人教之板竹以爲居。繒練以爲衣。火食以爲食。又掠漢女以奪胡婦之權。而睥睨上國之念起矣。正統己巳。野人女直因也先爲亂。賴侍郎于謙處置得宜。而遼境安。天順中。建州女直都督董山寇邊。賴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乘。擒山送京師。而遼境安。十四年。建州部落欲靈。

董山之然。賴兵部侍郎馬文昇招撫。而遼境又安。又其後陳鉞汪直王越等。垂涎建功。以中官爲巡邊。以武官爲參贊。僮俘老弱。論功有不貲之賞。建夷俱號復仇。長驅四百餘里。賴御史強珍劾。越下獄。汪直敗。復召馬文昇撫邊。而遼境又安。此載累朝實錄。不能縷指數。而今之遼。非昔之遼矣。遼地南臨大海。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虜酋奴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爲賴蟒等。直寧遼者。爲猓兔拱兔等。直廣寧者。爲小女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兔愁爲虜王。而東四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此河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東。則額伯革打大成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煖兔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惚恍大苛。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斷遼爲兩。虜又摺入其內。據心胸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往虜故窮餒。近皆耕田刈草。人馬得食。而又無重關峻嶺爲之阻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虜焉。大抵馭虜之法。日合日離。離則其黨可攜。合則其焰難撲。而建酋之合有二。東則處其與北關合也。西則處其與西虜合也。何謂東合。往建州諸夷王兀堂王杲阿嘉輩常分。阿嘉之婿曰他失。則奴酋父也。他失之父曰教常。則奴酋祖也。初李甯遠誘阿台于城下。襲而殺之。并殺其祖父。而酋奴請死不暇。奴是時一孤豚腐鼠耳。甯遠請爵之以龍虎將軍。於是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而奴始強。五百道貢賞入。而奴始富。而南關灰叭諸部併矣。北關婿宰賽又與奴婚好。而岌岌乎又將併矣。此所謂東合也。何謂西合。開原外有北關。非東西。虜咽喉骨梗處乎。奴圍遼。必與西虜通。西虜通。必奔北關而去其梗。萬歷甲午。鎮武之戰。宰賽父曰伯官兒。箭

死矣。邊臣誘殺宰賽，奴酋密報之。宰賽脫矣。宰賽恨北關之不以告也。德奴酋而忿北關者，又非一日矣。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款則諸營不敢動，宰動則諸營不敢款。若奴與宰合，則北關折入于奴，而西虜土蠻拱鬼等控弦鳴鏑而起。北所謂西合也。東西皆合，西虜大合矣。虜無所不合，則我兵無所不分，而全遼之累卵可知也。自古虜合則強，離則弱，強則戰，弱則守，而朝三暮四于強弱戰守之間，則有款，款非媚虜也，非納葷幣也，非稱臣削地也。特取文皇帝所創爵號市賞之例，而操縱與奪之，而漸以修備，斯要領得矣。今建氛甚烈，奴酋無款理，惟有決戰，而用間諜以連衡宰賽，遣重兵以擁護北關，則東合者可離也。北關既梗，則建夷不得越北關而西，西虜亦不得越北關而東，伐往來之陰謀，破勾連之黨與，則西合者又可離也。此馭建酋之定局也。先乎也。而市賞則其劫子也。夫市賞非自今始，自文皇帝始。應有繚緹，則飢飽還近在我，馬有銜轡，則張弛密控在我。市賞者其應之繚馬之轡耶。昔野人女直勅書爲也，先所奪其子孫，遣使入貢，自署曰舍人，在道不得乘驛傳，錫宴不得登上席，乞哀守臣，守臣請給勅書，十數道，三五道始得貢。李穡遠襲殺他失等，勅書無所屬，盡昇之奴酋，而奴始得假名號，盡統諸酋之部落，乃知有封號，則有市賞，有市賞，則有羈縻約束，而說者乃曰：章實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賞不如勦，撫不如戰，似矣。然以此張先露塗耳目則可，而可一擲再擲，以危邊爲孤注乎？奴酋之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螫，俄而鑽刀說誓，俄而傳箭會食，俄而零竊，俄而大舉，俄而恫喝以恐我，俄而弭帖以緩我，俄而滅夷人，革車價，退故地以管我，然橫江新地二百餘里，不以歸，鵠關七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仙子之一峽，峽以內，箝密難入，峽以外，險峻難守，而揣其所以退地。

者何也。北關，又世仇也。南關，奴心腹也。北關白羊骨輩，嘗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力相抗也，技相敵也。奴占南關，而又誘宰賽併北，北以此憎奴，若宰賽與北交好，而天兵從南搗其穴，卽奴後山可奪矣。奴恐南北起腹背敵，不得不以退地見餌，而豈其恭順之本懷哉。局外朝臣，俱與遼臣爭尺寸之退地，非請勘，則追尤。邊吏避議論，甚於避酋奴，而遼事益掣肘矣。他姑置勿論，論遼事目前之急者，按遼兵額有數萬，其存者皆孤丁獨口，及四方怙怯離儒，客寄不得志之人，弦未响而矢先落，刃未拈而指先傷，敵未見而股先慄，曰：遼無膽，則請選精銳，教騎射，而使之將與兵相習，既知其姓名矣，又記其年貌，既知其年貌矣，又校其本藝，一隊之中，誰弱誰強，誰生誰熟，誰工誰拙，抽一兵而問之伍長，而伍長不知，伍長可汰也，抽一伍長而問之將，而將不知，其將可汰也，卒被創者賞，將退逃者誅，所以練其膽也。部寺歲發遼鎮馬價一十一萬七千餘，分貯十之一，以資撫賞，又貯十之一，以資協濟，馬數已不足，而馬又戰死，病死，驛傳死，役占死，隆冬沍寒，繫於冰篠，凍柱之下死，曰：遼無足，則請查故實，牧田五千五百餘頃，芻安在，苑馬有卿，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圍長有官，分牧有牧軍，牧丁，馬子母安在，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臺奏繳，過數者紀錄，不及者削處，卽不爲生息計，獨不爲考成計乎，而又別請撫賞費，請協濟費，則馬價不甚節縮，所以練其足也。遼偵虜，曰：傳烽，曰：傳炮，諜報某部來，某路入，虜未至，則報旗呼于野，以收斂人畜爲主，虜將至，則堅陣待之境上，以犄角拒截爲主，今皆反是，曰：遼無耳，無目，則請修老邊新邊以衛堡，修堡以聯臺，多增臺軍以明斥埃，嚴瞭遠哨，局閉固守，待領兵之集，明與約，曰：賊至而不能守一晝夜者，罪在爾，守一晝夜而鎮援不至者，罪在我，所以練其耳目也。將懦將貪，將欺將橫，士卒不敢

言士卒搗于外。爲偷爲竊。堵于內。爲野爲狼。將又不敢言。曰遼無舌。則請毋優容。儂帥以市德。毋撲殺屬夷。以冒功。將有不法。士卒有不服者。得陳于當事。爲列之白簡。麗之丹書。律法卽軍法。軍法卽兵法。所以練其舌也。遼土幸未甌脫。特以居民畏虜。去城三五里。不敢力田。卽近城田作者。已而出。未而歸。盼盼然一人望。一人耕。垂秋成而虜騎薄之。捆載席捲而去矣。曰遼無腹。往年鴨綠江以西。九聯城以東。李少保屯田一百三十餘頃。廣寧遼陽常平倉。熊侍御積穀二十八萬石。不尙可稽核乎。則請及今整頓。所以練其腹也。遼千里而遙。今日一移。明日一札。以祕密之樞算。呼吸之軍機。而欲傾吐于筆端。往復于道路。往往多滯多隔。多誤多咎。多逃實。曰遼無脈。則請遼撫大將軍。時時從遼陽而度廣寧。繹絡巡方。不以三舍河爲限。廉將吏之勤惰。洞虜情之虛實。而道鎮以身從。以兵從。所以練其脈也。遼有膽有足有耳目有舌有腹有血脈矣。而又有水火以旣濟之。嘗考典籍。唐宋無火器。獨我朝有之。若能精我之所長。攻虜之所短。此火政也。遼邇登萊。漢武遺樓船將軍浮海東下。以及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于高麗。我朝之於哈納。皆由此道入。自弘治山東民運。改爲輕齋。而海運廢。海運廢。而遼藉一線于山海關。若行登萊之海運。以達金州。不惟遼兵之腹果然。而遼民亦不淪爲若敖之鬼。此水政也。遼臣謀之。薊臣援之。樞臣計臣協贊之。相臣主持之。而胥路之臣寬假之。遼雖危。其有瘳乎。且奴酋乃市夷。非生夷也。乃刳虜。非宋之女直阿骨打大志之虜也。宋時燕雲十六州。先爲遼所據。今神聖都燕。天子自爲將。何如宋。宋召金滅遼。自詒伊戚。今奴酋犯我。而我未嘗挑釁速禍。何如宋。宋以納遼之金幣。轉而予金。故日瘠日貧。今上征遼。夏征倭。征播。未至焚林竭澤也。何如宋。蔡京父子爲相。宜其爲將。今羣龍滿朝。度必

有劉岳韓范其人者出。何如宋。宋女直自燕入汴。由汴入淮。由淮入浙。如破竹拉朽然。今堂堂天朝。金甌無缺。幾幾建酋。不能當漢一郡縣。何如宋。而竊有慮者。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遣調客兵。人情之所大恐也。夏秋之間。奉尺一之詔。調兵吳越。兵惴惴有戒心。托孤寄子。賣男鬻女。譬之牽羊入屠肆。步步就死地。而撫道議家。虞則虞薄。議行餉。則餉薄。奈何其不怒且諱也。兵先募而後選。將以統之。將且以賄脫。以贖免。將無必死之心。而責士以有生之氣。得乎哉。千里而趨。弱者逃。豪者掠。人衆則勢益悍。路遠則力益疲。兵多則餉益絀。孰與召募土著。土著中又收土俠之爲便。或曰。遼本孤懸。一壤於朝鮮之應援。再壤于稅瑤高淮之蹂躪。遼人不復知有生趣。而將更護兵不護民。民掠不報。俘不報。荒而死不報。故民有謂生于遼。不如走于胡者。又有如近日武臣某某等。叛而降者。遼人果可用乎。余曰。叛者當繫其族屬。下詔招徠之。有能反邪歸正。斬奴自効者。爵以世官。否則族無赦。使奴酋與叛臣自相猜貳。而叛可還也。若遼人之怨恨奴酋。已入骨矣。吾聞奴破城。虜男女老稚。或磔或斮。或舂或擣。或炮烙。成長繫四五十人。如連雞。置繩馬鞍。鞭馬疾馳。而數十人俱與之痛哭奔曳。以去。則遼人何愛于奴。何仇于遼哉。因遼人之怨。卽募之以報遼人之仇。士俠一倡。買勇且百倍矣。故血戰斷不。如堅守。助兵斷不如助餉。徵客兵斷不如募土著。若舍此而紛紛調遣。如劉文靜詐爲僞勅。發民兵擊遼。人情洶洶。又如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之。往事之鑒。可爲寒心。吾故曰。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况更有最可異者。河水血。日下黑氣。奴酋遣謾罵書。上所甚諱。而下故張之。搜括帑藏。情形窘索。下所甚諱。而上故張之。請兵請餉。下所甚急。而上故緩之。督撫出關。二將出鎮。上所甚急。而下故緩之。根本隱

憂不在邊鄙而在朝廷敢以此代杞籓之獻。(時天啓三年)

淮兌議

漕法有司專管催糧收米者役人兌米者役人凡糧之有無美惡實在有司而軍無與也衛弁專管運糧撐船者旗甲修船者旗甲凡運之虧損遲速實在衛弁而民無與也頃奉憲檄欲僱民船以就淮兌官民梟豕手足無措猶幸來文尙有商量斟酌之意此作事謀始而慮貴萬全也夫旗甲挾衆成驕勸諭之不聽習懶成性驅策之不前落得藉口民船逡巡規避此將來變軍運而爲民運之漸也弊久計生則又變短運而竟爲長運之漸也其禍大其機隱而猶未忍深言也且以糧長言之但照顧倉以內不能照顧倉以外如收之于倉而運之于淮是收兌之役而兼北運之半矣其不便于糧長者如此以募船言之淮揚江廣之商販一聞此說不曰僱船而且訛曰捉船惟有搖手裹足相戒莫前前者先爲京口常蘇截留又將何法以招來之其不便于客船者如此客船避匿勢不得不用農船農船不出官批硃票付之皂快搜求于鄉鎮河港之間船一入手或得錢買放或搶貨立空路人不平佐之格鬪况又有朱筆假票雜出不可詰問乎白日如盜賊公行太平如流寇突至地方激變咎將誰歸其不便于農船者如此即使幸而有船矣裝米矣板脆底薄能渡大江乎糧多船小能載千石乎糧長募一船能復募一船乎顯此不免失彼顧首不免失尾能保看守無零竊風波盜賊無損折乎其不便于押運者如此從來水次交兌有臺察彈壓有守令持平尙且蟻聚蜂屯喧囂萬狀若迫之遠就強軍凡踴斛淋尖簸颺翻晒恣其魚肉莫敢誰何加耗不已而又增及于耗外之耗以羣羊而當餓虎豺狼屬屬

有幾。其不便于交兌者。又如此。各省修船。彙集淮上。或船到而匠役缺乏。或船多而材料未充。或米到而船不修。或船修而米不足。挪移借貸。推調就延。本欲通而反壅。本欲快而反遲。一縣如此。四郡可知。卽以蘇松言之。爲漕糧正耗百五十三萬石計。爲運船三千艘計。爲經收糧長萬餘人計。則其艱難錯出。變態叢生。又不待言而可知也。何如停寢淮兌。查回空。趕回空。仍遵祖制。以免車運守凍之患乎。是不惟方便目前。卽後日且無民運代軍運。長運代短運之漸。而國家實受其福矣。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隄窮淵。凡碑版錡釜之文。皆爲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窗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淨土者。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堦聲。雪洒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植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集，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嘆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壁書覆甃。裂史粘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筭。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竊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毅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買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搖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余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余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余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斲輪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十六觀補。

仲醇才情。睥睨一世。其于書無所不讀。乃取昔賢語。有概于衷者。做大士觀法。次第成帙。題曰讀書十六觀。夫讀患其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口耳盡喪。書于何有。趙清獻公云。皐陶稷契。有何書可讀。雖倉卒應對。語實爲不二法門。仲醇作是觀否。 (黃洪憲跋)

仲醇作是觀已。以質不佞。不佞云。達摩西來。不立語言文字。何書可讀。然達摩九年面壁。仲醇終日曝背。會心處。便是無樹菩提。仲醇應作是觀。 (方應選跋)

余少困章句。比長。稍知好書。而老且至矣。日不暇數行。行不得一字。每觀書而起。既起又思之。偶見李琰云。異見異聞。心之所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爲之洒然。以後讀書。如貧數富財。意逐日飽。天下之如余者寡矣。請同作是觀。 (王衡跋)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醇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爲妙乎。如云。所讀者古人之糟粕。此老胸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願讀十六觀者。通作此觀。 (黃汝亨跋)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橋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泖以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常一至天台厲蕩留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駟馭一二童子裹書襆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駒騰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卽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卽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殯廩饑藥厝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古人爲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蓋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喜獎拔善類而恥聞人過胸中通曉貫穿如九達之衢萬家之市而含苞瑕類嚙嚙如絕無知識者居恆急難而人負之或箝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雞鳴之語必不忍之

詔公皆不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爲。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尙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擢入比部。皆以平恕稱。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治詩酒會所。平反甚多。承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謠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識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譚笑出之。面人必解頤。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睦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於一家。則夫不謀婦。父不謀子。賊獲不謀于其主。孳孳汲汲。如理帛績麻。同堂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若孫是已。公美髯。眉宇刻畫。神韻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瓦器。與公譚。汪洋有胆度。不可測識。久之。嘔肝剝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嘗英之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蓋公黑頭解官。其感憤用壯。峭岸不平之氣。組治殆盡。又淘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而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遙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耳。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僻。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緊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於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往。滬海陳公。攜同叔訪余白石山。余迎笑曰。郎君此來。得無類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乎。公笑曰。僕舉此兒於大名官邸。今十三年矣。奇儻兒。不令出門前百步外。敢率以見子。亦猶太丘之請荀朗陵也。嗣後君弱冠。徵像贊。又奉公書。徵竹素園集敘。又公捐館後。君來謝父喪。見舟次。其雞骨儻然矣。余勸之曰。君無多食酒。無雜投藥。俟神氣小挺。然後出應客。未晚。因唯唯別去。及春。則聞君病狀日甚。未幾以訃聞。余嘆曰。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善。陳公善人也。而剪焉殄其血胤。天可問哉。天可問哉。初。公由大名視中州學政。抱同叔往來山川。驛邸間。不震不悚。已得瘵疾。公上書直指云。垂暮之年。僅此六歲兒。脫不幸。卽躋燕鼎。何益。毒以雞肋。易我舐犢乎。遂決計挂冠歸。遇聶翁。下以真青黛。痼病霍然去。六歲出就外傅。日誦數百言。不煩塾師口授。九歲受毛詩。十歲旁涉五經。十一專治左氏春秋。十六補邑諸生。豪上自喜。慷慨好施。沾沾風雅。賦薄博士帖括家言。公愛恣之。弗問也。漸久。遂分爨。拍浮醉鄉中。客來不辭。客去不聽。飛觥沸竹肉。燭跋雞號。猶未衰止。鄉里自好者。相戒莫入。而譸人緣此。遂開離間端。公幾同曾母。君幾類申生。神理過傷。病在不治。賴一二正人。昌言之。公所公心。動轉環。父子相向抱持哭。歡如初。已君篤疾。強起治父喪。且拜且訣。且咯血。且徧謝諸賓客。怨毒攻其中。訟謀牽其外。索逋者迫其旁。蓋不病於豪。而病於貧。不死於樂。而死於憤。死於孝也。哀哉。彌留之頃。執宗兄廷琛手。願乞第二子宜生爲後。非獨倫敘應立。且我兩人者。真患難交耳。君歿不旬月。勢家子錢家噪於門。脂田美宅瓜分矣。園粟雀鼠耗矣。臧獲輩掉臂鳥獸散矣。園中石不鞭而走矣。法書名畫酒槍之麈羽化矣。嗣子

所得百無一存。而廷琛善於寬。曰：吾聞之夫子，喪不若速貧之愈。南宮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散施焉。今吾叔父父子之積亦如是。自古多壘必墜，多藏必亡。人自不察耳。智者代我散積，所以散禍也。楚弓楚得人，弓人得，曷辨哉？君譜花木燥濕性，非時移植，輒復活，卽花師弗如也。滌籠窈窕，岩洞玲瓏，卽山師弗如也。少善吟，讀書卽能遺用，又能別識古器物，卽習舊賞鑒家弗如也。京山李宗伯稱爲汗血，金陵朱少宰呼爲小友。吳園文太史敍其詩而傳之，惜乎長轡未遑，短綆中絕。梁木摧前，蘭玉凋後，天難諶思，豈可理測。昔張溫有盛名，被放，孔明思數日，乃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嗚呼！公豈爲道家所忌耶？而同叔則何以見哉？於造物也，故憐而爲之銘。銘曰：

弇州文章九命，以夭折無後爲極烈。哀哉陳君，殞此良哲。芙蓉寶劍，未剗而缺。桃花寶馬，未試而蹶。豈先天之稟薄，抑後天之福劣？古有衛叔寶王子安，皆年少之鼎人，而未能盡逃乎短劫。猶子卽同君子，金穴總是槐穴，何親何窵，何彭何殤，請付之天地之一映。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伯子也。母爲誰，則禮部尙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耕于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蓋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爲南郡縣君請銘于

歐文忠而後。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敦讓婚之表。馮衍武達之誓。婦德少乖。家
索立致。甚欲刊膚削髮。投山竄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其婦圖身后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
俱下。不遠三百里。束幣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子其
爲吾縷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隨歸于周
氏。其會姑施夫人。王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櫛束內外政。如朝典。孺人世家女。顧能尊其範不少衰。性淡泊簡儉。
最不喜濃麗。而畜奴婢皆有恩。無少長。皆短矐待之。左右望而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言。達于臬外。率
姑孝。昧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挾掖。曲中其愜心。晚得羸疾。日坐臥常相半。多重裘。夏瑾戶。幾不知寒暑人事。
獨念君艱嗣。輒凄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遠近疎戚。待君而濟
者無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聞之。背地怪笑。曰。囑婿買妾。吳孺人豈真病耶。或曰。妾車晉至。必
且悔恨。搥床搗壁。病慘慘如膏沃火耳。已謁見。慰勞不自勝。撫如己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煦煦。度人情豈遂
能釋然。及君客金陵。有姬擁妓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勅以侍君者也。至是。世皆歎服孺人爲真不可及。
孺人少受女誡。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要皆以多男爲祝。姑歿。喪慕哀痛。病亦隨熾。猶曰。君
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一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卽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觀也。
余嘗笑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醖酒。則曰。寧妬而死。不願不妬而生。隋文帝玉中之英雄人也。而
有妬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類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笑。如晉時妬婦之

津。好婦壞衣枉。繼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于睽。取象于貫魚。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宮。並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間有挺而相難者。因慨然追嘆周召二南之化。能使樛木小屋。化行于婦人女子。而當時小有言者。反出于周公召公。况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吳孺人之不妬。揭而書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繫。而非徒重君之敦義而近古也。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五

贊

釋迦文佛贊

釋迦老子。慈憫濁世。偶然心熱。拋擲文字。欲覓佛者。莫從字求。舟去劍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實通胃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接引導師贊

此心緣物。如揉絲樹。四大既離。心何附處。附之失所。毛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法。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色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

達摩贊

白石樵真稿

二四五

一雙履。一根錫。對面者誰。應聲曰不識。

布袋和尚贊

此老漢。弄詭譎。不諷經。不禮佛。肚皮寬。眼縫闊。笑呵呵。無休歇。真快活。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十六應真贊

第一尊者。趺坐結伽。鬘童鬢頭。簪插野花。有鬼使者。伏地稽顙。侍兒取書。珠在象罔。
第二尊者。手橫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器瀉出。五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
第三尊者。扶烏木籐。千歲老猿。雪髯垂膺。跪頂珍果。投誠聖僧。領而受之。長嘯騰騰。
第四尊者。垂耳端坐。張口如箕。捧腹如瓠。聖凡好醜。但笑不嗔。惟無所嗔。故曰至人。
第五尊者。坐臨淵濤。抱膝不語。目瞳雲霄。神如止水。絲髮素絹。投函侍者。兩頰紅潮。
第六尊者。石印雙趺。左手支頤。右手弄雛。雛貌安尾。搖首叫呼。金繩黃環。付彼胡奴。
第七尊者。彌眼獐貌。松深草香。睡熟始覺。龍蟠掌心。翥甲飛掉。戲攫其珠。雲霧雷霆。
第八尊者。額語相向。並膝而坐。加肘其上。沙彌汲水。神涌地出。異寶滿盂。賤等瓦石。
第九尊者。鬘髮蜩鬚。骨見衣表。非仙非癩。食已撲鉢。指歷數珠。童子搆火。烹紫琳腴。
第十尊者。年少橫經。老胡霜髭。頰首以聽。生死無常。日月如駛。摧黃高山。道無老穉。

十一尊者。短衣複襪。面目皴古。如枯樹根。垂足虎項。不異猥腫。童子怖匿。却走逡巡。
十二尊者。鹿鞞豹皮。水晶軍持。中插楊枝。鬩酒甘露。鸚鵡來儀。聲無凡音。自稱雪兒。
十三尊者。煮魔脯鬼。側坐柏下。手屈三指。荷葉田田。其花如綺。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十四尊者。顏若朱塗。紫衫青扇。裂毗鬚胡。一臂怒張。手托浮圖。豈惟浮圖。大地山河。
十五尊者。披笠覆鎧。牽臂褰裳。浮涉大海。世外之徒。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十六尊者。童頭豁齒。修眉挂筇。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肖晒爾。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雪山修道贊

挂耳多修眉。支頤半拈膝。衲子日飽眠。那得思維力。請看雪山人。一心似牆壁。

文殊菩薩贊

吾之說法。如獅子吼。百獸聞之。腦裂而走。若文殊來。一棒打出。汝是文殊。無怨無德。

普賢贊

普賢願海。無物不納。故修行者。不遺一法。一法具受。如寶車裝。是謂無畏。名曰象王。

踏蓮渡海觀音贊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導師。普賜宏慈悲。沃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盪三劫濁。兼持戒與定。
我定慧亦空。永無流習境。化彼一切境。泳遊於大乘。

兜頭觀音贊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觀音贊

西來禪。水月觀。皆是兩重公案。不如從人。頂禮觀世音。一行一鳥。不如念佛念僧。

又

妙哉觀音。能救諸苦。如水感月。應現自普。若欲求男。生子鄒魯。

達摩贊

一葦渡江。九年面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

踏蘆達摩贊

古推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弄巧千般。吾道是水中第二月。

面壁達摩贊

苦行一生。踉蹌凍雪。忽見明星。智枯慧竭。迺知老子。空忙百劫。

達摩贊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束付東洋大海。却向震旦。專逞口尖舌快。早起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躁胡千奇萬怪。葉盡神龍。見真者自應胆碎。此何故壓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

爾陰符有云。害生於恩。恩生於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問渠枯骨頭上。覓什麼計。若遇陳居士熱掌。翻打潑皮。只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

餓口施食贊

焦而鬼王。施喜法食。山魃木客。嚙樹頭。羅刹哪咤。倚石骨。山僧持真言。比勸仗佛力。揚眉瞬息。明月中。龍臥鉢泉。虎臥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向。薰根出。劃開鬼門。與鬼窟。小鬼笑侮。老鬼泣。何以故。般若波羅密。

呂純陽像贊（像出純陽手筆）

負笠懸瓢。非嬰非叟。此大庾孫氏之家藏。而寫像出純陽之手。吾何以知其爲呂公。曰。手握一錢。上口下口。

四先生贊（有敘）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遯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旣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常者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各繫以贊。用存微尚焉。

范少伯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於齊。爲上卿。買於陶。散千金。出見奇。徒成名。鳴夷子。何童心。

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吾執鞭。魯仲連。

張子房

秦之鹿。推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有敘）

東坡先生居儋身。曾於雨中着笠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比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余拈出作偈。稽首以贊曰。

聞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簑。不是喬妝打扮。曾經兩地風波。

三岐禪師像贊

立志卓然。持戒凜然。世味淡然大義了然。噫。誠僧中之龍象。而終歸解脫禪也耶。

澄源禪師像贊

受菩薩戒。荷如來禪。滴水滴凍。有因有緣。開堂接衆。廣爲福田。一味老實。學古聖賢。中峯之後。汝曾汝玄。文定莊簡。曰然曰然。

夜臺禪師贊

鐵杖瘦如骨。衲衣不遮膝。人間茫茫夢未醒。吾師夜行到日出。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本色。可以接直下承當之凡夫。達老英槩。可以接向上不羈之豪傑。舌如懸河。骨如生鐵。圓中宿識。故是前劫。不可思。不可說。

雲棲老人像贊

德本龍象。望之木鷄。一句阿彌。餘皆死灰。還從師問。念佛者誰。

痴和尚贊

痴和尚。痴和尚。巷前歌。街後唱。回頭回頭疾。回頭。醉夢沉波。君莫浪。不說法。不諷經。赤脚垢面。骨如樞。碧眸深深。髮根青。半領緇衣。臥晴雪。一枝竹杖。懸春星。和尚行。兒童走。瓦礫泥沙。納雙袖。雙袖俄然大於臼。高楊覆清池。綠蘋亂。蝌蚪。濯足秋水中。照見形容醜。形容豈足言。天地亦烏有。有心欲動。將奈何。請以不二觀。維摩和尚。但令現酒甕。濁酒不醉真禪那。汝痴我不痴。我痴汝不痴。和尚回頭向何處。大家同入甕中去。

吳仲虛贊

彼美丈夫。顧丹雘紫。行有宮牆。胸無營壘。朝誦暮弦。含商嚼徵。名理獨超。心辭雙綺。蚤謝塵紛。縱游法喜。結梅檀林。渡香海水。三寶皈依。萬劫彈指。衣不重裘。食不疊簋。朱季一諾。魯連一矢。長者之聲。走於遐邇。孝友

陳荀篤行會史。修齡則矩。修名則美。天祚爾後。厥惟豐芑。鳳必五苞。駒亦千里。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王文肅公像贊

浩然剛大之氣。蒼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河之文。挺然絃矢之直。報主心丹。憂時髮白。其建儲。將綏無激。其禦倭。審絕無飾。其處播囚。審諭而招撫。無勳而窮極。其籌西虜。審款而羈縻。無戰而狼籍。其人才。審推挽而無潛抑。其言路。審救解而無任德。故能際魚水之奇逢。消宮府之微隙。渙朝廷之朋黨。養天下之全力。勞臣感而隕涕。聖明怒而霽色。功遂身退。暫託五湖之遊。避寵懼盈。終於六月之息。人以爲不貪不淫。公之隱行。不驕不伐。公之卓識。而無若天子之召對。則曰忠孝兩全。召用。則曰時懷名德。此真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敢望而不敢及者耶。

陽谷方京兆像贊（有敘）

大京兆陽谷方公。許相國狀之。汪司馬志之。蕭太史碑之。王大司寇傳之。吾友董玄宰復爲小傳。手書像後。而未有贊也。其仲孫思睿。奉一敬先生之命。排澁逸事。以授陳子。謹再拜贊曰。

河東薛後。學稱正傳。涇野先生。得其大矣。公守紳訓。研深攻堅。經行修明。入對臨軒。司樞荊州。橐無一錢。司獄魏郡。獄洗三冤。築堤河汴。減額億千。築堰昆明。裕積十年。分宜曰介。新鄭曰賢。雖則曰賢。公不喜緣。留滯遐荒。六載雲漢。二月京兆。放棄林泉。此何以故。客鬻相權。公笑解綬。採腴釣鮮。公性孝悌。出於所天。力春養親。食甘而憐。貸環給兄。易下而歡。少保下理。公納橐饋。莽囚劓亂。公靖烽烟。兵不挑釁。吏不蔽奸。學不市名。宦不

慕。濯。清。不。隨。鶴。直。不。避。鷗。仕。雖。人。後。品。則。人。先。居。鄉。俎。豆。居。官。涕。澣。帝。懷。舊。德。祭。告。九。泉。淳。德。所。鍾。瑞。蓮。生。焉。
乙酉。麟。峯。簪。笏。蟬。聯。子。孫。無。圻。有。如。此。蓮。

葛實甫像贊

君有道。類葛玄。君無心。類葛天。身栖山澤。詩麗雲烟。古之賢。古之賢。竊比於我老母。

杜完三像贊

其骨清。其神肅。其取世淡。其操行樸。其立朝則正直。忠厚。其敦家則孝友。淵睦。其荐賢使萬人必往。其糾邪使一路無哭。筆墨干霄之勢。蟠結心胸。忠義貫日之氣。發於眉目。斷斷乎不走捷而挺險。侃侃乎其中行而獨復者耶。

吳伯實像贊

世五濁。君無圻。人三變。君崇厚。千金諾。不待叩。五族事。負而走。好節俠。樂孝友。誦義者。無間口。游藝林。擅談斲。澆壘塊。全於酒。伸其德。屈其壽。天祚吳。錫爾后。徵名言。君不朽。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吾聞上古之宰。號稱神明。蝗不入境。鳳儀於庭。及其衰也。蒼鷹乳虎。怒擊橫行。民無去思。碑不留銘。穆穆劉公。心和體平。履謙允吉。中孚篤誠。洗汰淫族。獎拔秀英。水既灌輸。賦亦均享。海氛頓肅。村吠不驚。此父老子弟。所以生爲之建祠。勒石而去爲之臥轍。攀輪。攷之古人。惟劉昆以長者名。劉古以不煩名。劉胤以一錢名。而

合則爲著泉先生。不聞漢之譙乎。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梅顛子像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乎玉宸先生之旁。以侍游金粟如來之鄉。

張黃鶴像贊（像在松樹下）

文心老。松骨勁。詩魂清。松風靜。子雙壁。書十乘。名九州。蓬三徑。誰式廬。守若令。

閔康侯小像贊

落落經筵。森森武庫。氣吞目前之才子。可以橫飛。相儼天上之貴人。可以獨坐。何爲乎生朱門。心蓬戶。衫尚青。髮垂素。蠶魚遊萬卷而欲仙。老驥志千里而如怒。吾懷一瓣香。置先生於孔北海。鄭康成之間。奚其過。奚其過。

監二先生像贊

經筵武庫。賀循之儒者宗也。排難解紛。魯連之豪杰雄也。諸子才譽。鬱鬱蔥蔥。半荀氏之六龍也。坐客常滿。尊酒不空。魯國男子之孔融也。洪飲無量。山谷之澆磊塊胸也。清談不倦。本行道人之函蓋箭鋒也。逃名息影。王君公之避牆東也。他人見金不見人。聖人爲腹不爲目。蓋尊生如老氏。而長生如河上公也。

李玄白像贊

松陰下。蘆花裏。披奇服。釣秋水。伊何人。吾知矣。貯胸則十萬笏。搏角則九萬里。一諾則柳下鼎。片言則魯

運矢不冠不履。似漁丈人。而經世出世。乃天下奇男子。蓋長吉才。太白胆。長源髓。合之爲玄白先生。而其姓亦曰李。

房海客像贊

堂堂大人。落落男子。瓦石鏗金。含宮嚼徵。鋒鐵壁之難攀。笑冰山之易毀。忤權寺異胆。包身破陰謀。直聲激身。持斧則百鍊彌剛。賜環則三仕無喜。飛風霜於簡端。懸人鏡於筆底。見夷吾而何憂。幸裴度之足倚。名重如山。心清似水。豈容寂寞。寂寞參金粟座下之蒲團。終當烈烈轟轟。躡玉皇案前之劍履。

孫濟瀾像贊

百年積德。九歲通靈。知名舞象。拔俗鷄羣。孝廉兄推爲驃騎。同社友翹爲冠軍。疊官品題於督學。冒監賞鑒於司成。公車屢格。司命見衡。乃退居於林樾。因枕藉乎圖經。口中之雌黃不挂。眼中之青白不形。綰符清惠。嚼藥飲冰。拂衣歸去。送者如雲。爲德閭里。自疏遠親。燔券勿問。侵地勿爭。嘉言懿短。銘座書紳。課兒諭族。卓有儀型。天錫冥德。蘭玉英英。績文修行。價埒連城。君算非永。君像猶存。謙謙君子。藹藹吉人。合而贊之。其斯以爲濟瀾先生。

周希允贊

口無疾言。腰有傲骨。學道尊生。著述是力。言言名教。字字藥石。寡悔寡尤。匪朝伊夕。千秋孔廡。請虛公席。

貞靖周先生像贊

豐於德。屈於齒。然伯夷下惠。合而爲公。公則不死。公之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恥。

繩武何先生像贊

青天白日。稟性陽剛。和風甘雨。處世溫良。行立壇宇。文作珪璋。孝友爲政。淵陸孔彰。扱魁神京。司理名邦。解網恢恢。與誦洋洋。腰無媚骨。腹有熱腸。拂衣仕路。築園故鄉。大夫則問政詣門。諸生則問字滿堂。排難如魯仲連。息爭如王彥方。姜桂之性愈辣。桑梓之景彌長。賓客不拒。流羽飛觴。著述不輟。充棟盈床。蓋禮義以養其神。故正直而得平康。其吏而隱。儒而仙。巋然魯靈光也耶。

高超玄像贊

性情真率。不耐大人遊。志意高曠。常狎少年場。時而默默。時而揚揚。時而蔗境。時而醉鄉。時而如公四鄰之父子。處若朋友。時而如魯朱家之俠客。氣或慷慨。壯則美哉周郎。晚則鬚髮蒼蒼。非傲非狂。且樂且康。倚千年之古柏。看孤鶴之飛翔。

陳隱西先生像贊

冰雪肝腸。烟霞骨相。不激不隨。彼我玄暢。我識其人。蓋古之阮嗣宗陶元亮。

王小顛贊

王小顛。七十矣。自舞還自歌。不衫亦不履。有時孤坐秋露中。有時鼾睡炙日裏。童子呼得來。王公推不起。去後令人思。醉後令人喜。雙眼何曾着名利。短竹還教付山水。人道是閩蓬頭老漢親傳。我疑是東華山人鐵

拐李。

友像贊

清泉白石。名畫法書。時而騰飛如老鶴。時而游泳如蠶魚。人以為俠節如文成。高潔如倪迂。而當其嗚然枯坐。卽子孫莫能窺其杜德機也。

華宗贊

言本世教。而談笑可以狎鷗鳥。行本中庸。而呼吸可以馭游龍。我冠我冠不必鵝。髮鬮鬮乎如素雪。我裘我裘不必鹿。目熒熒乎如碧玉。坦腹北窗。而傲羲皇。抱甕漢陰。而稱丈人。封侯醉鄉。而何慕乎。翻翻文章。宰相山中。而何羨乎。火藻華蟲。嗚呼。吾師乎。吾師乎。其在而翁。

張雨懷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體玉宸。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輜。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廬文不必發二酉之祕。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謂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朱伯登像贊

油然與偕。渾然若處胎。人以為列子之忘。老氏之孩。吾以為葛天與無懷。槐宮已覺。蔗境方佳。有子大賢。優哉游哉。

范侃如像贊

我生也後。曾見偉人。則惟先生。有膽蓋身。身若負山。目若閃電。笥經之腹。懸河之辯。握麈而談。嶢嶢峨峨。括囊而處。委委佗佗。名噪詞場。聞者翬趾。老驥繫足。竟後駒齒。三鼓未衰。我舌在此。晚刺海邦。一官萬里。黃綬朱旛。民歌樂只。輿榭東歸。哭者罷市。里無錦坊。護無名香。生爲大儒。歿爲循良。俎豆於官。畏蠱於鄉。帝曰報公。厥後永昌。

霍太公像贊（并序）

金壇霍令君。迎養景尼先生於官署中。其神明之鑒徹遠邇。先生笑曰。吾耳食之。何如腹食之。仙仙乎樂也。第梁武有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吾雖飲廉吏水而甘。願不能耐此卑濕耳。令君堅留之。不能容。先生曰。孝哉吾子。吾留小照。置汝左右。以代省覲可乎。令君夙夜祇承。庶若庭訓。乃屬陳子爲之贊。贊曰。

於皇哲人。穆穆風軌。行有宮牆。胸無管壘。引繩而蹈。甞地而處。少讀藏書。長就故紙。鶴鍛九霄。駿困千里。偃蹇卅年。壯心未已。經術世務。洞骨貫髓。千金委兄。一編教子。禮種德滋。竟獲文梓。有美令君。搏角而起。其氣如春。其清如水。水自何源。厥惟翁始。翁來官齋。遂憶故里。挽車不得。肖像繪史。旣晨旣昏。勿帖勿配。慈孝令聞。終徹展几。薰蕕荷衣。易爾劍履。

晏懷泉像贊

腰無媚骨。面無作顏。清似素絲。直似朱絃。是嘗承綢而決如山之贖。飲馬而投酌水之錢。朝拜官。夕能奏。疏。畫所爲。夜必告天。獨立獨行。不黨不偏。勁節則凌霜傲雪。昌言則轉坤旋乾。其鳴也鳳。其冠也蟬。其氣也滑。其神也全。皮相者疑爲椽梧之南郭子。而習公之勳德名位者。謂當圖像於凌烟之間。

程聖修像贊

素心如黃叔度。奇俠如魯朱家。其藏也。書五車。其游也。果滿車。吾將與子焚小宗之香。而鬪君謨之茶。其樂也無涯。

王笠雲遺像贊

桃花綬。紫荷發。環珮鏘鏘。是將肅袍笏而朝未央。嘻。子大夫也。我嘗遇之於西湖之旁。其胸次汪洋。如黃叔度。其面目姣好。如張子房。惜哉。魁南宮而不登館局。令晉江而不爲臺省。擢司馬郎而不得鎮節於一方。其神遊帝京。而其尸祝如畏壘之庚桑。真君子。古循良。亡而不亡。

鍾伯敬先生像贊

長松之下。杖者安之。吏耶隱耶。吾不知爲何誰。其思路微。其行徑崎。其冷如萬年冰。其鈍如無字碑。而又能一言定國。是之邪正。百戰決古人之雄雌。是子也。立三不朽。奉三無私。舌有骨。筆有眼。而又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者耶。

蔡嘿齋先生贊

白石樵真稿

筆無塵。胸無滓。骨無媚。舌無綺。孝如閔。真如矢。心如冰。門如水。是嘗却餽金。拒奔女。又嘗祝虎兕。匿祝泉。泉起。而惜其邊略邦謨。竟付之栗里之歸來。香山之知己。爲循吏。則俎豆於桐鄉。爲鄉先生。則尸祝於垆壘。三已不愠。三仕不喜。胆識堅明。學術粹美。故洞中猿夷。有公心天老之稱。而海忠介諸公。有易進難退之許。有人如此。是宜爲山中太史之父。而王文成豈能置之爲弟子。公如可作。請隨鞭弭。

顧默孫像贊

草深一丈。松大十圍。伊何人哉。心素衣緋。其貌也。戰而肥。其才也。怒而飛。其盤礴三教之中。而橫絕一世之上也。出乎機而入乎機。其味淡。其聲希。其與天遊。與俗違。殆長嘯之孫登。而坐忘之司馬子微耶。

沈朗倩贊

是道人也。我曾遇之於寒山之巔。塊然一室。茅縛蓬編。形如土木。而不受人憐。譬出金石。而不爭世妍。而誰知其爲劍中俠。詩中仙。書中禪。蓋上行先生。而又獨行之大賢也。

熊于侯觀察贊

介不易三公。而寧坐一氈。書能破萬卷。而猶手一編。其目營四海。才敵八面。而不欲自賢。不敢爲天下先。而度冲然。而言恂恂然。其光明磊落。僅見於放胆之文。如峨眉雪。三峽奔泉。而孤行一意。忠義鬱勃者。尙未及描寫於心胸面目之間之人也。殆以聖賢豪杰爲師友。而我與我周旋者耶。

劉斗墟像贊

凜若冰霜。蒼如松柏。負大儒名。建循吏跡。賑饑饉。活理冤。冤白。霽雨雨澍。祝火火息。祠龍龍見。檄虎虎辟。弭盜盜止。諭苗苗格。或歡呼。劉佛現。或傳誦。神君出。而不知公。嘗以採木抗侍御史。以丈董州。勒誠意伯。顛倒於獄卒之手。談笑於鬼方之窟。然而朝野服其才。華夷信其直。起九原而無從。空爲之撫遺像而於邑。

守溪陸公贊（有跋）

嘗先生何岸偉。屏城府撤營壘。掇一真勝終始。柳下鼎魯連矢。長者聲走遠邇。肱藏書付豐芭。通德鄉鳴珂里。不知父視其子。

董學士敷服二陸孝思。以楷隸寫竟陸太公傳。此數年來未始有也。昔鍾尙書紹京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僅市得右軍行書。不能致真書一字。今陸茂才所得董書修矣。若僕老不嫻此。正如疥駱駝。何堪與神駿並駕。

姚仲陵像贊

清膚如洗馬之衛玠。風流如步兵之嗣宗。其揮翰如春蠶之抽繭。其談笑如黃鶴之摩空。吾知其爲名家之子。藝苑之雄。至其放情山水。寤言一室。猶堪拾青蓮之江月。坐隱居之松風者耶。

自題小像

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淡然無營。屢脫名利。不出戶庭。短褐茹糲。爲聖人氓。如此而已。

喬方伯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翺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幾於蒺艾。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庶鑑一書。作我儀刑。

張受所觀察贊

人嗜巧。公任質。人驚辨。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多定力。淡兮佛心。冲兮道骨。不特驟而謁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卽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公蓋一代之良臣。三代之遺直也。

殷十峯像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當權要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受敵之才。可文可武。却四知之金。是子是父。其青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稍露者耶。

范象先贊

烟陽霞骨。遠而望之。如神仙。屬衣斗笠。近而卽之。如老禪。迺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先世之賢。噫嘻。范君。庶不愧文正公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願。置臧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醜。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周草窗贊

與物無競。胸無荆棘。與道逍遙。窗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以後世有隱德。

幼醫見垣贊

避世於巢。懸壺於市。共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爲秦越公。吾擬諸菩薩。曰。護諸童子。

印空贊

一把茅蓋國蕉。數尺樞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綦同隱南郭。

了一子贊

維藩盤石。秉器國琛。魚肥草莽。鸞駢桂林。圖懸五岳。獲貯一琴。枕藏鴻寶。劍學龍吟。山水旣痼。煙霞轉深。枯棋對戰。美酒獨斟。授鄴下簡。笑淮南金。博綜醫訣。徧訪知音。自稱了一子。吾以爲章吉師。孫思邈。合而爲利濟之心。所謂伊人可見。伊姓難尋者也。

割股孝子贊

蚊咬嘔。穀芒刺。壯士驚。不假寐。汝割股。父疾愈。孝格天。鬼神衛。生如飴。死如寄。獻顏頭。要離臂。堅此心。干城器。

銘

木癭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口可如死灰乎。惟吾與爾有是夫。

筆筒銘

白石樵真稿

中虛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子以自全。

又銘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辱。

玄原墨銘

出浮提國。瀉金壺汁。石黛松脂。麟髓麝骨。小兒初睛。道士幻質。以一寸墨。當徑尺璧。

汪霽之書室銘

雕欄回互。寶几精研。縱橫圖史。玉軸牙籤。摩挲彝鼎。香篆茶烟。床頭龍劍。石上鷗絃。泉水活潑。花竹澄鮮。鳥歌奇韻。魚泳文澗。老梅吐月。影露牆邊。雁櫺如畫。主客皆仙。或飲一杯。或吟一篇。樂哉清福。天授名賢。

郭烈婦練銘

蘇武塞上帛。子陵桐江絲。絞作頸中練。之死終不移。堂堂男子空鬚眉。郭家有婦知不知。

楊亭亭芝桂堂銘

一畝宮。雁湖涓。中有人。樂書詩。挺雙壁。產五芝。蒸異彩。攢秀蕤。飲玉杵。餐瓊飴。八公友。四皓師。楊夫子。豈

小兒。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

於不測。

龍尾研銘

鷗之眼犀之紋。詎若神龍之宿於研池。其尾噓風而御雲。

墨銘

豈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琴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荆陽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鷗鷗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爲據梧之南郭先生。爲無絃之柴桑靖節。毋狎而授之於鑿下之烈。

徐無夢琴銘（有敘）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有奇男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鶴叫。暢而睪之。魚淫馬笑。跨鯨度岑。超越邁錄。藻練神明。翕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林洪清淨齋銘（有敘）

林洪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刪定作三字偈。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閒呼田童唱之。可供田父一餉薄醉也。

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輩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閒便入。忙便去。卽上乘。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道生。任後裔。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缸。不疚其光。黃籬綠幕。夜永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燈火。

許方谷天然硯銘

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變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雕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笑。鬚眉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顛。豪奪詭。取空流涎。

鐵絙銘

於穆玄武。北坎之星。爲世福神。爲天將軍。有頂禮者。稽首瓣香。若涉鳥道。若躋羊腸。上引蟻絲。下挽猿臂。辛勤歷陸。幾無生趣。道人姚崙。百丈鐵絙。頓令地上。而陟雲端。人無喘息。神從斯喜。鐵石雜消。福亦如此。

募修甘露亭銘

鍾買山。南北路。僧與俗。往來過。遭風雨。遇日暮。眠者眠。坐者坐。歲月深。棟梁腐。牆壁傾。門窗破。欲裝修。仗檀度。方便事。歡喜做。天龍敬。鬼神護。善根長。福田大。

贈伯玉銘

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煩。寬得衆。謙皆吉。顯乃訟。先木雞。後鳴鳳。鳳利喙。鳥不質。麟利角。獸不臣。惟口筆。戎乃興。時語默。度淺深。古聖哲。必兢兢。眞英雄。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累功行。長子孫。惜精氣。報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頑仙廬座右銘

爭不急之辯。不如養默。處不切之事。不如養靜。助不直之舉。不如養正。恣不禁之費。不如養福。好不情之察。不如養度。走不實之名。不如養晦。近不祥之人。不如養愚。

門前山銘

不陶輿。不謝屐。門前山。近咫尺。清溪底。見白石。水寸寸。皆秋色。數畝田。七弓宅。菊可採。杞可食。列琴尊。設圖籍。小結樓。出松脊。毛骨青。衣裾碧。五岳圖。對空壁。

印宗銘

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生死之根。根於妄想。閉眼攀緣。閉眼成夢。萬別千差。皆心戲弄。廓然湛然。不青不白。物者得之。動生得失。水中撈月。空中打撮。卜度商量。馳求未歇。舌頭無骨。髓子無筋。枉自立境。橫自生情。情生境隔。遂分凡聖。凡者趨穢。聖者趨淨。各見一邊。皆輪迴柄。吾道坦夷。何知貴賤。胡來胡照。漢來漢現。解釋凡情。鑿鎖聖辨。若聚猛火。觸之即焚。若淬利刃。擗之則崩。死而後生。亡而後存。佛法悲智。豈容人情。百尺竿頭。三寸鉤許。轉身如毳。說法如雨。塗毒鼓聲。震撼萬里。獅王獨行。氣奪狐鼠。擬議求之。又成過舉。之乎者也。不屬道理。

心路欲絕。死生亦銷。無明煩惱。處處遺遙。不戀熱鬧。不守寂寥。不貪佛國。不懼風刀。邇來禪和。慣尋宗派。鼓弄口皮。品評勝敗。捏目生花。白日見怪。好男好女。賺他多壞。又有邪師。守住一靈。身如屋舍。心如主人。却將佛法。半死半生。此等惡業。酷於火坑。又有外道。默而常照。默與語對。照與昏靠。觸景遇緣。水動蝦跳。不聞經乎。萬法心造。又有鈍漢。雙證雙修。將佛覓佛。頭上安頭。若蜂返窗。不得自由。若蛾赴燭。畢令相投。傷乎悲哉。舍心而求。心之一字。雖有名相。內外中間。多無影響。心了境空。皮盡毛落。參須實參。如睡求覺。勘問識情。何處安着。生死誰招。因果誰作。朝搜夕討。用盡將略。曝地一碎。性命喪却。乃知功案。皆成戲謔。切忌平居。無病服藥。

往與長孺入山探梅。從袁非之墅上說禪。因令長孺握筆。余信舌吐此一銘。比時落梅紛紛。如天花散空也。長孺非之欲得此。皆倩書史錄之。而孟元頭陀。原稱飽參。岸然有吞噉須彌。襲服野干之氣。因手錄賄之。比他客是爲殊特。諸友人若以例相煩。不敢如約。似優曇花。所謂一現不再現也。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六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唐文皇與突厥便橋會盟圖。顏師古創寫以示後世。劉松年復摹文許。此卷乃真跡也。初隋煬帝征遼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突厥始乘間騷動。唐文皇時十六歲應募。遞屯衛將軍。從父淵討之。淵後稱臣。借兵突厥。遂開隋鼎。甚則突厥以喪告。舉哀長樂門。輟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謹事之如此。已數數犯邊。建成元吉襲寂等皆勸。亟遷都避之。文皇曰。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况臣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詔到之頸。致之闕下。傳位初年。遂有便橋會盟之役。又五年。遣李靖李世勣分道破之。突厥內亂。詔利來降。文皇帝御順天樓。語之曰。汝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寇。以是得不死。詔利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啼。容貌羸憊。上憐之。以絳州多梁鹿。封刺史。不受。上皇聞之。召文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上皇彈琵琶。文皇起舞。七年。又置酒漢故未央宮。上皇命詔利起舞。南蠻酋長皆咏詩。此古帝王未始有也。余謂便橋之盟。猶近城下。宜寫凌烟閣未央宮二圖。鋪張胡越一家氣象。此千古大快事。故識卷末。以俟後之劉松年其人者。

題香山九老圖

香山九老圖。當年傳寫。已徧京洛。李唐劉松年又嘗奉旨圖之。載在畫史可證。此卷位置顧盼笑語之狀。覺眉髮間有雲氣。非李河陽不能到也。樂天往來裴晉公元微之間。絕無左右袒。與白敏中反覆二季黨人者不同。此公真可生入虎穴。何止遊戲九老會耶。臨卷三歎。

跋小李將軍畫卷

李昭道山水妙絕。名噪開元天寶間。其父卽師訓。除衛將軍。昭道官中舍。明皇以大小李別之。未嘗云小李將軍也。昭道妙跡永絕。獨此卷精巧煥發。流傳五百餘年。而神物猶在。應有呵護之者。余嘗見仇實父海天落照卷。蓋摹昭道筆。正與此卷相類。當時籍分宜入禁內。隆慶初。小璫竊之。朱惠傳領緹騎詰責之。璫投之火。王弇州云。是癸酉秋事。今僅留天壤者。獨此一二尺烟霞耳。弇州極喜臨本。購以重貲。不若此卷爲隆準。非虬髯所敢望也。

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中。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鑿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併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謚曰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嶼山以成。

后志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祕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屨。有舄。有屐。有屨。有鞋。有鞢。有屨。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於記籍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屨。此婦人屨也。東晉侯宮人。皆作絲絲屨。此婦人屨也。汝南戴良嫁女。布木屐。風俗通云。延嘉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屨。五色采爲絲。襄陽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能着屐行水上。此婦人屐也。西施響屐。臨川王安潘妃寶屐。直千萬。此婦人屐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織成靴。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鞢而去。此婦人鞢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曳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眞珠之惑。或上書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幃。願步寒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投於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舄。狼籍於道。此婦人舄也。大抵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舞履曰屨。草履曰屨。小兒履曰屨。履中薦曰屨。花生鞵曰鞋。鞢始於趙武靈王。屐始於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古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黃繒青紉。素履葛履。已見於周官。太子妃絳地紋履。已見於東宮舊事。同心七寶蒸履。已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見於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襪篇。足躡承雲履。豐趺鳴春錦。又見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舄。然歟否歟。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影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

銅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樂府既有雙行圖。漢雜事祕辛。周視瑩足。底平指飲。納縑迫袂。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及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修。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晉太康後。士卒百工奴婢儉賣者。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永嘉元年。始用黃草履。宮內妃御皆着之。謂之伏鳩頭履。梁又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縗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畫跋耶。余憶於宮諭。唐元徵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陳繼儒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並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裘之。不敢褻視。卽有請觀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后履。非楊妃錦幘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我。

題雲林畫

倪處士自稱懶瓚。又自稱倪迂。又稱蝸牛廬道士。又稱淨名菴主。又稱荆蠻民。此書乃荆溪所作。處士愛山水。數與陶九成共宿漢里。往往經月忘返。故筆法幽淡。無一點纖塵。亦荆溪一片雲助其墨濳耳。

題洛神

李龍眠以顧愷之寫洛神圖。趙松雪以王獻之書洛神賦。圖則兼帶離騷位置。賦則兼帶褚柳筆法。此又兩公變化所出也。天壤之中。決無第二卷。

題仇十洲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笑云。當時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近爲貴人先鳴。武陵源混沌鑿矣。請以秦人二丸。一丸封洞口。不得遁客。一丸彈去二鳥。不爲貴人作典客。

題鬪茶圖

古人屑茶爲團餅。故以綠塵不如玉塵。翠瀉不如素瀉。皆未得茶中三昧。吾朝更團餅爲旗槍。風味始全。此卷出松雪筆。又錄范文正詩。諦稱變絕。山水蔚映。人物清暇。摹寫太平氣象。見於毫端。蓋鬪茶良是雅事。惟許玉川志和輩可爲之。非俗漢忙人所能解也。

題孫雪居寫猫奴

鼠翻盆。汝不捕。花上捉蝶。花下坐。請問長安肉食人。罪過不罪過。

題雪居畫册

漢陽竹。傲文湖州。蘭傲鄧思肖。時寫人物。兼帶梁楷。寫石兼帶米芾。寫水兼帶馬遠。縱橫點綴。皆有根據。非畫史市官苑中者所敢望也。

題漢陽畫卷

漢陽寫生。古則趙昌黃筌父子。近則沈石翁陸叔平。皆能抗衡。至于文房諸玩。隨意拈寫。不肯不止。十指閒真有陶冶。雖宋畫苑名手。未能夢見也。所居東郭草堂。多列法書名畫。于秋琳閣中。盤礴觴咏。客至如歸。退則游戲爲此。無纖塵留于胸中。此卷尤其得意壯年之筆。今廣陵散矣。一嘆。

題米仲照石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縞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璧。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懂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爲石矣。仲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章袖中卷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釐致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勁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峯如漏月割天。其積壑如瀆冰變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火。而獨好石無異。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題蘭花

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茆四面。雜蒔蘭花。題曰香祖菴。有柱聯。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跋徐光祿南州圖

橋李范蠡湖。東坡三過草堂。樹老烟寒。無復好致。頃游徐光祿南州書院。丘壑狎主。水月來賓。放鶴灘頭。釣魚枕上。讀書談道其中。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第蓬蓬天蜚。恐未能遂許堅臥。何得分南州一片席。然

先生德行醇備。著于人聽。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化。宛然一獨子矣。士大夫須有退步。則功名之味淡。而去就之擔輕。先生乃人間鐵漢。此圖良有深意。若以嘲弄枕漱求之。是吾輩事。非名世大臣事也。

題畫竹

寫闌取姿。寫梅取骨。寫竹直以氣吞之。若不通六書。謬托氣勝。此又如屠兒舞劍。可笑也。孔孫竹從湖州眉山發脈。而又剪松雪叔明梅道人輔之。李衍夏昞弗論也。

題過庭章畫竹

曾見文與可竹於王敬美項子京家。純用漆墨。皆帶篆籀法。子瞻純以怒張爲之。蓋顛旭狂素也。吾朝夏太常竹。亦摺秀。顧不如此。卷猶有湖州眉山筆意。竹中飛瀑掀舞。極似吾家初夏雨後時。豈庭章爲先布粉本耶。

又題畫竹

寫竹通于書法。枝節學篆隸。布葉學草書。孔孫之竹。篆隸中皇象。草書中張長史。素師也。李君實父子畚重之。贈以長歌。老筆硬手。蒼蒼莽莽。酷有少陵風骨。此後簡竹譜。不必求之石室玉局兩道人矣。

跋丁南羽畫羅漢

余所見阿羅漢像。貫休最奇險。如坎雪石。如支種老樹根。梵隆輩不及也。獨丁南羽白描。酷似李龍眠。絲髮之間。而眉睫意態畢具。非筆端有神通者不能也。東坡家藏羅漢。每設茶供。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

藥皆可指名。此卷賢聖森然，獐龍劣虎，當復出現，謹護持之。

又

世外之人，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南羽先生，管賞余此偈。蓋題渡海羅漢也。因爲補圖，大有龍眠筆意。遊絲飛揚，衆美多具。豈現神通於筆端耶。珍重珍重。

又

畫羅漢者，盧楞伽度子虔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隆。余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蓋半用篆隸法也。此卷精細秀潤。所在之處，當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之。

題赤壁圖

東坡前後赤壁賦，余刻之晚香堂帖中。又見趙千里赤壁圖，恨不合一卷。此卷宋初賜盛行甫兩高士合作。覺風月平分，白鶴一點，橫江而下卷中矣。

題藥草山房圖

藥草山房圖，視竹林七賢少一。視竹谿八逸少二。皆吳中絕代人物。此中着半個屠沽兒不得。展卷披玩，想見肅廟時太平風物之盛。雖與西園並傳可也。

題范寬畫

范中正溫厚有大度。目爲范寬。寫山水時，危坐四顧，以求至趣。于徘徊凝覽之間，剛古精細，觀此幅信然。

題春門先生畫卷

橋李吳仲春後有姚侍御重向畫苑演法。今春門先生繼之。雅道不至。蔡無。皆其力也。先生杜門高隱。沉酣宋元名畫。往往盤礴。遂寫數卷。不欲出示。僮父留作子孫衣鉢。求見此卷者。先以數斗蓄。激露盥手。方可相對欣賞。不然。絳絨之長。康廚中耳。

題畫冊

唐開元時。楊升與張董齊名。米定國藏蒲雪圖。正與極相類。沒骨山自此始。非獨僧繇也。

題趙文度雲山

米虎兒雲山。在似山非山之間。趙文度雲山。在似米非米之間。余曾和玄宰一絕。欲出不出雲山巔。欲斷不斷村樹烟。欲見不見林中僧。欲渡不渡林外川。可謂與雲山傳神矣。

題山靜日長圖

鶴林玉露中山靜日長。僅一二百言。而岩居川觀之樂。摹寫殆盡。每欲倩名筆圖之。苦無霞外人。此卷爲吾友姜松石所作。溪深山杳。卷不盈尺。而點綴如太古小年。眞筆端具有三昧者。若名字不習。賞鑒家必以爲黃鶴老人無疑。末後小篆。更稱雙絕。恨君時爲五岳遊。不能置吾家丘壑中。若搗笻一來。頑仙處。不讓景綸山居也。

題癸卯同年畫冊

白石橋真稿

昔蘭亭竹林蓮社。皆有圖。獨西園雅集。王詵爲圖。米芾爲記。余見其真跡。僅縮一團扇中耳。高祖寶愛。收藏祕府。後散人間。展轉摹繪。幾數百本。直以蘇黃諸公重耶。此卷皆吾鄉癸卯榜同年兄弟。一入畫圖。衣冠鬚眉。奕奕有韻態。上能肩隨王謝嵇阮。下亦不失蘇黃諸公。而余所望更有進此者。昔宋尙書張詠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無如李文靖。沉深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獨辭。諸君子異日舉鑣聯轡。能如張忠定諸賢。則此便是一卷名臣錄矣。諸君子曰善。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有否否者。請出故吾面目證之。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杜澆花翁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此雲林老人畫法也。子久叔明梅道人及雲林。皆從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雲林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列倪瓚於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幅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又題宗伯畫煙江疊障圖

煙江疊障圖。乃王晉卿都尉所作。後有粉箋書烟江歌。爲東坡先生筆。此卷在王元美先生家。余得之。已摹蘇跡入晚香堂帖。獨晉卿圖未傳人間。後又見項玄度藏煙江疊障一卷。則文徵仲沈石田悉力以敵元章筆意。未若玄宰之瀟洒出塵也。

又題董宗伯畫

此卷初展。實做大李將軍及伯時。後段微帶趙榮祿筆意。無專以困學齋圖求之。玄宰在長安時。有權要乞畫者。玄宰笑曰。一莖草豈肯卽爲肉眼人拈却。今獨爲弱水公破例。橫出如許江山。孫過庭所謂殉知是一合。意蓋出此。楊公讀書行臺。長夏綠陰。環迴再四。覺雀研松花。鹿麩酒氣。撲入衫袖間。鄭使君曰。微獨畫。故關四公公在此中。伯夷去人非遠。

又

玄宰此畫做趙千里。實祖北苑筆。裴旻虎自與葉公龍不同。釣船紅樹。不覺秋色紛來撲人也。

跋玄宰畫冊

玄宰乘小艇。出入余山中。輒以小冊自隨。如李成見奇處。卽出豹囊中紙筆圖之。率然而作。率然而已。遂成數翻。此卽董氏畫笥稿也。非賞鑒家勿昧之。

題玄宰畫

東坡以書法寫一木一石。柯丹丘學之。不能彷彿。正爲坡老氣韻勝耳。玄宰按買耘老故人公據。寫此相贈。如有烟雲風雨出沒其中。恨不使老坡見之。

題玄宰畫扇

雲山。高尙畫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

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來。此老竇伎倆至是大奇。

又題玄宰畫

雲山以皴法爲主。自然氣韻高古。今人山似死灰。樹如野齊。南宮父子。不免叫屈。文人之畫。不在俗徑。而在筆墨。李營直惜墨如金。正爲下筆時要有味耳。

題沈子居畫冊

子居畫。全摹宋諸家。正如宣律師。無一破戒筆。然後縱心與元人摩壘相攻。此冊有十幅。爲伯雲奪去其一。山水缺陷。何時屬補之。不然。僕遺一片白雲封其後。

題自畫

儒家作畫。如范鴟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尙。便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污我筆神。

又

中岳外史米元章。好寫雲山。時於致爽軒遊戲盤礴。余亦偶爲之。飛雲排空。羶龍下現。于几上研。山水皆如沸耳。

又

余以十月搜山。黃葉滿鞋。白雲爭席。一點疎淡幽冷之致。惟倪高士得之。不知此亦有小似處否。

題柳

宋待詔宋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遊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具眼定能賞之。

又

谿林落落。蘆葦蕭蕭。誰與同此。萬卷一瓢。

題梅

唐張藻寫梅。雙手並下。一寫枯枝。一寫生幹。生者榮潤春澤。枯者乾烈秋風。余似兼得之。偶倣楊補之筆。記此。

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此華嚴經語。可作梅花小照。

題雲山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滅。卽米畫也。余於米虎兒瀟湘白雲。悟墨戲三昧。因布小景。

題自畫

余少年勦同玄宰弄豷。懶復罷去。且筆力樸鈍。正如獼猴騎土牛。鞭叱不前耳。此冊乃少作。見之不覺掩面。幸弗示玄宰。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黃叔明爲松雪翁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遊東西洞庭兩山。嘗見其溪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搜刻畫。爲未變唐法也。吾友顧原之。閉門讀書。不聞十步外事。而吟咏之暇。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鶴老人氣習。蒼莽秀潤。君家願長康真種耶。黃鶴老人以洪谷子爲師。原之直與之同參。非臨摹也。吾家山中秋霧濛濛。草樹微現。排窗矚坐。彷彿畫中矣。

題顧原之畫雨花臺登高圖

江南重九。惟金陵雨花臺。吳門石湖橋最勝。石湖景。文衡山沈石田皆有圖。而雨花臺。無有拈及登高佳會者。今得原之畫。宛若士女填道。簫鼓沸天。大江橫亘之。不必寫紫蟹黃菊矣。

題顧原之畫扇

右丞之畫。妙麗之中。實帶清悟。所謂着一毫粗氣。市氣不得也。原之胸中無一點塵。故下筆皆與古人抗衡。此扇豈惟出入懷袖。可藏也。

題偶萍畫卷

超公師住本一禪院。影不出門。正如祖師活埋菴相似。餘事乃作畫中詩。詩中畫。然非詩畫僧也。諸道侶各寫殘山剩水贈之。遂成小卷。攜過蒼帶菴中。幾欲割雲剖石而不可得。爲題二語。留信宿而去。鶴秋住時同住。人難行處再行行。

題馬姝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遊戲。溷日觀葡萄。通于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於繪事者不能。馬郎以蘭秀名娼。風流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侍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勿與桃李共擲渡頭也。因代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雜題畫

鼓琴動操。衆山皆響。此中無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潺潺吾耳。應是畫作伎倆。

題燈下畫扇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家法也。

題文苑瀟湘

此帙類分八種。奇趣若林。水樹玲瓏。烟雲飛動。觸處無非快境。披之可作臥遊。祕出枕中。光浮紙上。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終

白石樵真稿

二八四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七

跋帖 附書

跋九成宮帖

九成宮即隨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勅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皆出陝碑。獨此帖無毫髮剝斷。正如深山至人。瘦梗清寒。而神氣完腴。能令玉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

跋歐陽皇甫碑帖

歐陽名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余得見於陳渭璜所藏。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真不虛耳。

題快雪時晴帖

快雪時晴帖。乃王右軍真蹟。向藏王百谷家。已爲新安吳江村所得。攜入雲間。見示。真神物也。項子京有松雪所臨快雪帖。真堪合璧。余欲以快雪名亭云。

跋柳公權真揭

白石樵真稿

碑板之書。歐陽詢尙帶媚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爲李密。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真是胎中帶來。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跋懷素真蹟

素師書。多帶芝旭。余見刻本。字行頗大。狂怪怒張。不意見此真跡。遊絲裏帖。別有純氣之守者。宜和藏御府千字文四卷。有絹素一卷。在蘇液家。後歸章惇。不云王駙馬都尉物。後觀老米記。素師雜書絹帖。後人分剪爲二十。王銑力求。始足元數。晉卿篤好如此。此卷宜爲所藏。昔藏晉卿。今歸王季重使君。度是翰墨緣。終當在山陰耳。素師此帖。宜勒石行之人間。奇縱中有規檢。正如散聖作宣律詩。懷素不可無此帖。正張旭不可無郎官碑楷書也。

題晚香堂蘇帖後

陸務觀云。成都中和勝相院。有刻蘇帖一卷。皆蘇仲虎鑿定。精審無一可疑者。又有成都西樓下汪聖錫所刻東坡法帖三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嘉泰三年癸亥九月重裝。自務觀去此。又已四百餘年矣。成都吾不及至。常訪之。宜遊於其地者。不復能悉其有無存亡。爲之浩歎。吾自少喜長公書。丙辰閒居。偶檢篋中數十年所積。屬衲友蓮儒古冰蕉幻及兒曹夢蓮等手摹之。始於中秋。刻成於陽生日。共得二十八卷。若豐樂亭表忠觀醉翁亭羅池記及滿庭芳等類。字太大。金剛經字太多。別有醉翁亭草書。字太質。皆不入選。初長公在元豐閒。以謝表被逮。中使自彭城舟中。遣吏追攝公遺書。老幼驚且悲。搜其書悉毀之。宜相間。禁

蘇氏學。手跡零散。甚則東坡易傳。學者私記之。曰毘陵先生。而不敢名。至紹興中。詔求蘇公書。常州報恩寺老僧告之。郡守有公所寫堂壁。脫而龜之以獻。高宗大喜。賜度牒。其韓平原開古堂壁後。亦移入祕書省。之著作廡。公當時翰墨。禁省已不常有。何況今日。然以余身目之外。或爲神物所呵護。或爲世家所收藏。不論石刻真蹟。得鈞摹見寄。使長公翰墨之氣。不至毫髮稍遺。亦藝林一大快事也。敬爲之拈瓣香以請。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東坡祈雨文。載集中。寥寥數言。變態百出。真風霆手也。當時有坡仙。何愁無隨車雨。雨不從土龍出。當翮人中龍耳。五月十六得甘雨。爲簡前帖題此。

題東坡帖後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真亭也。他人名園在花蔭殘蔓中者。至與鳥鼠作窟。視此何如耶。余得顏魯公巨川語真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詩句。集爲閣上聯。長笛吹清氣。高柳隔微聲。惜余力未能也。

題帖

松雪翁購得鮮于伯機字。輒焚毀之。恐奪吾名耳。今觀後赤壁賦。藏鋒斂鐔。全法王大令。卽松雪所書前赤壁刻在黃州者。未免低首。惟東坡可與困學雁行。若合作一帖。行之海內。餘皆可抵鵲矣。

題册

此冊皆宋元銘心絕品。而元人尤多。足與右丞抗行。無半幅馬夏闌入。所謂一切善人皆會一處也。

題溫飛卿卷

溫飛卿本名岐。宰相彥博裔。好爲側豔。弦吹之音。湖陰曲。已刻金荃集中。此卷是其手筆。有字學。又有字性。直與顏平原抗行。當時溫季齊名。法書苑載義山不載飛卿。幸不幸如此。善卷汪先生攜此見示。始知老米晚年一變宿習。蓋發脈于溫飛卿也。

題帖

王元美先生有來玉樓。爲汪伯玉題也。董玄宰先生有來仲樓。爲余題也。兩人登此樓。除法書名班。別無閒雜事。彥京與竹林之遊。累積成帖。百尺樓下客。勿出示之。

題哀冊

余於王元美先生家。見哀冊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冊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褚河南冊。行於浙中。蓋數本。往往亂真。故知余目中有筋耳。

又

此冊在元美公小祇園閣下。撲遛亂葉中。正如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真跡已售之歐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實爲三絕。今皆無一存者。子孫俱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

何況他氏子哉。故賞鑒收藏，缺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感歎感歎。

題邵復孺書稿

邵復孺此稿，如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先輩短淺，乃爾耶。顧文僖重裝題識以傳，今幸落張敬清手，永脫蛛絲蠹腹之劫，亦可喜也。復孺繇至正丙午及洪武戊午，出入兵燹，復獲睹漢官威儀，想見此老嘖嘖大笑時，爲引滿一酌。

題沈孺休書詩評

楷法如九宮法，以稱量爲主。又如漢人凌風臺，却在銖兩適均，卽孺休所書詩評是也。吾朝大學士度小學士燦，皆以翰墨被知遇，孺休真堪鼎足。今老衡門，呻吟盤礴，士之遇不遇，乃如此一歎。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零星雜草中，寫及先輩，皆提行寫之。此見大儒小心處。乞五斗米，與元亮五升，同一家風。韓滉顏魯公有借米帖，與此卷而三矣。

又

此卷來峯先生手書先儒格言，正如全身入香海中，無處不透入香水。非望洋者可同日論也。畫格高簡，直與倪元鎮抗行，而爲德行所掩。士大夫以書畫流傳天下者，亦宜回頭一省矣。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做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拔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爲家寶。昔趙文敏臨河南枯樹。如出兩手。乃評者謂爲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慕野鴛。而失家鷄。

跋手書金剛經

米元章在無爲州。苦池蛙鳴聲聒耳。以書投之。至今池蛙有形無響。顏魯公多寶碑。載法師寫經。筆端舍利。聯出數百粒。錯落不絕。今之寫字寫經者。不聞有此。余以此自愧。爲玄宰道之。玄宰笑曰。勿作是觀。以生退心。但有經處。人以翰墨讚歎。而入信地者。能續佛慧命。卽是舍利一斛。能度衆生離苦得樂。卽是卵生濕生道場。余心肯其語。爲寫金剛經一卷。軟懦離披。再閱掩面。雖然。要在受持誦讀者。此一卷如一大藏。

跋書金剛經

柯亭融先生。既有三十二分金剛經。又有四十二章經。皆海內如椽所書。哀集成就。則出之奇陽王公父子。昔乾元觀百碎碑。有三道士湊成之。化鶴冲天而去。道家且然。况佛氏金剛不壞力。而諸公翰墨之氣如霓。此何必蘇公玉帶鎮山也。

跋趙松雪碎金帖

往余授經秀州包氏。會渡泖過崇福古刹。見梁棟楣柱。多松雪手書。寺僧寥寥。不復如元時蜂房蠶室矣。宋末。泖西多巨室。好賓客。嗜圖史。故避兵者歸焉。如曹雲西子弟園林莊舍。見於貞溪海編可致。今丁氏蔣氏。

鄒氏相望猶有雲西之風。碎金帖爲鄒元愷世藏家。熟此亦松雪之功臣也。流通人間。作泐上一段佳話。快甚。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吾松書院。推宋仲溫陳文東二沈學士。自東海先生出。而聲價過之。其書本之芝旭。出入素師。而不離二王法度。識者擬於太華三峯。黃河九曲。非虛語也。當時品格嚴重。卽上袞中貴人求之。不能得一字。今五世孫以誠。六世孫安磐。七世孫世雍。出其家藏。及散見人間。合刻之曰鐵漢樓帖。張公守南安時。祝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於鐵漢樓。公真可以配享不愧云。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沈學士楷書。御褒義獸。不知行草之妙至此。蔡端明書。專做二王。此卷抗衡。實無愧色。且札中交道簡淡。仰見先輩典刑。若輩金羞璧以媚通人。卽有稿草如顏平原。子孫不敢出示客矣。

題莫廷韓書卷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韻耳。莫廷韓自少時。便於古帖摩挲。晚更彌老彌珍。不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廷韓腔血已冷。彥履爲裝褙。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於書獨費苦心。故廷韓亦得其家。鷄一派。方伯病時。諸筭零星。諸子爭醜得之。獨廷韓先逝。不能承方伯絲粟之殿。所得者方伯一隻赤手耳。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跋王文肅公帖

太原王文肅公解相印歸。絕不與賓從子孫談立朝事跡。手自移花接葉。翻古帖。摹書數行。此冊乃少年寫香豔詞。摘草堂花間殆徧。書法迥邁。俱從黃庭發脈來。玉烟客購得之。焚香展玩。吳光啓更鐫石傳於人間。正如宋璟鑽石心腸作梅花賦。大有風味。乃知蘇黃好弄小詞。亦此意也。

跋崇蘭館帖

今天下墨池一派。推重三吳。而吾鄉獨以工書遇主。前有二沈。後有二張。沈公度。至學士。燦起翰林。至大理寺少卿。張公天駿。至大司空。電。至少宗伯。其後如張南安。東海。以草書勝。得顧素筆。陸學士儼山。以行楷勝。得李括州。趙吳興筆。自莫方伯父子出。聲實烜赫。掩其上。今展玩崇蘭館帖。神采煥然。真莫氏之山陰蕤隤也。我鄉書家。如任子明。仁發。王伯靜。默。朱孟辨。芾。陳文東。壁。衛立中。德辰。章共辰。弼。會心。傳遇。願謹。中祿。皆名載書史。而以子孫凋零。無從簡括。其一點一畫。若後有賢者。如君全兄弟。豈至化爲太山無字碑哉。吾故表而出之。庶幾托莫氏以不朽云。

跋李舜卿帖

舜卿夢吐筆花。岷伐汗竹。逗漏陸家之半壁。狼籍謝氏之碎金。尤爲二王鳳毛。羞與兩沈雁序。流傳豎苑。且作獨孤長老之屏。呈賞名公。知免涿州民家之礎。

跋董元宰帖

董宗伯帖。人間不下數十種。晚年移居海上。世春堂。避世翰墨中。如昔人教授田橫島者。故其書縱橫變。

化氣吞古人。所謂天馬一出凡馬空也。賞鑒家當具另眼觀之。

又

董宗伯林居學道。幾二十年。極得三教滋茂之力。舉筆發言。一似逸少與晁文元公語。生平結撰甚多。不復留稿。此皆次公仲權所藏。哀刻一帖。使習書者得見道人光明照世之談。非止謂碧落碑無贗者也。

跋朱氏世恩帖

余家藏顏魯公所書朱巨川告真跡。自題曰寶顏。但徐浩書巨川告未見耳。敬輅水部爲三朝望郎。累徵繪書。光昭烜赫。乞董太史書之。太史生平慎重墨妙。輦上君子購得數行。不啻吉光片羽。今爲敬輅分體四家。應之。此亦水部忠孝之報也。王晉卿見顏告背後紙。欲以金梭易不可得。異日朱家恩繪帖聲價。亦復如此。

跋馮白水書卷

王猷之以尺牘送謝太傅。謝輒批牘尾還之。馮元父殘煤斷楮。象先裝褫如此。蓋亦元父一段廣陵散也。余每過寄園。元父得晉唐碑帖。手爲摩挲。屬余題之。荷花中刺小船。採蓮子。吸獅乳泉。叫嘯彌日。暮乃散。今轉眼風流盡矣。

題沈伯姬書卷

此卷書古詩十九首。乍疑以爲歐陽諦視乃沈伯姬所書。曾納黃履素聘。惜十八早亡耳。昔衛夫人茂漪書。紙取東陽魚卵。硯取煎澗新石。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筆取崇山絕仞中。八九月兔。若使與伯姬並

願墨池。未知鹿死誰手。衛夫人外。更有郗愔妻傅氏。王洽妻荀氏。並擅書名。遺墨永祕。豈兩公表章之方。願出履素下乎。嗟嗟。紅繡繫於生前。綠字見於身後。若成燕爾。知白練之淋漓。先已鸞飛。痛黃絹之妙絕。環迴手跡。鬱結情痴。何處尋返魂香。卽此代畫眉筆。五絲續命。願結再世之緣。一紙斷腸。化作三生之石。此履素所以洒涕而壽之刻也。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韓夫人手書樂志論。鶴林玉露。字字皆有德矩。人間罕得見之。爲周公美甥女。遂得綴贈。昔文湖州第三女善寫竹。貯爲篋具。此幅遠接衛夫人。近接管夫人。又聞日日寫經。當有天雨散之。不獨敵湖州文氏竹也。

題楊媛書

昔女子能誦秋水篇。及連昌宮詞。皆謫爲異事。未必能工書。今見楊媛所臨蘭亭帖。筆勢浸浸抗衡鍾李。止生復購永興鐫帖。歸作導師。此後散花卷上。不待言矣。近來吳門范夫人獨步墨池。若以示之。當爲下涕。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十月二十日。有客入白石山訪眉道人。不遇。轉覓於郡之東郊。道人方抱孫。維僂曝。聞之。迎入坐。溫文靜深。則才子施公仇也。讀其已刻未刻詩。雋拔類韓翃。流便類白香山。豪類放翁。蟠屈不解。胸中一似有五嶽者。類陶元亮之詠荊卿。其易之有愛患耶。不然。何爲淒淒切切。簾簾騷騷。名駒嘶於櫪下。哀鴈訴於絃間。變徵變商。一至此極耶。第君年少。而才甚武。三尺青萍。一領青衫。何足置之懷抱。請撥其觸喉嚨之音。不發之詩。而發之公車業。功成名遂。尋君家肩吾先生。學出世法。生平情山怨海。碎爲百劫微塵。豈不大快。宋時采藥人。入青城。曉嶼處。見肩吾。至今讀書不輟也。

跋聯句詩卷

賓之李少師送陳汝玉聯句詩。百年前宰相。風流文采如此。今尊重如無口瓠。不然。如小兒着緊鞋襪。終日不快耳。

跋周萊峯新婦行

新婦行。此若爲科第新郎君下一頂門針。若作婦人觀者。先生未免負屈。王梅溪繼一峯報家信。直以高科爲懼。周氏他年得雋。便當焚香作護身符。不煩家訓矣。

又

王荊公蓬鬢見韓魏公。魏公疑其早飲。勸以讀書。荊公心恨魏公不知己。後作畫虎行謾之。此新婦行婉而不直。極得先輩忠厚愛勉之意。蓋詩中諷諫也。

題谷響錄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峯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啟人天之觀。因奏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幘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蔽閣。親與和尚激揚酬答。塵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於小崑山。便是坡老涪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蕪葉上識之。甫撒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題曰谷響。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盡意拋撒。如泖口懸波。峯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廉纖。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斥聰。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又身躬手。執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未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題詩集

癸丑春王十日。看梅玄墓。回楫虎丘。讀諸君子聯舟汎日之詠。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俊矣快矣。當其靜也。開門古寺。冷淡于抑脚鐘中。及其動也。鬪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藝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筆投杯。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集乎。眉道人豔而傳之。賦詩如左。

題快雪堂歲寒盟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綱。代興藝苑。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印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墳素。以刷心魂。居貞晚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庭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款余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酌以醴酒。佐之永言。非軌正督世之談。與死生窳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既而一變成隲。三爵復又。先集維綬。月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笑曰。昔人論詩如玉盒函蓋。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盍記姓氏。以矢勿緩。爾時司馬俱韻。屬和則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題孫世聲詩稿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烟霞。未易辨此四字。世聲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滑白禪業。草廡枕於東郊之濱。細榆繁樞。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扃戶校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頓滷俗腸。

是眞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鴈洲鷗鳴。不聞樹間耳。

題魯生詩後

不因飢援世。容吾笑人間。鳴磬鳥空集。懸瓢鶴半慳。食新餘雪瀑。看飽足雲山。詩骨如枯葉。誰能味此閑。此魯生辟穀詩也。今縱髮爲名士。豈能作休糧道人。取三根篋束肚耶。且詩骨甚瘦。又豈能腰石夜舂。如曹溪祖師耶。三脚鎚。長腰米。不得不仰給人間。賴有管叔允兆兩先生爲導。異人異書。魯生皆兼之。何論三年。當飽死作鱸魚可也。余嘗榜山居云。誰能十年讀。使君一事無。余願與魯生共勉之。

跋章邑侯德政詩

章侯華亭卓異之政。冠冕東諸侯。手答身受口應。類劉穆之。能使市無醉人。如諸葛武侯。操行潔白。似胡荊州關西夫子。救荒同富鄭公。種種治狀。墨海所不能書也。衛茂才首作長謠。以代七尺能言之石。六十老人。夫復何求。蓋三代直道。自不容作無口瓠耳。頃者米粟翔踊。居者閉廩不出。販者聞風不來。章侯出罪人郁氏兄弟。立斃縣門。飢民震悚。膽不敢放手。不敢滑。而鄉城之萬姓始帖席矣。王陽明先生救荒止八字。曰飢民必掾。亂民必斬。吾侯學問作用實近之。其今日之王文成乎。謹記此以補歌後。此亦掾荒一奇策也。

題花朝唱和詩

唐伯虎詠落花詩。至五更風雨葬西施之句。不覺短氣。今吾策存人兩君賦花朝詩。又清又綺。又香又髓。宜以碧玉簫。白玉笙。紅玉板。屬紅兒雪兒。和歌於錦模糊步幃中。花神有靈。應分霞觴餘瀝。倘兩君。余山中與

子野有花朝會。子野有樂府。可與此冊並傳。

跋新柳詩社卷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涕泣攀條。余夙心膺。獨縈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廢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既賦新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又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籍中。欲同日棄擲。而舜卿爲新柳作詩。又倩名筆繪圖。可謂於柳眼太覺情緣。

題孟元踏雪草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孟元平生。是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曆衣鉢。如析旃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今日繫爲衣帶珠矣。

題王修微草

修微詩類薛濤。詞類李易安。此稿的是公據。無論粉黛兒。卽髮眉才子。皆當愧殺。今獨移贈周公美先生。其殉知之合。非吾曹所敢望也。宜以澆花箋再書副本。古錦囊貯之。盟手齋微露。方許開褶。

題遊鴛鴦湖詩卷

子芳君。忽騎雀舫。暫駕鴛湖。在彼鄉煙雨。皆非在我里風光。初借於是。太常兄弟。各做綺席。賜盡錦纏。驚

鴻允已無疑。洗馬幾乎看殺。若酬白璧。豈止一雙。欲換綠珠。定須千斛。恐食桃之飽。漸迫而擲果之車不留。乃競吐筆花。共刪詩草。以志一時之盛云。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經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真義。羣若雁行。甫做講堂。言旋名利。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床茶灶。具體而微。桂槳蒲帆。順流而下。邈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攢眉。稽叔竹林。且賡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皆藝苑千秋。綵筆闌花。隨流貝葉。機鋒活出。猶馳競渡之舟。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椽。請從此共坐幽園。看風把柁。又何必踰險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宇如左。

跋茅孝若輓詩

余嘗謂吳北海類三鴻。獨行類陸鴻漸。奇策類徐鴻客。高隱類盧鴻乙。其餘乃作詩人耳。孝若哀輓詩。絃絕痛絕。當與孫太白並祠山中。懸榜祠壁。又何必墓前一片石也。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熙時與秋潭老人遊最久。喜誦其詩。能分別其少年暮時所作。見他人詩。第閉口過去。不復置雌黃胸中。飽讀書史。視人間浮名浮利。如萬斛蟻蟲耳。近攜潭公詩。過余白石山。止宿三日。余謂熙時云。凡詩文汰之。嚴則傳之必遠。因聚礪批閱。一一皆衆香閣矣。後唐龍蟬殿。安山水一具。沉香爲山。薔薇露蘇合油爲池。丁香爲

林樹。薰陸爲城郭。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榜曰靈芳國。今黃葉老人詩似之。此中不許僞父鈍漢遊目。惟熙時謹司管籥可也。

題扈芷詩

扈芷詩。清雋高邁。品亦類之。性好五岳。而貧不能辦千里資糧。往往望山青雲白。欲緊絆芒鞋。倒拖藤杖。徒懸想耳。故取至遊處。輒乞名賢繪圖。以代臥遊。華藏竹林寺。皆在卷中矣。幸諸子假筆端。膚寸墨。以烟雲供養之。

題雷聖肅詩稿

余棲干將山讀書。得雷聖肅詩文。讀而異之。世乃有不鳴不躍如雷聖肅者。君好讀異書。意落落千古。故格調沉雄。香豔兩絕。余見之。正如河朔少年。橫鞞馬上。病道人不覺退縮。又如邢姬入宮。尹夫人望而泣下。况其他哉。聖肅曰。審若是。爲我題數言弁之。余遜謝曰。豐城劍氣。已干雲霄。正不必張司空賞識。君今之雷煥也。請拂拭以出。余從干將山隱隱望斗間五色光。便知雷君詩文所在。

跋徐道充詩後

道充本性蔡。以舊青浦諸生。舉壬子鄉荐。晚爲長寧令。不久歸隱。逃於禪。好爲詩。不屑治生產。遂以貧老。友人贈詩。有丰姿不爲敲詩瘦。生產還從作宰貧之句。與緇衣黃冠。夙有緣契。余山沐堂慧日院。廢而復興。公之力也。

題顧得之草

顧得之從余授經。其人淹雅忠恪。其讀書能洗發鴻寶象緯之文。其大旨。如名法家入規出矩。依經斷律。小言爲僚之丸。隱娘之劍。顧之草。蓋進乎技矣。昔顧虎頭作畫。棲三層樓。解衣盤礴。不欲俗兒見之。故其神韻高雋。能通神靈。得之今之長康也。文成而傳之通都。度必有具眼賞鑒。第尙欲更舍虎頭之三層。再入吾元龍之百尺樓耳。雖然。長康畫穿壁飛去。何如得之文無翼而飛哉。雪中題數語弁之。

跋戒殺文

孔門以慈使佛氏以慈悲。道家以慈寶。慈者孳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教大參同。請從戒殺生勸放生始。孝初刻此以廣同人。其利溥哉。

跋記傳卷集

跋韋臯西川鸚武舍利塔記

荆南居峽麻城。忠淳間。有一鸚武在雕籠中。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武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厭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巷。一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鸚武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脅上尙有翅毛。夫鸚武且有後身。則胡僧謂韋臯爲孔明再世。當不妄也。

跋沈簡菴榮賜堂記

東坡欲結楚頌亭。終身不得。晚年買屋荆溪。復歸老嫗。米南宮海岳。僅以研山易之。不爾。是終身無居耳。小學士恩遇。歷侍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始構此堂。其榮君之賜。勝蘇米二先生多矣。中間實紀締造工料。艱難百端。昔裴晉公綠野。轉屬之張齊顏相國。如丁卯橋之味是也。兩公勳名德望。原不以堂之有無爲重。輕况梁叔克荷析薪光復先業。故自有在。正不煩平泉衛公遺令也。

跋春柳堂記

余耳熟楚才子王公瓚久矣。恨不一見之。今春渡江來訪余山中。清悟簡舉。不以才地自負。讀其春柳堂記。及制舉文。乃知名下士果有真耳。公瓚之才。思路微。證理確。麗竅驟。布局正。以扛鼎筆。與斲輪手參而出之。而大人莊士之氣象自在。使見者近之意。消。望之容。肅。蓋其文正與人相似。夫人有生來從星宿中者。文人也。而柳之寄根。獨在二十八宿中。故縱橫倒直無所不宜。他木則否。公瓚名在列宿。甫爲春柳堂記。而真柳遂生。不足怪也。試持此文叩柳神。九烈當爲彈指而出矣。

跋角里先生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簔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隨去人未遠。

題姚平仲小傳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

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

跋陶德望傳

往辛丑重九日。余遇君爽於婁江。因指目曰。德望非學士。乃道人也。君爽非兄弟。乃道伴也。至是讀德望傳。醇謹確苦。有少保公家風。歿後二年。而遊仙四川。其言如響。玄宰謂假令得中壽。可以超釋越薄神仙不爲。余謂成佛在後。升天在前。皆大覺中漚生漚滅耳。德望有同志如黃輝。在蜀中得道死。豈德望往尋之峨帽耶。試有人向老冰古雪中叩之。豈惟見德望。卽鐵菴歇菴。可呼而出矣。

題真率傳

古今真率道人。惟管寧與陶潛耳。讀滌川公傳。實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鷗。恨不身請見公。度公在。當亦呼我入真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菴。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志。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輝。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鷄。吁。皆亡矣。六月。峨帽僧以鐵菴密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煖如春。六月峨帽雪尙屯。若個撥爐聲一爆。老冰堆裏鐵菴人。

跋陳無功十友卷

昔王無功以仲長子光爲友。今陳無功以十友爲友。此外皆百尺樓下客耳。此菴不特志意孤高。卽咏物

格調極得詩人能言之旨。但余更有三友。進之無功。曰茶。以其苦口也。名爭友。曰酒。以其不離手也。名執友。曰香。以其不離左右也。名密友。若無功許可。請賦三詩速之。

題孫文簡公集後

文簡公平生立言。類其爲人。直項不苟詞色。廉靜淳退。獨以忠信結主知。當公官詹時。疏請建儲者三。出閣講讀者二。昔宋陳恭公入相。學士張安道草制麻。獨敘其首請建儲。謂功在納忠。公卽不究用於時。公之集無愧色矣。

題樂志論後

長統此論。每欲圖之。頃余年來。考室白石山中。不意遂成活粉本。修能兄弟。與楚中取長偕來。信信宿宿。但所謂陳酒肴以娛之。烹羔豚以奉之。差爲羞耳。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修能讀天下書。友天下士。何日倦遊。結一把茆。着我修竹間。榜其堂曰卜素。似猶勝南坦翁神樓圖也。

題袁石公餅史後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於老雨。甚風。又不受侮於鈍漢。僮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耶。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掃花頭陀陳某識。

題陳還冲詩卷

還初先生詩。極高邁。置之初唐大家中。莫能辨也。故一傳而有飲冰。再傳而有元章諸孫。古之至人得意。

者其氣有餘能布氣以與人况先生父子祖孫乎然非賢子孫寶此則殘煤斷楮已付酒家鴟或剪作機材誰能展卷若新見一斛明月珠乎

題遊黃山卷

天都峯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資於收絜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作雲霧領略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在山中玄津卽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沐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峯數尺厚莓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閉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卽華山腰半尙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跋相鶴經

神仙以鶴爲騏驎海外有黃鶴又有朱鶴齊魯多見之項希憲嘗屬仇生摹之屏幃間此相鶴經所不載也楊伯大喜此經屬蓮上人書之楊大年初生遍體皆毳毳鶴毛伯大豈其後裔耶

題鮑元則拜梅記

新安鮑元則初產時母夢大士授梅花一枝遂生元則元則少岐嶷以文采氣誼豪江東讀其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宛然梅花風格也君遇梅輒拜所見無非梅者因自稱拜梅居士徐積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未嘗拜石也米襄陽袍笏而禮石丈又直遊戲耳王徽拜蒲重其節元則拜梅重其孝若鄭儼之拜魏宗室

潘岳石崇之拜賤謚。此膝一屈。辱親莫大。非直元則罪人。即使梅花見之。且將吐而不受矣。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真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蓋實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即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題飲茶錄

陶學士謂湯者茶之司命。此言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後飲客。客有笑者。余戲解之云。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書名畫。度可着俗漢手否。

題吳渾之印宗卷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惟以漸入。蓋鑿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卦也。老氏以舌壽於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若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好快好饒好名節。往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歎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偶有感題此。

題張孝媛私謚議

余旣爲程尙甫作張媛傳。尙甫復繫其孝行數則。私謚之曰孝媛。以質之陳子。陳子曰。謚者。天子之春秋也。古者天子謚。必于郊。其謚后夫人。則廟議之。婦人無外事。故不于郊也。郊以明其不得欺天也。其次。夫貴于朝。婦貴于室。卿大夫妻爲命婦者。始設謚。吾朝獨否否。蓋謚以易名。婦人生無名。則死無謚。謚而更及于婦德。

則子孫不勝祈請。而太常太史不勝書。而况私謚乎。尙甫曰。此後世私謚之所以起也。按姬公謚法釋
錢云。一曰慈惠愛親曰孝。吾妻自少婉順。垂嫁。吳母哭曰。吾嫁女。失一孝子。既嫁。姑黃與陳曰。吾娶婦。得一
孝女。蓋生盡養。病盡力。歿盡禮。其慈惠愛親有如此者。一曰協時肇享曰孝。吾妻當歲時饋食。濯盥。匱篚。筐
昧爽夙夜。無憾而後即安。其協時肇享有如此者。一曰大慮行節曰孝。吾妻以廣嗣爲念。選擇助簪。本自名家。
實德格天。夢北斗。昨以佳兒。兒曰勘者是已。其大慮行節有如此者。一曰秉德不回曰孝。吾妻居恆無翔視。無
喋言。無猜鬧。無鬪墻。無踰闕。無冒市。遂遂女君子也。其秉德不回有如此者。一曰五宗安之曰孝。某客烏戍。凡
宗黨疏屬。雖在千里外。時通瑣環之問。有以緩急告者。則頃刻掃棗。惟恐後時。故期袒之下。聞吾妻之亡。多煢
。嗔弔相續也。其五宗安之有如此者。夫具此數善。而幽懿不章。則某之過也。請私謚之曰孝媛。何如。陳子曰。
唯唯。婦人之謚孝也。高平公李順妻有之。其謚貞孝女宗也。盧元禮妻又有之。則孝媛之謚。非自尙甫始也。吾
嘗恨苟奉倩之言也。婦人才德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信斯言也。首開輕薄子之罪端。而夫婦乾坤之大義。絕
矣。卽傷逝悼亡。潘安仁孫子荊之流。猶未離乎情也。揆之禮義。當以程尙甫之謚爲正。柳下黔婁。布衣耳。曰惠
曰康。妻可以夫謚。則夫亦可以妻謚。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本齊李先生。天下惇史也。其攷謚也。審矣。尙甫
其往而質之。

題船牕駢語

宋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卽老宿虎皮。俊流麤

尾。且不能箇函相當。况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祕。客有驚余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真筆瀉醒醐者也。宋彥返山水間。挾蜻蜒子。焚香意得。則以片楮書投篷隙中。故名舟牕駢語。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尙。彌敦淨緣。閉戶結轡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於竹林小院。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轍也。昔廬企自號癖王。陸務觀自名怪魁。方之雪廬居士。真堪鼎足。

跋何元爽遼左六忠述

遼左之役。金甌之一缺也。徵師轉餉。幾空天下。巧將逃卒皆得生。而六君子獨死。樂費金錢以百萬數。非飽私橐。則帶而餽要津。而六君子不私一錢。又不得保其首領。卽覓首領於鹵山血海。草青燐赤之中。而又不知尸在何所。士大夫翱翔容與。橫議空談。或責其輕進。或詆其深入。或罪其剛復。蓋責備無所不申。韓而六君子有魂莫招。有口無辯。生爲勞臣。死爲冤鬼。非何元爽如椽之筆。表章而發皇之。六君子死而死矣。六君子而外。忠義之士甚多。再加購訪。補續闕遺。文人爲之立傳。天子爲之立廟。六君子有知。必且獎激同志。風馬雲車。從空而下。遼左一塊乾淨地。豈終爲羶奴所汙染耶。吾蓋有望於元爽其人者。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八終

良石橋真稿

三〇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吾友程尙甫工易。補博士弟子員。其易實得之文叔先生。先生好古。多從諸儒雜論異同。輒有所折衷。洗發。而不及博一第。以黜。竟困國子生老矣。今遺像鬚髮垂縞。氣和而貌莊。有古先聖德矩遺意。旁出一孺子。爲尙甫。俛首帖耳。圍圍受易。猶在十二歲時也。尙甫失怙已九年。先生時時通之夢寐。以河圖衍義授之。忽忽如有所得。寒風射隙。青燈熒熒。每一展及。降淚俱下。乃乞會波臣。追寫傳經圖。又乞寒山趙凡夫題識於石。尙甫可謂孝矣。余嘗歎易學莫盛於漢儒。率授之高才生。與知名弟子。遞相講習。以博公卿徹侯而已。而鮮有家傳者。家傳五世易。惟會稽虞翻。翻郡吏陳桃。夢翻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翻。翻盡吞之。猶不若文叔父子自相師。夢寐自相感。其傳易。更有出古人意表者。尙甫卽日以明經顯無疑矣。故并題像後。以望之。

題葛將軍像

葛成匹夫而擊稅宦。葛之不死。天留之也。顏佩韋五人擊緹騎。五人之死。天成之也。此論出於朱平涵相國。今葛以十月廿六日死矣。往五人墓立碑半塘之上。議者欲延葛居守。買田躬耕。可以終老。余告之曰。君非名始。似當以無名終。葛點頭唯唯。而貧窶如故。今孤兒寡婦。泣於柩側。但埋骨一墳。土足矣。塚就。當揭石於村落。五達之衢。題曰葛將軍墓。將軍者。吳人罷稅而德之。繪將軍像。共焚楮而祀之。祠中生也。血食。沒爲神明。無疑也。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昔有令人作水賦。以千字爲限。止得七百。悲曰。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生發。此文家三昧也。此詞頗窺其旨。不須字字訓詁。自然語語生動。子野會於秋梧雨館。令小童以單箏度之。文旣悽然。聲復哀怨。遂覺窗外瀟瀟。點點是淚。

惜花詞

春江花月夜。最能愁殺人。况一旦粉黛脂冷。如虞姬起舞。綠珠墮樓。妃子葬馬嵬時。有不黯然悽斷者耶。倘於老紅紛飛。殘香銷歇處。搗羯鼓唱子野詞。可以招月魄之不歸。弔芳魂之無主矣。

夢花詞

從來文人借花事作文章。每每吹影鑲塵。而要非本色。如子野此詞。曲寫柔情。刺心入骨。及觀其敘跋。夫

豈流連感溺者哉。人謂子野爲墮花業。余謂子野爲證花果。

楊花詞

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袁中郎虎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余謂子野楊花詞。每於聲音句字外。別有神韻。政須付若輩歌之。區區俳場伎倆。未足傳其妙致也。

旅懷曲

吾松絃索幾絕統。近來諸名家始稍稍起廢。然不久便散逸。樂天詩有曰。歌舞教成心力倦。蓋此事亦大費心力。只宜付散人逸叟。以閒中日月。搜討逸事。庶幾有成耳。子野避地空山。絕跡城市。日撰新聲。令宗工名手。商榷番度。著爲絃索。興滅繼絕。時率諸童過余頑仙廬。絲竹嘈嘈。隨風飄揚。村姑里叟。皆負子憑肩而聽。亦山林快事也。始余閒徑東余。得奇石。戲名曰絃索坪。每月底花下。有狎客攜紅裙。坐此吹洞簫。彈琵琶。適子野墮土西余。得石平直。小童六人。恰好盈坐。子野請於余。欲乞此石名之。余曰。子但遺我一鐵笛。我便當以此名爲贈。蓋余有童子善吹笛。而子野諸童善絃索。各得其所應有也。

情詞

道人也說風情話。正王辰玉所謂豪傑簿上寫相思。神仙眼裏滴紅血也。從來有根器人。每於粉黛叢中。認取本來面目。不知者便以爲火宅矣。

題筆花樓新聲

詞家獨元人升堂。潛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攝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乏才情。工藻繪。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沙煙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况。故片言落人間。買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君。與公角。遂而赴詞場。未知鹿死誰手。

題李丹記

吾家希夷。嘗攬鏡。揆得笑曰。非帝則仙。趙輔國。閉徑山。欽禪師。弟子欲出家。得否。欽喝云。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爲。說者謂具帝王福。然後可證神仙果。余謂不然。漢武帝何人也。西王母。且以骨濁胎濁呵之。則下此將相。又可知矣。當時東方一歲星。日在殿廷中。嘲侮調笑。武帝眼中不識。而乃從文成五利輩。索長生不死之術。非濁而何。今真人列仙。無日不遊行人間。而士大夫爲黃白兒女所惑。未嘗學生。先學造死。轉蜚丸。與屠羊肆。豈不相去萬萬哉。浙東有英雄曰海日先生。夙具靈根。最堅道念。嘗以建言出部曹。又以神明宰名邑。一旦挂冠神武。逍遙山水間。每見冠劍車騎貴人。輒障面避去。有以學道至者。爲聚頭。膝經月。彌旬。室中所置。惟經案藥爐。一衲一瓢。與二氏之書而已。痛憫一切眾生。沉五慾。昧三生。宛如赴火之蛾。危似嚙藤之鼠。此非莊語格言所能覺也。乃借裴湛王恭伯故事。作李丹傳奇。從人間唱演一番。其中汪洋恍惚。滅沒出現。非凡夫思路所能窺。非文士筆端所能狀。覺蓮邦之淨土。遙桃源之谿徑。淺醉鄉睡鄉之日月。促徐天池四聲湯

義仍四夢。又無論矣。其傳奇中之南華經哉。先生令合肥。數夢左思。放授以至道。因於虎林創祠立碑以報之。清虛恬淡。裴湛輩中人也。雖托寓言。實亦自道。若使大風飄颺。吹入碧落紫虛。即變成飛瓊。且將洗耳拍手以聽。古有天上無愛人間可憐之曲。庶幾與此譜並傳矣。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雜劇戲類禪門五家綱宗。最忌直犯本位。如琵琶記蔡中郎之牛丞相。西廂鶯鶯之張生。何嘗毫許與本傳相涉。自古詞場狡獪。偏要在真人前弄假。却能使真人認假成真。偏要在癡人前說夢。却能使癡人因夢得覺。插科打諢。方是當行。嚼字咬文。終非本色。近代徐文長老子。獨步江東。又有梅禹金崑崙奴一劇。亦推高手。文長揩開毒眼。提出熱腸。不惜爲梅郎滴水滴凍。徹頭徹尾。刮磨點竄一番。知者謂梅郎番出骨董。不知者謂徐老子撥奪行市。眉道人曰。此崑崙奴。非仙非鬼。粘附兩人肉上。故暗使梅郎舌頭有骨。徐老子筆頭有眼。更喜得劉秀才手中有刀。重向劍俠場中。轟爆一聲霹靂。但恨虬髯插入南詞。悶殺英雄。如雷霆作嬰兒啼相似。誰人出頭。補此敗闕。請爲拈一瓣香。問之臨川湯海若氏。

題壁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予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

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紛錯如繡。爲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生也。坐擁花城。其與遊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魔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於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不知鬻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化身耳。

題清微亭

余考室九峯中。欲種柑橘。爲游客沓至。多爲擗剝。生人我相。極冬霜雪清刻。不免爲木奴衣薪着裘。懶道人。不暇也。清微亭。架修竹。老松間。差堪棋位。顧此道偏劣。僅勝孤山逋翁耳。賴先我殿拙者。有子瞻先生在。辛亥極旱。忽得甘雨。噫。欠風雷。書此志快。

題鮑醒生壁

長興鮑先生。字稚強。號醒生。長於春秋。介然有道君子也。繇歲荐。歷官紹興訓導。松陽教諭。致仕。馮節之。兄事之。茂遠師事之。節之爲娶名家女。始有五丈夫子。類孫明復。遜百金精舍。始有居。類邵堯夫。茂遠三十年。執禮彌確。類顏子之三盈。頃者築室於耘廬之巽隅。迎先生讀書問道其中。先生雖衣食者。不妄與人交。不輕受人恩。自廣文俸錢外。獨取資於馮氏父子。無愧色耳。昔子房爲圯上翁強取履。強項未銷。惟邵堯夫掃除於李挺之門。幾同廝養。竟得其先天祕傳。今茂遠之迎鮑先生。得無類是乎。故陳子題數行於壁間。以詔世。師背友者。

書范象先壁

象先時與余相對。如遇桃花漁父。黃葛野人。乃余實謝不敢。惟當風日蕭淡。焚香一爐。從紙窗木榻旁。婆娑舊碑殘墨。或得韻人小幅。懸置壁間。臥遊數巡。便覺不履不杖。煙岩在袖。好花初開。膽瓶注之。澗水剪枝。無風生韻。兩人如此度日。勝於清涼國矣。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書花場壁

小崑山花場一丸土。自余與長孺夷其草莽。爲平原祠。而名始出。平原得諸名花。及瑯琊王司馬記。而又成一番熱鬧公案。長孺廬慕天馬。貌弈骨瘠。啼泣之聲。出於荒楸。徐去而場頭花事。悉以委我。第老親戀城社父老。余與婦日事酒脯以從。又不能懸瓢着笠。終歲花場之間。間止宿三兩日。或半月而已。然花枝竹篠。草菴土室。儿几無恙。特平原兄弟不得數見。徐陳兩郎。差覺蕭騷寂寥耳。待長孺服除。終當挾之共課花鳥。辟穀負暄。爲松間睡漢也。

題梵儀臥處壁

小春忽釀新寒。念高閣敞房。酸風旁射。無如密坐置木榻。竹爐。羅列書史。香柑叢菊。點綴几上。南榮照窗。暖氣逗人。與逸民高僧。共憩其下。向晚懸燈燒茗。作團圍坐。此多餘處士尋常供也。古人以偃曝爲白醉。高臥爲黑甜。因題一對於楣柱云。天子容白醉。賢人送黑甜。可謂實景。惟柳橋香印齋。不負此數語耳。

書壁

大丈夫以五岳爲芥子。黃河爲衣帶。今人壘石作山。穴地作池。不亦細乎。昔人云。會心處不在遠。花明月。日。與一二同志。相與頽倚於長松亂雲之間。吹笛彈琴。烹茶攤卷。有談麈市者。則麾而去之。

雜題

題贈奇峯上人拾字紙

倉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正謂種三界。是非人我根耳。奇峯老人拾拋撒字紙。投諸水火。此與伏羲未畫一畫以前。吾曹參取。

題孫世聲紫藤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許。爲隣兒摘去。幾無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搆一室於藤下。大可圍四掌。其根如壓鉢。其枝如懸鐘。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容踞而坐者。如飛猿宿鶴。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橫琴如黃葛野人。麈客如桃源漁父。往往皆倚藤爲勝。余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涼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以主人真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爲勝也。寒山野幕。蒼藤滿床。觸轆迴車。夫豈在物。

入山題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貼地欲飛。畫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游第一風光也。若罨風罨霧。正堪閉門手譚耳。

題張聖清玉章

小玉章。鐫積源兩字。張聖清諱也。生時貽幽妍繫肘後。作書郵照心符。幽妍亡後。流落白下。有閔翁得之。授程純仲。純仲授程季遠。季遠陳玉章。爲位而哭之。陳子見而異焉。拈印聖清幽妍二傳後而歸之。嗟乎。合璧雖在。而璧人亡矣。

題王子賢筆

古人筆。或用鼠鬚。或鷄毛。或胎髮。嶺南至以鬚鬣作供。率皆好事。但得古法。代山中覓材足矣。梁溪王子賢。造筆精妙。書家得之。似如意珠。恨世未有盡知之者。壯士千金買駿。買劍。不聞千金求國士。况筆乎。子賢笑曰。今文士力能扛鼎。我不惜如椽授之。又何論值。若否否者。卽向夢中索取。不輕畀也。

趙氏家乘跋

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庶民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輕去其鄉邑。桑枝甘棠。有相戒勿剪之意。則族譜之不容已。非特恐文獻之無徵。實以昭示前後。聯百世爲一日。合子姓爲一人。彝倫攸敘。蓋原於此。噫。茲譜之修。無侗於趙氏。不特爲孝子。抑可謂功臣矣。

疏蔬隱

朱亥隱於屠。不如沈師善隱於蔬。山花野草。一經師善部署。便成蕙藉蘭肴。以此養親。以此飴上客之食。雖五侯鯖。安成魚。無以過也。李贊皇一羹。雜和寶石朱砂。幾費萬錢。東坡食王參軍菜。笑云。今日與何曾同一

飽恨世無老坡。師善但向菜根窩中細吟細嚼。頃見眉道人。洗鉢淪泉。作信宿談話。皆賴此蔬爲之津梁。師善不恨不見老坡矣。一笑。

偶題一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吳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杖。小刺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褰帶解簪。盤踞水次。有客訪紅綰。遠近滅沒。且望且下。正水晶宮探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偶題二

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真可娛老人也。輒念南宮父子。猶落穽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皆我畫林耳。當以示玄宰。爲題話雨二字。

偶題三

梅聖俞有馬曰鐵獼。顏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鹿。正堪作耦。入我竹林也。

偶題四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獨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九終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高郵軋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劫灰冷風矣。今可攷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徒廣琳。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復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佶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出于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或種紙。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冢。甚則一字值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閣乎。琳公曰。某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題疏。昔有土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視也。中幸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慧慶寺緣疏

白石樵真稿

吳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撤裾朱門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敝。可乎。先是。兩殿相銜。建瓴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登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不撤。蠹而更新之。於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嚙于碩鼠。此秦始皇焚書之遺毒。化而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經。又見嚙于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于大槐之宮。忍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藏經閣疏

衆生有是病。佛有是藥。佛醫王也。諸經醫方也。衆生負病不瘳。或得病不覺。或欲去病而醫不遇。有子孫焉。于甕盎筭篋。撥其鼠殘蠹食之餘。得祖父一二抄方。跡而試之。沉痾霍然。頓去其體。則方之功也。衆生繞生死海。不特病也。佛之慈感悲憫。不特良醫也。今潮晉上人。掃鉢資造經。特募創經閣。而度藏之。非特甕盎筭篋之免於鼠蠹也。嘻。世有勳空言曰。佛不立文字。何用經。佛有無縫塔。何用閣。是得病不覺者也。佛之所憐憫也。此居士之所以疏也。

送子觀音閣疏

婁江集福菴守菴上人。欲建送子觀音閣。以便祈嗣者。但佛法未入中華。往往多天下奇男子。漢明以後。

溲不如前。豈大士所抱無揀擇差別相耶。抑種德積善又在此不在彼耶。雖然。觀音經云。應以童子身得度者。卽現童子身而爲說法。佛無誑語。寤不可信。但願長者布施後。吾佛觀音。抱取聖賢而豪傑者送之。上護國。下護法。堂堂獨露。從人間雷轟電射一番。使天下親見本朝有真正第一男子。其快心注目何如也。稽首大士。無止論鬚眉矣。

修馬耆寺疏

經有六波羅蜜。而布施居其一。云施一椽一棟。皆能長養功德。滋培福慧。吾松珠林相錯。然皆踰時闕。枕臥田野。不便游覽。馬耆倚城東之隅。古衲老宿。往往挂錫。四方白衣居士。亦無不攜瓢捉筴。負琴曳杖。寺門清幽。溪樹層映。而殿廡廊屋之下。暮鴉灌木。秋蟻燈火。非空非色。與水田城草。低回上下。蓋闌闌田野之勝。合併四出。今瓦落石圯。鼠號烏啼。世尊菩薩。俱若擊磬。吾輩幸生閻浮。若能喜捨一絲一粟。無論他生福田。卽今日德慧無量矣。

沐堂建殿疏

沐堂爲余山名刹。多老木修竹。徐文貞隨文定常往來此中。與真空師最稱方外之契。文貞留袈衣。文定留衲衣。皆有詩題衣被上。士林禪林。至今傳爲佳話。其山有殿閣出樹杪。一瓦一木。出真空手擔肩負。壬子。爲游客入山。不戒于火。大殿竟付烈焰中。此時有支谷長老。住徐叔文茶園中。見沐堂峯頂。幡幢燈蓋。簇簇入烟。燎開去。意甚怪之。而未幾。諸佛化爲灰燼矣。真空每掃瓦礫。輒雨涕不自禁。曰。吾向荒山創殿。如蟻啣土。如雁

嚙齷。辛勤三十年。今竟成一夢。雖然。吾髮雖短。我心甚長。昔士大夫之遊此山者。活草馱具在。老和尚雪顛不減壯少年。請持疏涕泣而告之。安知無文貞文定其人者。爲師前驅。余且拭目而望之矣。

定海招寶山疏

招寶山。在定海東城一里許。山勢拔立。舊名候灣。以番舶更集其下。復名招寶。遠望海中諸山。或連或斷。出沒雲烟。地氣之表者。莫可圖狀。卽朝鮮日本諸夷。皆在指顧中。古詩云。登高山而望大海。惟此山獨爲雄快。舊有觀音大士像。傳自大士手。塑于補陀者。倭奴焚山。此像獨全于烈焰中。於是緇素迎入招寶。復有游買。挾妓穢滓像傍。忽有白衣老人。謂賣酒家曰。汝其庇免。願見殿角烟起。卽抱大士出。而殿俄已成劫灰矣。山僧如月。弘發悲願。重興此殿。供像殿中。本境禮大士者。不復被海。買勇風濤。一利也。隔水旱。祈疾病者。羣望嗣下。二利也。幡幢燈火。懸於雲霄。鐘鼓經唄。震于林樾。隱然若蜂埃營陣。舶賈望影而至。倭奴聞風而逃。三利也。三利具而東浙之金湯在焉。故因如月。上人。之請。而樂爲之疏。

龍華建正殿疏

龍華寺。兆基于典午之永康。起廢于吳越之忠懿。歷年綿遠。正殿摧頽。老衲維僧。破床墮灶。出沒于荒烟夕照中。賴後谷長老。弘發誓願。經始于嘉靖之末年。迄工于萬曆之初載。業已具體而微矣。後谷謝世。募料尙存。若不接工。將化烏有。爲此清鑒。等奔走拮据。懸創正殿。以承師願。此亦必不容已之一大因緣也。但工價浩繁。惟仰施于檀那善信。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勸者善巧方便。綫溜達石。衆毛成裘。千里之水。本發于濫觴。六合

之雲。實起於膚寸。衆始之。衆成之。卽以龍天梵澤之宮。從空而墮人間。直彈指頃耳。吾松諸刹無北藏。北藏自龍華始。亦無賜藏。賜藏亦自龍華始。若使正殿告成。延肅名緇。檢藏于此中。上爲天子祝釐。下爲衆生懺悔。兵荒不作。疫癘不生。東海之濱。眞作龍華會上人矣。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千墩塔。自梁天監元年始也。勅賜延福寺。寺自宋祥符始也。往二十年前。與宋雲公雪中直詣僧寮。僅見破壁仆灶。如逃亡屋相似。頃過訪瞻月師。則煥然改觀。僧儀整肅。有叢林耆舊風格矣。獨殿久垂圯。山門未立。市聲嘈嘈。淨穢相溷。瞻公力發弘願。懇募之遠近。檀那長者。蓋自瞻公以戒德調衆生。爲緇白所皈。丁亥。初建法堂。則地踊雙礎。一奇也。己酉。塔邊忽產靈芝。一奇也。鐘不叩自鳴。一奇也。庚戌。悟眞師來講法華楞嚴。鶴洗塔巢。龍蟠塔頂。一奇也。癸丑。中秋。塔燈自現。村民焚香駭觀。一奇也。種種妙好瑞相。有開必先。况瞻公諸弟子。皆文而賢。此功度不日而成。余且彈指待之矣。

題宣妙寺疏

住山人。當以山爲寄。山花山鳥。皆與游客共之。住寺僧。不當以寺爲寄。若作寄觀。則肉僧醉覺。與狐兔爭席矣。此宣妙寺。日就剝落。慈上人不得不跼足以請也。

小普陀疏

普陀山。在大海中。如浮芥然。四方頂禮。負香從鰲背。敲涎前。鼓濤拍浪。望星斗柄。涉山麓。得焚一片梅樹。

蓋以四大與烟雲爭生死于寸線之間。大是悲苦。今心鏡上人發弘誓願于塔院東隅。創建一閣。崇奉大士。如來閣下空洞以容雪濤。碎擊如潮。音洞狀而總顏之曰小普陀。祝釐祈福。求見青蓮白毫相者。咸得手刺一船。若航寶渡杯。至止閣畔。使諸佛子脫龍悍饒。以臻光明界。水月觀邊。不必遠叩普陀。自然獲聚沙福德矣。

修北禪寺疏

馬嗜寺。昔多習舊。雪菴雪泉。駐錫于此。陸宗伯莫方伯廷韓父子。及四方名勝。多結方外之遊。張嶠嶼山水。且移廟從訪之。蓋佛法風雅之窟宅也。今大殿已修整。獨弘悟堂淨居。半爲風雨白蟻所剝蝕。及今不扶。後費滋甚。故靈林上人募之名德長者。幸相與隨力捐施。一起此堂于垂仆之中。不惟佛像安養。卽往時諸先達筇跡履聲。猶在古樹老藤間也。余蓋幾幾望之。

修天竺疏

往己酉。余與王辰玉遊西湖。日暮。憩下竺橋。捉藤撥澗石。聽水聲。晚宿山樓。醉後蘸墨題壁間。有醉後猶堪弄虎雛之句。明發遊上竺。歸謂辰玉曰。三竺中。下竺爲勝。蓋葛洪井可斟。三生石可坐耳。迄今三十年。寺已垂剝。居者愧過者嘆。有王貞仲先生慨然任之曰。起仆舉墜。是實在我。客曰。貧孝廉發大猛力。何爲乎。先生曰。余丙辰春。計偕歸。染疫且殆。忽夢羣孝廉攢簇成隊。如唱試狀。內識三四人。某某在焉。其上爲觀音大士。壇指曰。子非其儔。尙當濟世二十年。挈置之座右。驚醒汗雨背。疾遂瘳。比抵家。訪夢中所素識某某三四人。病歿矣。

次日禮大士。見下竺頹落。遂發是念。捐數金倡之。願念工鉅費廣。非貧士所能辦。又非寺僧之所能募。乃走譽聞。徵陳子題疏。請助于巨公長者。而身自督課之。陳子曰。是不難。下竺不在空山絕人之境。梁景瞻拜上竺者。必自下竺始。其易一。基不初拓。工不始。草不人齊。礫不山積。狐不宮。鬼不窟。佛不披簪。其易二。楣柱雖盜。尙可易。瓦垣雖缺。尙可補。丹堊雖敗。尙可新。僧衆雖貧。尙有戒律。多賢士大夫之遊者。其易三。以此三易。而發以王先生之悲願。買以王先生之餘勇。天人參。僧俗輔。其興也必矣。異日莊嚴之後。余遊下竺。請先生徘徊葛井三生石。敘始末而爲之記。

修華嚴墨海閣疏

烏鎮寶閣。晉水法師。講華嚴雨天華處。頃寺僧道琳。徧乞四方名士名緇。手寫華嚴。共成三部。凡二百四十三人。經卷亦如之。展卷時。覺筆端天花。紛來撲人。此目前第一希有事。但度經閣中。閣已垂剝。自慶歷至弘治。僅一再修整而已。吾友程尙甫。旣捐經貲。此閣之費。似難專任。故謂之四方檀那長者。夫買珠者尙愛其檀。况華嚴經所藏之閣乎。法寶而兼墨寶。是經所在。卽同塔廟。若協力振仆。當必有吉祥雲五色覆之。不獨雨花一再現也。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說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行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

戒行。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卽此一念。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高皇帝曰。佛說因果。所以助帝王刑賞之所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檀那。幸相與助成之。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阿英按。此篇又見卷二十二。自來瓶製文字句下。文意若不相屬。疑屬入別篇矣。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揉絲木。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迴。此理無疑。全憑心死。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摩初祖。直提心法門。暗擊旁敲。痛癢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撻命刀鋒。但立峻絕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往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踪跡。非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既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大路。已無及矣。自來瓶製文字。始于密義。不立文字。始于達摩。密義造也。達摩化也。文字造。聰明之所自出也。文字化。智慧之所自出也。有聰明則爭毀譽。有智慧并銷恩讎。禪宗之義大矣哉。捨地建閣。以拓禪林。非迂非腐。非佞。亦非獨爲敬州風氣設也。特大夫之意念深遠矣。

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乙卯年之六月九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旁盈小塔。楹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奔走駭嘆。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證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諷法華。衆檀施舍。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大釋海淨踴躍請曰。若是。某某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掃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花香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梅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甕熟磚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瀾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爪髮。髮引旋拳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椽欄皆滿。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羣燕共啣綉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連理木。甘露降。閑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翺翔而下。栖岩寺塔。有日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如水晶。其他病者能起。瘰者能行。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姑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年間。虛空現塔否。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峯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爲第一峯。蓋天目之脈始露。由此一起一伏。自干將邈及于北固。而首尾盡矣。堪輿家謂九峯龍也。其龍南窟海。北宅泖。而龍首固不可無角。蓋一郡之文明繁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慶時始廢。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乾隅。乾峯立而天門開。豈獨建赤霞之標。橫白霓之氣哉。余以僧是舉。甚鉅。頗艱之。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笑兒戲。皆有勝因。阿育浮屠未立。其下遂開鐘磬音。今崑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

重修雉兒塔疏

吳門半塘壽聖寺。晉生公講法華經處也。時有馴雉聽經。雉死葬之。俄有青蓮花生于雉口。遂建雉兒塔。已義熙十一年。建法華院。及宋。賜額壽聖寺。由宋及明。遞相興廢。向有殿閣出古松流水之間。而今且垂剝矣。寺僧梵所驗心。發大悲願。袒肩赤踝。衣碗茹素。誓將扶仆起廢。還厥舊觀。余曰。昔衲大師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而瓦礫之地。化爲梵澤龍天之宮。此豈異人。亦方袍圓鬚道人耳。卽機緣知巧不如。何遽出雉兒下乎。二僧踴躍曰。善。雉兒塔銘。王百谷先生供養久矣。今且復葺而度閣。後此塔再還。是本寺青蓮再生時也。其寺之重興無疑。故樂而爲之疏。

遷三茅真君疏

余嘗厭世俗喧沓。每欲黃冠白屨。相與蟬蛸于山青水碧之間。招柳絲之丈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寒霜。

碎踏明月。豈不甚快。願言斯盟。同志者寡。及每思古人。如茅仲初兄弟。舉家修煉。共入名山。岫曲青山。華陽瑤草。至今二山。如雁行蟻附也。道里頗遙。水陸跋涉。貧士或困于餼糧。老人至艱于杖屨。往往臥對白雲。空磻紫氣而已。今城中舊有真君法堂。在廟中之東廡。金銀黃碧。宛然茅峯之像。雖其地一隅。不足以當地肺之諸勝。然四方長者。若欲瞻謁祈禱。則不必擊槳牽車。從事數百里之外。固可以一褰衣相就也。但像居樓下。所處卑。四方賢豪。負短筇。着高屐。以登斯樓者。每爲悚顏。禁足而返。故道士龍君欲徙而上之。仰占星辰。俯矚城闕。浮埃不到。聖馭可招。庶幾所謂神仙好樓居者耶。况龍君修得玉骨。有山猿野鶴之致。又余所雅信。而許與之。雲朋霞友者。是以喜助其事而爲之請。

建余山三官玄武祠

禮三官大帝者。走謁雲臺。禮玄武聖帝者。走謁武當。今有二像在施相公廟傍。披篋帶笠。不蔽風雨。有淡如老僧。辛苦募小廠覆之。供養之。此三教中絕無炎涼世態者也。若得善信量施。以成其願。顯成之後。併供關聖。以鎮一方。共禮一瓣香。勝于裏糗跣足。走雲臺武當。往返數千里道途也。幸爲勸導喜捨焉。

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攷。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毀于嘉靖癸丑。重建于隆慶丁卯。正殿以主太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圮。于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于陳子。陳子曰。太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

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太山之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攷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太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率上卿名茅盈。太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又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耶。精之神而死者。歸太山受罪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攝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案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太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所以爲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岱爲名。蓋于象爲名。婁玄枵。于時爲青帝。于天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角菴關帝閣疏

角菴。漢角里先生栖隱處也。手植四季山茶。蓋千餘年物。週遭梨花。又六十里。香雪雲濤。空濛蔚映。新月冉冉。如坐冰壺中。中有五皓上人。能詩喜讀書。又精戒律。客過洞庭。必尋角菴。過角菴。必訪五皓上人。與之唱韻分味。而後快。上人之師爲永川。建西方殿。面湖。風射佛。塵積衣。械中。上人乃乞募山門。闢殿。中建一閣。以祀關將軍。旁爲廊輔之。夫四皓定漢儲。三分定漢鼎。角里先生與關將軍。其心同。其功同。其稱祀典亦同。此余所以踴躍樂爲之倡也。上人初號慶恆。後以隱處角菴。與四皓伍。更稱五皓云。吳伯霖韓求仲沈虎臣吳凝父極許其詩。蓋皎然之流也。

建城隍後殿疏

恭讀大明會典禮部節付國家治民治神已有定制尙念冥冥之中有等鬼神命彼處城隍以主此祭先期合遣諸將召集鬼靈等衆悉赴神當欽依勅命控鑿境場一府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天地六親者有詐僞奸盜不畏公議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奸頑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輕則笞杖斷不得號爲良民重則流徙大辟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有發露必遭陰譴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爲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蓋會典所載如此又讀葉文莊公筆記云郡縣筮仕入境先誓城隍尊神而後臨民朔望拜廟申前誓故也蓋葉文莊公所載祖制又如此由此觀之城隍者官民之耳目禍福之權衡也吾郡威靈公最稱顯赫正氣炯如日月報應疾如雷霆呼其號者胆寒瞻其像者股栗但正殿久已莊嚴寢室尙未勦建今顧氏捨地合廟同心若得良善助工鼎新可待章蘇州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郡侯尙爾神明何不然此吾郡張公隱示而爲之倡也從民願也

修施相公廟疏

古者鄉必有社社必有神豚蹄斗酒祈年禳凶擇田老爲祭酒而羣壯稗從焉登臨上下僬僬然鼓舞以爲樂蓋歲時無缺而東余施相公最稱靈爽方四十里疇者如奉天帝今廟宇椽棟未堅墻宇未樹故里人亟請修建不惟妥神靈而父老子弟歲修俎豆于此村旗土鼓前迎後導解憊寬力婆娑醉歸于山溪桑柘之間

亦太平畫圖也。幸量力助之。

修利濟侯祠疏

松郡治之東有蓬萊道院。院有利濟侯祠。侯當洪武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歷改元。勅封專掌痘司。俗傳侯吳人有二子痘瘍。因叩天有心誓曰。吾不能有兒。斷不忍人之無兒。願歿身而爲神。請之上帝。凡有危痘。轉死爲生。遂以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靈民間。而吾松爲尤著。每當醫技告殫。輒向蓬萊侯祠下露禱。禱輒應。而祭謝者趾相齧也。祠偏處院之東偏。向有工師鑄錢于旁。幾無香火地。賴金羽士力爲修理。而傾圮湫隘。侯神不寧。故敢請之善信。式廓廟貌。此亦爲人父母者之所樂助也。况郡邑諸公。如保赤子。士大夫慈幼懷少者。如菩薩之護諸童子。其捐俸推贊。踴躍于是舉者。知不待于孫疾痛而始號呼于侯明矣。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呂先生游行人間。如菑善所載一百八事。而吳郡福濟宮靈花異跡。尙未及書。今宮已垂圯。先生之像。上雨旁風。披箕帶笠。卽神仙小遭缺陷。得非邯鄲夢中又一夢耶。先生舍十二樓。而落落一畝宮。其身能觸實蹈虛。躡風雲而上下。而不能庇垂剝之土蛻。恐先生見之。度不能控鶴而過也。逸則陶君具仙骨而有道心。故倡緣募修者以此。

修孔宅疏

肅皇帝易像而主。獨孔宅遺像尙存。儼然有生氣。相傳爲熙寧間二十四代孫諱禎者。宦游至吳。立家廟。

祀焉。程明道論祖宗畫像。若有一毫不似。便拜他人。辨者曰。若有一毫僅似。豈可遂謂他人。孔禎崇祀聖像。必有所本。况瀕淵井及七十二賢壩。歷歷故在此。吾鄉第一希有蹟也。佛氏禮大士。不能航海者。有小補陀。道家禮玄帝。不能涉山者。有小武當。吾儒望闕里。洙泗如在天上。不能至鄒魯。斯其小杏壇乎。愈陸兩君勉之。無令二氏弟子。以秦無人笑哉。

廓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始。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迄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衷其直。爲置田二百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梁。廣時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財。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慰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消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遊。遊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冽。樂之。山人遂名六一泉。復鼓琴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犬獺塞原。墨濡素練。到輒留迹。而龍潭又公車晉履聲之管。從事于斯也。其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倡之。

養老堂疏

徐稚不食非力。梁鴻不因人熱。此僅可得之古高士。豈能例責披緇擊鉢者乎。和尚影不出山。卽土到地。燒尙能與一二道伴。作老活計。若放脚參方。頭白齒豁。望空岩破寺中。見者非閉門卽蓋釜矣。至人能離生死。而不能使老病不相隨。此性善上人養老堂之所由建歟。昔曹大家爲班超上書曰。超年最長。今日七十。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誠可哀憐。養老堂不設。將使中華冠帶之國。遂如蠻夷。如來子弟。張口枵腹而遊。爲蟻之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行脚少年。妄心未歇。惟老尊宿。情訖智枯。如乾汞相似。學道最切。古人以老爲僧寶。不虛耳。

修余山竹院疏

余山塔院。宋聰道人舊隱之地。出入有二虎隨行。虎曰大青小青。虎死埋樹底。因題虎樹軒。聰道人詩云。多少遊人看明月。誰知反被月明看。因題月軒。其西爲竹院。竹陰娟淨。孫漢陽所書。余嘗訪雪巖于此。擷豈煮茗。徘徊綠模糊中。流連不忍去。今屋老欹傾。竹亦蕭蕭如帚矣。爲此倡緣。整頓莊嚴之。當掃一壁。倩名手寫竹其上。使見者心地清涼。聰道人有照度一笑。曳筇而出也。

寄緣結茆疏

寄緣名眞觀。又號枯道人。關西士族也。薙髮爲沙門。性行純粹。心地高潔。好遊諸名勝。因過雲間。與之談詩。詩奇與之飲酒。酒可中上戶。不飲亦不問。與之論畫。則仙佛山水花木鳥獸與奇譎詭倣之怪。無不出現。端。蓋古者巨然惠崇貫休梵隆之流。胸中無一點俗筆。下無些子塵土氣。寫長卷。或數丈雪壁。鵲落兔走。石移

海飛董宗伯與余極愛重之。每欲飛錫他往。隨公美韻士也。堅留之。不聽去。結茆于文定墓田之西。安頓緣公。籬落溪橋。雜花叢竹。使公解衣盤礴其中。昔天如構獅子林。馮海粟倪雲林爲担泥澆水。運瓦弄石。吾曹豈敢後于古人。且不令公美獨爲君子也。有樂施者。列名左方。住此者寄緣。助此者隨緣。本無定法。多寡惟命。

照公結茆疏

照公結茆于黃山之中原。亦自與文鳥老猿作伴。經云。聚落比丘。六時精進行道。不及山中無事。比丘打眠。照公之謂也。但茆廬未就。更仗檀那助之。天如祖師建獅子林。幻住菴。倪雲林馮海粟諸君。爲擔瓦負石。澆泥菲草。新安學道。上士如雲。度更有好施如古人者。照公所居。題曰雜花菴。若客來止宿。煮瀑斫水。引筇入光明頂。回視此菴。便如故鄉。乃知自爲本色。穿築屋房。非止爲照公辦道之資也。

結茆疏

慈濟上人。初參紫柏。次參憨山。晚參雲栖老人。受具足戒。其他往來于天目徑山廬阜之間。或孤頂結廬。經旬倚席。又不知幾年矣。今見武林北新關。爲南北之衝。車馬困于孔道。縑絮疲于津梁。欲結一把茆。爲行人一宿覺。壺漿食飯。實續命丹也。上人親經三大知識。爐冶中來。知果知因。卽有信施。決不唐捐。余故捐少貨。借之。且題其菴曰續命菴。古偈云。誰人帶釜炊。誰人頂屋走。飢渴施些些。黃金直一斗。敢以此爲四方長者勸。

吳無爲結茆疏

東坡云。吾年五十外。區區世味。已略見矣。若復悠謬于此。真不如人。古有脫迹深山。出使絕域。飲冰嚙草。

復何如哉。已結一廬。眞禪榻于明窗之下。三更起坐。平明乃搨沐。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無爲居士。中年悟道。掃除舊習。與衲僧逸民結山澤之遊。性愛秀州平曠回溪。可以終老。黃白二岳。付之健兒而已。婚嫁已了。欲了性命于竹床土剗間。念族多賢豪。撮土膏茅。不煩外給。若以面目仰視異姓。此袈裟衣下事。居士是血氣男子。不屑也。無論居士。且使海內謂秦無人。太伯季札。爾吳氏實有讓德。吾度無爲子草菴。如化人之居。一彈指間成矣。戴安石欲隱。鄒嘉賓贈十萬錢。杜子美創高齋詩云。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貧。居士廉。不厚望吳氏諸君子。然必有慨然樂助。在季孟之間者。

寫華嚴經疏

昔張安道寫楞伽。眞金山。後世轉生。覺爲己書。東坡屬公書完。藏爲家寶。坡寫一卷。藏之山中。蓋寫經堅固力如此。今有尙甫居士。喜施經貨。則又不煩皮紙血墨骨筆。然後成就此經矣。經成。當題曰華嚴墨海。

募寫華嚴經疏

南禪了因上人。發大宏願。願沐心手。書華嚴八十一卷。期三載竣業。昔人以佛寶難遇。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不值身命。願畢此念。今上人欲寫龍藏之文。諸長者爲之左右。使紙墨應手。如水映月。如鏡應象。因地下種。累劫不差。世世生生。同轉法輪。游華嚴海矣。第居士尙有一問。禿管未握。文彩未彰。從何下手。速道速道。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四天下微塵偈句。百沙河光明身雲。聚爲祕密之文。傳之震旦之地。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安得見聞。此

淨字上人涕泗而發悲願也。上人住虎丘鐵佛房，精戒飽參，絕無他嗜，願減算十年，開徧佛藏，不悟不休，不徹不止。但苦禁足之後，贊養無具，護法無人，故請之遠近檀那長者，若使五天祕軸，三藏微言，結藏龍宮之中，通流心地之內，上人雖畢命展經，析肉報施，所甘心矣。故眉道人憐而爲之疏。

化梁皇懺疏

華嚴云：譬如暗中寶，非燈不可見。雖有智慧人，非經不能了。是以古人折骨刺血，曾無吝惜，昔達摩不立文字，然開口動舌，已成逗滯，諸禪宿以經爲拭臆紙，所傳語錄，普說等書，多于龍藏所載，此何以故？一月印一切水，萬水一月所攝，一心印一切經，萬經一心所攝，因水可以見月，則因經可以見心，斯固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大筏也。世有經坊，廣令傳布，使人緣坊尋經，尋至無經，以前墨板不能印處，則一大藏教，頓時歷歷分明，實所謂最上希有功德。今梵音素向信三寶，念吾松不立經坊，如取水不得方諸，取火不得陽燧，亦佛法中一欠事也。乃乞諸長者，隨喜布施，施板施經，施墨施工，使經在在流傳，如燈化燈，則持受誦讀，擎禮供養，皆此坊爲之倡導，人天神鬼，且爲護持，况因經而得無經者耶？余故喜而爲之疏，以作津梁。

九幽懺疏

九幽懺，撰自葛孝先，敍而傳之者，爲李含光。大約總括于上清靈寶諸經，攝爲十卷，其法使懺主散花燃燈，上自三清九霄，二曜列星，以至五岳四瀆之高真，無所不頂禮，貴自后王，君公帝族，官屬，以至普天下匹夫匹婦，無不代爲之露惡首過，生大愧悔，希大慈憫，大約規摹浮屠氏齋梁懺，十得其九，此必後世托之葛孝先。

而非漢人語也。孝先傳載道藏鹽字函，亦載九儼，似非僞托，但孝先本傳不雅馴，蓋出于浮雲山趙道士所編。纂此儼之作，得無趙生黃冠之流與？然儼語悲悽弘暢，當與齋儼並傳，即使儒者讀之，有不心快神怡，泚頰及踵者，幾希矣。秀水張君稗陽，倩名家書之，永藏名山，此卽道家之瓊函寶軸，玄文紫字也。所在之處，度必有神靈呵護，欲使之廣傳人間，一洗發吾輩耳。孝先超度幽爽，解諸冤對，有明真齋，悔過請福，有塗炭齋，此皆與九幽儼法相表裏，而惜乎世莫之見。張君倘得之道藏中，幸書以示我。

龍潭講經攢米疏

巢松師講法華于龍潭，聽衆五百餘，食糜而有飽色，蓋巢公純行所感也。若更一月，將竹篋匝肚，幾相從于陳蔡間矣。本郡緇流，若能撥三斗粟，少助常住，此緇教中負米之子路，斷齋書粥之范希文也。聽衆中有此出頭漢否。

烟雨樓鑄鐘疏

堪輿家相澤國地，宜鐘鼓，鼓鎮巽隅，又主金，爲水母，金鳴則水清，水爲地脈，地應則文旺，故曰維天穆穆，暢以雷霆，遙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士潛哲，法天之烈，大闢斯揭，元氣噴洩，至于宣肺，辟耳聰，周六虛，勦百二，猶第二義也，乃僭題數語以請之。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余聞角里有雙溪陳公者，孝義人也，郡縣旌其閭，閭里緩急事不能辦者，則以煩陳公，如萬緣橋其一也。

然公之建橋而未能垂成者。其難有九。往給帖募衆。題者滿籍。而核所施金錢米粟。十不得一也。名存而實無。難一。索木石者踵至。而不能以空手應。則皆陳公一人肩之。難二。無以應。則捐貲捐產。又不繼。則貸子錢。難三。忌者貪者。或游談無根。且疑且謗。豈能人喻而家曉之哉。難四。渡太湖買石。則風波粘天。幾溺于魚腹者再矣。百死一生。難五。務求堅永。沒木石于重淵之底者無恙。視他橋百倍過之。往來者見其上而不見其下。難六。估價料價。司出司入。皆心計之。不敢失尺寸。難七。有司查勘。不免有雞黍酒餉。舟楫送迎。難八。父老公同扶結。伺候謁見。難九。陳公掃橐而出者。凡三百餘矣。誰復以斗粟一錢償者。欲止。則橋頂未蓋。欲別委。則遺艱後人。欲頃刻奏功。則心力委頓盡矣。於是識者倡爲四十八願之疏。每願一錢。每人各施一願。四十八願則爲一簿。以一人領之。總共四十八簿。所謂積毛成裘。積雨成河。此橋庶乎永觀厥成也。橋成之日。勒諸姓名。以垂不朽。有好義者。請前爲陳公買勇。

渡船小疏

橫山口。泖水闊蕩。不能建橋。往往望渚而返。甚則怒風積雨。曉霜暮雪。褰裳企足。乞靈于山鬼水伯。可憐也。今議造渡船一隻。買田四畝。以贍操舟者。諒好義諸公。決不在竹橋渡蟻之後。請施慈航。以永普濟。

施茶小疏

金陵報恩寺。雪懷上人。每欲飯僧十萬。苦無因緣。願於人煙輻輳之地。行道摩挲之時。揮汗如雨。渴喉如焚。募施香茶。等于甘露。若能滴水滴凍。知因知果。只此便向人頭上。親灌醍醐。不復更覓趙州老子茶也。

題泊如上人疏

洞庭諸峯在震澤中。微煙空水。如在世外。故真人隱士。往往息躬于此。自泊如上衲。爲東湖住持。勤修爲衆。面豎禪花。洗石延客。四方名僧。聞而游焉。每每結夏過臘。至有老不出山者。願山中課橙橘。辦櫻笋。爲稅。不能聚穫儲粟。作客僧供。不得不藉四方長者。余貧。亦撥斗盎鼠餘之糧。應之。但恐他日扁舟出胥口。訪之鷗背。鸞頂之間。却又分諸僧數日供。如何如何。

歛賑孟友疏

友人孟某。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某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凌古調。今資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較書。借佛燈之殘燄。天寒炙手。撥神鼎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囊橐之餘。一振縉紳之後。與其極饌宴客。孰若垂盼同袍。與其捨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做而無憾。余實望焉。若云愛莫能助。愚不敢請。

許逸雲助賑疏

許逸雲。字祖希。墨池中老班超也。今七十矣。無妻子。無屋廬。五官猶故。獨廢聰耳。今寄居超果僧舍。交游有氣誼。不問識不識。少出米賑之。使得終老寺中。直分賢者庾廩。聞鼠雀耗之一耳。王荊公素不識人痛癢。却爲故人輸粟不乏。山谷老人笑之曰。此是前緣。吾輩于許君五十年之交。請于今緣了之。許生貧而老。儲蓄自

給世人以痴目之。勿辨也。乃造物亦若以痴待許生。至極困勿顧。豈造物與許生痴等乎。吾輩與許生故人。若復佯痴。不爲緩急。皆痴雲蓋覆矣。請爲賑之。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侍州公三世以清白傳家。種竹養花。自雁州先生以詩立盟。驢足所至。兒童隨之。士大夫倒屣迎之。自雁州化。而其孫世聲。翩翩制舉。獨超上國。若詩歌古文詞。特其餘技。一承雁州先生衣鉢耳。今貧無擔石。家有三喪。恥望助于麥舟。惟枕籍于花影。夫令賢士君子。坐享曼倩之餓。皆吾黨之厚顏也。今約百人同志者。各捐金三錢。計百人可得三十金。或一人而居一會。或一人而居十會。五會。惟憑心力。使侍州公得緣此買東郭數畝。以漸埋家中一腔冷血。豈非良便善事哉。噫。此不過宴客之半饌。拾僧之斗粟。而得同附義籍。各成善因。諒諸君子必欣然也。侍州公性至孝。雁州老不能行。每風雨深夜。從鄉社酒宴後。荷負以歸。宋初陽爲作荷親圖。父子廉重。深恥于人。余故代爲之請。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卽吳仲圭先生也。名鎖。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豕燔椰。獨先生之墓。疑其爲僧塔。踰去。先生常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騷。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禳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遊氣誼。震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

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戕身撮土。市腥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繼。栖其墓傍。水嚙草枯。卽狐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已。昔符鐵常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龍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蘭泉以酌公。并植梅花一枝于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題吳氏修譜疏

休寧蓮塘吳氏。初自太伯六十九代曰晉公者。從歙州休陽縣。宅居西隅。卒葬邑西七里石舌山之蓮塘。後遂名蓮塘吳。厥有族譜。其重修。則太定甲子裔孫庠祖公始也。又重修。則我明成化裔孫文超公永實始也。又再重修。修而壽梓。則正德十一年丙子冬孫正隆公始也。正隆後。屈指百年無紀焉。鳩宗尊祖。非特文獻無徵。卽舊譜且將化爲蠹魚枯竹。而漫漶不可讀矣。吳文而賢者。曰尙默尙恭。慨然三歎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庶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能輕去其鄉。而桑梓甘棠。有相戒勿剪之意。今吳族滋大。或合或離。或散處四方。異日慶弔不相過。尊卑不相習。甚則見宗長而坐車不爲下。子姓不收卹。而路人而吳越。皆自此始。此由族譜不修之故也。第貴人執掌于王事。長年大儒。又爲公車言移而奪之。無排纂之暇。是惟在我後之人。于是尙默尙恭。挺身任之。顧尙默不能一人獨肩。而恭又貧。惟相視仰屋嘆耳。夫家有譜。猶郡有志。國有史。修志者團局。修史者詔尙方具贖。備筆札。而譜何獨不然。且吳氏圭笏連床。旗旆蔽宅。而素封好禮之家。且以百

數。若各量豐儉。捐贊助之。必將糾集故聞。遷次名閭。使吳氏之祖功宗德。揚日月而燭之海內。斯非蓮塘之天
球河圖哉。木實自根。高堂自基。吾爲吳氏一抃一舞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終

白石樵真稿

白石樵真稿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余家白石山。山中老稚。每於上元日。遠近迎燈。村籬田鼓。賽會於施相公廟。俗曰闌元宵。余醉後曳杖往觀。退而讀書梅菴。惟一燈熒然耳。嘗記楊用修元夕桐梓驛詩云。載石孤峯古驛門。青羌吹笛報黃昏。三家村裏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此詩酷有風味。若爲余山居設者。又記東坡從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可久禪師堂。了無燈火。但聞簾蔔餘香。仰歎題詩云。不把琉璃開照佛。也知無盡本非燈。有客從豪門來。夸詡燈安。若嘲余冷淡者。余笑曰。我有二燈。惜君眼不見。一曰楊用修梅花燈。一曰蘇東坡無盡燈。客聞之。意消而去。

書鱸魚蓴菜

吾鄉松江鱸。以張翰得名。然史不載其秋風歌也。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初齊王問辟翰爲掾。問執朝權。翰遂命駕東歸。其識度在陸平原清河上。又有贈周小史詩云。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圍輔圓頤。齒蓄芙蓉。爾形旣淑。爾服亦

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巧口善言。此詩太愁。不若二陸祖德詩。聚士賦。尙有德矩。吾所難者。南陽處士鄭子回耳。子回聞問專恣。發憤。徒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露版於闕。問含忍答之云。孤不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遂遁去。世之有江東步兵。而不知有荆楚逸民。如吳中草木蟲魚何限。而鱸魚蓴菜獨傳。士大夫幸不幸皆類此。

書責李邦彥

往己酉歲。遊洵霄宮。探大滌洞。最奇。有醉道士迎余。凝塵落葉。縱橫庭圯。卽所謂無塵殿者。亦垂剝矣。穿望廟祀朱紫陽先生。而不及李忠定綱。亦是缺典。戊寅。途出丹徒。雨中拜少陽陳公祠。習聞鑄黃潛善汪伯彥像。跪於庭下。過者鞭之數百。乃去。而余最恨者李邦彥。宜與二賊而三。當幹離不軍。抵汴城。聞城中有備。欲去。而李邦彥獨主請和。金人索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十萬。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爲伯父。而以宰相親王爲質。綱堅執以爲不可。獨李邦彥言都城破在旦夕。尙何有三鎮。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從之。其卒使張邦昌爲計議使者。邦彥也。使康王構往質者。邦彥也。割三鎮者。邦彥也。括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民間一空者。邦彥也。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兵已至。而使散去者。邦彥也。謂金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僉議縛綱詣金。旣而罷綱。又旣而罷老种者。邦彥也。勤王旣散。使粘罕再至。都城破。二聖走者。邦彥也。此時但知黃汪。而不知有李邦彥。黃汪壞於後。李邦彥壞於前。此三賊者。肉可櫛。尸可觀。像可鑄也。而少陽上高宗之書。獨不及之。何哉。吾鄉陸文定平泉。會與唐荆川共謁少陽祠。因指祠額曰。此額曰泌。

閣修撰。何不榜曰太學生陳東之祠。使後世知太學中亦有此等人。荆川云。不如此不足以見高宗悔過之美。邵二泉作少陽祠記云。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小人重則輕在君子。夷狄重則輕在中國。三先生之言雖不同。其補於世教一也。

書崔詩來歷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此篇篇與元微之詩也。不知乃出於桃葉及謝芳姿詩中。桃葉。王獻之妾。有團扇歌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中書令王珉。以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箠撻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最善歌。嫂令歌一曲。赦之。芳姿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乃知篇篇多讀書。下筆無一字無來歷。故是女博士耳。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予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代唐宋名手。攬爲醜醜。畫學中可謂集大成矣。間一寫馬寫蘭。風骨神采。高古峻發。但輸鄭憶翁與龔聖予耳。憶翁名思肖。聖予名開。憶翁宋太學生。應博學弘辭科。宋社既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矣。疾亟。囑其友曰。我死矣。煩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身。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又著大無功。十空經一卷。亦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二斗血。方能嘗此。後當有巨眼識之。精墨闌。不畫土。根無所憑藉。

或問其故。則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聖子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至立沮洳中。坐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驟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余嘗見鄭憶翁蘭於婁江沈生所。旁題八字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其卷不能徑二尺。而龍之畫馬。所謂風驟霧鬣者。已不復得遇矣。憶翁有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詩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卷。聖子議論奇偉。文章如班孟堅。司馬子長。而兩公著作。皆不省流落何所。今使人但見趙王孫龍種草。草數筆。蘭有無限麥秀之感。可歎也。

書畫家南北派

寫畫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爲宗。如董源。巨然。范寬。大小米。以至松雪。元鎮。叔明。大癡。皆南派。所謂士夫畫也。北派以大李將軍爲宗。如郭熙。李唐。閻次中。以至馬遠。夏圭。皆北派。所謂畫苑畫也。大約出入營丘。文則南。硬則北。不在形似。以筆墨求之。

書禪本草

余拋舉業後。寒熱不入於胸中者久矣。宰物妬之。遂以瘡見撓。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臥讀書臺。山僧野鶴。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余。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余故拈舉。爲大眾同之。

附文定公柬

數日詔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邇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昔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字。性甘涼。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乘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臼。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成塵刹三昧。煉八波羅密爲丸。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眼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效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有効者也。右上仲醇徵君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

書藥局

周禮疾醫。嘗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入於醫師。知其愈不愈。以爲後法。今吳俗尙巫而賤醫。鬼不効。則謁之人。其孤癯者。偃臥呻吟。待斃而已。直指薛公。檄醫師分治郡國。効則賜章服。褒寵之。吾郡張君其一也。君世家多顯人。而能留心岐黃。鵲意之書。頃與養生捐貲採藥。分服村落。如漢清翁。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又如王彥伯列三四灶于庭。老幼塞門。無不効者。君其布衣中之藥師乎。昔慶歷中。

范文正建言自京師以遠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當時採其言編輯名方頒布郡國爲天子好生之助吾朝置惠民局實倣周官遺意而士大夫不鄙爲纖細則笑爲迂闊非特望文正難卽薛公亦不易也

書張賓樵

洞庭山有賓樵張翁者老儒也嘗遊華亭而性嗜茶每訪余挈竹爐蒲扇及松殼煤炭置篋中少頃更搖扇煮茶飲坐客丁酉市藥嘉興東塔之寺門門有梓樹多濃陰丘伯畏元禮家寺旁余嘗讀書包氏去東塔僅里許數就翁談伯畏父子各雜坐梓下間出酒餉進余而翁以茶繼之及冬余病瘧翁從洞庭來視余跣足大雪中留宿不肯去一別二十年癸丑歲余遊西山自林屋洞轉棹候包有僧云欲見張賓樵否余驚曰是吾老故人也尙在乎喜不自禁因同秋潭師郁伯承入曲徑得翁于荒場間草居垂仆葭牆無烟翁冉冉七十外矣塲中六七株大杏樹地可四五畝僅一媪躬耕給薪水而媪更馴謹有古風翁指云吾撰孝媪碑可讀余唯唯已坐杏下相對如夢秋潭師泫然涕淚者久之余薄餉以酒錢垂暮送余入舟借村居共宿明日余欲遊石公山翁贈以短笻曰老不能從矣翁山中終日諷法華經在東塔當生日每登塔一層誦法華經一卷至頂而經畢風貌古樸意色蕭淡此亦穎昌杜生之流也

書周師

吾師周雲汀先生吳閩人也父爲明涯公嘗客於文榮袁相公所代撰贊詞性愷騁不善事貴人拂衣歸寓居華亭與中江莫公南涓李公南洲高公爲詩友公死吾師教授里中兒得糴供母三十外始娶四十外而

終。余少時負笈就句讀。輒於衆中奇余。時指以詔客。師善詩工書。僦居委巷中。窗前三三弓地。結萱棚覆之。乘涼其下。足跛口欬。好歌詩。詩聲往往達籬落外。余童子時。即知有蘭亭禊帖古文。及七才子詩。師教之也。余戊寅補諸生。始得從家塾設席祭之。惜師與明涯公遺稿。皆散逸不傳。至今以爲恨事。余嘗念葉夢得載其師趨州人樂君。頗與吾師同。故拈記以示兒曹。使知我好古之所自也。

書遠僉人

語云。當官不接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真名言也。頃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儉滿堂。請托居間。則胥吏入幕。怙勢作威。輿斷財賄。則輿臺厮養。俱優下賤。皆儒裝士服。列爲上賓。爾汝酣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人間廉恥事矣。蔡興宗自荊州刺史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見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中書舍人弘興宗。爲宋文帝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玉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遜。弘還。依事啓聞。帝曰。官人我所得命。士人故非我所得命。唐文皇讀春秋。至昆殺吳子餘祭。問昆何人耶。衆不敢對。李調曰。國君不遜恆人。以爲輕死之道。帝曰。朕遜恆人多矣。得不慮哉。今吾所見士大夫之門。非特無士人氣。且又出恆人下之下者。詎可令蔡興宗玉球見也。

書山中二事

余好古。山中無法書名畫。每見之收藏家。反覆諦玩。手錄其題跋以歸。歸則展轉思之。累日夕不得怡。至輟飲食。余方塵芥一切。而猶戀戀于古人之殘煤斷簡何也。然有遇焉。昔者華原人鄭元素。溫韜甥也。韜發唐

文皇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玉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構椽剪茅。隱居廬山青牛谷。凡四十餘年。華國人鄧公之父。以提舉監修畫壁。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皆郭熙筆。中使云。此出內藏。虛退材所也。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卽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不止此耳。提舉云。幸奏知。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命輿至第中。無非熙畫。二事皆千古非常奇遇。功名富貴可得。此不可以倖覲也。然郭河陽畫。終是北派。尙不敢與董巨卿作屏脚。何敢上擬鍾玉。二者不得兼。奪失鄧。無失鄧。寧使山榻上。無一卷鍾玉。不忍使昭陵中有掘墳賊。王元美先生戊寅歲夢至一友案頭。袖趙吳興數紙歸。醒而惡之。自此不復再購書畫。見與孫太常書中。史載鄧廉妻李氏。守節六七年。忽夢一美男子。求與李偶。李不許。自後夢數來。李以爲精魅。乞符咒禁。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違節。而爲此所撓。蓋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鬼遂謝絕。嗚呼。豈書畫亦有精鬼耶。書之以志我戒。

書避暑

我有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太岱松。西瀟湘竹。中置晉高僧。支法存八尺沉香板床。浴罷硃砂溫。泉湯投床。躬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此方不敢獨享。奉獻雲棲老人共之。雲棲云。古宿傳下更有一方。我自向錢湯裏去避。何者。衆熱所不到。

書杜詩

語云。武庫中不無利鈍。余謂有利鈍。乃見武庫耳。此惟杜少陵詩可以當之。夫資若山川草木。利也。而大地是其鈍也。鼎彝之朱硃翡翠。花文款識。利也。而銅質是其鈍也。聖賢之光輝。利也。而篤實是其鈍也。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贖人口。然皆能利而不能鈍。若少陵。利可及。鈍不可及也。昔有族人襁褓者。客笑之曰。我家無此乞相。主人答曰。君之族得無未大乎。客慚而退。余嘗題杜集後云。鬼睨如飛神鷲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謾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書示門生

吾輩能讀書而不能用書。正如劉越石之爲將。長於招徠。而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魏公之爲相。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又有師心自用。護短不前。正如蠕蠕公主。一生不肯華言。又如胡沙門。願爲王珉兒。珉生阿練。便解外國語。此似有習氣。不可化也。

書朱竹有無攷

孫漢陽好寫朱竹。或云蘇長公在試院。旁有丹鉛。因拈筆戲掃之。其實天壤間無此竹也。噴車志云。紹興中。四明有商。泛海攀山頂。得梵宮焉。一僧獨坐禪榻。窗外竹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得一二竿。還就舟中。截之爲杖。前至一國。有老叟以篋珠易之。因語商曰。君親至普陀洛伽山。此觀音坐後栴檀林竹也。商驚悔。竄藏棄餘。藥病者輒愈。吾鄉去普陀千餘里。春月風駛。士女禮大士者。往返不五六日。有僧曰大成。曾往洛伽山。三月風雨。斷飲食。普陀海潮兩寺僧移舟餉之。已大成飯僧三塔。余問之。未嘗見有朱竹也。四明商所見。度是化成。

耳。又聞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則此竹似亦有之。余謂卽有之。總不及綠竹菁蔥媚人。正如竹以清涼瀟灑爲貴。而有云大竹長至三四十丈。圍至尺八九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丈許。葉如芭蕉大。可瓦可楣。可臼可甌。可剝爲舟。此竹中大梟專諸骨也。置之于猷窗几間。亦何味。

書田舍

余考室東。余曰田舍。僅二三十笏許。所謂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又所謂居然一畝宮。寬於四天下也。但數月不入城。歸則如遠旅還家。生客抵舍。黃犬舐衣。似絕不相識者。徐勉爲侍中。經旬還府。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愛國亡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邢子才有齋不居。坐臥恆在一小屋。嘗畫入內閣。爲狗所吠。撫掌大笑而出。此事古人已有之。余何足異。但子才果餌之屬。懸於梁上。賓至下與共噉。余則不暇待客。客來隨噉盡。東坡買耘耨用邢子才前法。日以畫叉。梁上錢用之。余年來不及斷錢爲三十塊。錢到手滑甚。愧兩公耳。

書北歸客語

有客自燕歸。每事必稱北勝。且云北方月大勝南方。余笑曰。南北豈有勝負哉。北馬南船。北塞南田。北酒南茶。北絲南肉。北皮南縞。北菓南花。北寒南熱。北塵南濕。豈容置勝負于其間哉。褚裒嘗論南北人學問。支道林折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文。如牖中窺日。此語似先有南北月于胸中。非通論也。客曰。然則子何如議論。余笑曰。月一而已。南北無黨。

書避客

余畏客舍城而山。客跡之山。舍山而舟。客跡之舟。嘗戲謂蓮公曰。能爲我出奇策。有避客處乎。是安身立命處。蓮公笑曰。有二策在。僑梵鉢提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呵。以是二事。嘗護譏嫌。藏身天上。此避客一策也。迦旃延將欲撰集法藏。爲人間憤鬧。精思不專。遂隱地中七日。結集大法。此避客一策也。大目犍連稱神足第一。周行四天下。如屈伸臂頃。卽時得至。使目犍連負君而趨。此避客一策也。余笑曰。僕是人頭蟲。安敢望此。蓮公曰。近聞江陰有玉川子。一日夜能走六百里。請以此法授君。此亦避客一策也。余笑曰。我嘗笑出岫雲多事。卽六百里。余將安之。無已。玉川子爲我授神行法。兩家僮。昇眉公坐籃輿內。往來天下名山大川。客何從跡我乎。是夜乙卯六月十二日。梧桐月甚涼。與蓮公大笑而寢。

書雲間詩雋

雲間詩。俱散佚不傳。間有刻者。佑君張啓。少負風流。老就吟咏。借栖疊宮。老於青衫。有孫得雋。先公而卒。君瑕璫之璞。工山水篆隸。刻蘇長公外紀。強項不少下。詩骨亦如之。希周孟養。夫傲骨愷麟。野逸自適。嘗從袁峻陽章。鹿苑西游。秦晉詩。與書皆矯健。賓之宋懋觀。久客燕邸。其詩雋朗。文度趙左。詩畫雅淡。明之宋懋晉。畫贖于詩。幼君蔡懋孝。美苒多酒態。季常葉之經。歲荐。愚公許身孝廉。並終博士師。好稱詩。翟彌陸釋麟。聖清張積源。子野施紹莘。皆韻士。詩詞秀麗異常。翩翩無豪貴習氣。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傷伯道。人甚念之。

書服氣

有道人獨棲太清庵。夜坐橋上。尾而聽之。但云先天如何得死。未幾向北立化。不知何氏也。彭幼鞠近寄服氣之法。可以還童。家語云。服氣則神明而壽。無水爲氣。先天也。有米後炁。後天也。以先天換後天。則長生矣。

書參睡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共解矣。余又嘗參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閉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嘗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

書種竹

子猷稅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叢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藉。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弟子。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書掃地

宋萊子匡俗。酒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日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亦然。古人且爾。况吾輩乎。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次掃口上塵。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余七八歲時。嘗見先

祖怡松公年已踰耄。酒掃門外小弄中。一日嘗數巡。鄰有負薪遺寸芥於地上。輒動色晉呵。其後負薪者。往往避地徑以去。識者指先祖曰。此翁後必昌。予雖老而無聞。然所至必焚香掃地而坐。怡松公之家風。猶未敢泯也。

書茗菴菴

乙丑冬。余結一草堂。佘山在戶。流水遶溪。東坡所謂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中。得少佳趣。似我茗筴菴畫圖也。昔有佛弟子誦茗筴二字。念茗則遺筴。念筴則遺茗。如是三年。忽然連續。遂爾頓悟。余之名菴者以此。嘗讀堯夫擊壤語云。布被暖衣。藜藿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陸放翁作布被銘云。公孫弘布被。司馬相如亦布被。布被可能也。使人不以爲詐。而以爲誠。不可能也。此皆與茗筴菴主人相宜。并拈此。

書蘇子由語

蘇子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曆。晝日之所爲。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書酒上戶

新安有販木大賈。善飲酒。自詫天下無二。插標木筏上云。飲者能勝我。取一筏去。有京僧某聞而赴之。裹一物負頂背間。曰。僧酒徒也。願就飲。買出銀碗。約容三五升許。僧一吸而盡。既而笑曰。此物瑣碎。僕有酒瓢在。

解囊乃大銅鑿也。連飲三鑿而別。賈如數許之。

書山居

余山居有頽仙廬。有含譽堂。有遮菴。此在南山之麓者也。有高齋。有清微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點易亭。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喜菴。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岸者也。山有松有杉。有梧有柏。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其下有梅有杏。有紫微。有叢桂。有楓葉。大率皆有之。更多西府玉蘭石榴大柿。異種芙蓉。高柄大紅藕花。石刻有東坡風雨竹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柏舟圖。又良常草堂圖。黃御山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菜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道人竹篠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暇記。山裝有漢鈞金鳩首。檉葉笠。箬笠。楊鐵崖冠。木上座。松化石。陸放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書。山友有田父。漢文人。且且先生。阿誰公。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人。秋潭和尚。麻衣僧。蓮儒。慧解。微道人。時來作伴。荒山向無鬼。今有鬼矣。向無甞眉。今有畫眉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桃源。近漸子真谷口。東坡云。行年六十。世間滋味。已略見矣。此外除見道人皆無益也。然哉。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二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有奇男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鶴叫，暢而醉之，魚淫馬笑。跨詔度霄，超越邁嶽，藻練神明，禽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書廣琳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劫灰冷風矣。今可考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付廣琳，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又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書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出於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或種紙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冢，甚則字直五萬。

錢琳若此何難一開乎。琳公曰某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題疏。昔有出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研池中。幸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書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歷時有二庵。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智。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暉。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雞。吁。皆亡矣。六月峨眉僧以鐵菴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暖如春。六月峨眉雪尙屯。若箇撥爐聲一爆。老冰堆裏鐵菴人。乙卯夏日甯於頊仙廬。

書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考。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殿之。倭燬於嘉靖癸丑。重建於隆慶丁卯。正殿以主泰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圮。於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於陳子。陳子曰。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成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泰山之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考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泰山將軍名唐臣。纒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泰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人。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歸泰山受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攝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祭

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泰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所以爲嶽者。代謝之義。陽春川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岱爲名。蓋於象爲名。婁支樛於時爲青帝。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書游黃山卷

天都峯真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于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值雲霧。領略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又在山中。玄津卽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浴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峯。數尺厚葎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卽華山腰半。尙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書米仲照小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縞。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竊壁。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爲石矣。仲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章袖中拳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登至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峯如漏月。割天。其積霰如漬冰。襲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猊。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同。蓋石公之羣而不

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書二帛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味。有濠上之風。陵峯採藥。觸興爲詩云。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按晉又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儆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于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鬢夜諷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于河北。卽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綠。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書王季重游喚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遊天台雁宕諸山。時懦時壯。時噴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虛蹈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墜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呻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臆贖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

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偏強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禪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書渡海羅漢卷

昔山谷題渡海羅漢。謂此曹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余謂龍眠筆端三昧火。方欲煮乾四大海水。駢電鞭霆。移山排岳。何論風波。要是未攝入智者大師鉢中。故詭怪百出耳。此卷所在。如建塔廟。若設茶作供。或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皆未可知。如不信者。眉山蘇氏有故事在。

書楊侍御刻蘇黃題跋

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獐龍靴鞋。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易辨此。董邈黃長睿以辨博勝。隨放翁洪覺範以韻致勝。皆不解書畫。雖批駁萬狀。而痛癢尙隔一層。惟蘇黃乃具天眼耳。余嘗見廬山寶卷。齋後有李龍眠所畫山谷及蘇氏兄弟像。山谷骨面道立。故蟠言微動。皆有規檢。類其爲人。東坡故得而喜氣。搏掬。使智愚賢不肖皆可近。黃如秀鐵面。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箕。而五臟悉露。此神仙中之文人。非文人中之神仙也。蘇黃之妙。最妙于題跋。其次尺牘。其次詞。題跋鮮有合刻者。合之自侍御修齡楊公始。若更取蘇黃之詞而合行之。或焚小宗香。手書數行。或擗取雲操。兩侍兒。于紗籠間綏十閱。使後世知元祐碑中。有此風流黨人。亦足爲董蔡輩一洗眼也。故并識題跋之後而請之。

書芥茶別論

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此惟芥茶足當之。若閩中之清源武夷。吳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龍井。新安之松蘿。匡廬之雲霧。其名雖大噪。不能與芥梅抗也。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遷客。而茶以資高士。蓋造物有深意。而周慶叔著爲別論。以行之天下。度銅山金穴中無此福。又恐仰屠門而大嚼者。未必領此味。則慶叔將無孤行乎哉。皇帝題吳興山。烏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又勅顧渚。每歲貢茶三十二觔。則芥于國初已受知遇。施于今而漸遠。漸傳。漸覺聲價轉重。既得聖人之清。又得聖人之時。第蒸採烹洗。悉與古法不同。而嗜嗜者。猶持陸鴻漸之經。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爲茶道在是。當不令慶叔失笑。慶叔隱居長興。所至載茶具。邀余于素鷗黃葉間。共相欣賞。而尤推茶勳于婦翁徐子與先生。不恨子與不見此論。恨鴻漸君謨不見慶叔耳。爲之覆茶三嘆。

書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撤褌朱門中。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敝可乎。先是兩殿相銜。建瓴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撤。蠹而更新之。于是定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嚙于碩鼠。此秦始王焚書之餘毒。化而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書。又見嚙于白蟻。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入于大槐之宮。忍乎哉。瞻長者不得作夢中。

放過。

書夢

東坡云。桃源未必仙人所居。天壤間如此洞者甚衆。夏日偶抵佛藏。正與桃源相似。北魏有僧照。以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入五六里。出穴外。有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三步。水四流。清澈上下。藥草蔓延。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表。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竝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茂林隱澗。非有人居。須臾逢一僧。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今日何姓爲主。答曰。是魏家僧。曰。我不知之。取穀穗搗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噉。照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僧叩頭曰。大好精進。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照合掌曰。唯敢開命。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恆業耳。遠且。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莫測其處。高齊初。有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款曲意得。辭還。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可從鼓山東西面而上。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鋤斷地。又見一僧。舉盤逐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吃。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咏聲。名曰。非住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造寺。忽見崇峯。籊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甚列。門外東西。檀栿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殿前。禮拜。至廊外。和尚可年九十。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三十人。執文簿判斷。舉手告曰。行來疲頓。可將至房去。歡笑通宵。屢

求住彼。曰待明爲諸報。曰和尚不許。乃辭出。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林竹依然。頃則一無所見。蓋幻化也。唐貞觀中。採蜜人行太秦嶺。聞有鐘聲。尋至寺舍二間。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節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復往覓。過小竹達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擊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退走。則竹林似非幻化者。余嘗夢入深山。一老僧椎門出。面目獐怪。如老樹根。又似貫休所畫羅漢。謂余曰。此是竹林寺。竹林恰可對桃源。桃源仙所居竹林。佛所居也。予不知何緣。却夢到此。

書解索草

余所遇畸人二。曰吳孺子。曰郭聖僕。二君皆好奇癖山水。孺子所攜多木癭鳩杖。聖僕長齋二十餘年。以齋玉古研。秦漢篆隸碑。及葛震父詩自隨。震父家洞庭。孤吟獨賞。影不出山。聖僕乘小舸。犯風濤求之。留輒累月。靜嘿叫嘯。樵牧吁駭。不識爲何人。聖僕曰。吾每笑彌生懷刺。不若井大眷未嘗修刺候客。震父曰。然則汝何以過我。聖僕曰。吾甚憐汝詩耳。震父詩以陶韋王孟爲宗。如空中青谷中響。無可擬議。惟孫真人之嘯。倪處士之畫。庶足以當之。負時調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解也。卽更有解者。震父亦不復索。索一聖僕足矣。震父曰。吾詩爲聖僕初刻之。茗上再刻之。吳閩正如避秦人。爲漁郎徧傳人間。不無小恨。陳子曰。君當怨桃花流出。不當怨漁郎饒舌也。聖僕曰善。子爲題數語以謝震父。

書改三字偈

林洪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刪定。作三字偈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開。呼田儼唱之。

儘可供老夫一餉薄醉也。一間屋六尺地，薄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閑便入，忙便去，卽上乘，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遣生，任後裔。

書習氣

弇州公有文章九命，其夭折中，南北朝強半居多，不勝蘭摧玉折之痛，然余讀梁書，始與王暎爲吳興太守，常載粟帛游于境內，遇貧者卽以賑焉，及徵將還，有鍾離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暎見其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三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召賜之餐，食兼于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暎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賜以束帛，荊州上鄉人有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簪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又讀魏書，魏人有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愨，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年一百二十卒，高允歷魏三帝，出入三省，年九十八卒，比時南北朝，未嘗無篤老人，其中塗夭折，大要少年能文章者，居半耳，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奇，好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好容，好容則難靜，又好酒色，好臧否，則難忍，難入道，又難老，此皆文人習氣爲之祟也，悠悠文冢，半是禮殤，落落頭仙，定優才鬼，予何言哉，但爲不識字無名田父足矣。

書酒顛

夏茂卿撰酒顛。修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余不食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喪。劉忘埋。未忘鋪。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賢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身。然則將何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書畫金湯

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名僧 風日晴美 山水間 名香 考證 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 與奇石鼎彝相傍 睡起 病餘 茶笋橙橘時 瓶花 漫展綬收 拂
晒 女校書收貯

惡魔

黃梅天 指甲痕 胡亂題 屋漏水 收藏印多 油污手 惡裝繕 栽剪摺燈晒穢
地 燈下 酒後 鼠嚙 臨摹污損 噴嚏 輕借 奪視 傍客催逼 蠶魚
硯索 巧賺 童僕林立 代枕 問價 無揀料銓次
莊嚴

帝皇璽 五色玉牌記 奇彩妝裹 內庫祕藏 玳瑁琉璃紫金白玉文犀舊別官密軸

織成標題 古錦面 名賢題跋 金縷珠母石青梅檀匣 繡帶寶籤 奇錦裏囊

落規

入村漢手 水火厄 質錢 盜 剪作練裙襪材 獻豪門 不肖子 殉葬 強作

解

書修梅道人墓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尙·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塚·燔·槨·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為·僧·塔·捨·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駟·得·其·性·命·之·學·尤·遂·于·易·故·言·禳·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為·寶·今·戢·身·撮·土·市·隄·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雛·栖·其·墓·傍·水·嚙·草·枯·卽·狐·兔·且·無·所·置·痛·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符·戲·管·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壘·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逮·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村·窺·其·墓·至·今·襄·人·以·為·美·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湖·泉·以·酌·公·并·種·梅·花·一·枝·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書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白石橋真稿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揉絳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回。此理無疑。全憑心造。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摩初祖。直提心地法門。暗擊旁敲。痛棒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嬰命刀鋒。但立峻立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往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蹤跡。非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既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大路。已無及矣。

書二劉

劉無兢無似兄弟。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陳子。余惟士居恆咕嚕。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鐵。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文至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吏。如從法駕。前對後衡。此豈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真精神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兢苦心此道。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謂爲品隋。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會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語。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兢兄弟臥而不聽可也。

書虎丘詩引

癸丑春王十月。看梅玄墓。回欄虎丘。讀諸君聯舟汎月之味。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尚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閉門古寺。甘冷澹于折脚鐺中。及其動也。豔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藝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氍成輪。置筆投盃。殆欲仙去。其譎君子之謂乎。眉道人體而傳之。載詩如左。

書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九月。一現于乙卯之六月九日。一現于丙子之七月望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傍翼小塔。檀斗欄楣。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開咽吁駭。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將來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證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誦法華。衆檀施捨。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有僧踴躍請曰。若是某甲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塔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香花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栴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莊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二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甕熟甄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彌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爪髮。髮引旋。卷如

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欄皆滿。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君如火精。大者如檉莢。靈鷲寺塔有羣燕共啣繡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木連理。甘露降。閑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成水晶。其他病者能起。瘵者能言。瞽者能視。象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塔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丙丁虛空塔現否。

書種竹

真諦載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與子喬兄妹同入隨潭山得道。受署爲紫清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顯於晉世。簡文以無子祈禱。夫人與簡文書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玄軒之宿。圓虛內解。重陰含素。植根敷實。蔓延衆多。公試種竹內齋北宇外。使美人游其下。當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君亦壽考。簡文如其言。果生二子。卽孝武帝。會稽王道子也。自後人家無不種竹。故曰。庭有美竹。吉利似鏡。又種植書云。人家庭內有樹。爲泄氣。惟竹苞茂聯絡。獨爲聚氣。故能使人壽。

書邵康節詩

前有一萬古。後有一萬世。中間一百年。作得幾多事。而况人之生。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將身自憔悴。此邵堯夫詩也。其詩自塞山變而爲香山。香山變而爲康節。康節變而爲宋之理學。與吾朝之唐伯虎。而幾無詩矣。魏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魏武云。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詩

云。人生不滿百。長懷百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意古人已有之。但此是詩派。塞山邵康節是偈派。香山老子出入詩偈間。故作狡獪耳。

書吳興太守吳白雪玉筍帖

玉筍伏吳興郡齋後。自元豐宣和到今。堅捍草莽中。凡五百餘年。遇白雪守君。石始能言耳。昔處願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玉石。常隱雲霧中。清廉守乃得見。惟處願見之。今玉筍亦具具眼者耶。守君清虛無事。退食日朝石曰。我恨牛奇章聚石爲族。以甲乙品第君。南宮老子以袍笏辱君。吾則否否。請獨以貧太守對。石曰可。

書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繇此上昇者六人。三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笑曰。當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會報否。若止爲貴人先鳴。桃源混沌鑿矣。請以一丸泥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泥彈二鳥。不得爲貴人作典客。

書三開士

孔和尙。無名。兖州人也。系出夫子後。庵居無門。農具縱橫。人來持去者不責歸。亦不問姓字。人與之粟。令自投盎中。聞數升斗聲。則曰。既捨。又何數爲。乞食者至。命取盎中作炊。盎盡則同坐而臥。庵傍有餘地。編樹桃李。棗瓜。晝夜鋤灌。次成熟。以筐雜置道傍。施行人食之。樹數千頭。不市一錢。歲以爲例。人有問道者。答曰。汝不

能道何道之間乎。有善知識聞之。來與酬難。卽舉典證義。如河決下流。罔不爲之摧鋒焉。年七十。爲石橋而自銘之。工訖。卽涅槃于北圻之後。

懶雲名照。山西安樂人也。祝髮于安樂之新寺。已而謁伏牛山。臨火厥練魔。居數歲。凡禮誦之暇。樵汲澆灌。罔不操作。又能補衲綴履。同堂人不論多寡。皆給之。入山採薪。取直木爲區拐。或爲拄杖。僧之往來者。不論多寡。亦皆給之。手足胼胝。日作日新。忽告歸。復居安樂之新寺。坐一蒲團上。或數日不起。或數日不飯。人飯之則食。不飯之則不食。如是者數年。告于衆曰。吾以某月某日逝。及期。咸馳往視之。端坐而瞑。

千江名圓。山東人也。依其師。擗蒙山之椒。結茨以居。三十年不卽城市。魯人有病母者。夢神女曰。得蒙山和尚誦楞嚴咒。病當愈。魯人造以請。圓不禮。魯人懇之曰。且日常罄其裝以修齋供。其師允之。圓意忤。因入廚下作炊。遂入定于突前。師因亦定于室中。已而突火延出焚廬。二人皆不知也。及暮。師不能堅定。訪圓于廚下。圓蓋在煨燼中矣。拂拭之。衲履皆灰。頂火微燄。而圓端坐如鐵石。候七日。師以木魚擊其耳。徐徐覺曰。吾御清涼世界。受無量福。師蓋爲魯孝子染矣。因他出。不知所終。右三開士者。往聞之。洞庭山陸伯相。共生也。無所戀。則其死也自然。無所縛。吾曹愛其身。又愛身外物。日積月累。投入蠶繭蝸殼中。四大欲離未離之頃。求生不得。求死又不得。蓋皆含愛根。膠粘堅固于其間也。三開士者。其我導師乎。

書杖

余三十時。天台生有寄余杖者。卽萬年寺藤也。余答以詩云。落落枯藤杖。支予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

老相僮。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龍化去。辛苦自天台。已年踰知命。躋山攀嶺。若得一枝。如憑健兒。然絕無佳者。或寄邛竹。或徑山竹。皆穉而不瘦。練川婁子柔。郵書來索。寄一以去。頃年吳江鳴皋子陶翁。垂絕。留杖一枝。屬幼子贈余。長七尺。磊砢多節。蒼潤可愛。每欲作一銘刻之。而尙有待也。古銘云。惡乎危于忿寔。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又一銘云。輔人無苟。扶人無咎。適見閩中王而玄杖銘。更出人意表。曰。人莫貴杖于鄉。而貴杖于朝。杖于鄉。無錯履也。杖于朝。不知止也。而玄名志遠。爲蜀方伯。其年方剛。而銘如此。度他日決非車生耳者。故書以記之。

書三開士詩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峯寺。郁伯承挈秋潭師破浪來訪。因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已甲寅。余聽經于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寶明生也。因挈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蓮生安在。一住小洲。一住小萍庵。日與明生往來甚數。而所居瓦鉢紙屏。荻簾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床。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詩。歌半偈。率意而出。稱性而止。其詩精微幽澹。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山。非火食人可得而領略也。蓋衲子詩。擬寒山則俳。擬石屋則俗。除此二病而唐晉近矣。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闕聲息影。枯如木雞。而賴有三高士。惠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書閩游草

白石樓真稿

吾友周公美神骨道雅望之如巖窟圖書中人未四十勅斷家務有子孝且文不遺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酒食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予于柳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余鬚髮之間尙聚雲氣第詩篇中未見噉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强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均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買則遊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駟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矯足無坎腰膝無絙帛買勇先驅置兩足于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如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遊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馥于荔枝而聲調警快惟慢亭天上無愛人間可憐之曲庶幾次響焉公美之得于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滅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嘗惟游有三德卽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蓋爲我識數語以告後之問津者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王文忠公查考高宗賜鄂王手札在十一年月似矣惜未詳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人犯壽春府丁巳壽春陷己未劉錡自太平州率兵二萬拔淮西乙丑劉錡至廬州還丙寅兀朮陷廬州乙巳命岳飛進兵江州二月金人爭和州張俊敗之是月復廬州皆一一與札中語合此十一年二月事也及八月甲戌罷飛矣九月癸卯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矣十月戊寅下飛憲大理獄矣十一月己酉始定和議乙卯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割唐鄧二州丹金矣十二月癸巳賜飛死矣轉限不一年所謂卿

忠勇志吞此賊。其手墨尙未乾也。嘻。忍矣哉。高宗翰墨志云。頃是束髮。卽喜作字。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研。晚年隨意所適。酒後頗有佳趣。蓋自負如此。其書雖工。願豈臥薪嘗膽必報父兄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筆數十篋書。不能貯。莫須有三字獄。可恨也。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黃大癡過板書冊二十幅。爲陳彥廉作。永嘉張公子貽之。揭李沈季山。季山出示余。飛動幽淡。大異本色。季山論江陵騷情。廷杖遣戍。江陵敗。起官至戎政少司馬。其人磊落雄快。酒後身熱。管岸幘張拳浮大白。不斷斷苛禮。初招余飲。修四六啓見投。已贈余詩云。問多長者頻投轄。氣奪凡夫不下樓。余不敢當也。季山歿無子。董玄宰出四百七十金。從其繼子購之。今藏于家。余得以時時飽玩。陳彥廉曾藏張旭春草帖。建春草堂。人多題咏。清鑒可知。大癡不惜拋撒墨寶如此。

書右軍詩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備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憶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大志願。盡于此也。此牘。米襄陽以小行楷書之。蘭亭詩云。仰眺望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物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他本皆刻適我無非親。便無復餘味。見柳公權寫蘭亭帖。乃知新字異。誰謂一字無千金也。右軍又有逸詩。

云爭先非我事。靜照在忘求。確然有道之言。置之楊許碧落間。實無愧色。

書葛道人

宋孝廉懋澄。作葛道人傳云。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萬曆二十二年後。西方凱旋。東夷闕白既死。而征播之師未興。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采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鑛請。輔臣從中決策。于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遂易官校以貂璫。率人面肉視。不能舞文。因招亡賴與俱。于是潞河權某。楚權某。淮泗權陳增。維揚權魯賢。齊魯權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與越。轄係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尙衣。習吳越情。稍稱安靜。歲辛丑大浸。五關之稅日縮。司禮抵吳。會計不足。議嚴覈漏稅彌縫之。月有參隨黃建節者。通吳人湯莘徐成等二十餘家。乘覈稅之令。妄議民間一杼。月稅金三鑽。姑蘇遠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人。將分據之。無貨不征。又擬一段稅五分。紗則二焉。更擬羅綺。非奉稅使篆絨。不得質。飛語剋日開征。市人洶洶相期。于六月初三。詛諸玄妙觀。爲首六十人。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在。名覓渡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維橋。遏負販。而萬姓一呼。飛礮已碎其腦。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家。卽前二十人欲據關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給質于二十人。市奇貨。媚稅使。約事成百倍酬。丁至是亦焚如焉。數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輒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肯解散。抵初八。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

揖太守朱前曰。余爲葛成實。俱是舉。請戮成一人。以伸國法。餘皆縱觀人。乞悉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顧司理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及兩憲。撫臺曹公。方急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當事起時。道人尙居崑山里中。初七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異事。不覺爲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讖秩面。而聞衆團行。但不知所盟何事。及道人詣官自認。衆猶屯聚。二令見秩年老。因諭老人試代官慰衆。秩欣然謂與人曰。府縣尊官諄諄如此。我等何憂而不散去。以貽賢明慮乎。衆遂瓦解。有司初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逢迎稅使。及承丁紳旨。遂密揭秩與敖頑等首倡。秩坐辟死獄中。頑亦遣戍。蓋出景和之讖口。非其罪也。道人既自認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人感其義。無不流涕。咸謂禍且不測。應在不赦。競呼爲葛將軍。預擬其死而爲神。鏤葛將軍圖畫以賽之。吳中名士張幼子。率闔郡士民爲文生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已更爲蕉扇記。護丁頃之。有盜踰垣。幼子獄未成。輒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子傳中。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第謝曰。賢不忍姑蘇之遂爲戰場。而命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令爰書。蓋實錄也。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之愛妾者。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家女。與俱。事兩兄甚友愛。兩兄每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眉公家。道人嚴事眉公。嘗爲執爨灶下。見人熙熙。令人起爭席之思。太史公曰。無不善筮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云。道人素稱將軍。眉公與余議曰。是人氣韻開明。似有道者。非斬將舉旗之倫。因呼葛道人。本名成。而

爰書稱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爲賢。蓋多方之誤。隱寓曲全云。宋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縊。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死不復補。其計于今。直聳龐耳。而徵探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厥績不矣。雖然。鬻拳兵諫。顧法自戕。此余四諱。卷卷于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聖朝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秩爲衆拯死。爲國解紛。干戈禮樂。萃于一人。而卒斃。狂。敖禎代肉食。爲蒼生請命。至不得與噬民之郭岩同死。隔下。悲夫。幼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宜殆欺余耶。余讀撫臺以下諸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播州土司楊應龍。差婁國番把總張提調三人。原令各名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虜人財。其目把于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豬祭碑。又于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豬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叫。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毀。人民盡殺不留。昔宋襄用鄆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况于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楊應龍刑人。心無天道。未幾就擒。墟其土地。亦殺人祭神之報也。

書扈芷偶菴草小敘

昔石曼卿隱于酒。祕演惟儼隱于浮屠。皆最相友善。扈芷自西蜀走吳。願獨與董玄宰章青蓮徐九玉眉道人爲詩友。青蓮酒豪如曼卿。縑素無揀擇。而余畏客甚。聞剝啄聲。如避催租人。及報扈芷至。蹙然喜。挽之語。

不聽歸。嘗與蒼雪匡雲休夏山中。打松子作糝。余爲煮蔬蒸菌。留連者九旬。始去。去則本如吳司馬供養秣陵山居。吳公長者。具擇法眼。不徒以其詩之能超予而已。參寥云。齊己以曠蕩逸羣之氣骨。王侯將相之推譽。而能役于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于詩者。扈公與蒼雪背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不放參。忍飢耐凍。不以告人。遊戲而爲詩。則新意芽甲。異趣涓流。春雲秋煙。蕩于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如見峨嵋山五月寒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于宛轉奇煥。則佛現鳥一聲。兜羅彌空。莫可得而議擬矣。謂祕演惟儼齊己後無詩。吾不信也。頃嘗安二酋。逆我前行。西川稍梗。青蓮醉睨。扈公曰。子休矣。蜀道登天。矧今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難。扈公也。贈詩云。清標燦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枯筇。三峨一茆屋。筆帶錦江錦。囊攜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鶴。扈公刻詩成。挾之西歸。試爲我叩小瓦屋中辟支佛。牛心山孫思邈果否尙在。余與青蓮作詩一通以寄之。

書蒼雪詩稿後

蒼雪上人。自滇遊峨嵋。遇扈公。裹包笠。僧來入。吳禪誦吟咏。如天親無着兩兄弟。嘗結制余山中。余與之俱和甚數。其詩類法酒。嚴勁有力。又類獅子絃一奏。百獸之腦俱裂。至于威儀端重。是法師。非詩僧也。余嘗謂吳中山水澹薄。不如鷄足山有迦葉古佛。公舍彼取此者何故。昔有頭陀名羅眠。自天竺入滇。好作戲舞。則山石亦舞而下。後人過其旁。唯恐石飛墜。驚趨而過。謂之催行石。公之來也。將無石催而至者歟。蒼公云。滇神臯奧區。久托荒微。落蒙叟氏。諸酋手中。雖天開文明。而文明不及中土遠甚。中土之文人。卽如來文佛也。陳子曰。

李洞不念佛而念買鳥佛。今目前買鳥佛安在。公反而求之。有餘詩矣。蒼公曰。余之詩。正如迦葉定中舞。自覺習氣不除。子爲我敘之。此集行後。一味安坐了。沒後生死大事。若更作者。子閉我于羅刹洞中。若舍而之他。子更雨鐵以止我。

書伊尹臯陶

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伊尹五就湯。而此云七十說。舜漁于雷澤。而此云臯陶不知何所據也。

書郭子儀後身

金道悟禪師欲遊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間海。何不擇法嗣。海作亦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卽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旣沒。師開堂出世。拈香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菴。時着白衣。跨牛橫笛。遊于洛川。人莫之測也。按小說所載蘇東坡爲五祖戒後身。王十朋爲闍黎後身。章梟爲孔明後身。孔明化身章梟。滅了分數。東坡梅溪。尙有成色。子儀一轉而爲道悟禪師。則點金成丹矣。

書相

高僧傳曰。天子累召六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此人見之必輕。法高峯前世爲悅禪師。貌寢精修。得帝王相。衣布輒傷肌肉。馮勤短小。娶長婦。生偉男子。此皆以相爲重者也。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有志三十卷。乃梁劔令劉昭所補。非蔚宗筆。人知褚先生補史記。不知劉昭之補漢書志也。

書林雪畫卷

王修微寓西子湖。但與林天素作詩畫友。天素寫此卷贈之。有朋松介石之意。此如文與可第三女黃樓障。可作修微奩具矣。秋仲舞棹。避于虎山橋。因題一絕贈之。以代援記云耳。不學夫人乘錦車。太湖橋畔卓茆廡。清秋神鶴多豪健。飛鶴雖馴莫寄書。

書良嶽

宋徽宗四年宣和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山周十餘里。初。朱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下。以萬擔雲母埋之。日光照射。蒸如雲氣焉。其後南渡。汴京爲金人所據。理宗時。約環古併力攻金。兵至龍德宮。造砲石。悉取良嶽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嗚呼。天壤間物之成毀。無足怪者。獨成于道君。而毀于腥羶盜賊之手。良可痛恨。米元章以研山易蘇氏宅。名海岳庵。庵基雖不可考。而研山爲李後主所藏。刻圖于輟耕錄上。迄七百餘年猶不朽。以此視道君良嶽。幸不幸何如也。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李德裕云。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方出城。聞有隱者居于泥塗。傳姓姜。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據余者必因天譴。譴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岑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矐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久非。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嶺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後十年。居相。繇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譴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祕。莫能預聞乎。李贊皇又云。冥報之事。上哲不思報。柔弱不能報。報者皆中人耳。如伯有灌夫。強悍任氣之流是也。德裕此言。彼將仇視太牢之意。漸化爲冷冰飄風。蓋得三異人之力居多。三異人不出于縉紳先生。而用于遁世者。乃知隱君子之有益于炙手貴人也。

書廬山寶書

廬山寶書。東坡寫黃庭內景經。贈葆光道士者。前有李龍眠自描五丁像。後則畫二蘇像與葆光像。各有

短歌。秀州項扈虛太史。捐一莊購得之。余讀書項氏。借觀月餘。已歸。崇于祝融矣。惜哉。暨史載葆光少隸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人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葆光曰。臣居山常有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而東坡但以道士呼之。未必其幻異至此。然博得東坡龍眠書畫。亦是羅浮一老樹精矣。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用字有不同而可疑處。如光武紀寇盜鋒起。注言賊鋒銳競起也。而西羌傳論文。言羣種蜂起。則言如蜂之羣起。與此字義異矣。有譌字。如光武紀初致青巾左校尉官。又復致屯騎長水射擊三校尉官。又復致函谷關都尉。三致字皆當作置。又有羨字。如滎郡國都尉官。衍國字。又有闕字。如行某官事。當有事字。而多云行某官少事字。又有字義未足者。如光武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生字宜作子字。其義乃盡。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讀者往往以意改之。似非傳疑之義。

雜書

曾耳。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簡瑞應圖曰。曾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見虎苑。

龍毛。雒縣寺塔爲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毛一作鬚。見佛藏星字函。

紫金掠。玉响盃。國初都督左丞何文輝。初賜幼名朱道兒。太祖養爲義子。後復姓。娶夫人豐氏。嘗奉高皇。后密旨入內。朝見于御廚。帝后俱呼爲媳婦。呼其子環爲孫。留宮中十餘日。辭出。飲賞圓寶四個。香人一個。墨玉五明馬一對。命與孫兒買果玩弄。太祖又命皇后將紫金掠。與媳婦帶回。面諭此物難得。朕嘗行山澗飲水。遇有毒蛇。水上漂花。將此掠攪過飲之。能解諸毒。如兒子何環都督出征。便與隨身帶着。又胎甲龍袍。亦與將去。環後隨蜀王之國。奉太祖親筆詔。付孫何環世襲指揮使。掌管印信。又賜玉响盃一個。玉掠髮釵一副。至今收藏。家傳爲寶。

文君瓔。卓王孫家瓔。今在邛士楊生二龍之書齋後軒。其祖于卓居故址掘土得之。中實青蚨數斗。渙散無存。瓔製渾雅而堅。身高三尺五寸。口圓四尺八寸。腹闊九尺五寸。足闊四尺。下有漢篆。未詳。口面徑二尺。厚一寸五分。瓔以時久。蔓草積苔。藤花布繞。古色蒼然。真博雅君子所不棄也。臨邛楊偶識。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三

外記

紀西王母答問

漢元封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淨。鬪胃彭亨。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常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惓惓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退。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又按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詩。諸舉記。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四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縵氏。名婉衿。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紀二帛僧

白石樵真稿

帛道猷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章著稱性率素而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凌峯採藥觸性爲詩云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萌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又按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展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譯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年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世也道猷偏體皆綠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劍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紀卓文君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其一)平生共城中何曾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其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其三)凄凄重凄凄嫁女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其四)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險際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故誕風流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爲之誄

紀大小戴

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嘗爲信都太傅戴聖爲九江太守德著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

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

紀酒泉烈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仇。不與同天地。共日月。蓋男子之所爲也。趙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其女龐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會俱疫歿。壽更兇豪。娥親於白日。挺身奮刃。持壽頭詣獄守法。辭色不變。酒泉太守表旌烈義。顯其門閭。夫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感讎黨之兇。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紀貴嬪左芬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秦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僂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藝。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皇楊氏崩。芬獻誄。咸寧三年。納悼后。芬于坐受詔作頌。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屢獲恩賜焉。答兄詩及雜賦頌數十篇。行于世。

紀大山小山

何胤。字子季。黠弟。初胤二兄求黠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胤爲大山。黠爲小山。胤仕齊。領臨海。已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鷄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

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

紀劉隱士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朮衣蔬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缺世諦典籍不復修綜基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註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欄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餘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實曰文爲世範行爲世則乃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里未嘗膝行下風稟承緒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玄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滄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處孝敬曰其子之遴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紀徐則靈化

徐則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資松水隆冬不服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謂之曰汝年出六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六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顏色無變帝遣人送還天台

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其子弟。仍令靜淨一室。云若有客來。宜居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已後樞至。方知隱化。王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贊。

紀宋氏五女

宋廷芬有女五人。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卿凡裔爲姻對。貞元中。若讒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廣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昭尙官。嗣其秩。歷穆恭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宗時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紀南北史

司馬溫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禮祥諛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贊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改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紀馮小憐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后愛衰專寵。李長吉詩有云。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爲妻且不可。况以婢作夫人。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初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云。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後主一時得兩婢爲后。其亡徵亦微見於斯焉。

紀張愛賓書畫

張愛賓。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祕。靈怪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授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彀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十卷。自敘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書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做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紀顏氏世系

顏之推侍郎。嘗著勉學篇。繼而其子名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較書東宮學。愍楚直內史。遊秦較祕閣。再傳至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名勤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較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附華州刺史。名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祕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名惟真。遂篤生魯國公。名

真卿常山太守名臬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胤山令旭卿。健爲司馬茂曾。杭州參軍缺疑金卿。男允南。富平尉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輿。荆南行軍元斌。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季佐父破土門。同時爲逆。胡所害者八人。又其後魯國五世孫名翊。爲台州招討使。翌爲永新令。是皆奕葉重光。聯圭並笏。顏氏于斯爲盛。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

紀輞川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向爲宋之間別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卽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北隅。

紀顏魯公得仙道

魯公宦跡。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臥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卽愈。因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修致身。百年外。吾期爾于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遷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如生。手足柔軟。鬚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賊。故不

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于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劈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僮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殿。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任事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弗與人說。俟家內缺。卽再來。僕還雍。道其事。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顏魯公屍解得道焉。

紀劉軻夢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幼之雜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頂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屍骸局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骨。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鷄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暇。當爲一文贊之。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紀瓦官寺

瓦官寺者。勅自晉興。舊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顓所損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哀然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官中分製爲釵釧矣。惜無文筆如龜蒙之記錦裙也者。

紀白樂天藏文集

樂天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別錄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置廡山東林寺藏經中。一置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分八轉輪。却欲使人天一齊擁護。此老自負不小。雖然。若使伯道有兒。中郎多女。不作此言。悲夫。

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敝邑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尙爲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僚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咏哉。

紀太白佚事

太白有書。自敘其生平云。昔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禱服痛哭。炎月伏屍。猛火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殮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尙在。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

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岩子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或未盡。

紀蘇中郎妻詩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髡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往遣單于。作詩留別。其妻答之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乃知不獨蘇中郎能文章。卽其妻亦詞家也。

紀竺僧度妻苾華詩

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苾華。未及成禮。苾華父母俱亡。度母亦卒。度親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苾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今其顧世教。改遠志。瞻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閒。飄若風過隔。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凋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故笛。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綺可飾軀。華冠可瞻首。安事自剪削。就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爲君恤後。庶答書。亦報詩五首。其一篇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故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談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緣已。寧云已恤他。苾華感悟。亦深起信。度于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後不知所終。觀此書。非獨抗志堅勇。而文亦藻蔚。苾華感悟割情。

有道緣。眞佛氏所謂無姻夫婦也。

紀積公辦茶

陸鴻漸自傳有云。始其家憚獨。育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積公嗜茶。非漸兒供侍不鄉口。羽出游江湖。陶五載。積公絕于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積公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公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敷公知茶。出羽見之。

白石樵眞稿卷之二十三終

白石樵眞稿

白石橋真稿

四〇〇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四

辨

辨于寶

晉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嘗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名搜神記。楊萬里曰。晉于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于寶以進。曰。乃于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然余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註。亦俱作于。無有稱于者。胡承之以爲字畫相因之訛。而取于子書爲證。按春秋有于擘。後漢有于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有于定國。焉知寶之不爲其後也。陸法言廣韻。止引于擘。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記及搜神記。而不及于子。恐未可據。

辨二氏

二氏專言果報。不知吾儒亦自不爽。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所謂果報也。人舍此而談二氏可笑。

辨陶詩

白石樵真稿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皇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荳南山下草盛荳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卽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佳友未言心中醉不在接盃酒闌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繇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辨湘妃

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湘中記曰舜二妃死於湘水神故曰湘妃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者水神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女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又按秦記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爲溺死益非矣

辨春秋後無聖人

孔顏後不乏聖人。自宋儒截取訓詁六經者，皆得入廟廷，而餘則擯而列之道統之外，非公論也。如漢有李善，男子而生乳潼，唐徐無功，武后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管幼安，十年木榻，范粲三十六年不下車，杜五郎三十年不出籬落外，此皆有聖人之品，而不願有聖人之名。程伊川靜坐如泥塑木雕，便稱揚誇詡不去口，試以當管幼安諸君，果誰難誰易耶？余嘗謂春秋後無聖人，蓋宋儒抹殺之耳。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曹操云：吾其爲周文乎？夫文王澤及枯骨，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掘鑿天下塚墓，幾徧此一反也。石崇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夫顏子屢空，原思捐介，石崇少時任俠無行簡，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此亦一反也。

辨風箏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其跋扈，一日題風箏寄意云：夜靜弦聲響碧空，官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聲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此吳中兒戲，所謂鶴紙也。清明後風力軟弱，不復爲此矣。元微之詩云：四角吹風箏，又連昌宮詞云：鳥啄風箏碎珠玉。註云：風箏者，宮殿之簷鈴也。齊文宣高洋時，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高洋乃誅諸元以厭之，強壯皆斬東市，嬰兒投之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彭城王勰之孫曰韶者，幽地牢，其從弟黃頭兒，命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鸞以飛，黃頭獨能飛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戲已

見于六朝。其後五代時。漢李業與隱帝爲紙鷲于宮中。郭忠恕爲風鷲。引線長數丈。至卷盡而止。一日風鷲一名紙鷲。一名紙鷓。此于駢詩意頗合。頃讀睡菴詩云。飽看鷓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亦有下場時。讀之有無限感慨。真可作警世歌。但不當以風箏爲題耳。

主人公辨

今禪和子挑七尺杖。臥七尺單。到處飽食齎睡。更不知輪迴因果。却問是如何主人公。便云開口者便是。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又問他既是開口者。便是主人公。如此現成受用。則一切農夫牧豎。皆已成佛。又何故高僧老道一味參禪。便答云。農夫牧豎不會。高僧老道却會得。不會者尙不知主人公。如何作得主。會者既知主人公。自然作得主。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此何以故。只今開的答的。着衣吃飯的。若作得主人公。是認賊爲子。認奴爲主也。假若開口者便是。則飲酒食肉者亦是乎。爲淫爲盜爲殺者亦是乎。爲貪爲嗔爲痴者亦是乎。彼又答云。從正者爲主人公。從邪者爲非主人公。却問他佛與祖師。又何故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也。蓋禪和子所謂主人公者。正是識神。千萬劫輪迴因果之根全在此。開眼時此識神冲冲應酬。閉眼時紛紛作夢。四大紛張。游魂爲變。此識神隨風飄蕩。依草附木。投胎換舍。皆是物也。乃知前所謂開口者。便是正識神。此識神有時戒。有時定。有時慧。有時貪。有時嗔。有時痴。有時喜。有時怒。有時哀。有時樂。有時酒色財氣。有時爲聖。有時爲賢。有時爲佛。有時爲鬼。有時爲神。有時爲禽。有時爲獸。不過開口的改頭換臉。推班出色。做出來也。今禪和子認定此個識神爲主人公。便自謂已了大事。已斷輪迴。不知爲此識神。大事未明。輪迴未斷。何者。據禪和子之意。不過曰身如

屋舍心如主人。身如果核。心如果仁。既如此。則主人已有去來。果仁定有生死。既有生死。則明掉在輪迴因果之中。如何云我得到了。若欲得道。須要認得因果真。自然認得生死切。認得生死切。自然識神作祟。定要因然一響。迸斷心路。方知就中消息。乃知向時能喜能怒。能哀能樂。能酒能色。能財能氣。能戒能慧。能貪嗔癡。能仙佛聖賢。能鬼神禽獸。皆心路邊事。心路起則生死起。輪迴起心路滅。則生死滅。輪迴滅。要知心路麼。只在開口的便是。只這開口的。且問在內。在外。在中間。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往。將此一大疑團。終日終夜尋思勘討。不必向人禮問。不必向深山枯坐。不必向公案上追求。不必向鐘鼓焚香時乞取。不必向五臺少室飽參。不必向教乘語錄上抄寫。不必向靜處灰心掃念。只將平日思量計較卜度之心。盡行撤去。單單追討開口的。在內在外。在中間。生何處來。死何處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如在萬丈深坑。一力要出。如在茫茫大海。一心要登岸。如此挨併厮對。自然到摸着鼻孔處。摸着鼻孔處。則喚他主人公也。使得喚他識神也。使得喚他妄想也。使得喚他菩提也。使得此何以故。未悟之前。如稚子看戲。一一皆真。既悟之後。如優人上場。悲歡離合。皆自己生。不妨衍弄。未悟之前。如猜拳射覆。既悟之後。方知拳中幾枚。覆底何物。不用問人。不用請正。所謂生殺在手。張弛在心。到此方是真英雄漢子。堂堂大丈夫也。如未明者。千萬勿認開口的便是。他日閻王勾攝。正是勾攝開口的東西。此東西未能一棒打碎。如粉花微塵。虛空六合相似。請一味追討開口的來處去處。此便是五千四十八卷之經。一千七百隻之公案也。莫負禪和子名色。糊塗信口答人。他日領取鉄丸團在此。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努力努力。時不待人。

白石樵真稿

四〇六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終

跋

余少時嘗就松江圖書館借書讀。欲得鄉先達眉公先生之書。則有白石樵真稿外集四卷。皆尺牘也。蟬魚飽其半。不可尋繹。晚香堂小品二卷。則殘帙。惟詩餘書序存。問之邑中藏書家。未嘗有眉公先生著作全帙者。竊慨夫眉公生當明季。高隱佘山。名動公卿間。一書刻成不脛而走天下。復有坊賈射利。以劣作假。先生名爲重者。則眉公之書。宜可以充高棟而遍僻壤。乃時不過越一朝。而其書已不數數觀若此。亦鄉邦文獻之厄乎。及後年少長。走四方。所至輒就其書肆。問有陳眉公書乎。或曰無有。或曰有。有則向取視。皆紙墨醇靜。幽幽發古光。錦襲之。芸薰之。非鉅直不售。凡在蘇見眉公大全集三十六卷。在越見眉公先生集六十卷。皆以力不能致。歡喜讚嘆。摩挲而退。由是知眉公之書。固仍充高棟而遍僻壤。如故也。有之者珍重之。愛惜之。未許輕易見耳。今年春。夤緣得假讀眉公十種藏書。則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外集四卷。全豹見焉。遂錄其文章之尤芬馥清快者。題跋四卷。以爲蕩滌口齒。

穢濁之資。而以書歸之其人。蓋猶惘然恍然如有失也。及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迎歸荒庵。始若少彌其恨。旋吾友阿英亦得白石樵真稿。遂從而要之。使兩書皆付排印。將以爲嗜好眉公詩文如余者。免十年引領之勞。而快一旦朵頤之福也。余竊不自揆。嘗更欲得眉公詩文諸集。爲釐訂之合於一編。附所批評諸傳奇而行之世。亦藝林之盛事也。豈特恭敬桑梓之意而已哉。粵稽厥成。有待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松江施蟄存記。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十二種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初版

白石樵真稿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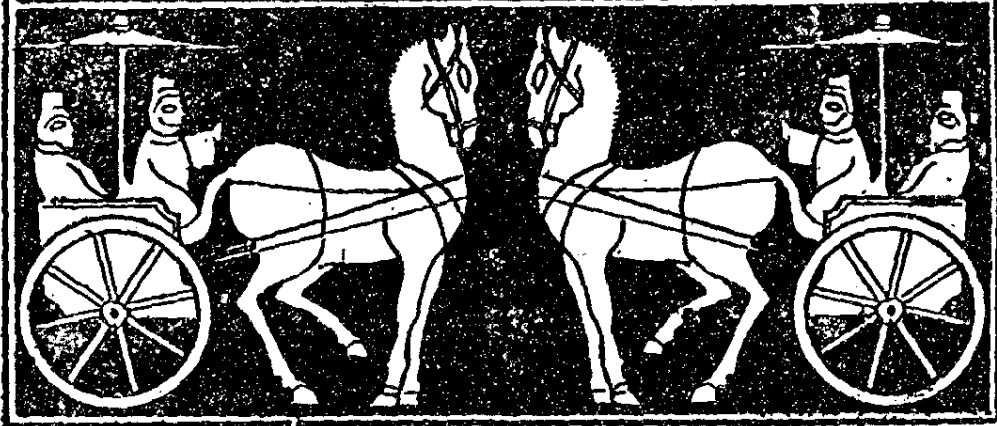
普及本實價六角
特印本實價九角

著撰者
校點者
主編者
發行人
發行所

陳眉
阿翥
施蠶
張靜
廬存英公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三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蘭封支店：中山北街三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上海雜誌公司



初版本1—3000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廿六日

